

國學基本叢書簡編
蘇東坡集
二



四川省圖書館
中文書
000102

2203
101 105

丁
10911
7
2
蘇
軾
著

國學基本
叢書簡編

蘇東坡集二

商務印書館發行

蘇東坡集

卷十三

詩八十一首

蜜酒歌并敘

西蜀道士楊世昌善作蜜酒絕醇醲余既得其方作此歌遺之

眞珠爲漿玉爲醴六月田夫汗流泚不如春甕自生香蜂爲耕耘花作米一日小沸魚吐沫二日眩轉清光活三日開甕香滿城快瀉銀餅不須撥百錢一斗濃無聲甘露微濁醴醱清君不見南園採花蜂似雨天教釀酒醉先生先生年來窮到骨問人乞米何曾得世間萬事眞悠悠蜜蜂大勝鹽河侯

又一首答二猶子與王郎見和

脯青苔炙青蒲爛蒸鵝鴨乃瓠壺煮豆作乳脂爲酥高燒油燭斟蜜酒貧家百物初何有古來百巧出窮人搜羅假合亂天真詩書與我爲麴糵醱釀老夫成搢紳質非文是終難久脫冠還作扶犁叟不如蜜酒無煖寒冬不加甜夏不酸老夫作詩殊少味愛此三篇如酒美封胡羯末已可憐不知更有王郎子

謝陳季常惠一揩巾

夫子胸中萬斛寬此巾何事小團團半升僅漉淵明酒二寸纔容子夏冠好帶黃金雙得勝可憐白紵一生酸臂弓腰箭何時去直上陰山取可汗

贈黃山人

面頰照人元自赤。眉毛覆眼見來烏。倦遊不擬談玄牝。示病何妨出白須。絕學已生真定惠。說禪長笑老浮屠。東坡若肯三年住。親與先生看藥爐。

問大冶長老乞桃花茶栽東坡

周詩記茶苦。茗飲出近世。初緣厭梁肉。假此雪昏滯。嗟我五畝園。桑麥苦蒙翳。不令寸地閑。更乞茶子藝。飢寒未知免。已作太飽計。庶將通有無。農末不相戾。春來凍地裂。紫筍森已銳。牛羊煩訶叱。筐筥未敢睨。江南老道人。齒髮日夜逝。他年雪堂品。空記桃花裔。

魚蠻子

江淮水爲田。舟楫爲室居。魚蝦以爲糧。不耕自有餘。異哉魚蠻子。本非左衽徒。連排入江住。竹瓦三尺廬。於焉長子孫。咸施且侏儒。擊水取魴鯉。易如拾諸途。破釜不着鹽。雪鱗芼青蔬。一飽便甘寢。何異獮與狙。人間行路難。踏地出賦租。不如魚蠻子。駕浪浮空虛。空虛未可知。會當算舟車。蠻子叩頭泣。勿語桑大夫。

弔李臺卿并敘

李臺卿字明仲。廬州人。貌陋甚。性介不羣。而博學強記。罕見其比。好左氏。有史學。考正同異。多所發明。知天文律歷。千載之日。可坐數也。軾謫居黃州。臺卿爲麻城主簿。始識之。旣罷。居於廬。而曹光州演甫以書報其亡。臺卿。光州之妻黨也。

我初未識君。人以君爲笑。垂頭若病鶴。煙雨羸七竅。弊衣來過我。危坐若持釣。褚裏半面新。饜蔑一語妙。

徐徐涉其淵。極望不得徹。却觀元嫵媚。士固難輕料。看書眼如月。罅隙靡不照。我老多遺忘。得君如再少。從橫通雜藝。甚博且知要。所恨言無文。至老幽不耀。其生世莫識。已死誰復弔。作詩遺故人。庶解俗子譏。

曹既見和復次其韻

造物本兒戲。風噫雷電笑。誰令妄驚怪。失匕號萬竅。人人走江湖。一一操網釣。偶然連六鰲。便謂此手妙。空令任公子。三歲蹲海徼。長貧固不辭。一死實未料。難將耆草算。除用佛眼照。何人嗣家學。恨子兒向少。嗟我與曹公。衰老世不要。空言今無救。奇志後必耀。吟君五字詩。義重千金弔。收藏慎勿出。免使羣兒譏。

次韻孔毅甫集古人句見贈五首

羨君戲集他人詩。指呼市人如使兒。天邊鴻鵠不易得。便令作對隨家雞。退之驚笑子美泣。問君久假何時歸。世間好句世人共。明月自滿千家墀。

紫駝之峯人莫識。難以雞豚真可惜。今君坐致五侯鯖。盡是猩脣與熊白。路傍拾得半斷槍。何必開爐鑄矛戟。用之如何在我耳。入手當令君爽魄。

天下幾人學杜甫。誰得其皮與其骨。割如太華當我前。跛特欲上驚嶮岬。名章俊語紛交衡。無人巧會當時情。前生子美只君是。信手拈得俱天成。

詩人雕刻閑草木。搜抉肝腎神應哭。不如默誦千萬首。左抽右取談笑足。夜吟石鼎聲悲秋。可憐好事劉與侯。何當一醉百不問。我欲眠矣君歸休。

膏明蘭臭俱自焚。象牙翠羽戕其身。多言自古爲數窮。微中有时堪解紛。癡人但數羊羔兒。不知何者是

左慈千章萬句卒非我。急走投君應已遲。

六年正月二十日復出東門仍用前韻

亂山環合水侵門。身在淮南盡處村。五畝漸成終老計。九重新掃舊巢痕。豈惟見慣沙鷗熟。已覺來多釣石溫。長與東風約今日。暗香先返玉梅魂。

食柑

一雙羅帕未分珍。林下先嘗愧逐臣。露葉霜枝翦寒碧。金盤玉指破芳辛。清泉蔌蔌先流齒。香霧霏霏欲喫人。坐客慙勤爲收子。千奴一掬奈吾貧。

大寒步至東坡贈巢三

春雨如暗塵。春風吹倒人。東坡數間屋。巢子誰與鄰。空床斂敗絮。破竈鬱生薪。相對不言寒。哀哉知我貧。我有一瓢酒。獨飲良不仁。未能頰我頰。聊復濡子脣。故人千鍾祿。馭吏醉吐茵。那知我與子。坐作寒蠶呻。努力莫怨天。我爾皆天民。行看花柳動。共享無邊春。

元脩菜并敘

菜之美者。有吾鄉之巢。故人巢元脩嗜之。余亦嗜之。元脩云。使孔北海見。當復云吾家菜邪。因謂之元脩菜。余去鄉十有五年。思而不可得。元脩適自蜀來。見余於黃。乃作是詩。使歸致其子。而種之東坡之下。云。彼美君家菜。鋪田綠茸茸。豆莢圓且小。槐芽細而豐。種之秋雨餘。擢秀繁霜中。欲花而未蓓。一一如青蟲。是時青裙女。採擷何忽忽。烝之復湘之。香色蔚其饌。點酒下鹽豉。縷橙芼薑葱。那知雞與豚。但恐放箸空。

春盡苗葉老。耕翻煙雨叢。潤隨甘澤化。暖作青泥融。始終不我負。力與糞壤同。我老忘家舍。楚音變兒童。此物獨嫵媚。終年繫余胸。君歸致其子。囊盛勿函封。張鷟移苜蓿。適用如芙蓉。馬援載薏苡。羅生等蒿蓬。懸知東坡下。塔鹵化千鍾。長使齊安人。指此說兩翁。

二月三日點燈會客

江上東風浪接天。苦寒無賴破春妍。試開雲夢羔兒酒。快瀉錢塘藥玉船。蠶市光陰非故國。馬行燈火記當年。冷煙濕雪梅花在。留得新春作上元。

上巳日與二三子攜酒出游隨所見輒作數句明日集之爲詩故詞無倫次

薄雲霏霏不成雨。杖藜曉入千花塢。柯丘海棠吾有詩。獨笑深林誰敢侮。三杯卯酒人徑醉。一枕春睡日亭午。竹間老人不讀書。留我閉門誰教汝。出簷藁枳十圍大。寫真素壁千蛟舞。東坡作塘今幾尺。攜酒一勞農工苦。却尋流水出東門。壞垣古塹花無主。臥開桃李爲誰妍。對立鴝鵒相媚嫵。開餅藉草勸行路。不惜春衫汗泥土。裘裳共過春草亭。扣門却入韓家圃。轆轤繩斷井深碧。鞦韆索挂人何所。映簾空復小桃枝。乞漿不見層門女。南上古臺臨斷岸。雪陣翻空迷仰俯。故人餽我玉葉羹。火冷煙消誰爲煮。崎嶇束藋下荒徑。姪姪隔花聞好語。更隨落景盡餘樽。却傍孤城得僧宇。主人勸我洗足眠。倒床不復聞鐘鼓。明朝門外泥一尺。始悟三更雨如許。平生所向無一遂。茲遊何事天不阻。固知我友不終窮。豈弟君子神所予。

日日出東門

日日出東門。步尋東城遊。城門抱關卒。笑我此何求。我亦無所求。駕言寫我憂。意適忽忘返。路窮乃歸休。

懸知百歲後。父老說故侯。古來賢達人。此路誰不由。百年寓華屋。千載歸山丘。何事羊公子。不肯過西州。

南堂五首

江上西山半隱堤。此邦臺館一時西。南堂獨自西南向。臥看千帆落淺溪。莫年眼力嗟猶在。多病顛毛却未華。故作明窗書小字。更開幽室養丹砂。他時夜雨困移床。坐厭愁聲點客腸。一聽南堂新瓦響。似聞東塢小荷香。山家爲割千房蜜。稚子新畦五畝蔬。更有南堂堪著客。不憂門外故人車。掃地焚香閉閣眠。簾紋如水帳如煙。客來夢覺知何處。挂起西窗浪接天。

次韻子由種杉竹

吏散庭空雀噪簷。閉門獨宿夜厭厭。似聞梨棗同時種。應與杉篁刻日添。糟麴有神薰不醉。雪霜誇健巧相沾。先生坐待清陰滿。空使人人歎滯淹。

孔毅甫妻挽詞

結襦記初歡。同穴期晚歲。擇夫得溫嶠。生子勝王濟。高風相賓友。古義仍兄弟。從君吏隱中。窮達初不計。云何抱沉疾。俯仰便一世。幽陰棲房櫳。芳澤在巾袂。百年縱得滿。此路行亦逝。那將有限身。長瀉無益涕。君文照今古。不比山石脆。當觀千字誄。寧用百金瘞。

次韻孔毅甫久旱已而甚雨三首

飢人忽夢飯。飯溢夢中一飽百憂失。只知夢飽本來空。未悟真飢定何物。我生無田食破硯。爾來硯枯磨

不出。去年太歲空在酉。傍舍壺漿不容乞。今年旱勢復如此。歲晚何以黔吾突。青天蕩蕩呼不聞。况欲稽首號泥佛。甕中蝸蜥尤可笑。跂跂脉脉何等秩。陰陽有時雨有數。民是天民天自卹。我雖窮苦不如人。要亦自是民之一。形容雖似喪家狗。未肯弭耳爭投骨。倒冠落幘謝朋友。獨與蚊雷共圭華。故人嗔我不開門。君視我門誰肯屈。可憐明月如潑水。夜半清光翻我室。風從南來非雨候。且爲疲人洗蒸鬱。褰裳一和快哉謠。未暇飢寒念明日。

去年東坡拾瓦礫。自種黃桑三百尺。今年刈草蓋雪堂。日炙風吹面如墨。平生懶惰今始悔。老大勤農天所直。沛然例賜三尺雨。造化無心悅難測。四方上下同一雲。甘澤不爲龍所隔。俗有分龍日。蓬蒿下濕迎曉未。燈火新涼催夜織。老夫作罷得甘寢。臥聽牆東人響屐。奔流未已坑谷平。折葦枯荷恣漂溺。腐儒籠糶支百年。力耕不受衆目憐。破陂漏水不耐旱。人力未至求天全。會當作塘徑千步。橫斷西北遮山泉。四鄰相率助舉杵。人人知我囊無錢。明年共看決渠雨。飢飽在我寧關天。誰能伴我田間飲。醉倒惟有支頭輒。天公號令不再出。十日愁霖併爲一。君家有田水冒田。我家無田憂入室。不如西州楊道士。萬里隨身惟兩膝。涎流不惡泝亦佳。一葉扁舟任漂突。山芎麥麩都不用。泥行露宿終無疾。夜來飢腸如轉雷。旅愁非酒不可開。楊生自言識音律。洞簫入手清且哀。不須更待秋井塌。見人白骨方銜盃。

初秋寄子由

百川日夜逝。物我相隨去。惟有宿昔心。依然守故處。憶在懷遠驛。閉門秋暑中。藜羹對書史。揮汗與子同。西風忽淒厲。落葉穿戶牖。子起尋袂衣。感歎執我手。朱顏不可恃。此語君勿疑。別離恐不免。功名定難期。

當時已悽斷。况此兩衰老。失塗既難追。學道恨不早。買田秋已議。築室春當成。雪堂風雨夜。已作對床聲。

和黃魯直食筍次韻

飽食有殘肉。飢食無餘菜。粉然生喜怒。似被狙公賣。爾來誰獨覺。凜凜白下宰。太和古白下。一飯在家僧。至樂甘不壞。多生味盡簡。食筍乃餘債。蕭然映樽俎。未肯雜菘芥。君著霜雪姿。童稚已耿介。胡爲遭暴橫。三嗅不忍噉。朝來忽解籜。勢迫風雷噫。尙可餉三閭。飯筒糲五采。

聞子由爲郡僚所措恐嘗去官

少學不爲身。宿志固有在。雖然敢自必。用舍置度外。天初若相我。發迹造宏大。豈敢負所付。捐軀欲投會。寧知事大繆。舉步得狼狽。我已無可言。鹽飯難追悔。子雖僅自免。雞肋安足賴。低回畏罪罟。黽俛敢言退。若人疑或使。爲子得微罪。時哉歸去來。共抱東坡未。

次韻王鞏南遷初歸二首

問君謫南賓。野葛食幾尺。逢人瘴髮黃。入市胡眼碧。三年不易過。坐睨倚天壁。歸來貌如故。妙語仍破鑷。那能廢詩酒。亦未妨禪寂。願爲尙書郎。還賜尙方鳥。江家舊池臺。脩竹圍一尺。歸來萬事非。惟見秦淮碧。平生痛飲處。遺墨鴉棲壁。西來故父客。金印雜鳴鑼。三槐老更茂。花絮春寂寂。中微未可料。家廟藏赤舄。

孔毅甫以詩戒飲酒問買田且乞墨竹次其韻

酒中真復有何好。孟生雖賢未聞道。醉時萬慮一掃空。醒後紛紛如宿草。十年措洗見真妄。石女無魂焦穀稿。此身何異貯酒瓶。滿甌子人空自倒。武昌痛飲豈吾意。性不遠人遭客惱。君家長松十畝陰。借我一

庵聊洗心。我田方寸耕不盡。何用百頃糜千金。枕書熟睡呼不起。好學憐君工雜擬。且將墨竹換新詩。濁色何須待東里。

任師中挽詞

大任剛烈世無有。疾惡如風朱伯厚。小任溫毅老更文。聰明慈愛小馮君。兩任才行不須說。疇昔並友吾先人。相看半作晨星沒。可憐太白與殘月。大任先去冢未乾。小任相繼呼不還。強寄一樽生死別。樽中有淚酒應酸。貴賤賢愚同盡耳。君家不盡緣賢子。人間得喪了無憑。只有天公終可倚。

子由作二頌。頌石臺長老問公手寫蓮經字如黑蟻。且誦萬遍。脅不至席二十餘年。予亦作二首。眼前擾擾黑蚍蜉。口角霏霏白唾珠。要識吾師無礙處。試將燒却看嗔無。眼睛心地兩虛圓。脅不落床二十年。誰信吾師非不睡。睡她已死得安眠。

鄧忠臣母周挽詞

微生真草木。無處謝天力。慈顏如春風。不見桃李實。古今把此恨。有志俯仰失。公子豈先知。戰戰常惜日。吾君日月照。委曲到肝膈。哀哉人子心。吾何愛一邑。家庭拜前後。粲然發笑色。豈比黃壤下。焚瘞千金璧。若人道德人。視此亦戲劇。聊償會閱意。遽與仙佛寂。孤纍臥江渚。永望墳墓隔。作詩相楚挽。感慟淚載滴。

徐君猷挽詞

一舸南遊遂不歸。清江赤壁照人悲。請看行路無從涕。盡是當年不忍欺。雪後獨來栽柳處。竹間行復採茶時。山城散盡樽前客。舊恨新愁只自知。

和蔡景繁海州石室

芙蓉仙人石曼卿也。舊遊處。蒼藤翠壁初無路。戲將桃核裹黃泥。石間散擲如風雨。坐令空山出錦繡。倚天照海花無數。花間石室可容車。流蘇寶蓋窺靈宇。何年霹靂起神物。玉棺飛出王喬墓。當時醉臥動千日。至今石縫餘糟醕。仙人一去五十年。花老室空誰作主。手植數松今偃蓋。蒼髯白甲低瓊戶。我來取酒酌先生。後車仍載胡琴女。一聲冰鐵散巖谷。海爲瀾翻松爲舞。爾來心賞復何人。持節中郎醉無伍。獨臨斷岸呼日出。紅波碧巖相吞吐。徑尋我語覓餘聲。拄杖彭鏗叩銅鼓。長篇小字遠相寄。一唱三歎神淒楚。江風海雨入牙頰。似聽石室胡琴語。我今老病不出門。海山巖洞知何許。門外桃花自開落。床頭酒甕生塵土。前年開閣放柳枝。今年洗心參佛祖。夢中舊事時一笑。坐覺俯仰成今古。願君不用刻此詩。東海桑田真旦莫。

和秦太虛梅花

西湖處士骨應槁。只有此詩君壓倒。東坡先生心已灰。爲愛君詩被花惱。多情立馬待黃昏。殘雪消遲月出早。江頭千樹春欲闌。竹外一枝斜更好。孤山山下醉眠處。點綴裙腰粉不掃。萬里春隨逐客來。十年花送佳人老。去年花開我已病。今年對花還草草。不如風雨卷春歸。收拾餘香還界畧。

再和潛師

化工未議蘇羣槁。先向寒梅一傾倒。江南無雪春瘴生。爲散冰花除熱惱。風清月落無人見。洗粧自趁霜鐘早。惟有飛來雙白鷺。玉羽瓊枝鬪清好。吳山道人心似水。眼淨塵空無可掃。故將妙語寄多情。橫機欲

試東坡老東坡習氣除未盡。時復長篇書小草。且撼長條殮落英。忍飢未擬窮呼吳。

橄欖

紛紛青子落紅鹽。正味森森苦且嚴。待得微甘回齒頰。已輸崖蜜十分甜。

海棠

東風嫋嫋泛崇光。香霧霏霏月轉廊。只恐夜深花睡去。更燒高燭照紅粧。

東坡

雨洗東坡月色清。市人行盡野人行。莫嫌華嶠坡頭路。自愛鏗然曳杖聲。

生日王郎以詩見慶次其韻并寄茶二十一斤

折揚新曲萬人趨。獨和先生于鵞子。但信積藏終自售。豈知盤脫本無撫。揭從冰叟來游宦。肯伴臞仙亦號儒。棠棣並為天下士。芙蓉曾到海邊鄒。不嫌霧谷蠶松柏。終恐虹梁荷棟桴。高論無窮如鋸屑。小詩有味似連珠。感君生日遙稱壽。祝我餘年老不枯。未辦報君青玉案。建溪新餅截雲腴。

別黃州

病瘡老馬不任韉。猶向君王得敝帷。桑下豈無三宿戀。樽前聊與一身歸。長腰尙載撐腸米。闊領先裁蓋瘻衣。投老江湖終不失。來時莫遣故人非。

過江夜行武昌山上聞黃州鼓角

清風弄水月銜山。幽人夜渡吳王峴。黃州鼓角亦多情。送我南來不辭遠。江南又聞出塞曲。半雜江聲作

悲健。誰言萬方聲一概。龍憤龍愁爲余變。我記江邊枯柳樹。未死相逢真識面。他年一葉沂江來。還吹此曲相迎餞。

自與國往筠宿石田驛南二十五里野人舍

溪上青山三百疊。快馬輕衫來一抹。倚山脩竹有人家。橫道清泉知我渴。芒鞋竹杖自輕軟。蒲薦松床亦香滑。夜深風露滿中庭。惟見孤螢自開闔。

將至筠先寄遲适遠三猶子

露宿風凜六百里。明朝飲馬南江水。未見豐盈犀角兒。先逢玉雪王郎子。時道逢王郎於建昌方北行也對床欲作連夜語。念汝還須戴星起。夜來夢見小於菟。遠小名兔兒猶是髭髭垂兩耳。憶過濟南春未動。三子出迎殘雪裏。我時移守古河東。酒肉淋漓渾舍喜。而今憔悴一羸馬。逆旅擔夫相汝爾。出城見我定驚嗟。身健窮愁不須恥。我爲乃翁留十日。掣電一歡何足恃。惟當火急作新詩。一醉兩翁勝酒美。

端午游真如遲适遠從子由在酒局

一與子由別。却數七端午。身隨綵絲繫。心與昌歌苦。今年匹馬來。佳節日夜數。兒童喜我至。典衣具雞黍。水餅既懷鄉。飯筒仍愍楚。謂言必一醉。快作西川語。寧知是官身。糟麴困薰煮。獨攜三子出。古剎訪禪祖。高談付梁羅。詩律到阿虎。歸來一調笑。慰此長齟齬。梁羅遲适小名。

別子由三首兼別遲

知君念我欲別難。我今此別非他日。風裏楊花雖未定。雨中荷葉終不濕。三年磨我費百書。一見何止得

雙壁願君亦莫歎留滯。六十小劫風雨疾。
先君昔愛洛城居。我今亦過嵩山麓。水南卜宅吾豈敢。試向伊川買脩竹。又聞緱山好泉眼。傍市穿林瀉
冰玉。遙想茆軒照水開。兩翁相對清如鵠。
兩翁歸隱非難事。惟要傳家好兒子。憶昔汝翁如汝長。筆頭一落三千字。世人聞此皆大笑。慎勿生兒兩
翁似。不知樗櫟薦明堂。何似鹽車壓千里。

初別子由至奉新作

雙鵲先我來。飛上東軒背。書隨好夢到。人與佳節會。一歡難把玩。回首了無在。却渡來時溪。斷橋號淺瀨。
茫茫暑天闊。藹藹孤城背。青山眊曠中。落日淒涼外。盛衰豈吾意。離合非所礙。何以解我憂。相了一事大。
同年程筠德林求先墳二詩

思成堂

宰樹連山谷。祠堂照路隅。養松無觸鹿。助祭有馴烏。歸夢先寒食。兒啼到白須。遙知鄰里化。醉叟道爭扶。
歸真亭

舊笑桓司馬。今師鄭大夫。不知徂歲月。空覺老楸梧。祭禮傳家法。阡名載版圖。會看千字誅。木杪見龜趺。
過建昌李野夫公擇故居

彭蠡東北源。廬阜西南麓。何人脩水上。種此一雙玉。思之不可見。破宅餘脩竹。四鄰戒莫犯。十畝森似束。
我來仲夏初。解籜呈新綠。幽鳥向我鳴。野人留我宿。裴回不忍去。微月挂喬木。遙想他年歸。解組巾一幅。

對床老兄弟。夜雨鳴竹屋。臥聽鄰寺鐘。書窗耿殘燭。

初入廬山二首

青山若無素。偃蹇不相親。要識廬山面。他年是故人。山南山面也。

自昔懷清賞。神游杳藹間。如今不是夢。真箇在廬山。
芒屨青竹杖。自挂百錢游。可怪深山裏。人人識故侯。

圓通禪院先君舊游也。四月二十四日晚至宿焉。明日忌日也。乃手寫寶積獻蓋頌佛一偈以贈。長老僊公僊公拊掌笑曰。昨夜夢寶蓋飛下。著處輒出火。豈此祥乎。乃作是詩。院有蜀僧宜逮事。訥長老識先君云。

石耳峯頭路。接天梵音堂。下月臨泉。此生初飲廬山水。他日徒參雪竇禪。袖裏寶書猶未出。夢中飛蓋已先傳。何人更識嵇中散。野鶴昂藏未是仙。

子由在筠作東軒記或戲之爲東軒長老其壻曹煥往筠余作一絕句送曹以戲子由曹過廬山出以示圓通慎長老慎欣然亦作一絕送客出門歸入室跌坐化去子由聞之乃作二絕一以答予一以答慎明年余過圓通始得其詩乃追次慎韻

君到高安幾日回。一時斗擻舊塵埃。贈君一籠牢收取。盛取東軒長老來。余送曹詩。
東軒長老未相逢。已見黃州一信通。何必揚眉資目擊。須知千里事同風。慎老和余韻。
東軒只似虛空樣。何處人家籠解盛。縱使盛來無處著。雪堂自有老師兄。子由答予詩。

擔頭挑得黃州籠。行過圓通一笑開。却到山前人已寂。亦無一物可擔回。子由答慎詩。

大士何曾有生死。小儒底處覓窮通。偶留一映千山上。散作人間萬竅風。余和慎詩。

余過溫泉壁上有詩云。直待衆生總無垢。我方清冷混常流。問人云。長老可遵作遵。已退居圓通

亦作一絕

石龍有口口無根。自在流泉誰吐吞。若信衆生本無垢。此泉何處覓寒溫。

世傳徐凝瀑布詩云。一條界破青山色。至爲塵陋又僞作樂天詩。稱美此句有賽不得之語。樂天

雖涉淺易。然豈至是哉。乃戲作一絕。

帝遣銀河一派垂。古來惟有謫仙詞。飛流濺沫知多少。不與徐凝洗惡詩。

書李公擇白石山房

偶尋流水上崔嵬。五老蒼顏一笑開。若見謫仙煩寄語。匡山頭白早歸來。

贈東林總長老

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清淨身。夜來八萬四千偈。他日如何舉似人。

題西林壁

橫看成嶺側成峯。遠近高低無一同。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

廬山二勝并敘

余游廬山南北得十五六。奇勝殆不可勝紀。而懶不作詩。獨擇其尤佳者作二首。

開先漱玉亭

高巖下赤日。深谷來悲風。擘開青山峽。飛出兩白龍。亂沫散霜雪。古潭搖清空。餘流滑無聲。快瀉雙石洪。我來不忍去。月出飛橋東。蕩蕩白銀闕。沉沉水精宮。願隨琴高生。脚踏赤鯁公。手持白芙蓉。跳下清冷中。

栖霞三峽橋

吾聞太山石。積日穿綫溜。况此百雷霆。萬世與石鬪。深行九地底。險出三峽右。長輪不盡溪。欲滿無底竇。跳波翻潛魚。震響落飛狖。清寒入山骨。草木盡堅瘦。空濛煙靄間。瀕洞金石奏。鸞鸞飛橋出。漱漱半月殼。玉淵神龍近。雨雹亂晴晝。垂餅得清甘。可噉不可漱。

陶驥子駿佚老堂二首

文舉與元禮。尙得稱世舊。淵明吾所師。夫子乃其後。挂冠不待年。亦豈爲五斗。我歌歸來引。余增損淵明。歸去來。以就聲律。謂之歸來引。千載信尙友。相逢黃卷中。何似一盃酒。君醉我且歸。明朝許來否。

我從廬山來。目送孤飛雲。路逢陸道士。知是千歲人。試問當時友。虎溪已埃塵。似聞佚老堂。知是幾世孫。能爲五字詩。仍戴漉酒巾。人呼小靖節。自號萬天民。

和李太白并敘

李太白有潯陽紫極宮感秋詩。紫極宮今天慶觀也。道士胡洞微以石本示予。蓋其師卓玘之所刻。玘有道術。節義過人。今亡矣。太白詩云。四十九年非。一往不可復。今予亦四十九歲之次。其韻玉芝一名瓊田草。洞微種之七八年矣。云更數年可食。許以遺余。故并記之。

何處聞秋聲。俯俯北窗竹。回薄萬古心。攬之不盈掬。靜坐觀衆妙。浩然媚幽獨。白雲南山來。就我簷下宿。懶從唐生決。差訪季主卜。四十九年非。一往不可復。野情轉蕭散。世道有翻覆。陶令歸去來。田家酒應熟。寄臥虛寂堂。月明浸疎竹。冷然洗我心。欲飲不可掬。流光發永歎。自昔非予獨。行年四十九。還此北窗宿。緬懷卓道人。白首寓醫卜。謫仙固遠矣。此士亦難復。世道如奕棋。變化不容覆。惟應玉芝老。待得蟠桃熟。

次韻道潛留別

爲聞廬岳多真隱。故就高人斷宿攀。已喜禪心無別語。尙嫌剃髮有詩班。異同更莫疑三語。物我終當付八還。到後與君開北戶。舉頭三十六青山。

卷十四

詩七十九首

岐亭五首并敘

元豐三年正月。余始謫黃州。至岐亭北二十五里。山上有白馬青蓋來迎者。則余故人陳慥季常也。爲留五日。賦詩一篇而去。明年正月復往見之。季常使人勞余於中途。余久不殺。恐季常之爲余殺也。則以前韻作詩。爲殺戒。以遺季常。季常自爾不復殺。而岐亭之人多化之。有不食肉者。其後數往見之。往必作詩。詩必以前韻。凡余在黃四年。三往見季常。而季常七來見余。蓋相從百餘日也。七年四月。余量移汝州。自江淮徂雒。送者皆止慈湖。而季常獨至九江。乃復用前韻。通爲五篇以贈之。

昨日雲陰重。東風融雪汁。遠林草木暗。近舍煙火溼。下有隱君子。嘯歌方自得。知我犯寒來。呼酒意頗急。拊掌動鄰里。遠村捉鵝鴨。房櫺鏘器聲。蔬果照巾幕。久聞萋蒿美。初見新芽赤。洗盞酌鵝黃。磨刀削熊白。須臾我徑醉。坐睡落巾幘。醒時夜向闌。唧唧銅餅泣。黃州豈云遠。但恐朋友缺。我當安所主。君亦無此客。朝來靜庵中。惟見峯巒集。

我哀籃中蛤。閉口護殘汁。又哀網中魚。開口吐微溼。剝腸彼交病。過分我何得。相逢未寒溫。相勸此最急。不見盧懷慎。烝壺似烝鴨。坐客皆忍笑。髡然發其髯。不見王武子。每食刀几赤。琉璃載烝豚。中有人乳白。盧公信寒陋。衰髮得滿幘。武子雖豪華。未死神已泣。先生萬金壁。護此一蟻缺。一年如一夢。百歲真過客。君無廢此篇。嚴詩編杜集。

君家蜂作窠。歲歲添漆汁。我身牛穿鼻。卷舌聊自溼。二年三過君。此行真得得。愛君似劇孟。叩門知緩急。家有紅頰兒。能唱綠頭鴨。行當隔簾見。花霧輕羃羃。爲我取黃封。親拆官泥赤。仍須煩素手。自點葉家白。樂哉無一事。十年不蓄幘。閉門弄添丁。哇笑雜呱泣。西方正苦戰。誰補將帥缺。披圖見八陣。合散更平聲。主客不須親戎行。坐論教君集。

酸酒如蠶湯。甜酒如蜜汁。三年黃州城。飲酒但飲溼。我如更揀擇。一醉豈易得。幾思壓茅柴。禁網日夜急。西鄰推甕盎。醉倒猪與鴨。君家大如掌。破屋無遮羃。何從得此酒。冷面妬君赤。定應好事人。千石供李白。爲君三日醉。蓬髮不暇幘。夜深欲逾垣。臥想春甕泣。君奴亦笑我。鬢齒行禿缺。三年已四至。歲歲遭惡客。人生幾兩屐。莫厭頻來集。

枯松強鑽膏。槁竹欲灑汁。兩窮相值遇。相哀莫相溼。不知我與君。交遊竟何得。心法幸相語。頭然未爲急。願爲穿雲鶴。莫作將雛鴨。我行及初夏。煮酒映疏幕。故鄉在何許。西望千山赤。茲遊定安歸。東泛萬頃白。一歡寧復再。起舞花墮幘。將行出苦語。不用兒女泣。吾非固多矣。君豈無一缺。各念別時言。閉戶謝衆客。空堂淨掃地。虛白道所集。

郭祥正家醉畫竹石壁上郭作詩爲謝且遺古銅劍二

空腸得酒芒角出。肝肺槎牙生竹石。森然欲作不可回。吐向君家雪色壁。平生好詩仍好畫。書牆宛壁長遭罵。不噴不罵喜有餘。世間誰復如君者。一雙銅劍秋水光。兩首新詩爭劍鏃。劍在床頭詩在手。不知誰作蛟龍吼。

龍尾硯歌并引

余舊作鳳唼石硯銘。其略云。蘇子一見名鳳唼。坐令龍尾羞牛後。已而求硯於歙。歙人云。子自有鳳唼。何以此爲。蓋不能平也。奉議郎方君彥德有龍尾大硯。奇甚。謂余若能作詩少解前語者。當奉餉。乃作此詩。黃琮白琥天不惜。顧恐貪夫死懷璧。君看龍尾豈石材。玉德金聲寓於石。與天作石來幾時。與人作硯初不辭。詩成鮑謝石何與。筆落鍾王硯不知。錦茵玉匣俱塵垢。擣練支床亦何有。況噴蘇子鳳唼銘。戲語相嘲作牛後。碧天照水風吹雲。明窗大几清無塵。我生天地一閑物。蘇子亦是支離人。麤言細語都不擇。春蚓秋蛇隨意畫。願從蘇子老東坡。仁者不用生分別。

張近幾仲有龍尾子石硯以銅劍易之

我家銅劍如赤蛇。君家石硯蒼壁橢而窪。君持我劍向何許。大明宮裏玉佩鳴衝牙。我得君硯亦安用。雪堂窗下爾雅箋蟲餒。二物與人初不異。飄落高下隨風花。荆絳玉具皆外物。視草草玄無等差。君不見秦趙城易壁。指圖睨柱相矜誇。又不見二生妾換馬。驕鳴啜泣思其家。不如無情兩相與。永以爲好譬之桃李與瓊華。

張作詩送硯反劍乃和其詩卒以劍歸之

贈君長缺君當歌。每食無魚歎委蛇。一朝得見暴公子。櫛具欲與冠爭峨。豈比杜陵貧病叟。終日長鑱隨短蓑。斬蛟刺虎老無力。帶牛佩犢吏所訶。故將換硯豈無意。恐君瑀琢傷天和。作詩反劍亦何謂。知君欲以詩相磨。報章苦恨無好語。試向君硯求餘波。詩成劍往硯應笑。那將屋漏供懸河。

去歲九月二十七日在黃州生子名遯小名幹兒頎然穎異至今年七月二十八日病亡於金陵作二詩哭之

吾年四十九。羈旅失幼子。幼子眞吾兒。眉角生已似。未期觀所好。隔籬逐書史。搖頭却梨栗。似識非分恥。吾老常鮮歡。賴此一笑喜。忽然遭奪去。惡業我累爾。衣薪那免俗。變滅須臾耳。歸來懷抱空。老淚如瀉水。我淚猶可拭。日遠當日忘。母哭不可聞。欲與汝俱亡。故衣尚懸架。漲乳已流床。感此欲忘生。一臥終日僵。中年忝聞道。夢幻講已詳。儲藥如丘山。臨病更求方。仍將恩愛刃。割此衰老腸。知迷欲自反。一慟送餘傷。

葉濤致遠見和二詩復次其韻濤顛倒元韻

平生無一女。誰復歎耳耳。滯留生此兒。足慰周南史。那知非眞實。造物聊戲爾。煩惱初無根。恩愛爲種子。

頌公爲假說。反復相指似。欲除苦海浪。先乾愛河水。弃置一寸鱗。悠然笑侯喜。爲公寫餘習。餅彘一時恥。聞公少已悟。拄杖久倚牀。笑我老而癡。負鼓欲求亡。庶幾東門子。柱史安敢望。嗜毒戲猛獸。慮患先不詳。囊破蛇已走。尙未省齧傷。妙哉兩篇詩。洗我千結腸。黯黯不作蠶。未老輒自僵。永謝湯火厄。冷然超無方。

次荆公韻四絕

青李扶疏禽自來。清真逸少手親栽。深紅淺紫從爭發。雪白鵝黃也鬪開。斫竹穿花破綠苔。小詩端爲覓橙栽。細看造物初無物。春到江南花自開。騎驢渺渺入荒陂。想見先生未病時。勸我試求三畝宅。從公已覺十年遲。甲第非真有。閑花亦偶栽。聊爲清淨供。却對道人開。公病後捨宅作寺。

張庖民挽詞

東晉巾車令。西京執戟郎。甘心向山水。結髮事文章。故自輕千戶。何曾羨一囊。天高鬼神惡。骨朽姓名芳。庚嶺銘旌暗。秦淮舊宅荒。吾詩不用刻。妙語有黃香。黃香直作哀詞。

次韻葉致遠見贈

欲求五畝寄樵蘇。所至遲留似賈胡。信命不須歌去汝。逢人未免歎猶吾。人皆勸我杯中物。我獨憐君屋上烏。一技文章何足道。要言磨却是文殊。

次韻杭人裴維甫

餘杭門外葉飛秋。尙記居人挽去舟。一別臨平山上塔。五年雲夢澤南州。淒涼楚些緣吾發。邂逅秦淮爲

子留寄謝西湖舊風月。故應時許夢中游。

次韻段縫見贈

季子東周負郭田。須知力穡是家傳。細思種蔗五十本。大勝取禾三百廛。若得與君連北巷。故應終老忘西川。短衣疋馬非吾事。只擬關門不問天。

題孫思邈真

先生一去五百載。猶在峨眉西崦中。自爲天仙足官府。不應尸解坐蟲蟲。

戲作鮑魚一絕

粉紅石首仍無骨。雪白河豚不藥人。寄語天公與河伯。何妨乞與水精鱗。

同王勝之游蔣山

到郡席不暖。居民空惘然。好山無十里。遺恨恐他年。欲款南朝寺。同登北郭船。朱門收畫戟。紺宇出青蓮。荆公宅已爲寺。夾路蒼髯古。迎人翠麓偏。龍腰蟠故國。鳥爪寄層巔。竹杪飛華屋。松根洩細泉。峯多巧障日。江遠欲浮天。略約橫秋水。浮屠插暮煙。歸來踏人影。雲細月娟娟。

至真州再和二首

老手王摩詰。窮交孟浩然。論詩曾伴直。話舊已忘年。北上難陪驥。東行且趁船。離亭花映肉。醉眼鷺窺蓮。拖轉三山沒。風回五兩偏。荒祠過瓜步。古甃墮松顛。聞道清香閣。新鑿白玉泉。莫教門掩夜。坐待月流天。小院檀槽鬧。空庭樺燭煙。公詩便堪唱。爲付小嬋娟。公顏如雪柏。千載故依然。笑我無根柳。空中不待年。

肯留歸闕旆。坐待逆風船。特許門傳籥。那知箭起蓮。相逢月上後。小語坐西偏。流落千帆側。追思百尺巖。躬耕懷谷口。水石羨平泉。茅屋歸元亮。霓裳醉樂天。行聞宣室召。歸近御爐煙。未用歌池上。隨宜教李娟。

次韻答寶覺

芒屨竹杖布行纏。遮莫千山更萬山。從來無脚不解滑。誰信石頭行路難。

眉子石硯歌贈胡蘭

君不見成都畫手開十眉。橫雲却月爭新奇。游人指點小鬟處。中有漁陽胡馬嘶。又不見王孫青瑣橫雙碧。腸斷浮空遠山色。書生性命何足論。坐費千金買消渴。爾來喪亂愁天公。請向君家書硯中。小窗虛幌相嫵媚。令君曉夢生春紅。毗耶居士談空處。結習已空花不住。試教天女爲磨鉢。千偈瀾翻無一語。

以玉帶施元長老元以衲裙相報次韻

病骨難堪玉帶圍。鈍根仍落箭鋒機。欲教乞食歌姬院。故與雲山舊衲衣。此帶閱人如傳舍。流傳到我亦悠悠。錦袍錯落真相稱。乞與伴狂老萬回。

次韻滕元發許仲塗秦少遊

二公詩格老彌新。醉後狂吟許野人。坐看青丘吞澤芥。自慚黃潦薦溪蘋。兩邦旌纛光相照。十畝鋤犂手自親。何似秦郎妙天下。明年獻頌請東巡。

送金山鄉僧歸蜀開堂

撞鐘浮玉山。迎我三千指。衆中聞響歎。未語知鄉里。我非箇中人。何以默識子。振衣忽歸去。隻影千山裏。

涪江與中冷。共此一味水。冰盤薦琥珀。何似糖霜美。

送沈遠赴廣南

嗟我與君皆丙子。四十九年窮不死。君隨幕府戰西羌。夜渡冰河斫雲壘。飛塵漲天箭洒甲。歸對妻孥真夢耳。我謫黃岡四五年。孤舟出沒煙波裏。故人不復通問訊。疾病飢寒疑死矣。相逢握手一大笑。白髮蒼顏略相似。我方北渡脫重江。君復南行輕萬里。功名如幻何足計。學道有涯真可喜。勾漏丹砂已付君。汝陽蕪盎吾何恥。君歸赴我雞黍約。買田築室從今始。

豆粥

君不見呼沱流澌車折軸。公孫倉皇奉豆粥。溼薪破竈自燎衣。飢寒頓解劉文叔。又不見金谷敲冰草木春。帳下烹煎皆美人。萍蘆豆粥不傳法。咄嗟而辦石季倫。干戈未解身如寄。聲色相纏心已醉。身心顛倒自不知。更識人間有異味。豈如江頭千頃雪。色蘆茆簞出沒晨煙。孤地確春。秬光似玉。沙餅煮豆軟如酥。我老此身無着處。賣書來問東家住。臥聽鷄鳴粥熟時。蓬頭曳履君家去。

秦少游夢發殯而葬之者云是劉發之柩是歲發首薦秦以詩賀之劉涇亦作因次其韻

君看三代士執雉。本以殺身為小補。居官死職戰死綏。夢尸得官真古語。五行勝己斯爲官。官如草木吾如土。仕而未祿猶賓客。待以純臣蓋非古。餽焉曰獻稱寡君。豈比公卿相爾汝。世衰道微士失己。得喪悲憤反其故。草袍蘆簞相嫵媚。飲食嬉遊事羣聚。曲江船舫月燈毬。是謂舞殯而歌墓。看花走馬到東野。餘子紛紛何足數。二生年少兩豪逸。詩酒不知軒冕苦。故令將仕夢發棺。勸子勿爲官所腐。塗車芻靈皆假

設著眼細看君勿誤。時來聊復一飛鳴。進隱不須煩伍舉。

金山夢中作

江東賈客木絲裘。會散金山月滿樓。夜半潮來風又熱。臥吹簫管到揚州。

次韻周種惠石銚

銅腥鐵澀不宜泉。愛此蒼然深且寬。蟹眼翻波湯已作。龍頭拒火柄猶寒。薑新鹽少茶初熟。水漬雲蒸餅未乾。自古函牛多折足。要知無脚是輕安。

次韻蔣穎叔

月明驚鷗未安枝。一棹飄然影自隨。江上秋風無限浪。枕中春夢不多時。瓊林花草聞前語。罨畫溪山指後期。豈敢便爲雞黍約。玉堂金殿要論思。蔣詩記及第時瓊林宴坐中所言且約同卜居陽羨。

龜山辯才師

此生念念浮雲改。寄語長淮今好在。故人宴坐虹梁南。新河巧出龜山背。木魚呼客振林莽。鐵鳳橫空飛綵繪。忽驚堂宇變雄深。坐覺風雷生鬢歎。羨師游戲浮漚間。笑我桀枯彈指內。嘗茶看畫亦不惡。問法求詩了無礙。千里孤帆又獨來。五年一夢誰相對。何當來世結香火。永與名山躬井磴。

贈潘谷

潘郎曉踏河陽春。明珠白璧驚市人。那知望拜馬蹄下。胸中一斛泥與塵。何似墨潘穿破褐。琅琅翠餅敲玄笏。布衫漆黑手如龜。未嘗冰壺貯秋月。世人重耳輕目前。區區張李爭媿妍。一朝入海尋李白。空看人

閒畫墨仙。

徐大正閑軒

冰蠶不知寒。火鼠不知暑。知閑見閑地。已覺非閑侶。君看東坡翁。懶散誰比數。形骸墮醉夢。生事委塵土。早眠不見燈。晚食或欺午。臥看盜取氈。坐視麥漂雨。語希舌頰強。行少腰脚僂。五年黃州城。不踏黃州鼓。人言我閑客。置此閑處所。問閑作何味。如眼不自覩。頗訝徐孝廉。得閑能幾許。介子願奉使。翁歸備文武。應緣不耐閑。名字挂庭宇。我詩爲閑作。更得不閑語。君如汗血駒。轉盼略燕楚。莫嫌鑿輅重。終勝鹽車苦。

蘇山松林中可卜。唐余欲僦其地。屬金山。故作此詩。與金山元長老。

魏王大瓠無人識。種成何翅實。五石不辭破。作兩大尊。只憂水淺江湖窄。我材濩落本無用。虛名驚世終何益。東方先生好自譽。孟賁子路并爲一。杜陵布衣老且愚。信口自比契與稷。莫年欲學柳下惠。嗜好酸鹹不相入。金山也是不羈人。早歲聞名晚相得。我醉而嬉欲仙去。旁人笑倒山謂實。問我此生何所歸。笑指浮休百年宅。蘇山幸有閑田地。招此無家一房客。

王中父哀詞并敘

仁宗朝以制策登科者十五人。軾忝冒時。尙有富彥國。張安道。錢子飛。吳長文。夏公酉。陳令舉。錢醇。老王中父。并軾與家弟轍。九人存焉。其後十有五年。哭中父於密州。作詩吊之。則子飛。長文。令舉沒矣。又八年。軾自黃州量移汝海。與中父之子沈之。相遇於京口。相持而泣。則十五人者。獨三人存耳。蓋安道及軾與家弟而已。嗚呼。悲夫。乃復次前韻。以遺沈之。時沈之亦以罪謫家于錢塘云。

生芻不獨比前人。束藁端能廢謝。子遠想無身後念。吾衰不復夢中論。已知毅豹爲均死。未識荆凡定孰存。堪笑東坡癡鈍老。區區猶記刻舟痕。

蔡景繁官舍小閣

使君不獨東南美。典刑長記先君子。戲嘲王叟短轅車。肯爲徐郎書紙尾。三年弭節江湖上。千首放懷風月裏。手開東閣坐虛明。目淨東溪照清泚。素琴濁酒容一榻。落霞孤鶩供千里。大舫何時繫門柳。小詩屢欲書牕紙。文昌新構滿鸚鵡。都邑正喧收杞梓。相逢一醉豈有命。南來寂寞君歸矣。

高郵陳直躬處士畫鴈二首

野鴈見人時。未起意先改。君從何處看。得此無人態。無乃槁木形。人禽兩自在。北風振枯葦。微雪落璀璨。慘淡雲水昏。晶熒沙礫碎。戈人恨何慕。一舉涉江海。衆禽事紛爭。野鴈獨閑絮。徐行意自得。俯仰老有節。我衰寄江湖。老伴雜鵝鴨。作書問陳子。曉景畫若雪。依依聚圓沙。稍稍動斜月。先鳴獨鼓翅。吹亂蘆花雪。

和王旂二首旂平父子

異時長怪謫仙人。舌有風雷筆有神。聞道騎鯨遊汗漫。憶嘗捫蝨話悲辛。氣吞餘子無全目。詩到諸郎尙絕倫。白髮故交空掩卷。淚河東注問蒼旻。

嫋嫋春風送渡關。娟娟霜月照生還。遲留歲莫江淮上。來往君家伯仲間。未厭冰灘吼新洛。且看松雪媚南山。野梅官柳何時動。飛蓋長橋待子閑。

次韻張晚

新洛霜餘兩岸隆。塵埃舉袂識西風。臨淮自古多名士。樽酒相從樂寓公。半日偷閑歌嘯裏。百年待盡往來中。知君不向窮愁老。尚有清詩氣吐虹。

次韻王定國南遷回見寄

土暈銅花蝕秋水。要須悍石相齮齕。十年冰蘖戰膏粱。萬里煙波濯紈綺。歸來詩思轉清激。百丈空潭數魴鯉。逝將桂浦擷蘭蓀。不記槐堂收劍履。卻思庾嶺今何在。更說彭城真夢耳。來時述彭城舊游。君知先竭是甘井。我願得全如苦李。安心不復九回腸。至道終當三洗髓。廣陵陽羨何足較。只有無何真我里。余買田陽羨。來詩以爲不如廣陵。樂全老子今禪伯。張安道也。定國其壻。掣電機鋒不容擬。心通豈復問云何。印可聊須答如是。相逢爲我話留滯。桃花春漲孤舟起。

贈梁道人

採藥壺公處處過。笑看金狄手摩挲。老人大父識君久。造物小兒如子何。寒盡山中無歷日。雨斜江上一漁翁。神仙護短多官府。未厭人間醉踏歌。

題雍秀才畫草蟲八物

促織

月叢號耿耿。露葉泣溥溥。夜長不自暖。那憂公子寒。

蟬

蛻形濁汗中。羽翼便翾好。秋來問何闊。已抱寒莖稿。

蝦蟆

俾目知誰瞋。蟠腹空自脹。慎勿困蜈蚣。飢蛇不汝放。

螭娘

洪鍾起暗室。飄瓦落空庭。誰言轉丸手。能作殷牀聲。

天水牛

兩角徒自長。空飛不服箱。爲牛竟何事。利吻穴枯桑。

蝸虎

跂跂有足蛇。脈脈無角龍。爲虎君勿笑。食盡蠶尾蟲。

蝸牛

腥涎不滿殼。聊足以自濡。升高不知回。竟作黏壁枯。

鬼蝶

雙眉卷鐵絲。兩翅暈金碧。初來花爭妍。忽去鬼無迹。

泗州南山監倉蕭淵東軒二首

偶隨樵父採都梁。南山名都梁山。山出都梁香故也。竹屋松扉試乞漿。但見東軒堪隱几。不知公子是監倉。溪中亂石牆垣古。山下寒蔬七著香。我是江南舊游客。挂冠知有老蕭郎。北望飛塵苦畫羅。洗心聊復寄東齋。珍禽聲好猶思越。野橘香清未過淮。有信微泉來遠嶺。無心明月轉

空塔一官倉。庾真堪老坐。看松根絡斷崖。

泗州除夜雪中黃師是送酥酒二首

莫雪紛紛投碎米。春流咽咽走黃沙。舊游似夢徒能說。逐客如僧豈有家。冷硯欲書先自凍。孤燈何事獨成花。使君半夜分酥酒。驚起妻孥一笑譁。

關右土酥黃似酒。揚州雲液卻如酥。欲從元放覓拄杖。忽有麴生來座隅。對雪不堪令飽煖。隔船應已厭歌呼。明朝積玉深三尺。高枕床頭尙一壺。

章錢二君見和復次韻答之

黃昏已作風翻絮。半夜猶驚月在沙。照汗玉峯明佛剎。隔淮雲海暗人家。來麴有信迎三白。薔蔔無香散六花。薔蔔。梔子花也。與雪花皆六出。欲喚阿咸來守歲。林烏檝馬鬪喧譁。

分無纖手裁春勝。况有新詩點蜀酥。醉裏冰髭失纓絡。夢回布被起廉隅。君應旅賸寒生暈。我亦飢腸夜自呼。明日南山春色動。不知誰佩紫微壺。

正月一日雪中過淮謁客回作二首

十里清淮上。長堤轉雪龍。冰崖落屐齒。風葉亂裘茸。萬頃穿銀海。千尋渡玉峯。從來修月手。合在廣寒宮。攢眉有底恨。得句不妨清。霽霧開寒谷。飢雅舞雪城。橋聲春市散。塔影莫淮平。不用殘燈火。船窗夜自明。

劉乙新作射亭乙新嘗知眉州

蘭玉當年刺史家。雙鞬馳射笑穿花。而今白首閑驄馬。只有清樽照畫蛇。寂寂小軒蛛網遍。陰陰垂柳鴈

行斜。手柔弓燥春風後。置酒看君中戟牙。

孫莘老寄墨四首

徂徠無老松。易水無良工。珍材取樂浪。妙手惟潘翁。潘谷作墨。雜用高麗煤。魚胞熟萬杵。犀角盤雙龍。墨成不敢用。進入蓬萊宮。蓬萊春晝永。三殿明房櫺。金箋洒飛白。瑞霧縈長虹。遙憐醉常侍。一笑開天容。谿石琢馬肝。剡藤開玉版。噓噓雲霧出。奕奕龍蛇縮。此中有何好。秀色紛滿眼。故人歸天祿。古漆窺蠹簡。險巖給尙方。老手擅編刻。分餘幸見及。流落一歎赧。我貧如飢鼠。長夜空敲齧。瓦池研竈煤。葦管書柿葉。近者唐夫子。遠致烏玉玦。唐林夫寄張道墨中丸。先生又繼之。圭璧爛箱篋。清窗洗硯坐。蚯蚓稍蟠結。便有好事人。敲門求醉帖。吾窮本坐詩。久服朋友戒。五年江湖上。閉口洗殘債。今來復稍稍。快癢如爬疥。先生不譏訶。又復寄詩械。幽光發奇思。點黠出荒怪。詩成一自笑。故疾逢蝦蟹。

留題蘭皋亭

雪後東風未肯和。扣門遷客夜經過。不知舊竹生新筍。但見清伊換濁河。無復往來乘下澤。聊同笑語說東坡。明年我亦開三徑。寂寂兼無雀可羅。

和人見贈

只寫東坡不著名。此身已是一長亭。壯心無復春流起。衰鬢從教病葉零。知有雪兒供筆硯。應嗤龜婦洗盆餅。回來索酒公應厭。京口新傳作客經。

和田仲宣見贈

頭白江南醉司馬。寬心時復喚般兄。寒潮不應淮無信。客起相隨月有情。未許低頭拜東野。徒言飲酒勝公榮。好詩惡韻那容和。刻燭應須便置觥。

和王勝之三首

城上湖光暖欲波。美人唱我踏春歌。魯公賓客皆詩酒。誰是神仙張志和。齋釀如澗漲綠波。公詩句句可弦歌。流觴曲水無多日。更作新詩繼永和。要知太守憐孤客。不惜陽春和俚歌。坐睡樽前呼不應。爲公雕琢損天和。

記夢并敘

樂全先生夢人以詩三篇示之。字皆旁行而不可識。旁有人道衣古貌。爲讀其中一篇云。人事且常在。留質悟圓間。凡四句覺而忘其二。以告其客蘇軾。軾以私意廣之云。圓間有物物間空。豈有圓空入井中。不信天形真箇樣。故應眼力自先窮。連環已解如神手。萬竅猶號未濟風。稽首問公公大笑。本來誰礙更求通。

卷十五

詩七十二首

寄蘄章與蒲傳正

蘭溪美箭不成笛。離離玉筋排霜脊。千溝萬縷自生風。入手未開先慘慄。公家列屋閑蛾眉。珠簾不動花陰移。霧帳銀牀初破睡。牙籤玉局坐彈棋。東坡病叟長羈旅。凍臥飢吟似飢鼠。倚賴春風洗破衾。一夜雪寒披故絮。火冷燈青誰復知。孤舟兒女自憂嘔。皇天何時反炎燠。愧此八尺黃琉璃。願公淨掃清香閣。臥聽風漪聲滿榻。習習還從兩腋生。請公乘此朝閭闔。

寄怪石石斛與魯元翰

山骨裁方斛。江珍拾淺灘。清池上几案。碎月落盃盤。老去懷三友。平生困一簞。堅姿聊自傲。秀色亦堪餐。好去髯卿舍。憑將道眼看。東坡最後供。霜雪照人寒。

漁父四首

漁父飲。誰家去。魚蟹一時分付。酒無多少醉爲期。彼此不論錢數。
漁父醉。簑衣舞。醉裏卻尋歸路。輕舟短棹任斜橫。醒後不知何處。
漁父醒。春江午。夢斷落花飛絮。酒醒還醉醉還醒。一笑人間今古。
漁父笑。輕鷗舉。漠漠一江風雨。江邊騎馬是官人。借我孤舟南渡。

李憲仲哀詞并敘

同年友李君諱惇字憲仲。賢而有文。不幸早世。軾不及與之游也。而識其子鷹有年矣。鷹自陽翟見余於南京。泣曰。吾祖母邊母。馬前母。張與君之喪。皆未葬。貧不敢以飢寒爲戚。顧四喪未舉。死不瞑目矣。適會故人梁先吉老聞余當歸耕陽羨。以絹十匹。絲百兩。爲贖辭之。不可。乃以遺鷹曰。此亦仁人之餽也。旣又

作詩以告知君與薦者。庶幾皆有以助之。厲年二十五。其文燁然。氣節不凡。此豈終窮者哉。
大夢行當覺。百年特未滿。追哀已逝人。長眠寄孤館。念我同年生。意長日月短。鹽車因騏驎。烈火廢圭瓊。
後生有奇骨。出語已精悍。蕭然野鶴姿。誰復識中散。有生寓大塊。死者誰不歎。嗟君獨久客。不識黃土暖。
推衣助孝子。一溉滋湯旱。誰能脫左驂。大事不可緩。

贈眼醫王生彥若

鍼頭如麥芒。氣出如車軸。間關絡脈中。性命寄毛粟。而况清淨眼。內景含天燭。琉璃貯沉澆。輕脆不任觸。
而子於其間。來往施鋒鏃。笑談紛自若。觀者頸爲縮。運鍼如運斤。去翳如拆屋。常疑子善幻。他技雜符祝。
子言吾有道。此理君未矚。形骸一塵垢。貴賤兩草木。世人方重外。妄見瓦與玉。而我初不知。刺眼如刺肉。
君看目與翳。是翳要非目。目翳苟二物。易分如麥菽。寧聞老農夫。去草更傷穀。鼻端有餘地。肝膽分楚蜀。
吾於五輪間。蕩蕩見空曲。如行九軌道。並驅無擊轂。空花誰開落。明月自臍胸。請問樂全堂。忘言老尊宿。
彥若。樂全先生門下醫也。

與歐育等六人飲酒

忽驚春色二分空。且看樽前半丈紅。苦戰知君便白羽。倦遊憐我憶黃封。年來齒髮老未老。此去江淮東。
復東。記取六人相會處。引杯看劍坐生風。

觀杭州鈴轄歐育刀劍戰袍

青綾衲衫暖襯甲。紅線勒帛光遶脅。禿襟小袖鵝鶻盤。大刀長劍龍蛇插。兩軍鼓噪屋瓦墜。紅塵白羽紛

相夏將軍恩重此身輕。笑履鋒鏑如一捏。書生只肯坐帷幄。談笑毫端弄生殺。叫呼擊鼓備上竿。猛士應憐小兒黠。試問黃河夜偷渡。掠面驚沙寒霎霎。何如大艦日高眠。一枕清風過茗甌。

王伯敬所藏趙昌畫四首

梅花

南行渡關山。沙水清練練。行人已愁絕。日暮集微霰。殷勤小梅花。髣髴吳姬面。暗香隨我去。回首驚千片。至今開畫圖。老眼淒欲泣。幽懷不可寫。歸夢君家倩。

黃葵

弱質困夏永。奇姿蘇曉涼。低昂黃金杯。照耀初日光。檀心紫成暈。翠葉森有芒。古來寫生人。妙絕誰似昌。晨粧與午醉。真態含陰陽。君看此花枝。中有風露香。

芙蓉

清颺已拂林。積水漸收潦。谿邊野芙蓉。花水相媚好。坐看池蓮盡。獨伴霜菊槁。幽姿強一笑。莫景迫摧倒。淒涼似貧女。嫁晚驚衰早。誰寫少年容。樵人劍南老。

山茶

蕭蕭南山松。黃葉隕勁風。誰隣兒女花。散火冰雪中。能傳歲寒姿。古來惟丘翁。趙叟得其妙。一洗膠粉空。掌中調丹砂。染此鶴頂紅。何須誇落墨。獨賞江南工。

寄吳德仁兼簡陳季常

東坡先生無一錢。十年家火燒凡鈿。黃金可成河可塞。只有霜鬢無由玄。龍丘居士亦可憐。談空說有夜不眠。忽聞河東獅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誰似漢陽公子賢。飲酒食肉自得仙。平生寓物不留物。在家學得忘家禪。門前罷亞十頃田。清溪遶屋花連天。溪堂醉臥呼不醒。落花如雪春風顛。我遊蘭溪訪清泉。已辦布襪青行纏。稽山不是無賀老。我自與盡回酒船。恨君不識顏平原。恨我不識元魯山。銅駝陌上會相見。握手一笑三千年。

題王逸少帖

顛張醉素兩禿翁。追逐世好稱書工。何曾夢見王與鍾。妄自粉飾欺盲聾。有如市倡抹青紅。妖歌嫚舞眩兒童。謝家夫人淡丰容。蕭然自有林下風。天門蕩蕩驚跳龍。出林飛鳥一掃空。爲君草書續其終。待我他日不忽忽。

書林逋詩後

吳儂生長湖山曲。呼吸湖光飲山淥。不論世外隱君子。傭兒販婦皆冰玉。先生可事絕俗人。神清骨冷無由俗。我不識君曾夢見。瞳子瞭然光可燭。遺篇妙字處處有。步繞西湖看不足。詩如東野不言寒。書似西臺差少肉。平生高節已難繼。將死微言猶可錄。自言不作封禪書。更看悲吟白頭曲。遺臨終詩云。茂陵吳日求遺草。猶喜初無封禪書。我笑吳人不好事。好作祠堂傍修竹。不然配食水仙王。一盞寒泉薦秋菊。

和仲伯達

歸山歲月苦無多。尙有丹砂奈老何。繡谷只應花自染。鏡潭長與月相磨。君方傍海看初日。我已橫江擊

素波人不我知斯我貴。不須雷雨起龍梭。

春日

鳴鳩乳燕寂無聲。日射西窗潑眼明。午醉醒來無一事。只將春睡賞春晴。

贈袁陟

是身如虛空。萬物皆我儲。胡爲強分別。百金買田廬。不見袁夫子。神馬載尻輿。游於無何有。一飯不願餘。官湖爲我池。學舍爲我居。何以遺子孫。此身自遽除。薰風暝楊柳。秋水淨芙蕖。應觀我知子。不怪子知魚。

蘇子容母陳夫人挽詞

蘇陳甥舅眞冰玉。正始風流起頽俗。夫人高節稱其家。凜凜寒松映修竹。雞鳴爲善日日新。八十三年如一晨。豈惟家室宜壽母。實與朝廷生異人。忘軀徇國乃吾子。三仕何曾知愠喜。不煩擁笏強垂魚。我視去來皆夢耳。誦詩相挽眞區區。墓碑千字多遺餘。他年太史取家傳。知有班昭續漢書。

歸宜興留題竹西寺

十年歸夢寄西風。此去眞爲田舍翁。剩覓蜀岡新井水。要攜鄉味過江東。道人勸飲雞蘇水。童子能煎鷓粟湯。慙借藤牀與瓦枕。莫教孤負竹風涼。此生已覺都無事。今歲仍逢大有年。山寺歸來聞好語。野花啼鳥亦欣然。

與孟震同遊常州僧舍

年來轉覺此生浮。又作三吳浪漫遊。忽見東平孟君子。夢中相對說黃州。

蘇東坡集 四詩

三十七

湛湛清池五月寒。小山無數碧巒岿。稗杉戢戢三千本。且作淩雲合抱看。
知君此去便歸耕。笑指孤舟一葉輕。待向三茆乞靈雨。半篙流水贈君行。

贈常州報恩長老

碧玉碗盛紅碼瑙。井花水養石菖蒲。也知法供無窮盡。試問禪師得飽無。
薦福老懷真巧便。淨慈兩本更尖新。憑師爲作鐵門限。準備人間請話人。

次韻答賈耘老

五年一夢南司州。飢寒疾病爲子憂。東來六月井無水。仰看古堰橫奔牛。
平生管鮑我知子。今日陳蔡誰從丘。夜航爭路泥水溢。牽挽直欲來瓜洲。自言嗜酒得風痺。故鄉不敢居溫柔。
空將汎愛救溝壑。衰病不復從前樂。今年太守真臥龍。笑語炎天出冰雹。時低九尺蒼須髯。過我三間小池閣。
故人改觀爭來賀。小兒不信猶疑錯。爲君置酒飲且哦。草間秋蟲亦能歌。可憐老驥真老矣。無心更秣天山禾。

墨花并敘

世多以墨畫山水竹石人物者。未有以畫花者也。汴人尹白能之。爲賦一首。

造物本無物。忽然非所難。花心超墨暈。春色散毫端。縹眇形纔具。扶疎態自完。
蓮風盡傾倒。杏雨半披殘。獨有狂居士。求爲黑牡丹。兼書平子賦。歸向雪堂看。

送竹几與謝秀才

平生長物擾天真。老去歸田只此身。留我同行木上坐。贈君無語竹夫人。
但隨秋扇年年在。莫鬪瓊枝夜

夜新堪笑荒唐玉川子。莫年家口若爲親。

溪陰堂

白水滿時雙鷺下。綠槐高處一蟬吟。酒醒門外三竿日。臥看谿南十畝陰。

次韻許遵

蘇山渡口挽歸艎。朱雀橋邊看道裝。供帳已應煩百兩。擊鮮無久溷諸郎。問禪時到長干寺。載酒閑過綠野堂。此味只憂兒輩覺。逢人休道北窗涼。

贈章默并敘

章默居士字志明。生公侯家。才性高爽。棄家求道。不蓄妻子。與世無累。而父母與兄之喪。貧不能舉。以是眷眷世間。不能無求於人。余深哀其志。既有以少助之。又取其言爲詩。以贈其行。庶幾有哀之者。

章子親未葬。餘生抱羸疾。朝吟噎隣里。夜淚腐茵席。前年黑花生。今歲白髮出。身隨日月逝。恨與天地畢。願求不毛田。親築長夜室。難從王孫裸。未忍夏后壘。五陵多豪士。百萬付一擲。心知義財難。甘就貧友乞。不詞毛粟施。行自丘山積。此志苟朝遂。夕死真不戚。誓求無生理。不踐有爲迹。棄身屍陁林。烏鳥任狼藉。

送穆越州

江海相忘十五年。羨君松柏蔚蒼顏。四朝耆舊冰霜後。兩郡風流水石間。舊政猶傳蜀父老。先聲已振越溪山。樽前俱是蓬萊守。莫放高樓雪月閑。

贈葛葦

竹椽茆屋半摧傾。肯向蜂窠寄此生。長恐波頭卷室去。欲將紅尾載君行。小詩試擬孟東野。大草閑臨張伯英。消遣百年須底物。故應憐我不歸耕。

贈王寂

與君暫別不須嗟。俯仰歸來鬢未華。記取江南煙雨裏。青山斷處是君家。

南都妙峯亭

千尋挂雲闕。十頃含風灣。開門弄清泚。照見雙銅銀。池臺半禾黍。桃李餘榛菅。無人肯回首。日暮車班班。史君非世人心。與古佛閑時。邀聲利客來。洗塵埃。顏新亭在東阜。飛宇凌通闕。古甃磨翠壁。霜林散煙鬢。孤雲抱商丘。芳草連杏山。俯仰盡法界。逍遙寄人寰。亭亭妙高峯。了了逢艾間。五老壓彭蠡。三峯照潼關。均爲拳石小。配此一掬慳。煩公爲標指。免使勦躋攀。

神宗皇帝挽詞三首

文武固天縱。欽明又日新。化民何止聖。妙物獨稱神。政已三王上。言皆六籍醇。巍巍本無象。刻畫愧孤臣。未易名堯德。何須數舜功。小心仍致孝。餘事及平戎。典禮從周舊。官儀與漢隆。誰知本無作。千古自承風。接統真千歲。膺期止一章。周南稍留滯。宣室送淒涼。病馬空嘶櫪。枯葵已泣霜。餘生臥江海。歸夢泣嵩邛。

金山妙高臺

我欲乘飛車。東訪赤松子。蓬萊不可到。弱水三萬里。不如金山去。清風半帆耳。中有妙高臺。雲峯自孤起。仰觀初無路。誰信平如砥。臺中老比丘。碧眼照窗几。巉巖玉爲骨。凜凜霜入齒。機鋒不可觸。千偈如翻水。

何須尋德雲。卽此比丘是。長生未暇學。請學長不死。

贈杜介并敘

元豐八年七月二十五日。杜幾先自浙東還。與余相遇於金山。話天台之異。以詩贈之。我夢遊天台。橫空石橋小。松風吹茵露。翠溼香嫋嫋。應真飛錫過。絕澗度雲鳥。舉意欲從之。儻然已松杪。微言粲珠玉。未說意先了。覺來如墮空。耿耿窗戶曉。羣生陷迷網。獨達從古少。杜叟子何人。長歎萬物表。妻孥空四壁。振策念輕矯。遂爲赤城遊。飛步凌縹渺。問禪不歸舍。屢爲瓠壺繞。何人識此志。佛眼自照燦。我夢君見之。卓爾非魔嬈。仙葩發茗碗。剝刻分萋蔘。從今更不出。閉戶閑腰屨。時從佛頂巖。馳下雙蓮沼。

次韻孫莘老斗野亭寄子由在邵伯堰

落帆謝公渚。日脚東西平。孤亭得小憩。莫景含餘清。坐待斗與牛。錯落挂南甍。老僧如夙昔。一笑意已傾。新詩出故人。舊事疑前生。吾生七往來。送老海上城。逢人輒自哂。得魚不忍烹。似聞續溪老。復作東都行。小詩如秋菊。豔豔霜中明。過此感我言。長篇發春榮。

送楊傑并敘

無爲子嘗奉使。登泰山絕頂。雞一鳴見日出。又嘗以事過華山。重九日飲酒蓮花峯上。今乃奉詔與高麗僧統遊錢塘。皆以王事而從。方外之樂。善哉未曾有也。作是詩以送之。

天門夜上賓。出日萬里紅。波半天赤。歸來平地看。跳丸一點黃金鑄。秋橘太華峯頭作。重九天風吹灑黃。花酒浩然馳下腰。帶鞋醉舞崩崖一揮手。神遊八極萬緣虛。下視蚊雷隱汗渠。大千一息八十返。笑厲東

海騎鯨魚。三韓王子西求法。鑿齒彌天兩勍敵。過江風急浪如山。寄語舟人好看客。

次韻送徐大正

別時酒盞照燈花。知我歸期漸有涯。去歲渡江萍似斗。今年並海棗如瓜。多情明月邀君共。無價青山爲我賒。千首新詩一竿竹。不應空釣漢江槎。

楊康公有石狀如醉道士爲賦此詩

楚山固多猿。青者黠如壽。化爲狂道士。山谷恣騰踈。誤入華陽洞。竊飲茆君酒。君命囚巖間。巖石爲械杻。松根絡其足。藤蔓縛其肘。蒼苔眯其目。叢棘哽其口。三年化爲石。堅瘦敵瓊玖。無復號雲聲。空餘舞杯手。樵夫見之笑。抱賣易升斗。楊公海中仙。世俗那得友。海邊逢姑射。一笑微俛首。胡不載之歸。用此頑且醜。求詩紀其異。本末得細剖。吾言豈妄云。得之亡是叟。

迨作淮口遇風詩戲用其韻

我詩如病驥。悲鳴向衰草。有兒真驥子。一噴羣馬倒。養氣勿吟哦。聲名忌太早。風濤借筆力。勢逐孤雲掃。何如陶家兒。遠舍覓梨棗。君看押強韻。已勝郊與島。

次韻徐積

殺雞未肯邀季路。裹飯先須問子來。但見中年隱槐市。豈知平日賦蘭臺。海山入夢方東去。風雨留人得蹇陪。若說蛾眉眼前是。故鄉何處不堪回。

元豐七年有詔京東淮南築高麗亭館密海二州騷然有逃亡者明年賦過之歎其壯麗留一絕

云

簷楹飛舞垣牆外。桑柘蕭條斤斧餘。盡賜昆耶作奴婢。不知償得此人無。

過密州次韻趙明叔喬禹功

先生依舊廣文貧。老守時遭醉尉噴。汝輩何曾堪一笑。吾儕相對復三人。黃雞催曉淒涼曲。白髮驚秋見在身。一別膠西舉朋友。扁舟歸釣五湖春。

再過常山和昔年留別詩

僂僂山前叟。迎我如迎新。那知夢幻軀。念念非昔人。江湖久放浪。朝市誰相親。卻尋泉源去。桃花逢避秦。

再過超然臺贈太守霍翔

昔飲零泉別常山。天寒歲在龍蛇間。山中童兒拍手笑。問我西去何當還。十年不赴竹馬約。扁舟獨與漁簑閑。重來父老喜我在。扶挈老幼相遮攀。當時襁褓皆七尺。而我安得留朱顏。問今太守爲誰歟。護羌充國鬢未斑。翔自言在燕河作屯田有功。躬持牛酒勞行役。無使杞菊嘲寒慳。超然置酒尋舊迹。尙有詩賦饒堅頑。孤雲落日在馬耳。照耀金碧開煙鬟。邗淇自古北流水。跳波下瀨鳴玦環。願公談笑作石埭。坐使城郭生溪灣。

海市井敘

予聞登州海市舊矣。父老云。常出於春夏。今歲晚不復見矣。予到官五日而去。以不見爲恨。禱於海神廣德王之廟。明日見焉。乃作此詩。

東方雲海空復空。羣仙出沒空明中。蕩搖浮世生萬象。豈有貝闕藏珠宮。心知所見皆幻影。敢以耳目煩神工。歲寒水冷天地閉。爲我起鰲鞭魚龍。重樓翠阜出霜曉。異事驚倒百歲翁。人間所得容力取。世外無物誰爲雄。率然有請不我拒。信我人厄非天窮。潮陽太守南遷歸。喜見石廩堆祝融。自言正直動山鬼。豈知造物哀龍鍾。伸眉一笑豈易得。神之報汝亦已豐。斜陽萬里孤鳥沒。但見碧海磨青銅。新詩綺語亦安用。相與變滅隨東風。

登州孫氏萬松堂

萬松誰種已摧摧。半嶺蒼雲映此邦。露重珠纓蒙翠蓋。風來石齒碎寒江。浮空兩竹橫南閣。倒影扶桑射北窗。坐待夕烽傳海嶠。重城歸去踏蓬蓬。

過萊州雪後望三山

東海如碧環。西北卷登萊。雲光與天色。直到三山回。我行適冬仲。薄雪收浮埃。黃昏風絮定。半夜扶桑開。參差太華頂。出沒雲濤堆。安期與羨門。乘龍安在哉。茂陵秋風客。勸爾塵一杯。帝鄉不可期。楚些招歸來。

遺直坊并敘

富鄭公之客。李君諱常。登人也。故太守李公諱師中。榜其閭曰遺直。而其子大方求詩於賦。爲賦一首。使君不浪出。羔鴈親扣門。先生但清坐。薤水已多言。當時邦人化。市無晨飲豚。歲月曾幾何。客主皆九原。魯經有餘歎。楚些無歸魂。我作遺直詩。過者式其藩。

次韻趙令鑠

東坡已報六年穰。惆悵紅塵白首郎。枕上溪山猶可見。門前冠蓋已相望。故人年少真瓊樹。落筆風生戰堵牆。端向甕間尋吏部。老來專以醉爲鄉。

次韻王定國得穎倅二首

仙風入骨已凌雲。秋水爲文不受塵。一噫固應號地穎。餘波猶足掛天紳。買牛但自捐三尺。射鼠何勞挽六鈞。莫向百花潭上去。醉翁不見與誰春。滔滔四海我知津。每愧先生植杖芸。自少多言晚聞道。從今閉口不論文。澠翻白獸樽中酒。歸煮青泥坊底芹。要識老僧無盡處。牀前牛蟻不曾聞。

次韻趙令鑠惠酒

神仙無石髓。生世悲慳寓。坐待玉膏流。千載真旦暮。青州老從事。兩上非所部。惠然肯見從。知我憎市酪。開餅自洗盞。肴核誰與具。門前聽劍啄。烹魚得尺素。

送范純粹守慶州

才大古難用。論高常近迂。君看趙魏老。乃爲滕大夫。浮雲無根蒂。黃潦能須臾。知經幾成敗。得見眞賢愚。羽旄照城闕。談笑安邊隅。當年老使君。赤手降於菟。諸郎更何事。折箠鞭其雛。吾知鄧平叔。不鬪月支胡。

次韻王震

攜文過我治平間。霧豹當時始一班。聞道吹噓借餘論。故教流落得生還。清篇帶月來霜夜。妙語先春發病顏。詩酒暮年猶足用。竹林高會許時攀。

次韻王定國謝韓子華過飲

楚有孫叔敖長城隱千里。哀哉練裙子。負薪躡破履。豈無故交親。逝去如覆水。不如老優孟。談笑託諧美。世家不可恃。如倚折足几。祥符有賢相。手握天下砥。懿敏亦名公。三貴德爵齒。蓋棺今幾日。公子誰料理。誰要卿料理。欲說且止。宅相開府公。久爲蒼生起。如何垂老別。冰盤餽蒼耳。親嫌妨鴟薦。相對發微訛。新詩如彈丸。脫手不移晷。我亦老賓客。苦語落紈綺。莫詞三上章。有道貧賤恥。

惠崇春江曉景二首

竹外桃花三兩枝。春江水暖鴨先知。萋萋滿地蘆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時。
兩兩歸鴻欲破羣。依依還似北歸人。遙知朔漠多風雪。更待江南半月春。

次韻周邠

南遷欲舉力田科。三徑初成樂事多。豈意殘年踏朝市。有如疲馬畏陵坡。羨君同甲心方壯。笑我無聊鬢已皤。何日西湖尋舊賞。淡煙疎雨暗漁蓑。

次韻胡完夫

青山別淚尙爛斑。十載江湖困抱關。老去上書還北闕。朝來拄笏望西山。相從盃酒形骸外。笑說平生醉夢間。萬事會須咨伯始。白頭容我占清閑。

次韻錢穆父

老入明光踏舊班。染須那復唱陽關。故人飛上金鑾殿。遷客來從飯顆山。大筆推君西漢手。一言置我二

劉間便須置酒呼同舍。看賜飛龍出帝閑。

再次韻答完夫穆父二公自言先世同在西掖

掖垣老吏識郎君。並轡天街兩絕塵。汗血固應生有種。夜光那復困無因。豈知西省深嚴地。也著東坡病瘦身。免使謫仙明月下。狂歌對影只三人。

次韻答滿思復

自甘茅屋老三間。豈意彤廷綴兩班。紙落雲煙供醉後。詩成珠玉看朝還。誰言載酒山無賀。記取啼烏巷有顏。但恐跛鞋隨赤驥。青雲飛步不容攀。

卷十六

詩八十八首

送戴蒙赴成都玉局觀將老焉

拾遺被酒行歌處。野梅官柳西郊路。聞道華陽版籍中。至今尚有城南杜。我欲歸尋萬里橋。水花風葉暮蕭蕭。芋魁徑尺誰能盡。榿木三年已足燒。百歲風狂定何有。羨君今作峨眉叟。縱未家生執戟郎。也應世出埋輪守。莫欺老病未歸身。玉局他年第幾人。會待子猷清興發。還須雪夜去尋君。

送陳睦知潭州

華清縹渺浮高棟。上有纈林藏石甕。一杯此地初識君。千巖夜上同飛鞚。君時年少面如玉。一飲百觚嫌

未痛。白鹿泉頭山月出。寒光潑眼如流汞。朝元閣上酒醒時。臥聽風鸞鳴鐵鳳。舊遊空在人何處。二十三年真一夢。我得生還雪髯滿。君亦老嫌金帶重。有如社燕與秋鴻。相逢未穩還相送。洞庭青草渺無際。天柱紫蓋森欲動。湖南萬古一長嗟。付與騷人發嘲弄。

用前韻答西掖諸公見和

雙貌蟠礎龍纏棟。金井轆轤鳴曉甕。小殿垂簾白玉鉤。大宛立仗朱絲鞵。風馭賓天雲雨隔。孤臣忍淚肝腸痛。羨君意氣風生坐。落筆縱橫盤走汞。上樽日日寫黃封。賜茗時時開小鳳。閉門憐我老太玄。給札看君賦雲夢。金奏不知江海眩。木瓜屢費瑤瓊重。豈惟蹇步困追攀。已覺侍史疲轟送。春還宮柳腰支活。雨入御溝鱗甲動。借君妙語發春容。願我風琴不成弄。

次韻王觀正言喜雪

聖人與天通。有詔寬獄市。好語夜喧街。溼雪朝覆砌。紛然退朝後。色映宮槐媚。欲夸翦刻工。故上朱藍袂。我方執筆待。未敢書上瑞。君猶伏閣爭高論。亦少慰罪罪止還作。盎盎風與氣。神龍久潛伏。一怒勢必倍。行當見三白。拜舞謹萬歲。歸來飲君家。酣詠追既醉。

和蔣發運

夜雨翻千偈。書來又一言。此身真佛祖。何處不義軒。鈇穩江吹坐。樓空月入樽。遙知思我處。醉墨在頽垣。

送表弟程六知楚州

炯炯明珠照雙壁。當年三老蘇。程石里人下道避鳩杖。刺史迎門倒烏鳥。我時與子皆兒童。狂走從人覓

梨栗健如黃犢不可恃。隙過白駒那暇惜。醴泉寺古垂橘柚。石頭山高闌松栢。諸孫相逢萬里外。一笑未解千憂集。子方得郡古山陽。老手生風謝刀筆。我正含毫紫微閣。病眼昏花困書檄。莫教印綬繫餘年。去掃墳墓當有日。功成頭白早歸來。共藉梨花作寒食。

和人假山

上黨攬天碧玉環。絕河千里抱商顏。試觀煙雨三峯外。都在靈仙一掌間。造物何如童子戲。寫真聊發使君閑。何當挈取西征去。畫作圍床六曲山。

送王伯敷守虢

華山東麓秦遺民。當時依山來避秦。至今風俗含古意。柔桑綠水招行人。行人掉臂不回首。爭入崤函土囊口。惟有使君千里來。欲飲三堂無事酒。三堂本來一事無。日長睡起閒投壺。牀頭硯石開雲月。澗底松根斲雪腴。山棚盜散人安寢。勸買耕牛發陳廩。歸來只作水衡卿。我欲攜壺就君飲。

道者院池上作

下馬逢佳客。攜壺傍小池。清風亂荷葉。細雨出魚兒。井好能冰齒。茶甘不上眉。歸塗更蕭瑟。真箇解催詩。

次韻子由送千之姪

江上松楠深復深。滿山風雨作龍吟。年來老幹都生菌。下有孫枝欲出林。白髮未成歸隱計。青衫儻有濟時心。閉門試草三千牘。仄席求人少似今。

書文與可墨竹并敘

亡友文與可有四絕詩一。楚詞二。草書三。畫四。與可嘗云。世無知我者。惟子瞻一見識吾妙處。既沒七年。觀其遺迹而作是詩。

筆與子皆逝。詩今誰爲新。空遺運斤質。卻吊斷絃人。

次韻錢舍人病起

牀下龜寒且耐支。杯中蛇去未應衰。殿門明日逢王傅。榻具爭先看不疑。坐覺香煙攜袖少。獨愁花影上廊遲。何妨一笑千痾散。絕勝倉公飲上池。

次韻和王鞏

謫仙竄夜郎。子美耕東屯。造物豈不惜。要令工語言。王郎年少日。文如餅水翻。爭鋒雖剽甚。聞鼓或驚奔。天欲成就之。使觸羝羊藩。孤光照微陋。耿如月在盆。歸來千首詩。傾寫五石樽。卻疑彭澤在。頗覺蘇州煩。君看鄒忌子。廉折配春溫。知音必無人。壞壁掛桐孫。

用王鞏韻送其姪震知蔡州

九門插天開。萬馬先朝屯。舉鞭紅塵中。相見不得言。夜走清虛宿。扣門驚鵲翻。君家汾陽家。永巷車雷轟。夕郎方不夕。列戟以自藩。相逢開月閣。畫簷低金盆。至今夢中語。猶舉燈前樽。阿戎脩玉牒。未憚筆削煩。君歸助獻納。坐繼岑與溫。我客二子間。不復尋諸孫。子美詩云。權門多噂爾。且復尋諸孫。

號國夫人夜遊圖

佳人自鞚玉花驄。翩如驚燕踏飛龍。金鞭爭道寶釵落。何人先入明光宮。宮中羯鼓催花柳。玉奴絃索花

奴手坐中八姨真貴人。走馬來看不動塵。明眸皓齒誰復見。只有丹青餘淚痕。人間俯仰成今古。吳公臺下雷塘路。當時亦笑張麗華。不知門外韓擒虎。

用舊韻送魯元翰知洛州

我在東坡下躬耕三畝園。君爲尙書郎。坐擁百吏繁。鳴蛙與鼓吹。等是俗物喧。永謝十年舊。老死三家村。惟君綈袍信。到我雀羅門。緬懷故人意。欲使薄夫敦。新年對宣室。白首代堯言。相逢問前輩。所見多後昆。道館雖云樂。冷卿當復溫。還持刺史節。卻駕朱輪軒。黃髮方用事。白須宜少存。嗣聖眞生知。拯民如救燔。初囚羽淵魄。盡返湘江魂。坐憂東郡決。老守思王尊。北流桑柘沒。故道塵埃翻。知君一寸心。可敵千步垣。流云自栖止。老幼忘崩奔。得閑閉閣坐。勿使道眼渾。聊乘應捨棧。直泝無生源。歸來成二老。夜榻當重論。

次韻朱光庭初夏

朝罷人人識鄭崇。直聲如在履聲中。臥聞疎響梧桐雨。獨詠微涼殿閣風。諫苑君方續承業。醉鄉我欲訪無功。陶然一枕誰呼覺。牛蟻新除病後聰。

次韻朱光庭喜雨

久苦趙盾日欣逢。傳說霖坐知千里足。初覺兩河深。破屋常持傘。無薪欲爨琴。清詩似庭燎。雖美未忘箴。

奉敕祭西太一和韓川韻四首

聖生新除祕祝。侍臣來乞豐年。壽宮神君欲至。半夜靈風肅然。玉璽親題御筆。金童來侍天香。禮罷祝融參乘。前驅已過衡湘。

解劍獨行殘月披衣困臥清風。夢蝶猶飛旅枕。粥魚已響枯桐。
陂水初含曉淥。稻花半作秋香。卓蓋卻迎朝日。紅雲正透宮牆。

西太一見王荆公舊詩偶次其韻二首

秋早川原淨麗。雨餘風日清酣。從此歸耕劍外。何人送我池南。
但有樽中若下。何須墓上征西。聞道烏衣巷口。而今煙草萋迷。

次韻子由送陳侗知陝州

誰能如鐵牛。橫身負黃河。滔天不能沒。尺箠未易訶。世俗自無常。徐公故逶迤。別來不可說。事與浮雲多。
當時無限人。毀譽卽墨阿。虛聲了無實。夜蟲鳴機梭。相逢一笑外。奈此白髮何。天驥皆籟雲。長鳴飽芻禾。
王庭旅百寶。大具隨弓戈。君獨一麾去。欲廣五袴歌。甘棠古樂國。白酒金叵羅。知君不久留。治行中新科。
過客足嘖喜。東堂記分鵝。此外但坐歎。後生工揣摩。

送賈訥倅眉二首

當年入蜀歎空回。未見峨眉肯再來。童子遙知頰襦袴。使君先已洗樽罍。李大夫眉之賢守也。鹿頭北望
應逢鴈。人日東郊尚有梅。人日出東郊。渡江游蟆頭山眉之故事也。我老不堪歌樂職。後生試覓子淵才。
老翁山下玉淵回。手植青松三萬栽。父老得書知我在。小軒臨水爲君開。試看一一龍蛇活。更聽蕭蕭風
雨哀。便與甘棠同不翦。蒼髯白甲待歸來。先君葬於蟆頭山之東。二十餘里。地名老翁泉。君許爲一往。感
歎之深。故及。

送程建用

先生本舌耕。文字浩千頃。空倉付公子。坐待發君穎。十年困新說。兒女爭捕影。鑿垣種蒿蓬。嘉穀誰復省。空餘南陔意。太息北堂冷。織屨隨方進。採薪教草逞。辛勤守一經。菽水賢五鼎。今年聞起廢。魯史復光景。公子亦改官。三就繁馬頸。歸來一笑粲。素髮颯垂領。會看金花詔。湯沐奉朝請。天公不吾欺。壽與龜鶴永。

次韻李修孺留別二首

十年流落敢言歸。魚鳥江湖只自知。豈意青天掃雲霧。盡呼黃髮寄安危。風流吾子真前輩。人物他年記一時。我欲折繻留此老。緇衣誰作好賢詩。此生別袖幾回塵。夢裏黃州空自疑。何處青山不堪老。當年明月巧相隨。窮通等是思家意。衰病難堪送客悲。好去江魚煮江水。劍南歸路有姜詩。

次韻黃魯直赤目

誦詩得非子夏學。袖史正作丘明書。天公戲人亦薄相。略遣幻翳生明珠。賴君年來屏鮮腴。百千燈光同一如。書成自寫蠅頭表。端就君王覓鏡湖。

和周正孺墜馬傷手

平生學道已神完。豈復兒童私自憐。醉墜何曾傷內守。色憂當爲念先傳。書空漸覺新詩健。把蟹行看樂事全。賣卻老驄爲酒直。大呼鄉友作新年。

戲周正孺二絕

折臂三公未可知。會當千鎰訪權奇。勸君鸞駟閑事。腸斷閨中楊柳枝。
天廡新頒玉鼻驛。故人共敵亦常情。相如雖老猶能賦。換馬還應繼二生。

題文與可墨竹并敘

故人文與可爲道師王執中作墨竹。且謂執中勿使他人書字。待蘇子瞻來令作詩其側。與可旣沒八年。而軾始還朝見之。乃賦一首。

斯人定何人。游戲得自在。詩鳴草聖餘。兼入竹三昧。時時出木石。荒怪軼象外。舉世知珍之。賞會獨余最。知音古難合。奄忽不少待。誰云死生隔。相見如龔隗。

潘推官母李氏挽詞

南浦淒涼老逐臣。東坡還往盡幽人。杯盤慣作陶家客。弦誦常叨孟母鄰。尙有升堂他日約。豈知負土一阡新。今年我欲江湖去。莫雨連山宰樹春。

玉堂栽花周正孺有詩次韻

故山桃李半荒榛。粗報君恩便乞身。竹簾暑風招我老。玉堂花蕊爲誰春。纖纖翠蔓詩催發。皎皎霜葩髮鬪新。只有來禽青李帖。他年留與學書人。

杜介送魚

新年已賜黃封酒。舊老仍分頰尾魚。陋巷關門負朝日。小園除雪得春蔬。病妻起斫銀絲鱸。稚子護尋尺素書。醉眼矇矓覓歸路。松江煙雨晚疎疎。

送杜介歸揚州

再入都門萬事空。閑看清洛漾東風。當年幃幄幾人在。回首觚稜一夢中。採藥會須逢薊子。問禪何處識龐翁。歸來鄰里應迎笑。新長淮南舊桂叢。

秋詠石屏

霏霏點輕素。眇眇開重陰。風花亂紫翠。雪外有煙林。雪近勢方壯。林遠意殊深。會有無事人。支頤識此心。

和黃魯直燒香二首

四句燒香偈子。隨香遍滿東南。不是閒思所及。且令鼻觀先參。萬卷明窗小字。眼花只有爛斑。一炷煙消火冷。半生身老心閑。

再和二首來詩言飲酒畫竹石草書

置酒未逢休沐。便同越北燕南。且復歌呼相和。隔牆知是曹參。丹青已自前世。竹石時窺一斑。五字當還靜節。數行誰似高閑。

武昌西山并敘

嘉祐中翰林學士承旨鄧公聖求爲武昌令。常遊寒溪西山。山中人至今能言之。軾謫居黃岡。與武昌相望。亦常往來溪山間。元祐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考試館職。與聖求會宿玉堂。偶話舊事。聖求嘗作元次山窪樽銘。刻之巖石。因爲此詩。請聖求同賦。當以遺邑人。使刻之銘側。

春江淥溟葡萄醅。武昌官柳知誰栽。憶從樊口載春酒。步上西山尋野梅。西山一上十五里。風駕兩掖飛。

崔嵬同遊困臥九曲嶺。褰衣獨到吳王臺。中原北望在何許。但見落日低黃埃。歸來解劍亭前路。蒼崖半入雲濤堆。浪翁醉處今尚在。石臼杯飲無樽罍。爾來古意誰復嗣。公有妙語留山隈。至今好事除草棘。常恐野火燒蒼苔。當時相望不可見。玉堂正對金鑾開。豈知白首同夜直。臥看椽燭高花摧。江邊曉夢忽驚斷。銅環玉鎖鳴春雷。山人帳空猿鶴怨。江湖水生鴻雁來。請公作詩寄父老。往和萬壑松風哀。

西山詩和者三十餘人再用前韻爲謝

朱顏發過如春醕。胸中梨棗初未栽。丹砂未易掃白髮。赤松卻欲參黃梅。寒溪本自遠公社。白蓮翠竹依崔嵬。當時石泉照金像。神光夜發如五臺。飲泉鑿面得真意。坐視萬物皆浮埃。欲收暮景返田里。遠泝江水窮離堆。還朝豈獨羞老病。自歎才盡傾空壘。諸公渠渠若夏屋。吞吐風月清隅隈。我如廢井久不食。古甃缺落生陰苔。數詩往復相感發。汲新除舊寒光開。遙知二月春江闊。雲浪倒卷雲峯摧。石中無聲水亦靜。云何解轉空山雷。欲就諸公評此語。要識憂喜何從來。願求南宗一勺水。往與屈賈湔餘哀。章應物詩云水性本云靜。石中固無聲。如何兩相激。雷轉空山驚。

送楊孟容

我家峨眉陰。與子同一邦。相望六十里。共飲玻璃江。江山不違人。遍滿千家窗。但苦窗中人。寸心不自降。子歸治小國。洪鐘噓微撞。我留侍玉坐。弱步敬豐扛。後生多高才。名與黃童雙。不肯入州府。故人餘老龐。慇懃與問訊。愛惜霜眉厖。何以待我歸。寒醅發春缸。

見子由與孔常父唱和詩。輒次其韻。余昔在館中。同舍出入輒相聚。飲酒賦詩。近歲不復講。故終

篇及之庶幾諸公稍復其舊亦太平盛事也

君先魯東家門戶照千古文章固應爾須鬢餘似處雖非蒙供狀尚有歷國苦誦書口瀾翻布穀雜杜宇十年困奔走懶沐飽風雨吾道其非耶野處豈兕虎灞陵閑老將柏直口尙乳自君兄弟還鼎立知有補蓬山者舊散故事誰刪去來迎馮翊傳出餞會稽組吾猶及前輩詩酒盛冊府願君唱此風揚鱗斯杜舉

趙令晏崔白大圖幅徑三丈

扶桑大壘如甕盎天女織綃雲漢上往來不遣鳳啣梭誰能鼓臂投三丈人間刀尺不敢裁丹青付與濠梁崔風蒲半折寒鴈起竹間的鱗橫江梅畫堂粉壁翻雲幕十里江天無處着好臥元龍百尺樓笑看江水拍天流

次韻張昌言給事省宿

馮顛久已歇殘雪戎眼何曾眩落暉朔野按行猶雀躍東臺瞑坐覺烏飛道家有烏飛入兔宮之說漫誇年少容吾在樂天詩云猶有誇張少年處笑呼張丈喚殷兄若鬪樽前舉世稀待向崧陽求水竹一犁煙雨伴公歸

和三舍人省上三月二十九日作明日駕幸景靈宮

紛紛榮瘁何能久雲雨從來翻覆手恍如一夢墮枕中卻見三賢起江右曾子開劉貢父孔經父皆江西人嗟君妙質皆瑚璉顧我虛名但箕斗明朝冠蓋蔚相望共扈翠輦朝宣光武皇已老白雲鄉正與羣帝驂龍翔獨留杞梓扶明堂

送錢承制赴廣西路分都監

當年我作表忠碑。坐覺江山氣未衰。舞鳳尙從天目下。收駒時有渥洼姿。據床到處堪吹笛。橫槩何人解賦詩。知是丹霞破佛手。先聲應已懾羣夷。廣西僧寺頃有佛勸之異。錢君碎而投之江中。

次韻曾子開從駕二首

街槐綠闇雨初勻。瑞霧香風滿後塵。清廟幸同觀濟濟。豐年喜復接陳陳。雍容已歷天庖賜。俯伏初嘗貢茗新。輦路歸來聞好語。共驚堯顙類高辛。

入仗魂驚槐草萊。一聲清蹕九門開。暉暉日傍金輿轉。習習風從玉宇來。流落生還真一芥。周章危立近三槐。學士班近執政。道傍儻有山中舊。問我收身早晚回。

再和

眼花錯莫鬢霜勻。病馬羸驕只自塵。奉引拾遺叨侍從。思歸少傅羨朱陳。衰年壯觀空驚目。嶮韻清詩苦鬪新。最後數篇君莫厭。擣殘椒桂有餘辛。

憶觀滄海過東萊。日照三山迤邐開。挂觀飛樓凌霧起。仙幢寶蓋拂天來。不聞宮漏催晨箭。但覺簷陰轉古槐。供奉清班非老處。會稽何日乞方回。時方開會稽守。

次韻劉貢父省上

密雲今日破郊西。疎雨脩脩未作泥。要及清閑同笑語。行看衰病費扶攜。花前白酒傾雲液。戶外青驄響月題。不用臨風苦揮淚。君家自與竹林齊。貢父詩中有不及與其兄原父同時之歎。然其兄子仲馮今爲

赴居舍人。

再和

當年曹守我膠西。共厭舖糟與汨泥。自古赤丸成習俗。因公黃犢免提攜。生還各有青山興。病起猶能小字題。莫怪歌吁數相和。曾將獄市寄全齊。買父爲曹州盜賊。皆奔秦境。蓋嘗有詩云。從來晉盜稍奔秦。

送顧子敦奉使河朔

我友顧子敦。軀膽兩俊偉。便便十圍腹。不但貯書史。容君數百人。一笑萬事已。十年臥江海。了不見愠喜。磨刀向豬羊。醜酒會鄰里。歸來如一夢。豐頰愈茂美。平生批敕手。濃墨寫黃紙。會當勒燕然。廊廟登劍履。翻然向河朔。坐念東郡水。河來屹不去。如尊乃勇耳。

次韻子由送家退翁知懷安軍

吾州同年友。粲若琴上星。當時功名意。豈止拾紫青。事既與願違。天或不假齡。今如圖中鶴。俛仰在一庭。吾州同年友十三人。今存者六人而已。故有琴上星。圖中鶴之語。西南正春早。廢沼黏枯萍。翩然一麾去。想見靈雨零。我無謫仙句。待詔沉香亭。空騎內廐馬。天仗隨雲駢。竟無絲毫補。眷焉誰汝令。永懷舊山叟。憑君寄丁寧。

諸公餞子敦軾以病不往復次前韻

君爲江南英。面作河朔偉。人間一好漢。誰似張長史。上書苦留君。言拙輒報已。置之勿復道。出處俱可喜。攀輿共六尺。食肉飛萬里。誰言遠近殊。等是朝廷美。遙知送別處。醉墨爭淋紙。我以病杜門。商頌空振履。

後會知何日。一歡如覆水。善保千金軀。前言戲之耳。

和張昌言喜雨

二聖憂懃忘寢食。百神奔走會風雲。禁林夜直鳴江瀨。清洛朝回起穀紋。夢覺酒醒聞好句。帳空簾冷發餘薰。秋涼定有豐年喜。剩作新詩準備君。

次韻劉貢父西省種竹

要知西掖承平事。記取劉郎種竹初。舊德終呼名字外。後生誰續笑談餘。昔李公擇種竹館中。戲語同舍。後人指此竹必云。李文正手植。貢父笑曰。文正不獨繫筆。亦知種竹耶。時有筆工李文正。成陰障日行當見。取筍供庖計已疎。白首林間望天上。平安時報故人書。李衛公北都童子寺竹。寺僧日報平安。

偶與客飲孔常父見訪方設席延請忽上馬馳去已而有詩戲用其韻答之

揚雄他文不皆奇。獨稱觀餅居井眉。酒客法士兩小兒。陳遵張竦曾何知。主人有酒君獨辭。蟹螯何不左手持。豈復見吾橫氣機。遣人追君君絕馳。盡力去花君自癡。醍醐與酒同一卮。請君更問文殊師。

次韻子由書李伯時所藏韓幹馬

潭潭古屋雲幕垂。省中文書如亂絲。忽見伯時畫天馬。朔風胡沙生落錐。天馬西來從西極。勢與落日爭分馳。龍膺豹股頭八尺。奮迅不受人間羈。元狩虎脊聊可友。開元玉花何足奇。伯時有道真吏隱。飲啄不羨山梁雌。丹青弄筆聊爾耳。意在萬里誰知之。幹惟畫肉不畫骨。而况失實空餘皮。煩君巧說腹中事。妙語欲遣黃泉知。君不見韓生自言無所學。廐馬萬匹皆吾師。

次韻劉貢父獨直省中

明窗畏日曉先曠。高柳鳴蜩午更喧。筆老新詩疑有物。心空客疾本無根。隔牆我亦眠風榻。上馬君先瑣月軒。共喜早歸三伏近。解衣盤礴亦君恩。

賦以去歲春夏侍立邇英而秋冬之交子由相繼入侍次韻絕句四首各述所懷

瞳瞳日脚曉猶清。細細槐花暖自零。坐閱諸公半廊廟。時看黃色起天庭。僕射呂公門下。韓公左丞。劉公皆自講席大用。

上尊初破早朝寒。茗盃仍沾講舌乾。陛楯諸郎空雨立。故應慚悔不儒冠。
兩鶴摧頽病不言。年來相繼亦乘軒。誤聞九奏聊飛舞。可得裴回爲啄吞。

微生偶脫風波地。晚歲猶存鐵石心。定似香山老居士。世緣終淺道根深。樂天自江州司馬。除忠州刺史。旋以主客郎中知制誥。遂拜中書舍人。賦雖不敢自比。然謫居黃州。起知文登。召爲儀曹。遂忝侍從。出處老少。大略相似。庶幾復享此翁晚節閑適之樂焉。

送宋朝散知彭州迎侍二親

東來誰迎使君車。知是丈人屋上烏。丈人今年二毛初。登樓上馬不用扶。使君負弩爲前驅。蜀人不復談相如。老幼化服一事無。有鞭不施安用蒲。春波如天漲平湖。鞞紅照坐香生膚。笄韞上壽白玉壺。公堂登歌鳳將雛。諸孫懽笑爭挽須。蜀人畫作西湖圖。

郭熙畫秋山平遠文潞公爲跋尾

玉堂晝掩春日閑。中有郭熙畫春山。鳴鳩乳燕初睡起。白波青嶂非人間。雖雖短幅開平遠。漠漠疎林寄秋晚。恰似江南送客時。中流回頭望雲巘。伊川佚老鬢如霜。臥看秋山思洛陽。爲君紙尾作行草。爛如嵩洛浮秋光。我從公遊如一日。不覺青山映黃髮。爲畫龍門八節灘。待向伊川買泉石。

次韻張昌言喜雨

千里黃流失故居。年來赤地到青徐。遙聞爭誦十行語。無異親巡六尺輿。精貫天人一言足。雲興嶽瀆萬靈趨。愛君誰似元和老。賀雨詩成卽諫書。

書晁補之所藏與可畫竹三首

與可畫竹時。見竹不見人。豈獨不見人。嗒然遺其身。其身與竹化。無窮出清新。莊周世無有。誰知此疑神。若人今已無。此竹寧復有。那將春蚓筆。畫作風中柳。君看斷崖上。瘦節蛟蛇走。何時此霜竿。復入江湖手。晁子拙生事。舉家聞食粥。朝來又絕倒。諛墓得霜竹。可憐先生槃。朝日照苜蓿。吾詩固云爾。可使食無肉。吾舊詩云。可使食無肉。不可居無竹。

戲用晁補之韻

昔我嘗陪醉翁醉。今君但吟詩老詩。清詩咀嚼那得飲。瘦竹瀟洒令人飢。試問鳳凰飢食竹。何如駑馬肥首宿。知君忍飢空誦詩。口頰瀾翻如布穀。

書皇親畫扇

十年江海寄浮沈。夢遶江南黃葦林。誰謂風流貴公子。筆端還有五湖心。

書李世南所畫秋景

野木參差落漲痕。疎林欹倒出霜根。扁舟一棹歸何處。家在江南黃葉村。
人間斤斧日創夷。誰見龍蛇百尺姿。不是溪山曾獨往。何人解作掛猿枝。

書鄢陵王主簿所畫折枝二首

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賦詩必此詩。定非知詩人。詩畫本一律。天工與清新。邊鸞雀寫生。趙昌花傳神。
何如此兩幅。疎澹含精勻。誰言一點紅。解寄無邊春。
瘦竹如幽人。幽花如處女。低昂枝上雀。搖蕩花間雨。雙翎決將起。衆葉紛自舉。可憐採花蜂。清蜜寄兩股。
若人富天巧。春色入毫楮。懸知君能詩。寄聲求妙語。

昨見韓丞相言王定國今日玉堂獨坐有懷其人

晝臥玉堂上。微風舉輕紈。銅餅下碧井。百尺鳴飛瀾。俛仰清夢餘。愛此一掬寒。似予平生友。苦語涼肺肝。
秀眉玉兩頰。矯矯如翔鸞。置之江淮交。清詩洗江湍。紅鱗對白酒。信美非所安。丞相功業成。還家酒盃寬。
人間有此客。折簡呼不難。相將扣東閣。起舞盡餘歡。

和張耒高麗松扇

可憐堂堂十八公。老死不入明光宮。萬牛不來難自獻。裁作團團手中扇。屈身蒙垢君一洗。挂名君家詩
集裏。猶勝漢宮悲婕妤。網蟲不見乘鸞子。

故李承之待制六丈挽詞

青青一寸松。中有梁棟姿。天驥墮地走。萬里端可期。世無阿房宮。可建五丈旗。又無穆天子。西征燕瑤池。材大古難用。老死亦其宜。丈夫恐不免。豈患莫已知。公如松與驥。少小稱偉奇。俯仰自廊廟。笑談無羌夷。清朝竟不用。白首仍憂時。願斬橫行將。請烹乾沒兒。言雖不見省。坐折姦雄窺。嗟我去公久。江湖生白髭。歸來耆舊盡。零落存者誰。比公楛中散。龍性不可羈。疑公李北海。慷慨多雄詞。淒涼五君詠。沉痛八哀詩。邪正久乃明。人今屬公思。九原不可傳。千古有餘怨。

次韻孔常父送張天覺河東提刑

送君應典鸛鶴裘。憑仗千鍾洗別愁。脫帽風流餘長史。君喜草書而不工。故以此爲戲。埋輪家世本留侯。張綱子房。七世孫也。號爲武陽人。墓在今彭山。君豈其後耶。子河駿馬方爭出。麟府馬出子河。泌。昭義疲兵亦少休。唐稱昭義步兵。蓋澤潞弓箭手。定向秋山得嘉句。故關黃葉滿行輈。

送張天覺得山字

西登太行嶺。北望清涼山。晴空浮五髻。曖藹卿雲間。餘光入巖石。神草出芽管。何人相指似。稍稍落入寰。能念墜指兒。虬髯苗冰顏。祝君如此草。爲民已痼癩。我亦老且病。眼花腰脚頑。念當勤致此。莫作河東慳。

次韻王定國倅揚州

此身江海寄天遊。一落紅塵不復收。未許相如還蜀道。空教何遜在揚州。又驚白酒催黃菊。尙喜朱顏映黑頭。火急箸書千古事。虞卿應未厭窮愁。

詩八十八首

贈李道士并敘

駕部員外郎李君宗固。景祐中良吏也。守漢州。有道士尹可元。精練善畫。以遺火得罪當死。君緩其獄。會赦獲免。時可元年八十一。自誓且死。必爲李氏子以報。可元既死二十餘年。而君子世昌之婦。夢可元入其室。生子曰得柔。小名蜀孫。幼而善畫。既長。讀莊老喜之。遂爲道士。賜號妙應。事母以孝謹聞。其寫真蓋妙絕一時云。

世人只數曹將軍。誰知虎頭非癡人。腰間大羽何足道。頰上三毛自有神。平生狎侮諸公子。戲著幼輿巖石裏。故教世世作黃冠。布襪青鞋弄雲水。千年鼻祖守關門。一念還爲李耳孫。香火舊緣何日盡。丹青餘習至今存。五十年初過二衰。顏記我今如此。他時要指集賢人。知是香山老居士。

次韻張舜民自御史出倅虢州留別

玉堂給札氣如雲。初喜湘纍復佩銀。樊口淒涼已陳迹。昔與張同游武昌。樊口來詩中及之。班心突兀見長身。臺吏謂御史立處爲班心。江湖前日眞成夢。鄠杜他年恐卜鄰。此去若容陪坐嘯。故應客主盡詩人。

次韻米黻二王書跋尾二首

三館曝書防蠹毀。得見來禽與青李。秋蛇春蚓久相雜。野鶩家雞定誰美。玉函金籀天上來。紫衣敕使親臨啓。紛綸過眼未易識。磊落挂壁空雲委。歸來妙意獨追求。坐想蓬山二十秋。怪君何處得此本。上有桓玄寒具油。巧偷豪奪古來有。一笑誰似癡虎頭。君不見長安永寧里。王家破垣誰復修。

元章作書日千紙。平生自苦誰與美。書地爲餅未必似。要令癡兒出饑水。錦囊玉軸來無趾。粲然奪眞疑聖智。忍飢看書淚如洗。至今魯公餘乞米。

次韻宋肇惠澄心紙二首

詩老囊空一不留。百番曾作百金收。永叔以澄心百幅遺聖俞。聖俞有詩。知君也厭雕肝腎。分我江南數斛愁。

君家家學陋相如。宜與諸儒論石渠。古紙無多更分我。自應給札奏新書。

郭熙秋山平遠二首

目盡孤鴻落照邊。遙知風雨不同川。此間有句無人見。送與襄陽孟浩然。木落騷人已怨秋。不堪平遠發詩愁。要看萬壑爭流處。他日終煩顧虎頭。

送歐陽辯監澶州酒

汗血駕鼓車。何從致千里。紛紛糟麴間。欲試賢公子。君家江南英。濯足滄浪水。竭渡奮黃河。漲沙埋馬耳。由來付造物。倚伏何窮已。當念楚子文。三仕無愠喜。

九月十五日。邇英講論語終篇。賜執政講讀史官燕于東宮。又遣中使就賜御書詩各一首。臣賦得紫薇花絕句。其詞云。絲綸閣下文書靜。鐘鼓樓中刻漏長。獨坐黃昏誰是伴。紫薇花對紫薇郎。翌日各以表謝。又進詩一篇。臣賦詩云。

繡裳畫袞雲垂地。不作成王翦桐戲。日高黃轍下西清。風動槐龍舞交翠。邇英閣前有雙槐。櫻枝屬地如

龍形壁中蠹簡。今千年。漆書蝌蚪光射天。諸儒不復憂吻燥。東宮賜酒如流泉。酒酣復拜千金賜。一紙驚鸞回鳳字。蒼顏白髮便生光。袖有驪珠三十四。臣所賜詩并題目及臣姓名凡三十四字。歸來車馬已喧闐。爭看銀鉤墨色鮮。人間一日傳萬口。喜見雲章第一篇。上前此未嘗以御書賜羣臣。玉堂畫掩文書靜。鈴索不搖鐘漏永。莫言弄筆數行書。須信時平由主聖。犬羊散盡沙漠空。捷烽夜到甘泉宮。似聞指麾築上郡。已覺談笑無西戎。時熙河新獲鬼章。是日涇原復奏夏賊數十萬人皆遁去。文思天子師文母。終閉玉關辭馬武。小臣願對紫薇花。試草尺書招贊普。謹按唐制翰林學士帶知制誥許綬中書舍人班。今臣以知制誥待罪禁林。故得以紫薇爲故事。

和王晉卿并敘

駙馬都尉王誥晉卿。功臣全彬之後也。元豐二年。予得罪貶黃岡。而晉卿亦坐累遠謫。不相聞者七年。呼既召用。晉卿亦還朝。相見殿門外。感歎之餘。作詩相屬。託物悲慨。阨窮而不怨。泰而不驕。憐其貴公子。有志如此。故次其韻。

先生飲東坡。獨舞無所屬。當時挹明月。對影三人足。醉眠草棘間。蟲虺莫予毒。醒來送歸鴈。一寄千里目。悵焉懷公子。旅食久不玉。欲書加餐字。遠託西飛鵠。謂言相濡沫。未足救溝瀆。吾生如寄耳。何者爲禍福。不如兩相忘。昨夢那可逐。上書得自便。歸老湖山曲。躬耕二頃田。自種十年木。豈知垂老眼。卻對金蓮燭。公子亦生還。仍分刺史竹。賢愚有定分。尊俎守尸祝。文章何足云。執技等醫卜。朝廷方西顧。羌虜驕未伏。遙知重陽酒。白羽落黃菊。羨君眞將家。浮面氣可掬。哀天網語實軌。君語則赤氣浮面。爲將勿多殺人。何

當請長纓一戰河湟復。

謝王澤州寄長松兼簡張天覺二首

莫道長松浪得名。能教覆額兩眉青。便將徑寸同千尺。知有奇功似伏苓。

憑君說與埋輪使。速寄長松作解嘲。送張天覺詩。有埋輪及河東慳之語。無復青黏和漆葉。枉將鍾乳敵仙茅。

次韻劉貢父所和韓康公憶持國二首

夢覺真同鹿覆蕉。相君脫屣自參寥。顏紅底事髮先白。室邇何妨人自遙。狂似次公應未怪。醉推東閣不須招。援毫欲作衣冠表。盛事終當繼八蕭。唐蕭氏自瑀及遵八宰相。

閉戶端居念獨深。小軒朱檻憶同臨。燎須誰識英公意。英公爲其姊作粥。燎須曰。吾與姊皆老矣。能幾進。嘲黃髮聊知子建心。子建與楚王彪別詩云。王其愛玉體。共享黃髮期。已託西風傳絕唱。且邀明月伴孤斟。他年內集應呼我。下客先判平醉墮簪。

次韻劉貢父叔姪扈駕

玉堂孤坐不勝清。長羨枚鄒接長卿。只許隔牆聞置酒。時因議事得聯名。機雲似我多遺俗。廣受如君不治生。共託屬車塵土後。鈞天一餉夢中榮。

次韻韓康公置酒見留

庭下黃花一醉同。重來雪嶽已穹窿。不應屢費譏安石。但使毋多酌次公。鍾乳金斂人似玉。鷓鴣絃鐵轍坐

生風少卿尚有車茵在。頗覺寬容勝弱翁。

次韻王都尉偶得耳疾

君知六鑿皆爲贅。我有一言能決疣。病客巧聞牀下蟻。癡人強覩棘端猴。聰明不在根塵裏。藥餌空爲婢僕憂。但試周郎看鬢否。曲音小誤已回頭。

送喬全寄賀君六首并敘

舊聞靖長官。賀水部。皆唐宋五代人。得道不死。章聖皇帝東封。有謁於道左者。其謁云。晉水部員外郎。賀元再拜而去。上不知也。已而閱謁。見之大驚。物色求之。不可得。天聖初。又使其弟子喻澄者。詣闕進佛道像。直數千萬張。公安道與澄遊。異得其事。又有喬全者。少得大風疾。幾死。賀使學道。今年八十。益壯盛。人無復見賀者。而全數見之。元祐二年十二月。全來京師。十許日。予留之。不可曰。賀以上元期。我於蒙山。又曰。吾師嘗遊密州。識君於常山道上。意若喜君者。作是詩以送之。且作五絕句以寄賀。

君年二十美且都。初得惡疾墮眉須。紅顏白髮驚妻孥。覽鏡自嫌欲棄軀。結茅窮山啖松腴。路逢逃秦博士盧。方瞳照野清而臞。再拜未起頰一呼。覺知此身了非吾。爛然蓮花出泥塗。隨師東遊渡濰却。濰却。密州二水名。山頭見我兩輪朱。豈知仙人混屠沽。爾來八十胸垂胡。上山如飛瞋人扶。東歸有約不敢渝。新年當參老仙儒。秋風西來下雙鳧。得棗如瓜分我無。

生長兵間早脫身。晚爲元祐太平人。不驚渤嶰桑田變。來看龜蒙漏澤春。曾謁東封玉輅塵。幅巾短褐亦逡巡。行宮夜奏空名姓。悵望雲霞繹緲人。

垂老區區豈爲身。微言一發重千鈞。始知不見高皇帝。正是商山四老人。
舊聞父老晉郎官。已作飛騰變化看。聞道東蒙有居處。願供薪水看燒丹。
千古風流賀季真。最憐嗜酒謫仙人。狂吟醉舞知無益。粟飯藜羹問養神。

送家安國教授歸成都

別君二十載。坐失兩鬢青。吾道雖艱難。斯文終典刑。屢作退飛鷁。羞看乾死螢。
一落戎馬間。五見霜葉零。夜談空說劍。春夢猶橫經。新科復舊貫。童子方乞靈。須煩凌雲手。
去作入蜀星。蒼苔高殿室。古柏文翁庭。初聞編簡香。始覺鋒鏑腥。峨峨有雛鳳。
梧竹養脩翎。嗚呼應澗律。飛舞集虞廷。吾儕便歸老。亦足慰餘齡。

和子由除夜元日省宿致齋三首

江湖流落豈關天。禁省相望亦偶然。等是新年未相見。此身應坐不歸田。
白髮蒼顏五十三。家人強遣試春衫。朝回兩袖天香滿。頭上銀幡笑阿咸。
當年踏月走東風。坐看春闈鎖醉翁。白髮門生幾人在。卻將新句調兒童。

次韻答張天覺二首

車輕馬穩轡銜堅。但有蚊蟲喜撲緣。截斷口前君莫怪。人間差樂勝巢仙。
馭風騎氣我何勞。且要長松作土毛。亦如訶佛丹霞老。卻向清涼禮白毫。

次韻黃魯直畫馬試院中作

少年鞍馬勤遠行。臥聞齧草風雨聲。見此忽思短策橫。十年髀肉磨欲透。
那更陪君作詩瘦。不如莘魁歸

飯豆門前欲嘶御史驄。詔恩三日休老翁。羨君懷中雙橘紅。黃有老母。

余與李鷹方叔相知久矣。領貢舉事而李不得第。愧甚。作詩送之。

與君相從非一日。筆勢翩翩疑可識。平時謾說古戰場。過眼終迷日五色。我慚不出君大笑。行止皆天子何責。青袍白紵五千人。知子無怨亦無德。買羊沽酒謝玉川。爲我醉倒春風前。歸家但草凌雲賦。我相夫子非耀仙。

和王晉卿送梅花次韻

東坡先生未歸時。自種來禽與青李。五年不踏江頭路。夢逐東風泛蘋芷。江梅山杏爲誰容。獨笑依依隨野水。此間風物君未識。花浪翻天雪相激。明年我復在江湖。知君對花三嘆息。

和宋肇遊西池次韻

漢皇慈儉不開邊。尙教千艘下瀨船。貪看鱗鱗飛鬪艦。不知最屬舞鈞天。故山西望三千里。往事回思二十年。自笑區區足官府。不如公子散神仙。

書艾宜畫四首

竹鶴

此君何處不相宜。況有能言老令威。誰識長身古君子。猶將緇布綠深衣。

黃精鹿

太華西南第幾峯。落花流水自重重。幽人只取黃精去。不見春山鹿養茸。

杏花白鷗

天工翦刻爲誰妍。袍藥游蜂自作團。把酒惜春都是夢。不如閑客此閑看。

蓮龜

半脫蓮房露壓欹。綠荷深處有游龜。只應翡翠蘭苔上。獨見玄夫曝日時。

僕領貢舉未出錢。穆父雪中作詩見。及三月二十日同游金明池。始見其詩。次韻爲答。

雪知我出已全消。花待君來未敢飄。行避門生時小飲。忽逢騎吏有嘉招。魚龍絕技來千里。斑白遺民數四朝。知有黃公酒壚在。蒼顏華髮自相遙。

次韻子由五月一日同轉對

跪奉新書笏在腰。談王正欲伴耕樵。晉陽豈爲一門事。唐高祖謂溫大推兄弟云。我起義晉陽。止爲卿一門耳。宣政聊同五月初。正元中詔曰。自今後五月一日。御宣政殿與文武百僚相見。憂患半生聯出處。歸休上策早招要。後生可畏吾衰矣。刀筆從來錯料堯。

韓康公挽詞三首

故國非喬木。與王有世臣。嗟予後死者。猶及老成人。德業經文武。風流表縉紳。空餘行樂地。處處泣遺民。再世忠清德。三朝翼贊勳。功成不歸國。就訪敢忘君。舊學嚴詩律。餘威靖塞氛。何當繼韓弈。故吏總能文。西第開東閣。初筵點後塵。笙歌邀白髮。燈火樂青春。扶路三更罷。回頭一夢新。賦詩猶墨溼。把卷獨沾巾。

怕石圖詩并敘

陳公弼家藏柏石圖。其子繼季常傳寶之。東坡居士作詩以爲之銘。

柏生兩石間。天命本如此。雖云生之艱。與石相終始。韓子俯仰人。但愛平地美。土膏雜糞壤。成壤幾何耳。君看此槎牙。豈有可移理。蒼龍轉玉骨。黑虎抱金柅。畫師亦可人。使我毛髮起。當年落筆意。正欲譏韓子。

慶源宣義王丈以累舉得官爲洪雅主簿。雅州戶掾。遇吏民如家人。人安樂之。既謝事。居眉之青神瑞草橋。放懷自得。有書來求紅帶。旣以遺之。且作詩爲戲。請黃魯直學士。秦少游賢良各爲賦。

一首爲老人光華

青衫半作霜葉枯。遇民如兒吏如奴。吏民莫作官長看。我是識字耕田夫。妻啼兒號刺史怒。時有野人來挽須。拂衣自注下下考。芋魁飯豆吾豈無。歸來瑞草橋邊路。獨游遠佩平生壺。慈母巖前自喚渡。青衣江上人爭扶。今年蠶市數州集。中有遺民懷袴襦。邑中之黔相指似。白髯紅帶老不癯。我欲西歸卜鄰舍。隔牆拊掌容歌呼。不學山王乘駟馬。回頭空指黃公壚。

次許冲元韻送成都高士敦鈴轄

移中老監本虛名。懶作燕山萬里行。金真高君奉使契丹辭免不行。坐看飛鴻迎使節。歸來駿馬換傾城。高才本不緣動閥。餘力還思治蜀兵。西望雪山烽火盡。不妨樽酒寄平生。

次前韻送程六表弟

君家兄弟真連壁。門十朱輪家萬石。竹使猶分刺史符。尚方行賜尙書烏。前年持節發倉廩。到處賣刀收鬻粟。歸來閉口不論功。卻是渡江誰復惜。君才不用如澗松。我老得全猶社稷。青衫莫厭百僚底。白首上

有千薪積。憶昔江湖一釣舟。無數雲山供點筆。未應便障西風扇。只恐先移北山檝。憑君寄謝江南叟。念我空見長安日。浮江沔蜀有成言。江水在此吾不食。

和王晉卿題李伯時畫馬

督郵有良馬。不爲君所奇。願收紙上影。駿骨何由歸。一朝見繁策。蟻封驚肉飛。豈惟馬不遇。人已半生癡。送錢穆父出守越州絕句二首

簿書常苦百憂集。樽酒今應一笑開。京兆從教思廣漢。會稽聊喜得方回。若耶溪水雲門寺。賀監荷花空自開。我恨今猶在泥滓。勸君莫棹酒船回。

戲書李伯時畫御馬好頭赤

山西戰馬飢無肉。夜嚼長稽如嚼竹。蹏間三丈是徐行。不信天山有坑谷。豈如廐馬好頭赤。立仗歸來臥斜日。莫教優孟卜葬地。厚衣薪櫃入銅歷。

送程七表弟知泗州

江湖不在眼。塵土坐滿顏。繫舟清洛尾。初見淮南山。淮山相媚好。曉鏡開煙鬟。持此娛使君。一笑簿領閒。使君如天馬。朝燕莫荆蠻。時無王良手。空老十二閑。聊當出毫末。化服狡與頑。勿謂無人知。古佛臨清灣。赤子視萬類。流萍閱人寰。但使可此人。餘事真茆菅。

送曹輔赴閩漕

曹子本儒俠。筆勢翻濤瀾。往來戎馬間。邊風裂儒冠。詩成橫槊裏。楮墨何曾乾。一旦事遠遊。紅塵隔巖灘。

平生羊炙口。並海搜鹹酸。一從荔枝飲。豈念首蓂榮。我亦江海人。市朝非所安。常恐青霞志。坐隨白髮闌。淵明賦歸去。談笑便解官。今我何爲者。索身良獨難。憑君問清淮。秋水今幾竿。我舟何時發。霜露日已寒。

次韻王郎子立風雨有感

百年一俯仰。寒暑相主客。稍增裘褐氣。已覺團扇厄。不須計榮辱。此喪彼有獲。我琴終不敗。無擾故無釋。後生不自牧。呻吟空挾策。擢苗不待長。賣菜苦求益。此郎獨靜退。門外無行迹。但恐陶淵明。每爲飢所迫。淒風弄衣結。小雪穿門席。願君付一笑。造物亦戲劇。朝來賦雲夢。筆落風雨疾。爲君裁春衫。高會開桂籍。次韻黃魯直嘲小德小德魯直子其母微故其詩云解著潛夫論不妨無外家

進饌客爭起。小兒那可涯。莫欺東方星。三五自橫斜。名駒已汗血。老蛙空泥沙。但使伯仁長。還與絡秀家。書林次中所得李伯時歸去來陽關二圖後二首

不見何戡唱渭城。舊人空數米嘉榮。龍眠獨識慙處。畫出陽關意外聲。兩本新圖寶墨香。樽前獨唱小秦王。爲君翻作歸來引。不學陽關空斷腸。

送蹇道士歸廬山

物之有知蓋恃息。孰居無事使出入。心無天遊室。不空六鑿相攘婦。爭席法師逃人入廬山。山中無人自往還。往者一空還者失。此身正在無遠間。緜緜不絕微風裏。內外丹成一彈指。人間俯仰三千秋。騎鶴歸來與子游。

臥病逾月請郡不許復直玉堂十一月一日鑠院是日苦寒詔賜官燭法酒書呈同院

微霰疎疎點玉堂。詞頭夜下攬衣忙。分光御燭星辰爛。拜賜官壺雨露香。醉眼有花書字大。老人無睡漏聲長。何時卻逐桑榆暖。社酒寒燈樂未央。

送周朝議守漢州

茶爲西南病。氓俗記二李。杞與種也。何人折其鋒。矯矯六君子。思道與姪正孺。張永徽。吳醇翁。呂元鈞。宋文輔也。君家尤出力。流落初坐此。謂當收桑榆。華髮看劍履。胡爲犯風雪。歲晚行未已。念歸誠得計。願自爲謀耳。吾聞江漢間。瘡痍有未起。莫輕龔遂老。君王付尺箠。召還當有詔。挽袖謝鄰里。猶堪作水衡。供張園林美。

木山井銘

吾先君子嘗蓄木山三峯。且爲之記與詩。詩人梅二丈聖俞見而賦之。今三十年矣。而猶子千乘。又得五峯。益奇。因次聖俞韻。使并刻之其側。

聖俞詩

空山枯楠大蔽牛。霹靂夜落魚鼈洲。魚鼈水射幾千秋。盡飢爛隨沙蕩流。惟存堅骨蛟龍餓。形倖三山中。雄曾左右兩峯相挾翼。尊奉君長無慢尤。蘇夫子見之驚且喜。買於谿叟憑貂裘。因嗟大不爲梁棟。又歎殘不爲薪樵。雨侵薜蘿得石瘦。宜與夫子歸隱丘。

次韻

木生不願回萬牛。願終天年卜沙洲。時來幸逢河伯秋。掀然見怪推不流。蓬婆雪傾巧雕鏤。蟄蟲行蟻爲

豪會阿咸大膽忽持去。河伯好事不汝尤。城中古沼浸坤軸。一林瘦竹吾菟裘。二頃良田不難買。三年禮木行可標。曾將白髮對蒼巘。魯人不厭東家丘。

送千乘千能兩姪還鄉

治生不求富。讀書不求官。譬如飲不醉。陶然有餘歡。君看龐德公。白首終泥蟠。豈無子孫念。顧獨遺以安。鹿門上冢回。牀下拜龍鸞。躬耕竟不起。耆舊節獨完。念汝少多難。冰雪落綺紈。五子如一人。奉養真色難。烹雞獨餽母。自饗苜蓿盤。口腹恐累人。寧我食無肝。西來四千里。敝袍不言寒。秀眉似我兄。亦復心閑寬。忽然捨我去。歲晚留餘酸。我豈軒冕人。青雲意先闌。汝歸蒔松菊。環以青琅玕。禮陰三年成。可以挂我冠。清江入城郭。小圃生微瀾。相從結茆舍。曝背談金鑾。

送周正孺知東川

得郡書生榮。還家昔人重。而況東西川。千騎許上冢。里門下車入。父老自驚聳。端如何武賢。不事長卿寵。清時養材傑。杞梓方培擁。未應遺合抱。取用及把拱。如君尙出塵。顧我宜耕壟。告歸謝先手。求去悔不勇。豐云慕廉退。實自知衰冗。爲君掃棠陰。畫像或相踵。蜀中太守無不畫像者。

題李伯時畫趙景仁琴鶴圖二首

清獻先生無一錢。故應琴鶴是家傳。誰知默鼓無絃曲。時向珠宮舞幻仙。醜石寒松未易親。聊將短曲調長人。乘軒故自非明眼。終日傲傲舞爨薪。

次前韻再送周正孺

東川得望郎。坐與西爭重。高風傾石室。舊學鄙文冢。蜀人安使君。所至野不聳。竹馬迎細侯。大錢送劉寵。遙知句谿路。老穉相扶擁。看畫古叢祠。百怪朝幽拱。牛頭與兜率。雲木蔚堆壘。醉鄉追舊游。筆陣賈餘勇。聊將詩酒樂。一掃簿書冗。西風吹好句。珠玉本無踵。劉說文冢銘在梓州。

書王定國所藏煙江疊嶂圖王晉卿畫

江上愁心千疊山。浮空積翠如雲煙。山耶雲耶遠莫知。煙空雲散山依然。但見兩崖蒼蒼暗絕谷。中有百道飛來泉。縈林絡石隱復見。下赴谷口爲奔川。川平山開林麓斷。小橋野店依山前。行人稍度喬木外。漁舟一葉江吞天。使君何從得此本。點綴毫末分清妍。不知人間何處有此境。徑欲往買二頃田。君不見武昌樊口幽絕處。東坡先生留五年。春風搖江天漠漠。暮雲捲雨山娟娟。丹楓翻鴉伴水宿。長松落雪驚醉眠。桃花流水在。人世武陵豈必皆神仙。江山清空我塵土。雖有去路尋無緣。還君此畫三歎息。山中故人應有招我歸來篇。

次韻王定國會飲清虛堂

何遜揚州又幾年。官梅詩興故依然。何人可復問季孟。與子不妨中聖賢。卜築君方淮上郡。歸心我已劍南川。此身正似蠶將老。更盡春光一再眠。

與龍節侍宴前一日微雪與子由同訪王定國小飲清虛堂定國出數詩皆佳而五言尤奇子由又言昔與孫巨源同過定國感念存沒悲歎久之夜歸稍醒各賦一篇明日朝中以示定國也

天風浙浙飛玉沙。詔恩歸沐休早衙。遙知清虛堂裏雪。正是簷菊林中花。出門自笑無所詣。呼酒持勸惟

君家踏冰凌。兢戰疲馬。扣門剝啄。驚寒鴉。羨君五字入詩律。欲與六出爭天葩。頭風已倩。撒手愈。背癢恰得仙爪爬。銀餅瀉油浮蟻酒。紫盃舖粟盤龍茶。幅巾起作。鷓鴣舞。疊鼓誰。謔漁陽。搗九衢。燈火雜。夢寐十年聚散空咨嗟。明朝握手殿門外。共看銀闕。瞰晨霞。

王晉卿所藏著色山二首

縹渺營丘水墨仙。浮空出沒。有無間。爾來一變風流盡。誰見將軍著色山。皚皚何人似退之。意行無路欲從誰。宿雲解駁晨光漏。獨見山紅澗碧時。

次韻黃魯直效進士作歲寒知松柏詩

龍蟄雖高臥。雞鳴不廢時。炎冷徒自變。茂悅兩相知。已負棟梁質。肯爲兒女姿。那憂霜質質。未喜日遲遲。難與夏蟲語。永無秋實悲。誰知此植物。亦解秉天彝。

王晉卿作煙江疊嶂圖僕賦詩十四韻晉卿和之語特奇麗因復次韻不獨紀其詩畫之美亦爲道其出處契闊之故而終之以不忘在莒之戒亦朋友忠愛之義也

山中舉頭望日邊。長安不見空雲煙。歸來長安望山上。時移事改應潸然。管絃去盡賓客散。惟有馬埒編金泉。渥注故自千里足。要飽風雪輕山川。屈居華屋。啗棗脯。十年俯仰。龍旂前。却因病瘦出奇骨。鹽車之厄寧非天。風流文采磨不盡。水墨自與詩爭妍。畫山何必山中人。田歌自古非知田。鄭虔三絕君有二。筆勢挽回三百年。欲將巖谷亂窈窕。眉峯脩嫵誇連娟。人間何有春一夢。此身將老。蠶三眠。山中幽絕不可久。要作平地家居仙。能令水石長在眼。非君好我當誰緣。願君終不忘在莒。樂時更賦囚山篇。柳子厚有

四山賦

夜直玉堂攜李之儀端叔詩百餘首讀至夜半書其後

玉堂清冷不成眠。伴直難呼孟浩然。暫借好詩消永夜。每逢佳處輒參禪。愁侵硯滴初含凍。喜入燈花欲鬪妍。寄語君家小兒子。他時此句一時編。

景仁和賜酒燭詩復次韻謝之時公方進新樂

笙聲分均上下堂。舊說堂上之樂皆受笙均。堂下之樂皆受磬均。游魚舞獸自奔忙。朱絃初識孤桐韻。舊樂金石聲高而絲聲微。今樂金石與絲聲皆著。玉琯猶聞柷黍香。舊法以尺生律。今以黍定律。以律生尺。萬事今方啓伯始。一斑我亦愧真長。此生會見三雍就。無復寥寥歎未央。

次韻劉貢父春日賜幡勝

寬詔隨春出內朝。二軍喜氣挾狐貂。鏤銀錯落翻斜月。翦綵繽紛舞慶霄。臘雪強飛繞到地。前日微雪。曉風偷轉不驚條。脫冠徑醉應歸臥。便腹從人笑老韶。是日暮次賜酒。

再和

與君流落偶還朝。過眼紛紛七葉貂。莫笑華顛飄彩勝。幾人黃壤隔青霄。行吟未許窮騷雅。坐嘯猶能出教條。記取明年江上郡。五更春枕夢春韶。

葉公乘王仲至見和次韻答之

衫絺方暑亦堪朝。歲晚淒風憶卓貂。共喜鷓鴣歸禁籞。心知日月在重霄。君如老驥初遭絡。我似枯桑不

受條強鑑霜須簪彩勝。蒼顏得酒尙能韶。

再和

衰遲何幸得同朝。溫勁如君合理貂。誰惜異材蒙徑寸。自慚枯枿借凌霄。光風泛泛初浮水。紅糝離離欲綴條。後日一樽何處共。奉常端冕作咸韶。

次韻王晉卿惠花栽栽所寓張退傅第中

坐來念念失前人。共向空中寓一塵。若問此花誰是主。天教閑客營青春。

次韻王晉卿上元侍燕端門

月上九門開。星河繞露臺。君方枕中夢。我亦化人來。光動仙毬綫。香餘步輦回。相從穿萬馬。衰病若爲陪。

王鄭州挽詞克臣

羨君華髮起琳宮。右輔初還鼓角雄。千里農桑歌子產。一時冠蓋慕蕭嵩。那知聚散春糧外。便有悲歡過隙中。京兆同僚幾人在。猶思對案筆生風。予爲開封幕與子雖同廳。

書王定國所藏王晉卿畫著色山二首

白髮四老人。何曾在商顏。煩君紙上影。照我胸中山。山中亦何有。木老土石頑。正賴天日光。潤谷紛爛斑。我心空無物。斯文何足關。君看古井水。萬象自往還。

君歸嶺北初逢雪。我亦江南五見春。寄語風流王武子。三人俱是識山人。

送呂昌朝知嘉州

不羨三刀夢蜀都。聊將八詠繼東吳。臥看古佛凌雲閣。勅賜詩人明月湖。得句會應綠竹鶴。思歸寧復爲尊鱸。橫空好在脩眉色。頭白猶堪乞左符。

次韻黃魯直寄題郭明父府推穎州西齋二首

樹頭啄木常疑客。客去而嗔定不然。脫轄已應生井沫。解衣聊復起庖煙。平生詩酒真相汙。此去文書恐獨賢。早晚西湖映華髮。小舟翻動水中天。寂寞東京月旦州。德星無復綴珠旒。莫嗟平輿空神物。尙有西齋接勝流。春夢屢尋湖十頃。家書新報橘千頭。雪堂亦有思歸曲。爲謝平生馬少游。與音預。

卷十八

詩一百一十七首

次韻秦少章和錢蒙仲

碧畦黃隴稻如京。歲美人和易得情。鑑裏移舟天外思。地中鳴角古來聲。山圍故國城空在。潮打西陵意未平。二子有如雙白鷺。隔江相照雪衣明。

次韻錢越州

髯尹超然定逸羣。南遊端爲訪雲門。謫仙歸侍玉皇案。老鶴來乘刺史轎。已覺簿書哀老子。故知籩豆有司存。年來齒頰生荆棘。習氣因君又一言。

同秦仲二子雨中遊寶山

平明已報百吏散。半日來陪二子閑。立鵲低昂煙雨裏。行人出沒樹林間。

去杭十五年復游西湖用歐陽察判韻

我識南屏金鯽魚。車來拊檻散齋餘。還從舊社得心印。似省前生覓手書。葑合平湖久蕪漫。人經豐歲尙凋疎。誰憐寂寞高常侍。老去狂歌憶孟諸。

與莫同年雨中飲湖上

到處相逢是偶然。夢中相對各華顛。還來一醉西湖雨。不見跳珠十五年。

送子由使契丹

雲海相望寄此身。那因遠適更沾巾。不辭驛騎凌風雪。要使天驕識鳳麟。沙漠回看清禁月。湖山應夢武林春。單于若問君家世。莫道中朝第一人。

次韻答劉景文左藏

我老詩壇仆鼓旗。借君佳句發良時。但空賀監杯中物。莫示孫郎帳下兒。夜燭催詩金燼落。秋芳壓帽露華滋。故應好語如爬癢。有味難名只自知。

坐上復借韻送岢嵐軍通判葉朝奉

雲間踏白看纓旗。莫忘西湖把酒時。夢裏吳山連越嶺。樽前羌婦雜胡兒。夕烽過後人初醉。春鴈來時雪未滋。爲問從軍真樂否。書來粗遣故人知。

賦始於文登海上得白石數升如芡實可作枕聞梅丈嗜石故以遺其子子明學士子明有詩次其韻

海隅荒怪有誰珍。零落珊瑚泣季倫。法供坐令微物重。賦舊有怪石供。色難歸致孝心純。只疑薏苡來交趾。未信蟻珠出泗濱。願子聚爲江夏枕。不勞麾扇自寧親。

次韻錢越州見寄

莫將牛弩射羊羣。臥治何妨晝掩門。稍喜使君無疾病。時因送客見車輻。搔頭白髮秋無數。閉眼丹田夜自存。欲息波瀾須引去。吾儕豈獨坐多言。

文登蓬萊閣下石壁千丈爲海浪所戰時有碎裂洶灑歲久皆圓熟可愛土人謂此彈子渦也取數百枚以養石昌蒲且作詩遺垂慈堂老人

蓬萊海上峯。玉立色不改。孤根掉滔天。雲骨有破碎。陽侯殺廉角。陰火發光采。纍纍彈丸間。瑣細成珠琲。閻浮一漚耳。眞妄果安在。我持此石歸。袖中有東海。垂慈老人眼。俯仰了大塊。置之盆盎中。日與山海對。明年菖蒲根。連絡不可解。儻有蟠桃生。且莫猶可待。

次韻毛滂法曹感雨詩

江南佳公子。遺我錦繡端。攬之温如春。公子焉得寒。與雨自有時。膚寸便濛濛。斂藏以自潤。牛斗何足干。空庭月與影。強結三友歡。我豈不足歟。要此清團團。所歡在一醉。常恐樽中乾。捨酒尙可樂。明珠如彈丸。但恐千仞雀。忽忽發虛彈。迨子閑暇時。種子田中丹。一朝涉世故。空腹容欺謾。我頃在東坡。秋菊爲夕餐。

永愧坡間人。布褐爲我完。雪堂初覆瓦。上簾無下莞。時時亦設客。每醉筒輒殫。一笑便傾倒。五年得輕安。公子豈我徒。衣鉢傳一篋。定非郊與島。筆勢江河寬。悲吟古寺中。穿帷雪漫漫。他年記此味。芋火對懶殘。

送鄧宗古還鄉

廣漢有姜子。孝弟行里閭。赤眉雖豺虎。弛兵過其墟。至今空清泉。無復雙鯉魚。南鄭有李邵。得妙甘公書。夜坐指流星。驚倒兩使車。抱關不肯仕。布褐蒙璠瑒。西南固多士。君得二子餘。凜凜忠文公。搜士及樵漁。澗谿有幽討。蘋芷眞嘉蔬。歲晚終不食。心惻當何知。

參寥上人初得智果院會者十六人分韻賦詩軾得心字

漲水返舊壑。飛雲思故岑。念君忘家客。亦有懷歸心。三間得幽寂。數步藏清深。攢金盧橘塢。散火楊梅林。茶筍盡禪味。松杉眞法音。雲崖有淺井。玉醴常半尋。遂名參寥泉。可濯幽人襟。相攜橫嶺上。未覺衰年侵。一眼吞江湖。萬象涵古今。願君更小築。歲晚解我簪。

哭王子立次兒子迨韻三首

彭城初識子。照眼白而長。異夢成先兆。予爲密州。子立未嘗相識。忽告同舍生曰。吾夢爲密州。增何也。已而果以子由之子妻之。清言得未嘗。豈惟知禮意。遂欲補詩亡。子立能詩而有禮學。咄咄真相逼。諸生敢鴈行。

非無伯鸞志。獨有子雲悲。恨子非天合。猶能使我思。兒曹莫淒慟。老眼欲枯萎。會哭皆豪傑。誰爲感舊詩。子立與黃魯直。張文潛。晁無咎。秦少游。陳無已。皆友善。

龍困嘗魚服。羊儼或虎蒙。忽忽成鬼錄。憤憤到天公。偶落藩牆上。同游羿轂中。回看十年事。黃葉卷秋風。

異鵠并敘

熙寧中。柯侯仲常通守漳州。以救飢得民。有二鵠栖其廳。事訖侯之去。鵠亦送之。漳人異焉。爲賦此詩。昔我先君子。仁孝行於家。家有五畝園。么鳳集桐花。是時烏與鵠。巢穀可俯拏。憶我與諸兒。飼食觀羣呀。異人驚瑞異。野老笑而嗟。云此方乳哺。甚畏鷲與蛇。手足之所及。二物不敢加。主人若可信。衆鳥不我遐。故知中孚化。可及與魚緞。柯侯古循吏。悃愾真無華。臨漳所全活。數等江干沙。仁心格異族。兩鵠栖其衙。但恨不能言。相對空楂楂。善惡以類應。古語良非夸。君看彼酷吏。所至號鬼車。

次韻詹適宣德小飲巽亭

君方夢謫仙。來詩記李白。耶官湖。我亦弔文園。江上同三黜。天涯又一樽。濤雷殷白晝。梅雪耿黃昏。歸去多情雨。應隨御史軒。詹爲御史主簿。

東川清絲寄魯冀州戲贈

鵝溪清絲清如水。上有千歲交枝藤。藤生谷底飽風雪。歲晚忽作龍蛇升。嗟我雖爲老侍從。骨寒只受布與緡。牀頭錦衾未還客。坐覺芒刺在背膺。豈如髻卿晚乃貴。福祿正似川方增。醉中倒着紫綺裘。下有半臂出縹綾。封題不敢妄裁翦。刀尺自有佳人能。遙知千騎出清曉。積雪未放游塵興。白須紅帶柳絲下。老弱空巷人相登。但放奇紋出領袖。吾髯雖老無人憎。

怡然以垂雲新茶見餉報以大龍團仍戲作小詩

妙供來香積。珍烹具太官。揀芽分雀舌。賜茗出龍團。曉日雲庵暖。春風浴殿寒。聊將試道眼。莫作兩般看。
次韻王忠玉遊虎丘絕句三首

當年太白此相浮。老守娛賓得二丘。郡人有圖丘公太守。王規父嘗云。不謂虎丘卽謂閻丘。規父忠玉伯父也。白髮重來故人盡。空餘叢桂小山幽。

青蓋紅旗映玉山。新詩小草落玄泉。風流使者人爭看。知有真娘立道邊。虎丘中路有真娘墓。舞衣歌扇轉頭空。只有青山香霧中。若共吳王鬪百草。使君未敢借驚鴻。

寄蔡子華

故人送我東來時。手栽荔子待我歸。荔子已丹吾髮白。猶作江南未歸客。江南春盡水如天。腸斷西湖春水船。想見青衣江畔路。白魚紫筍不論錢。霜鬢二老如霜檜。舊交零落今誰輩。莫從唐舉問封侯。但遣麻姑更爬背。

和錢四寄其弟蘇

再見濤頭涌玉輪。煩君久駐浙江春。年來總作維摩病。堪笑東西二老人。

臥病彌月聞垂雲花開順閣梨以詩見招次韻答之

道人心似水。不礙照花妍。燕坐春強半。清陰月屢遷。平生無起滅。一念有陳鮮。孀孀風枝舉。離離日萼鶯。病吟終少味。老醉不成顛。何必遨頭出。湖中有散仙。

故周茂叔先生濂谿路在廬山下

世俗眩名實。至人疑有無。怒移水中蟹。愛及屋上烏。坐令此溪水。名與先生俱。先生本全德。廉退乃一隅。因拋彭澤米。偶似西山夫。遂卽世所知。以爲溪之呼。先生豈我輩。造物乃其徒。應同柳州柳。聊使愚溪愚。

次韻子由使契丹至涿州見寄四首

老人癡鈍已逃寒。子復辭行理亦難。要到盧龍看古塞。投文易冰弔燕丹。余昔年辭免使北。

胡羊代馬得安眠。窮髮之南共一天。又見子卿持漢節。遙知遺老泣山前。

氈毳年來亦甚都。時時鳩舌問三蘇。予與子由入京時。北使已問所在。後余館伴北使。屢誦三蘇文。那知

老病渾無用。欲問君王乞鏡湖。

始憶庚寅降屈原。旋看蠟鳳戲僧虔。隨翁萬里心如鐵。此子何勞爲買田。時猶子遇侍行。

雪後便欲與同僚。尋春一病彌月雜。花都盡獨牡丹在。耳剗景文左藏和順閣梨詩見贈。次韻答

之

殘花怨久病。剩雨泣餘妍。不見雙旌出。空令九陌遷。開園市井皆入。知君苦寂寞。妙語嚼芳鮮。淺紫從爭發。浮紅任早鶯。天葩尙青萼。國色待華顛。載酒邀詩將。臞儒不是仙。

次韻劉景文周次元寒食同遊西湖

絮飛春減不成年。老境同乘下瀨船。畫尾忽驚新火後。樂天寒食詩云。三盃薄尾酒。一搥膠牙餠。遨頭要及浣花前。成都太守自正月二日出游。至四月十九日浣花乃止。山西老將詩無敵。洛下書生語更妍。共向北山尋二士。畫橈鼉鼓聒清眠。

連日與王忠玉張全翁游西湖訪北山清順道潛二詩僧登垂雲亭飲參寥泉最後過唐州陳使

君夜飲忠玉有詩次韻答之

北山非自高。千仞付我足。西湖亦何有。萬象生我目。雲深人在塢。風靜響應谷。與君皆無心。信步行看竹。竹間逢詩鳴。眼色奪湖淥。百篇成俯仰。二老相追逐。故應千頃池。養此一雙鵠。山高路已斷。亭小膝屢促。夜尋三尺井。渴飲半甌玉。明朝鬪絲管。寒食雜歌哭。使君坐無聊。狂客來不速。載酒有鴟夷。扣門非啄木。浮蛆澆金盃。翠羽出華屋。須臾便陳迹。覺夢那可續。及君未渡江。過我勤秉燭。一笑換人爵。百年終鬼錄。

新茶送策判程朝奉以餽其母有詩相謝次韻答之

縫衣付與溧陽尉。捨肉懷歸潁谷封。閒道平反供一笑。會須難老待千鍾。火前試焙分新勝。雪裏頭綱輟賜龍。從此升堂是兄弟。一甌林下記相逢。

次韻送張山人歸彭城

羨君飄蕩一虛舟。來作錢塘十日遊。水洗禪心都眼淨。山供詩筆總眉愁。雪中乘興真聊爾。春盡思歸却罷休。何日五湖從范蠡。種魚萬尾橘千頭。

次韻林子中王彥祖唱鷗

早知身寄一漚中。晚節尤驚落木風。近聞莘老公擇皆遊。故有此句。昨夢已論三世事。歲寒猶喜五人同。賦與子中彥。祖子敦完夫。同試舉人景德寺。今皆健。雨餘北固山圍座。春盡西湖水映空。差勝四明狂監在。更將老眼犯塵紅。

壽星院寒碧軒

清風肅肅搖窗扉。窗前修竹一尺圍。紛紛蒼雪落夏簟。冉冉綠霧霑人衣。日高山蟬抱葉響。人靜翠羽穿林飛。道人絕粒對寒碧。爲問鶴骨何緣肥。

書劉景文所藏王子敬帖絕句

家雞野鶩同登俎。春蚓秋蛇總入奩。君家兩行十二字。氣壓鄴侯三萬籤。

書劉景文所藏宗少文一筆畫

宛轉回紋錦。繁盈連理花。何須郭忠恕。匹素畫纒車。

直覺院有洛花花時不暇往四月十八日與劉景文同往賞枇杷

綠暗初迎夏。紅殘不及春。魏花非老伴。盧橘是鄉人。井落依山盡。巖崖發興新。歲寒君記取。松雪看蒼鱗。

又和劉景文韻

牡丹松檜一時栽。付與春風自在開。試問壁間題字客。幾人不爲看花來。

西湖壽星院此君軒

臥聽謾謾碎龍鱗。俯看蒼蒼立玉身。一舸鷗夷江海去。尙餘君子六千人。

仲天貺王元直自眉山來見余錢塘留半歲既行作絕句五首送之

仲君豈弟多學。王子清修寡言。病後空驚鶴瘦。時來或作鵬鸞。

海角煩君遠訪。江源與我同來。剩作數詩相送。莫教萬里空回。

三人一旦同行。二子與秦少章。同寓高齋。復同舟北行。留下高齋月明。遙想扁舟京口。尙餘孤枕潮聲。更欲留君久住。念君去國彌年。空使犀顛玉頰。長懷髯舅悽然。爲予遠致殷懃。瑞草橋邊老人。紅帶雅宜華髮。白醪光泛新春。老人王慶源也。

贈善相梓傑

心傳異學不謀身。自要清時閱搢紳。火色上騰雖有數。急流勇退豈無人。書中苦覓元非訣。醉裏微言却近真。我似樂天君記取。華顛賞遍洛陽春。

次韻林子中蒜山亭見寄

奇逸多聞老敬通。何人慷慨解憐翁。十年簿領催衰白。一笑江山發醉紅。聞道賦詩臨北固。未應舉扇向西風。叩頭莫喚無家客。歸掃岷峨一畝宮。

再和并答楊次公

毗盧海上妙高峯。二老遙知說此翁。聊復鱸舟尋紫翠。不妨持節散陳紅。高懷却有雲門興。好句真傳雪竇風。唱我三人無譜曲。馮夷亦合舞幽宮。

次韻劉景文送蒙仲三首

誰識天閑老驥。不爭日暮長途。送盡青雲九子。歸去扁舟五湖。寄語竹林社友。同書桂籍天倫。王郎獨爲鬼錄。世間無此玉人。五字古原春草。千金漢殿長門。經緯尙餘三策。典刑留與諸孫。

菩提寺南漪堂杜鵑花

南漪杜鵑天下無。披香殿上紅氍毹。鶴林兵火真一夢。不歸闔苑歸西湖。

題楊次公春蘭

春蘭如美人。不採羞自獻。時聞風露香。蓬艾深不見。丹青寫真色。欲補離騷傳。對之如靈均。冠佩不敢燕。

題楊次公蕙

蕙本蘭之族。依然臭味同。曾爲水仙佩。相識楚詞中。幻色雖非實。真香亦竟空。云何起微觀。鼻觀已先通。

次韻曹輔寄壑源試焙新芽

仙山靈雨溼行雲。洗遍香肌粉未勻。明月來投玉川子。清風吹破武林春。要知玉雪心腸好。不是膏油首面新。戲作小詩君一笑。從來佳茗似佳人。

次韻袁公濟謝芎椒詩

燥吻時時著酒濡。要令臥疾致文殊。河魚潰腹空號楚。汗水流骸始信吳。吳真君服椒法云。半年脚心汗如水。自笑方求三歲艾。不如長作獨眠夫。羨君清瘦真仙骨。更助飄飄鶴背軀。

次韻和楊次公惠徑山龍井水龍井水洗病眼有效

漏盡雞號厭夜行。年來小器盜餅罍。棄官縱未歸東海。罷郡猶堪作水衡。幻色將空眼先暗。勝游無礙脚殊輕。空煩遠致龍淵水。寧復臨池似伯英。

次韻劉景文登介亭

澤國梅雨餘。衰年困蒸溽。高堂磨新塼。頗覺利腰足。松根百尺井。兩甕飛淨淥。流觴聚兒童。一笑爲捧腹。清風信可馭。剛氣在巖麓。始知共此世。物外無三伏。長歌入雲去。不待絃管逐。西湖真西子。煙樹點眉目。濤江少醞藉。高浪翻雪屋。俛仰拊四海。百世飛鳥速。遠追錢氏餘。近弔祖侯躅。吾生如寄耳。寸晷輕尺玉。誰似劉將軍。逸韻謝邊幅。千言一揮手。五車不再讀。春巖影雞舞。月峽哀猿哭。朝先啼鳩起。莫與寒螿續。我老廢吟哦。賴君時擊觸。從今事遠覽。發軔此幽谷。清游得三昧。至樂謝五欲。莫作狂道士。氣壓劉師服。

袁公濟和劉景文登介亭詩復次韻答之

昏昏墮醉夢。奈此六月溽。君詩如清風。吹我朝睡足。登臨得佳句。江白照湖淥。袖手獨不言。默藁已在腹。是時風雨過。藹藹雲歸麓。疏星帶微月。金火爭見伏。惜哉此清景。變滅不可逐。歸來讀君詩。耿耿猶在目。却思少年日。聲價爭場屋。文如翻水成。賦作叉手速。秋風起鴻鴈。我亦繼華躅。那知君踏蹬。獨泣荆山玉。相見南新道。青衫垂破幅。早知事大繆。恨不十年讀。莫嫌馮唐老。終勝賈誼哭。今年復爲僚。舊好許重續。升沈何足道。等是蠻與觸。共爲湖山主。出入窮澗谷。衆馳君不爭。人棄我所欲。何時神武門。相約挂冠服。

介亭餞楊傑次公

籃輿西出登山門。嘉與我友尋仙村。丹青明滅風篁嶺。環珮空響桃花源。那人謂介亭山下爲桃源路。前朝欲上已蠟屐。黑雲白雨如傾盆。今晨積霧卷千里。豈畏觸熱生病根。在家頭陞無爲子。久與青山爲弟昆。狐峯盡處亦何有。西湖鏡天江抹坤。臨高麾手謝好佳。清風萬壑傳其言。風回響答君聽取。我亦到處隨君軒。

次京師韻送表弟程懿叔赴夔州運判

與子甥舅氏。摧頽各蒼顏。並爲東諸侯。長此佳江山。寒松無時花。安得插鬢鬢。惟將老不死。一笑榮枯間。我甚似樂天。但無素與蠻。挂冠及未耄。當獲一紀閑。子亦拙進取。才高命堅頑。譬如萬斛舟。行此九折灣。仲氏新得道。一漚目塵寰。君之兄德孺。自言近於佛法。有得歲晚家鄉路。莫遣生榛菅。

葉教授和溥字韻詩復次韻爲戲記龍井之游

先生魯諸儒。飲食清不溲。空腸出秀句。吟嚼五味足。華堂鬧絲管。眸子漲春淥。先生疾走避。面冷毒在腹。歸來煮瓠葉。弟子歌旱麓。聲淫及靈臺。中有麀鹿伏。功名一走兔。何用千人逐。故應容我輩。清座時閉目。高亭石排衙。木杪挂飛屋。我來無時節。客亦不待速。似聞雪髯叟。西嶺訪遺躅。朝陽入潭洞。金碧涵水玉。泉扉夜不扃。雲袂本無幅。慈皇付寶偈。神侶得幽讀。訥庵有老人。宴坐天魔哭。時來獻纓絡。法供燈相續。吾儕詩酒汗。欲住無乃觸。齋廚費晨炊。車騎滿山谷。願聞第一義。鉢飯非所欲。便投切雲冠。子幼好奇服。

次韻林子中見寄

飄零洛社數遺民。詩酒當年困惡賓。元亮本無適俗韻。孝章要是有名人。蒜山小隱雖爲客。江水西來亦帶岷。卷却西湖千頃葑。笑看魚尾更莘莘。

安州老人食蜜歌贈僧仲殊

安州老人心似鐵。老人心肝小兒舌。不食五穀惟食蜜。笑指蜜蜂作檀越。蜜中有詩人不知。千花百草爭含姿。老人咀嚼時一吐。還引世間癡小兒。小兒得詩如得蜜。蜜中有藥治平百病。正當狂走促風時。一笑

看詩百憂失。東坡先生取人廉。幾人相歡幾人嫌。恰似飲茶甘苦雜。不如食蜜中邊甜。佛云。吾言譬如食蜜。中邊皆甜。因君寄與雙龍餅。鏡空一照雙龍影。三吳六月水如湯。老人心似雙龍井。

次韻錢穆父紫薇花二首

虛白堂前合抱花。秋風落日照橫斜。閱人此地知多少。物化無涯生有涯。虛白堂前紫薇兩株。俗云樂天所種。

折得芳蕤兩眼花。題詩相報字傾斜。篋中尚有絲綸句。坐覺天光照海涯。樂天詩云。絲綸閣下文書靜。鐘鼓樓中刻漏長。獨坐黃昏誰是伴。紫薇花對紫薇耶。上書此詩以賜賦。

送張嘉州

少年不願萬戶侯。亦不願識韓荆州。頗願身為漢嘉守。載酒時作凌雲遊。虛名無用今白首。夢中却到龍泓口。浮雲軒冕何足言。惟有江山難入手。峨眉山月半輪秋。影入平羌江水流。謫仙此語誰解道。詩君見月時登樓。笑談萬事真何有。一時付與東巖酒。佛映人家白酒舊有名。歸來還受一大錢。好意莫違黃髮叟。

次韻蘇伯固主簿重九

雲間朱袖拂雲和。知是長松挂女蘿。髻重不嫌黃菊滿。手香新喜綠橙搓。墨翻衫袖吾方醉。紙落雲煙子惠多。只有黃雞與白髮。玲瓏應識使君歌。

送李陶通直赴清溪

忠文文正二大老。司馬溫公。范蜀公。君之師友。蘇李廣平三舍人。蘇子容。宋次道。與先公才元。熙寧中封還李定詞頭。天下謂之三舍人。喜見通家賢子弟。自言得邑少風塵。從來勢利關心薄。此去溪山琢句新。肯向西湖留數月。錢塘初識小麒麟。

次韻楊公濟奉議梅花十首

梅梢春色弄微和。作意南枝翦刻多。月黑林間逢縞袂。霸陵醉尉誤誰何。相逢月下是瑤臺。藉草清檣連夜開。明日酒醒應滿地。空令飢鶴啄莓苔。綠髮尋春湖畔回。萬松嶺上一枝開。而今縱老霜根在。得見劉郎又獨來。月地雲堦漫一樽。玉奴終不負東昏。臨春結綺荒荆棘。誰信幽香是返魂。日出冰湖散水花。野梅官柳漸欹斜。西郊欲就詩人飲。黃四娘東子美家。君知早落坐先開。莫著新詩句句催。嶺北霜枝最多思。忍寒留待使君來。冰盤未薦含酸子。雪嶺先看耐凍枝。應笑春風木芍藥。豐肌弱骨要人醫。寒雀喧喧凍不飛。遶林空啞未開枝。多情好與風流伴。不到雙雙燕語時。蛟綃翦碎玉簪輕。檀暈粧成雪月明。肯伴老人春一醉。懸知欲落更多情。縞裙練帨玉川家。肝膽清新冷不邪。穠李爭春猶辦此。更教踏雪看梅花。

贈劉景文

荷盡已無擎雨蓋。菊殘猶有傲霜枝。一年好處君須記。最是橙黃橘綠時。

謝關景仁送紅梅栽二首

年年芳信負紅梅。江畔垂垂又欲開。珍重多情關令尹。直和根撥送春來。
爲君栽向南堂下。記取他年著子時。酸醜不堪調衆口。使君風味好攢眉。

辯才老師退居龍井不復出入。軾往見之。常出至風篁嶺左右。驚曰：遠公復過虎溪矣。辯才笑曰：杜子美不云乎？與子成二老來往亦風流。因作亭嶺上，名之曰過溪。亦曰二老。謹次辯才韻賦詩。

一首

日月轉雙轂。古今同一丘。惟此鶴骨老。凜然不知秋。去住兩無礙。人大爭挽留。去如龍出山。雷雨卷潭湫。來如珠還浦。魚鼈爭駢頭。此生暫寄寓。常恐名實浮。我比陶令愧。師爲遠公優。送我還過溪。溪水當逆流。聊使此山人。永記二老遊。大千在掌握。寧有離別憂。

送程之邵簽判赴闕

夜光不自獻。天驥良難知。從來一狐腋。或出五羖皮。賢哉江東守。收此幕中奇。無華豈易識。旣得不自隨。留君望此府。助我憐其衰。二年促膝語。一旦長挹辭。林深伏猛在。岸改潛珍移。去此當安從。失君徒自悲。念君瑚璉質。當今臺閣宜。去矣會有合。豈常懷其私。

寄題梅宣義園亭

仙人子翼後。還隱吳市門。不惜十年力。治此五畝園。初期橘爲奴。漸見桐有孫。清池壓丘虎。異石來湖龜。敲門無貴賤。遂性各琴尊。我本放浪人。家寄西南坤。敝廬雖尙在。小圃誰當樊。羨君欲歸去。奈此未報恩。

愛予幸僚友。久要疑弟昆。明年過君西。飲我空餅盆。

熙寧中軾通守此郡。除夜直都廳。囚繫皆滿。日莫不得返舍。因題一詩于壁。今二十年矣。衰病之餘。復忝郡寄。再經除夜。庭事蕭然。三圍皆空。蓋同僚之力。非拙朽所致。因和前篇。呈公濟子。伴二通守。

前詩

除日常早歸。官事乃見留。執筆對之泣。哀此繫中囚。小人營餼糧。墮網不知羞。我亦戀薄祿。因循失歸休。不須論賢愚。均是爲食謀。誰能暫縱遣。閱默愧前修。

今和

山川不改舊。歲月近肯留。百年一俯仰。五勝更平王。囚同僚比岑。范德業前人羞。坐令老鈍守。嘯諾獲少休。却思二十年。出處非人謀。齒髮付天公。缺壞不可修。

遊寶雲寺得唐彥猷爲杭州日送客舟中手書一絕句云。山雨霏微不滿空。畫船來往疾輕鴻。誰知獨臥朱簾裏。一榻無塵四面風。明日送彥猷之子。垌赴鄂州舟中。遇微雨。感歎前事。因和其韻。作兩首送之。且歸其書。唐氏。

二妙凋零筆法空。忽驚雲海戲羣鴻。清詩不敢私囊篋。人道黃門有父風。黃門。衛恒也。

出處榮枯一笑空。十年社燕與秋鴻。誰知白首長河路。還臥當時送客風。

送江公著知吉州

三吳行盡千山水。猶道桐廬更清美。豈惟濁世隱狂奴。時平亦出佳公子。初冠惠文讀城旦。晚入奉常陪劍履。方將華省起彈冠。忽憶釣臺歸洗耳。未應良木棄大匠。要使名駒試千里。奉親官舍當有擇。得郡江南差可喜。白粲連檣一萬艘。紅粧執樂三千指。簿書期會得餘閑。亦念人生行樂耳。二耳義不同。故得重用。

聞錢道士與越守穆父飲酒送二壺

龍根爲脯玉爲漿。下界寒醅亦漫嘗。一紙鵝經逸少醉。他年鵬賦謫仙狂。金丹自足留衰鬢。苦淚何須點別腸。吳越舊邦遺澤在。定應符竹付諸郎。

次韻劉景文路分上元

華燈闕艱歲。冷月挂空府。三吳重時節。九陌自歌舞。云從月幾望。遂至一百五。嘉辰可屈指。樂事相繼武。今宵掃雲陣。極目淨天宇。嬉遊各忘歸。闐咽頃未覩。飛毬互明滅。激水相吞吐。老去反兒童。歸來尙饒鼓。新年消暗雪。舊歲添絲縷。何時九江城。相對兩漁父。予舊欲卜居廬山。景文近買宅江州。

再和楊公濟梅花十絕

一枝風物便清和。看盡千林未覺多。結習已空從著袂。不須天女問云何。天教桃李作輿臺。故遣寒梅第一開。憑仗幽人收艾納。國香和雨入青苔。白髮思家萬里回。小軒臨水爲花開。故應剩作詩千首。知是多情得得來。人去殘英滿酒樽。不堪細雨溼黃昏。夜寒那得穿花蝶。知是風流楚客魂。

春入西湖到處花。裙腰芳草抱山斜。盈盈解佩臨煙浦。脈脈當壚傍酒家。
莫向霜晨怨未開。白頭朝夕自相催。斬新一朵含風露。恰似西廂待月來。
洗盡鉛華見雪肌。要將真色鬪生枝。檀心已作龍涎吐。玉頰何勞獺髓醫。
湖面初驚片片飛。尊前吹折最繁枝。何人會得春風意。怕見梅黃雨細時。
長恨漫天柳絮輕。只將飛舞占清明。寒梅似與春相避。未解無私造物情。
北客南來豈是家。醉看參月半橫斜。他年欲識吳姬面。秉燭三更對此花。

與葉淳老侯敦夫張秉道同相視新河秉道有詩次韻二首

君不見元帥府前羅萬戟。濤頭未順千弩射。至今鳳皇山下路。長借一箭開兩翼。
我鑿西湖還舊觀。一眼已盡西南碧。又將回奪浮山險。千艘夜下無南北。坐陳三策本人謀。
惟留一諾待我畫。老病思歸真暫寓。功名如幻終何得。從來自笑畫蛇足。
此事何殊食雞肋。憐君嗜好更迂闊。得我新詩喜折屐。江湖粗了我
徑歸。餘事後來當潤色。一庵閑臥洞霄宮。并有丹沙水長赤。

荆溪父老愁三害。下斬長蛟本無賴。平生倔強韓退之。文字猶爲鱗魚戒。
石門之役萬金耳。首鼠不爲吾已隘。江湖開塞古有數。兩鵠飛來告成壞。
勸農使者非常人。一言已破黎民駭。上饒使君更超逸。坐睨浮山如累塊。
髯張乃我結襪生。詩酒淋漓出狂怪。我作水衡生作丞。他日歸朝同此拜。

櫻筍井敘

櫻筍狀如魚。剖之得魚子。味如苦筍而加甘芳。蜀人以饌佛僧甚貴之。而南方不知也。筍生膚蠶中。蓋花

之方孕者。正二月間可剝取。過此苦澀不可食矣。取之無害於木。而宜於飲食。法當蒸熟。所施略與筍同。蜜煮酢浸。可致千里外。今以餉殊長老。

贈君木魚三百尾。中有鰓黃子。魚子夜叉割。蓮欲分甘。籀龍藏頭敢言美。願隨蔬果得自用。勿使山林空老死。問君何事食木魚。烹不能鳴固其理。

次韻曹子方龍山真覺院瑞香花

幽香結淺紫。來自孤雲岑。骨香不自知。色淺意殊深。移栽青蓮宇。遂冠薜蘿林。紐爲楚臣佩。散落天女襟。君持風霜節。耳冷歌笑音。一逢蘭蕙質。稍回鐵石心。置酒要妍暖。養花須晏陰。及此陰暗間。恐致慳嗇霖。綵雲知易散。羈馮憂先吟。明朝便陳迹。試著丹青臨。

次韻曹子方運判雪中同游西湖

詞源灑灑波頭展。清唱一聲巖谷滿。未容雪積句先高。豈獨湖開心自遠。雲山已作歌眉淺。山下碧流清似眼。尊前侑酒只新詩。何異書魚餐蠹簡。

次韻仲殊雪中游西湖二首

夜半幽夢覺。稍聞竹葦聲。起續凍折絃。爲鼓一再行。曲終天自明。玉樓已崢嶸。有懷二三子。落筆先飛雲。共爲竹林會。身與孤鴻輕。秀語出寒餓。身窮詩乃亨。禪老復何爲。笑指孤煙生。我獨念案者。誰與予目成。寶雲樓閣闌千門。林靜初無一鳥喧。閉戶莫教風掃地。卷簾疑有月臨軒。水光潑灑猶浮碧。山色空濛已歛昏。乞得湯休奇絕句。始知鹽絮是陳言。

次韻參寥同前

朝來處處白氈鋪。樓閣山川盡一如。總是爛銀并白玉。不知奇貨有誰居。

送小本禪師赴法雲

寓形天宇間。出處會有役。澹然都無營。百年何由畢。山林等憂患。軒冕亦戲劇。我未即歸休。師寧便安逸。王城滿豪傑。議論分黑白。聖諦第一義。對面誰不識。師來亦何事。孤月挂空碧。是身如浮雲。安可限南北。出岫本無心。既雨歸亦得。珠泉有舊約。何年挂餅錫。

書渾令公燕魚朝恩圖

威寧英氣似汾陽。夜飲軍容出紅粧。不須纏頭萬匹錦。知卿未辦作呂強。

卷十九

詩三首

息壤詩并敘

淮南子曰。鯀壅洪水。盜帝之息壤。帝使祝融殺之于羽淵。今荊州南門外。有狀若屋宇。陷入地中。而猶見其脊者。旁有石。記云不可犯。舂鍤所及。輒復如故。又頗以致雷雨。歲大旱。屢發有應。予感之。乃爲作詩。其詞曰。

帝息此壤。以藩幽臺。有神司之。隨取而培。帝勅下民。無敢或開。惟帝不言。以雷以雨。惟民知之。幸帝之怒。

帝茫不知誰敢以告。帝怒不常。下土是震。使民前知。是役于民。無是墳者。誰取誰干。惟其的之。是以射之。

新渠詩并敘

庚子正月。予過唐州。太守趙侯始復三陂疏召渠。招懷遠人。散耕於唐。予方爲旅人。不得親執壺漿。簞食。以與侯勸。逆四方之來者。獨爲新渠詩五章。以告于道路。致侯之意。其詞曰。

新渠之水。其來舒舒。溢流于野。至于通衢。渠成如神。民始不知。問誰爲之。邦君趙侯。新渠之田。在渠左右。渠來奕奕。如赴如湊。如雲斯積。如屋斯溜。嗟唐之人。始識稼穡。新渠之民。自淮及潭。挈其婦姑。或走而顛。王命趙侯。宥我新民。無與王事。以訖七年。侯謂新民。爾旣來止。其歸爾邑。告爾鄰里。良田千萬。爾擇爾取。爾耕爾食。遂爲爾有。築室于唐。孔碩且堅。生爲唐民。飽粥與饘。死葬于唐。祭有雉豚。天子有命。我惟爾安。

顏樂亭詩并敘

顏子之故居。所謂陋巷者。有井存焉。而不在顏氏久矣。膠西太守。孔君宗翰。始得其地。浚治其井。作亭於其上。命之曰顏樂。昔夫子以簞食瓢飲。賢顏子。而韓子乃以爲哲人之細事。何哉。蘇子曰。古之觀人也。必於其小焉觀之。其大者容有僞焉。人能碎千金之璧。不能無失聲於破釜。能搏猛虎。不能無變色於蠶蠶。孰知簞食瓢飲之爲哲人之大事乎。乃作顏樂亭詩。以遺孔君。正韓子之說。且以自警云。

天生烝民。爲之鼻口。美者可嚼。芬者可嗅。美必有惡。芬必有臭。我無天遊。六鑿交鬪。驚而不反。跬步商受。偉哉先師。安此微陋。孟賁股慄。虎豹卻走。眇然其身中。亦何有。我求至樂。千載無偶。執瓠從之。忽焉在後。

陶十三首

太白詞五首并敘

岐下頻年大旱。禱於太白山輒應。故作迎送神詞一篇五章。
雷闔闔。山晝晦。風振野。神將駕。載雲罕。從玉料。早既甚。厥往救。道阻修兮。
旌旗翻。異有無。日慘變。神在塗。飛赤篆。許閭闔。走陰傳。行羽檄。萬靈集兮。
風爲幄。雲爲蓋。滿堂爛。神既至。紛醉飽。錫以雨。百川溢。施溝渠。歌且舞兮。
騎裔裔。車班班。鼓簫悲。神欲還。轟振凱。隱林谷。執妖厲。歸獻馘。千里肅兮。
神之來。恨何晚。山重複。路幽遠。神之去。飄莫追。德未報。民之思。永萬祀兮。

上清辭以宮名名篇

君胡爲乎山之幽。顧宮殿兮久淹留。又曷爲一朝去此而不顧兮。悲此空山之人也。來不可得而知兮。去固不可得而訊也。君之來兮。天門空。從千騎兮。駕飛龍。隸辰星兮。役太歲。儼晝降兮。雷隆隆。朝發兮。帝庭夕弭節兮。山宮憤有妖兮。虐下土。精爲星兮。氣爲虹。愛流血之滂沛兮。又嗜瘡癘與螟蟲。嘯盲風而涕淫雨兮。時又吐旱火之熾融。銜帝命以下討兮。建千仞之修鋒。乘飛霆而追逸景兮。歛耒掃滅而無蹤。忽崩播其來會兮。走海嶽之神公。龍車獸鬼不知其數兮。旗纛旛靄而冥蒙。漸俯偃以旅進兮。鏘劍佩之相聾。司殺生之必信兮。知上帝之不汝容。既約束以反職兮。退戰慄而愈恭。澤充塞於四海兮。獨澹然其無功。君之去兮。天門開。款閭闔兮。朝玉臺。羣仙迎兮。塞雲漢。儼前導兮。紛後陪。歷玉階兮。帝迎勞君良苦兮。馬厯頽閔人世兮。迫隘陳下土兮。帝所哀。返瓊宮之嵯峨兮。役萬靈之喧歷。默清靜以無爲兮。時節狩於斗。

魁詣通明而獻黜陟兮。軼蕩蕩其無回。忽表裏之煥霍兮。光下燭於九陔。時遊目以下覽兮。五嶽爲豆四溟爲盃。俯故宮之千柱兮。若毫端之集埃。來非以爲樂兮。去非以爲悲。謂神君之既返兮。會顏咫尺之不遠。陞祕殿以內憚兮。魂凜凜而上馳。忽寤寐以有得兮。敢沐浴而獻辭。是邪非邪。臣不可得而知也。

歸來引王子立歸筠州

歸去來兮。世不汝求。胡不歸。淘北望之橫流兮。渺西顧之塵霏。紛野馬之決驤兮。幸余首之未羸。出彭城而南。鷺兮。眷丘壠而增歎。亂清淮而俯鑿兮。驚昔容之是非。念東坡之遺老兮。輕千里而款余扉。共雪堂之清夜兮。攬明月之餘輝。曾雞黍之未熟兮。歎空室之蟬蟻。我挽袖而莫留兮。僕夫在門。歌式微。歸去來兮。路渺渺其何極。將稅駕於何許兮。北江之南。南江之北。於此有人兮。儼峨峨其豐碩。孰居約而爾肥兮。非糠覈其何食。久抱一而不試兮。愈溫溫而自克。吾居世之荒浪兮。視昏昏而聽默默。非之子莫振吾過兮。久不見恐自賊。吾欲往而道無由兮。子何畏而不卽。將以彼爲玉人兮。以子爲之璞也。

黃泥坂詞

出臨臯而東。鷺兮。並聚詞而北轉。走雪堂之坡陁兮。歷黃泥之長坂。大江洶以左。綠兮。渺雲濤之舒卷。草木層累而右附兮。蔚柯丘之葱蒨。余旦往而夕還兮。步徙倚而盤桓。雖信美不可居兮。苟娛余於一眎。余幼好此奇服兮。襲前人之詭幻。老更變而自哂兮。悟驚俗之來患。釋寶璐而被縉絮兮。雜市人而無辨。路悠悠其莫往來兮。守一席而窮年。時游步而遠覽兮。路窮盡而旋反。朝嬉黃泥之白雲兮。莫宿雪堂之青煙。喜魚鳥之莫余驚兮。幸樵蘇之我媿。初被酒以行歌兮。忽放杖而醉偃。草爲茵而塊爲枕兮。穩華堂之

清晏紛墜露之溼衣兮。升素月之團圓。感父老之呼覺兮。忍牛羊之予踐。於是蹶然而起。起而歌曰。月明兮。星稀。迎余往兮。餞余歸。歲既晏兮。草木腓。歸來歸來兮。黃泥不可以久嬉。

清溪詞

大江南兮九華西。泛秋浦兮亂清溪。水渺渺兮山無蹊。路重複兮居者迷。爛青紅兮粲高低。松十里兮稻千畦。山無人兮雲朝躋。鶴濛濛兮滄淒淒。嘯林谷兮號水泥。走鼉鼉兮下鳧鷖。忽孤壘兮隱重堤。杳冥茫兮聞犬雞。鬱萬瓦兮鳥翼齊。浮軒楹兮飛栱枅。鴈南歸兮寒蜩嘶。弄秋水兮挹玻璃。朝市合兮雜毫覲。挾簞瓢兮佩鋤犁。鳥獸散兮相扶攜。隱驚雷兮驚長霓。望翠微兮古招提。挂木杪兮翔雲梯。若有人兮悵幽栖。石爲門兮雲爲闈。塊虛堂兮法喜妻。呼猿狙兮子鹿麋。我欲往兮奉杖藜。獨長嘯兮謝阮嵇。

李仲蒙哀詞

河南李君仲蒙。以司封郎直史館爲記室。岐王府熙寧二年七月丙戌。終於京師。家貧喪不時舉。其僚相與賻之。旣斂而歸。十月丙申。葬於緱氏柏岵山西。其孤顓使來告。軾曰。嗚呼。吾先友人也。哭之。其可無辭。昔吾先君始仕於太常。君以博士朝夕往來相好。先君於人少所與。獨稱君爲長者。君爲人敦朴愷悌。學博而通。長於毛氏詩。司馬氏史。善與人交。雖見犯不報。嘗有與君爲姻者。無故決去。聞者爲之不平。君恬不以爲意。先君以是稱其難。始舉進士甲科。爲亳潤邪三郡職官。後爲應天府錄曹。勤力趨事。長吏有不善者。欲以事困之而不能。旣爲博士。議禮據正不屈。晚入岐府。以經術輔導。篤實不阿。其言多驗。於後君諱育。其先河內人。自高祖徙於緱氏。沒時年五十。辭曰。中心樂易。氣淑均兮。內外純一言。可信兮。無怨無

惡善友人兮。學詩達禮敏而文兮。翺翔王藩仕弗振兮。宜壽黃耆隕中身兮。兩不一獲歸怨神兮。我懷先君涕酸辛兮。顧嗟衆人誕失真兮。矯矯榮榮自貴珍兮。欺世幻俗內弗安兮。久而不堪厭則遁兮。感者冰解明者晒兮。嗟卒不悟惟彼賢兮。渾朴簡易棄弗申兮。往者不還我思君兮。

飯君倚哀詞

大江之南兮。震澤之北。吾行四方而無歸兮。逝將此焉止息。豈其土之不足食兮。將其人之難偶。非有食無人之爲病兮。吾何適而不可。獨裴回而不去兮。眷此邦之多君子。有美一人兮。瞭然而清。頽然而亮。直多聞兮。古之益友。帶規矩而蹈繩墨兮。佩芝蘭而服明月。載而之世之人兮。世捍堅而不答。雖不答其何喪兮。超方揚而自得。吾將觀子之進退。以自卜兮。相行止以效清濁。子奄忽而不返兮。世混混吾焉則。升空堂而挹遺像兮。弔凝塵於几席。苟律我者之信亡兮。吾居此其何益。行徬徨而無徒兮。悼捨此而奚嚮。豈存者之舉無其人兮。遼遠如晨星之相望。吾比年而三哭。首堂堂皆國之英。苟處世之恃交兮。幾如是而吾不亡。臨大江而長嘆兮。吾不濟其有命。

傷春詞并敘

去歲十二月。虞部郎呂君文甫。喪其妻安氏。二月以書遺余曰。安氏甚美。而有賢行。念之不忘。思有以爲不朽之託者。願求一言以弔之。余悲其意。乃爲作傷春詞云。

佳人與歲皆逝兮。歲既復而不返。付新春於居者兮。獨安適而愈遠。晝昏昏其如醉兮。夜耿耿而不眠。居兀兀不自覺兮。紛過前之物變。雪霜盡而鳥鳴兮。陂塘泫其流暖。步荒園而訪遺迹兮。蕪百草之生滿。風

泛泛而微度兮。日遲遲而愈妍。眇飛絮之無窮兮。爛天桃之欲然。燕嘯嘯而稚嬌兮。鳩穀穀其老怨。蝶羣飛而相值兮。蜂抱葉而更平。謹善萬物之得時兮。痛伊人之罹此冤。衆族出而侶游兮。獨向壁而永歎。淚熒熒而棲睫兮。花搖目而增眩。晝出門而不敢歸兮。畏空室之漫漫。忽入門而欲語兮。嗟猶意其今存。役魂魄於宵夢兮。追髣髴而無緣。訪臨邛之道士兮。從稠桑之老人。縱可得而復見兮。恐荒忽而非真。求余文以寫哀兮。余亦愴恨而不能言。夫既其身之不顧兮。尙安用於斯文。

蘇世美哀詞

有美一人。長而髯兮。厥歆歷落。進趨稽兮。達於從政。敏而廉兮。如求與由。藝果兼兮。魁然丈夫。色悍嚴兮。奮須抵几。走羣織兮。聞名見像。已癘沾兮。敬事友生。小心謙兮。誨養貧弱。語和甜兮。剛柔適中。畏愛僉兮。孤直無依。衆枉嫌兮。何辜於神。壽復殲兮。死無疆石。突不黔兮。孰爲故人。執視怙兮。我竄于黃。歲將淹兮。于後八年。夢復覘兮。曰吾子鈞。甘蠶鹽兮。冬月負薪。衣不縑兮。覺而長吁。涕流沾兮。永言告鈞。守窮潛兮。苦心危腸。自磨礫兮。天不吾欺。有速淹兮。豈若人子。老閭閻兮。生歎死忘。我言砒兮。

賦七首

灑灑堆賦并敘

世以瞿唐峽口灑灑堆爲天下之至險。凡覆舟者。皆歸咎於此石。以余觀之。蓋有功於斯人者。夫蜀江會百水而至於夔。瀾漫浩汗。橫放於大野。而峽之小大。曾不及其十一。苟先無以齟齬於其間。則江之遠來。奔騰迅快。盡銳於瞿唐之口。則其嶮悍可畏。當不啻於今耳。因爲之賦。以待好事者。試觀而思之。

天下之至信者。唯水而已。江河之大。與海之深。而可以意揣。唯其不自爲形。而因物以賦形。是故千變萬化。而有必然之理。掀騰勃怒。萬夫不敢前兮。宛然聽命。惟聖人之所使。予泊舟乎瞿唐之口。而觀乎灩澦之崔嵬。然後知其所以開峽而不去者。固有以也。蜀江遠來兮。浩漫漫之平沙。行千里而未嘗翻鬪兮。其意驕逞而不可摧。忽峽口之逼窄兮。納萬頃於一盃。方其未知有峽也。而戰乎灩澦之下。喧逐震掉。盡力以與石鬪。勃乎著萬騎之西來。忽孤城之當道。鉤援臨衝。畢至於其下兮。城堅而不可取。矢盡劍折兮。迺迴循城而東去。於是滔滔汨汨。相與入峽。安行而不敢怒。嗟夫物固有以安而生變兮。亦有以用危而求安。得吾說而推之兮。亦足以知物理之固然。

屈原廟賦

浮扁舟以適楚兮。過屈原之遺宮。覽江上之重山兮。曰惟子之故鄉。伊昔放逐兮。渡江濤而南遷。去家千里兮。生無所歸。而死無以爲墳。悲夫人固有一死兮。處死之爲難。徘徊江上。欲去而未決兮。俯千仞之驚湍。賦懷沙以自傷兮。嗟子獨何以爲心。忽終章之慘烈兮。逝將去此而沉吟。吾豈不能高舉而遠游兮。又豈不能退默而深居。獨嗷嗷其怨慕兮。恐君臣之愈疎。生旣不能力爭而強諫兮。死猶冀其感發而改行。苟宗國之顛覆兮。吾亦獨何愛於久生。託江神以告冤兮。馮夷教之以上訴。歷九關而見帝兮。帝亦悲傷而不能救。懷瑾佩蘭而無所歸兮。獨惇惇乎中浦。峽山高兮。崔嵬故居廢兮。行人哀。子孫散兮。安在。况復見兮。高臺自子之逝兮。千載兮。世愈狹而難存。賢者畏譏而改度兮。隨俗變化。斲方以爲圓。黽勉於亂世而不能去兮。又或爲之臣佐。變丹青於玉璽兮。彼乃謂子爲非智。惟高節之不可以企及兮。宜夫人之不

吾與遠國去俗。死而不顧兮。豈不足以免於後世。嗚呼。君子之道。豈必全兮。全身遠害。亦或然兮。嗟子區區。獨爲其難兮。雖不適中。要以爲賢兮。夫我何悲。子所安兮。

昆陽城賦

淡平野之鶴鷺。忽孤城之如塊。風吹沙以蒼莽。恨樓櫓之安在。橫門豁以四達。故道宛其未改。彼野人之何知。方偃偻而畦菜。嗟夫昆陽之戰。屠百萬於斯須。曠千古而一快。想尋邑之來陣。兀若驅雲而擁海。猛士扶輪以蒙茸。虎豹雜沓而橫潰。罄天下於一戰。謂此舉之不再。方其乞降而未獲。固已變色而驚悔。忽千騎之獨出。犯初鋒於未艾。始憑軾而大笑。旋棄鼓而投械。紛紛籍籍。死於溝壑者。不知其何人。或金章而玉佩。彼狂童之僭竊。蓋已旋踵而將敗。豈豪傑之能得。盡市井之無賴。貢符獻瑞。一朝而成羣兮。紛就死之何怪。獨悲傷於嚴生。懷長才而自逸。豈不知其必喪。獨徘徊其安待。過故城而一弔。增志士之永慨。

後杞菊賦并敘

天隨生自言常食杞菊。及夏五月。枝葉老硬。氣味苦澁。猶食不已。因作賦以自廣。始余嘗疑之。以爲士不遇窮約可也。至於飢餓。嚼齧草木。則過矣。而余仕宦十有九年。家日益貧。衣食之奉。殆不如昔者。及移守膠西。意且一飽。而齋廚索然。不堪其憂。日與通守劉君廷式。循古城廢圃。求杞菊食之。捫腹而笑。然後知天隨之言。可信不繆。作後杞菊賦以自嘲。且解之云。

吁嗟先生。誰使汝坐堂上。稱太守。前賓客之造請。後掾屬之趨走。朝衙達午。夕坐過酉。會盃酒之不設。攬草木以誑口。對案馨馨。舉箸噎噎。昔陰將軍。設麥飯與葱葉。并丹推去而不鯨。怪先生之眷眷。豈故山之

無有先生听然而笑曰。人生一世。如屈伸肘。何者爲貧。何者爲富。何者爲美。何者爲陋。或糠覈而瓢肥。或梁肉而墨瘦。何侯方丈。庾郎三九。較豐約於夢寐。卒同歸於一朽。吾方以杞爲糧。以菊爲糧。春食苗。夏食葉。秋食園實。而冬食根。庶幾乎西河南陽之壽。

服胡麻賦并敘

始余嘗服伏苓。久之良有益也。夢道士謂余伏苓燥。當雜胡麻食之。夢中問道士何者爲胡麻。道士言脂麻是也。旣而讀本草云。胡麻一名狗虱。一名方莖。黑者爲巨勝。其油正可作食。則胡麻之爲脂麻信矣。又云性與伏苓相宜。於是始異斯夢。方將以其說食之。而子由賦伏苓以示余。乃作服胡麻賦以答之。世間人聞服脂麻以致神仙。必大笑求胡麻而不可得。則妄指山苗野草之實以當之。此古所謂道在邇而求諸遠者歟。其詞曰。

我夢羽人頽而長兮。惠而告我藥之良兮。喬松千尺。老不僵兮。流膏入土。龜蛇藏兮。得而食之。壽莫量兮。於此有草。衆所嘗兮。狀如狗虱。其莖方兮。夜炊晝曝。久乃藏兮。伏苓爲君。此其相兮。我與發書。若合符兮。乃淪乃烝。甘且腴兮。補填骨髓。流髮膚兮。是身如雲。我何居兮。長生不死道之餘兮。神藥如蓬。生爾廬兮。世人不信。空自劬兮。搜抉異物。出怪迂兮。槁死空山。固其所兮。至陽赫赫。發自坤兮。至陰肅肅。躋於乾兮。寂然反照。珠在淵兮。沃之不滅。又不燔兮。長虹流電。光燭天兮。嗟此區區。何與於其間兮。譬之膏油。火之所傳而已耶。

赤壁賦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蘇子與客泛舟遊於赤壁之下。清風徐來。水波不興。舉酒屬客。誦明月之詩。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於東方之上。徘徊於斗牛之間。白露橫江。水光接天。縱一葦之所如。凌萬頃之茫然。浩浩乎如馮虛御風。而不知其所止。飄飄乎如遺世獨立。羽化而登仙。於是飲酒樂甚。扣舷而歌之。歌曰。桂棹兮蘭漿。擊空明兮泝流光。渺渺兮予懷。望美人兮天一方。客有吹洞簫者。倚歌而和之。其聲嗚嗚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訴。餘音嫋嫋。不絕如縷。舞幽壑之潛蛟。泣孤舟之嫠婦。蘇子愀然。正襟危坐而問客曰。何爲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烏鵲南飛。此非曹孟德之詩乎。西望夏口。東望武昌。山川相繆。鬱乎蒼蒼。此非孟德之困於周郎者乎。方其破荊州。下江陵。順流而東也。軸轡千里。旌旗蔽空。醜酒臨江。橫槊賦詩。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況吾與子漁樵於江渚之上。侶魚鰕而友麋鹿。駕一葉之扁舟。舉匏尊以相屬。寄蜉蝣於天地。渺滄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須臾。羨長江之無窮。挾飛仙以遨遊。抱明月而長終。知不可乎驟得。託遺響於悲風。蘇子曰。客亦知夫水與月乎。道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而又何羨乎。且夫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爲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食。客喜而笑。洗盞更酌。肴核既盡。杯盤狼籍。相與枕藉乎舟中。不知東方之既白。

後赤壁賦

是歲十月之望。步自雪堂。將歸於臨臯。二客從予。過黃泥之坂。霜露既降。木葉盡脫。人影在地。仰見明月。

顧而樂之。行歌相答。已而歎曰。有客無酒。有酒無肴。月白風清。如此良夜。何客曰。今者薄暮。舉網得魚。巨口細鱗。狀似松江之鱸。顧安所得酒乎。歸而謀諸婦。婦曰。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時之須。於是攜酒與魚。復遊於赤壁之下。江流有聲。斷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曾日月之幾何。而江山不可復識矣。子乃攝衣而上。履巉巖。披蒙茸。踞虎豹。登虬龍。攀栖鶴之危巢。俯馮夷之幽宮。蓋二客不能從焉。劃然長嘯。草木震動。山鳴谷應。風起水涌。子亦悄然而悲。肅然而恐。凜乎其不可留也。反而登舟。放乎中流。聽其所止而休焉。時夜將半。四顧寂寥。適有孤鶴。橫江東來。翅如車輪。玄裳縞衣。戛然長鳴。掠予舟而西也。須臾客去。予亦就睡。夢二道士。羽衣翩僊。過臨臯之下。揖予而言曰。赤壁之遊樂乎。問其姓名。俛而不答。嗚呼。噫嘻。我知之矣。疇昔之夜。飛鳴而過我者。非子也耶。道士顧笑。予亦驚悟。開戶視之。不見其處。

卷二十

銘二十首

卻鼠刀銘

野人有刀。不愛遺余。長不滿尺。劍鉞之餘。文如連環。上下相繆。錯之則見。或漫如無。昔所從得。戒以自隨。畜之無害。暴鼠是除。有穴于垣。侵堂及室。跳床撼幕。終夕窅窅。叱訶不去。啖齧棗栗。掀盃舐缶。去不遺粒。不擇道路。仰行躡壁。家爲兩門。窘則旁出。輕趨捷猾。忽不可執。吾刀入門。是去無跡。又有甚者。聚爲妖怪。畫出羣鬪。相視睚盱。舞于端門。與王雜居。貓見不噬。又乳于家。狃於永氏。謂世皆然。亟磨吾刀。槃水致前。

炊未及熟。肅然無蹤。物豈有是。以爲不誠。試之彌旬。爲凜以驚。夫貓鷲禽。夜巡晝伺。拳腰弭耳。目不及顧。鬚搖于穴。走赴如霧。碎首屠腸。終不能去。是獨何爲。宛然尺刀。匣而不用。無有爪牙。彼孰爲長。相率以逃。嗚呼嗟夫。吾苟有之。不言而論。是亦何勞。

硯銘九首

玉堂鼎硯銘

文同與可將赴陵州。孫洙巨源。以玉堂大硯贈之。與可屬蘇軾子瞻爲之銘曰。坡陁瀾漫。天闊海淺。巨源之硯。淋漓蕩滌。神沒鬼出。與可之筆。燼南山之松。爲煤無餘。涸陵陽之水。維以濡之。陵陽在高山。上至雞得水。

鼎硯銘

鼎無耳。鑿有趾。鑑幽無見。几不倚。鳴蟲隕。羿喪厥喙。羽淵之化。帝祝尾。不周債裂。東南圯。黝然而深。維水委。誰乎爲此。昔未始。戲名其臀。加幻說。

王平甫硯銘

玉德金聲。而寓於斯。中和所薰。不水而滋。正直所冰。不寒而澌。平甫之硯。而軾銘之。

鄧公硯銘并敘

王鞏魏國文正公之孫也。得其外祖張鄧公之硯。求銘於軾。銘曰。鄧公之硯。魏公之孫。允也其物。展也其人。思我魏公文而厚。思我鄧公德而壽。三復吾銘。以究令名。

端硯銘

千夫挽纜。百夫運斤。篝火下隄。以出斯珍。一噓而泫。歲久愈新。誰其似之。我懷斯人。

孔毅甫龍尾硯銘

澗不留筆。滑不拒墨。爪膚而穀理。金聲而玉德。厚而堅。足以閱人於古今。朴而重。不能隨人以南北。

鳳味硯銘

帝規武夷作茶園。山爲孤鳳翔。且嗅下集芝田啄瓊玖。玉乳金沙發靈寶。殘璋斷壁澤而勳。治爲書硯美。無有至珍。驚世初莫售。黑眉黃眼爭妍陋。蘇子一見名鳳味。坐令龍尾羞牛後。

米黻石鍾山硯銘

有盜不禦。探奇發瑰。攘于彭蠡。斲鍾取追。有米楚狂。惟盜之隱。因山作研。其詞如雲。

黼硯銘

龍尾黼硯。章聖皇帝所嘗御也。乾興升遐。以賜外戚劉氏。而永年以遺其舅王齊愈。臣軾得之以遺臣宗孟。且銘之曰。黼歛之珍。匪斯石也。黼形而穀理。金聲而玉色也。雲烝露漙。祥符之澤也。二臣更寶之。見者必作也。

金星洞銘

寶山南麓。鳳左翅。驚雷劃石。通蚪起。凝陰噓。堅出怪瑋。是生神草。肖蒼虬。離離赤志。挾脊尾。飛流丹石。決癘瘡。金星非實。特取似。施及山石。亦見謂。凡名相。因皆此比。

文與可琴銘

攫之幽然。如水赴谷。釋之蕭然。如葉脫木。按之噫然。應指而長。言者似君。置之杌然。遺形而不言者似僕。

山堂銘并敘

熙寧九年夏六月大雨。野人來告。故東武城中溝瀆圯壞。出亂石無數。取而儲之。因守居之北墉爲山五成列。植松柏桃李其上。且開新堂北向。以遊心寓意焉。其銘曰。

誰哀斯堅。土伯所儲。潦流發之神。以畀予。因廡爲堂。踐城爲山。有喬蒼蒼。俯仰百年。

遠遊庵銘并敘

吳復古子野。吾不知其何人也。徒見其出入人間。若有求者。而不見其所求。不喜不憂。不剛不柔。不惰不脩。吾不知其何人也。昔司馬相如有言。列仙之儒。居山澤間。形容甚癯。乃取屈原遠遊。作大人賦。其言宏妙。不遺而放。今子野行於四方十餘年矣。而歸於南海之上。必將俯仰百世。奄忽萬里。有得於屈原之遠遊者。故以名其庵。而銘之曰。

悲哉世俗之迫隘也。願從子而遠遊。子歸不來。而吾不往。使罔象乎相求。問道於屈原。借車於相如。忽焉不自知。歷九疑而過崇丘。宛兮相逢乎南海之上。裾龜殼而食蛤梨者。必子也。庶幾爲我一笑而少留乎。

徐州蓮華漏銘并敘

故龍圖閣直學士禮部侍郎燕公肅。以創物之智。聞於天下。作蓮華漏。世服其精。凡公所臨。必爲之。今州郡往往而在。雖有功者。莫敢損益。而徐州獨用。瞽人衛朴所造。廢法而任意。有壺而無箭。自以無目。而廢

天下之視。使守者伺其滿。則決之而更注。人莫不笑之。國子博士傅君。楊公之外曾孫。得其法。爲詳其通守是邦也。實始改作。而請銘於軾。銘曰。

人之所信者。手足耳目也。目識多寡。手知重輕。然人未有以手量而目計者。必付之於度量與權衡。豈不自信而信物。蓋以爲無意無我。然後得萬物之情。故天地之寒暑。日月之晦明。昆侖旁薄於三十八萬七千里之外。而不能逃於三尺之箭。五斗之餅。雖疾雷霾風雨雪晝晦。而遲速有度。不加虧贏。使凡爲吏者。如餅之受水。不過其量。如水之浮箭。不失其平。如箭之升降也。視時之上下。降不爲辱。升不爲榮。則民將靡然心服。而寄我以死生矣。

三槐堂銘并敘

天可必乎。賢者不必貴。仁者不必壽。天不可必乎。仁者必有後。二者將安取衷哉。吾聞之申包胥曰。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世之論天者。皆不待其定而求之。故以天爲茫茫。善者以怠。惡者以肆。盜蹠之壽。孔顏之厄。此皆天之未定者也。松柏生於山林。其始也困於蓬蒿。厄於牛羊。而其終也。貫四時閱千歲而不改者。其天定也。善惡之報。至於子孫。而其定也久矣。吾以所見所聞所傳聞考之。而其可必也審矣。國之將興。必有世德之臣。厚施而不食其報。然後其子孫能與守文。太平之主。共天下之福。故兵部侍郎晉國王公顯於漢周之際。歷事太祖太宗。文武忠孝。天下望以爲相。而公卒以直道不容於時。蓋嘗手植三槐於庭。曰。吾子孫必有爲三公者。已。而其子魏國文正公相真宗皇帝。於景德祥符之間。朝廷清明。天下無事之時。享其福祿。榮名者十有八年。今夫寓物於人。明日而取之。有得有否。而晉公脩德於身。責報於

天取必於數。十年之後。如持左契。交手相付。吾是以知天之果可必也。吾不及見魏公。而見其子懿敏公。以直諫事仁宗皇帝。出入侍從。將帥三十餘年。位不滿其德。天將復興王氏也。歟。何其子孫之多賢也。世有以晉公比李栖筠者。其雄才直氣。真不相上下。而栖筠之子吉甫。其孫德裕。功名富貴。略與王氏等。而忠信仁厚。不及魏公父子。由此觀之。王氏之福。蓋未艾也。懿敏公之子鞏。與吾遊。好德而文。以世其家。吾是以錄之。銘曰。

嗚呼休哉。魏公之業。與槐俱萌。封植之勤。必世乃成。既相真宗。四方砥平。歸視其家。槐陰滿庭。吾儕小人。朝不及夕。相時射利。皇卹厥德。庶幾僥倖。不種而獲。不有君子。其何能國。王城之東。晉公所廬。鬱鬱三槐。惟德之符。嗚呼休哉。

菩薩泉銘并敘

陶岳爲廣州刺史。有漁人每夕見神光海上。以白岳。岳使迹之。得金像。視其款識。阿育王所鑄。文殊師利像也。初送武昌寒溪寺。及岳遷荊州。欲以像行。人力不能動。益以牛車三十乘。乃能至船。船復沒。遂以還寺。其後惠遠法師迎像歸廬山。了無艱礙。山中世以二僧守之。會昌中。詔毀天下寺。二僧藏像錦繡谷。比釋教復興。求像不可得。而谷中至今有光景。往往發見。如峨眉五臺所見。蓋遠師文集載處十張。文逸之文。及山中父老所傳如此。今寒溪少西數百步。別爲西山寺。有泉出於嵌竇間。色白而甘。號菩薩泉。人莫知其本末。建昌李常謂余。豈昔像之所在乎。且屬余爲銘。銘曰。

像在廬阜。宵光屬天。旦朝視之。寥寥空山。誰謂寒溪。尙有斯泉。盍往鑿之。文殊了然。

石鼎銘并敘

張安道以遺子由。子由以爲軾生日之餽。銘曰。
石在洛書。蓋隸從革。矢矟醫砭。皆金之職。有堅而忍。爲釜爲鬲。居焚不炎。允有三德。

六一泉銘并敘

歐陽文忠公將老。自謂六一居士。予普通守錢塘。見公於汝陰。而南公曰。西湖僧惠勤甚文。而長於詩。吾昔爲山中樂。三章以贈之。子閒於民事。求人於湖山間。而不可得。則往從勤乎。予到官三日。訪勤於孤山之下。抵掌而論。人物曰。公天人也。人見其暫寓人間。而不知其乘雲馭風。歷五嶽而跨滄海也。此邦之人。以公不一來爲恨。公麾斥八極。何所不至。雖江山之勝。莫適爲主。而奇麗秀絕之氣。常爲能文者用。故吾以謂西湖蓋公几案間一物耳。勤語雖幻怪。而理有實然者。明年公薨。予哭於勤舍。又十八年。予爲錢塘守。則勤亦化去久矣。訪其舊居。則弟子二仲在焉。畫公與勤之像。事之如生。舍下舊無泉。予未至數月。泉出講堂之後。孤山之趾。汪然溢流。甚白而甘。卽其地鑿巖架石爲室。二仲爲予師。聞公來。出泉以相勞苦。公可無言乎。乃取勤舊語。推本其意。名之曰六一泉。且銘之曰。

泉之出也。去公數千里。後公之沒。十有八年。而名之曰六一。不幾於誕乎。曰君子之澤。豈獨五世而已。蓋得其人。則可至於百傳。嘗試與子登孤山。而望吳越。歌山中之樂。而飲此水。則公之遺風餘烈。亦或見於斯泉也。

大覺鼎銘

樂全先生遺我鼎。我復以餉大覺老禪。在昔宋魯取之以兵。書曰。郟鼎。以器從名。樂全東坡。予之以義。書曰。大覺之鼎。以名從器。挹山之泉。烹以其薪。爲苦爲甘。咨爾學人。

頌一首

仁宗皇帝御書頌并敘

天禧中。仁宗皇帝在東宮。故太傅鄧國張文懿公諱士遜爲太子諭德。帝親書十二字以賜之。曰。寅亮天地。弼余一人。又曰。日新其德。公之曾孫假承務郎臣欽。臣以屬翰林學士。臣蘇軾爲之頌二篇。其一曰。天地不言。付之人君。明其德。刑物自秋。春人君無心。屬之輔弼。信其賞罰。身爲衡石。惟天惟君。與相爲三。孰能俛仰。其德不慚。於皇仁宗。恭己無爲。以天爲心。以民爲師。其相鄧公。履信思順。天下頌之。以退爲進。壽考百年。以沒元身。嗚呼休哉。寅亮天地。弼余一人。其一曰。聖人如天。時殺時生。君子如水。因物賦形。天不違仁。水不失平。惟一故新。惟新故一。一故不流。新故無斁。伊尹暨湯。咸有一德。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孰知此言。若出一人。小臣稽首敬頌。遺墨嗚呼休哉。日新其德。

贊十七首

孔北海贊并敘

文學以英偉冠世之資。師表海內。意所予奪。天下從之。此人中龍也。而曹操陰賊。險狠。特鬼蜮之雄者耳。其勢決不兩立。非公誅操。則操害公。此理之常。而前史乃謂公負其高氣。志在靖難。而才疎意廣。訖無成功。此蓋當時奴婢小人論公之語。公之無成。天也使天未欲亡漢。公誅操如殺狐兔。何足道哉。世之稱人。

豪者才氣各有高庫。然皆以臨難不懼。談笑就死爲雄。操以病亡。子孫滿前而啜嚙涕泣。留連妾婦。分香賣履。區處衣物。平生姦僞。死見真性。世以成敗論人物。故操得在英雄之列。而公見謂才疎意廣。豈不悲哉。操平生畏劉備。而備以公知天下有己爲喜。天若胙漢。公使備備誅操。無難也。予讀公所作揚四公贊。歎曰。方操害公。復有魯國一男子。慨然爭之。公庶幾不死。乃作孔北海贊曰。晉有羯奴盜賊之靡。欺孤如操。又羯所恥。我書春秋。與齊豹齒。文學在天。雖亡不死。我宗若人。尙友千祀。視公如龍。視操如鬼。

王元之畫像贊并敘

傳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予常三復斯言。未嘗不流涕太息也。如漢汲黯。蕭望之。李固。吳張。昭。唐魏。鄭。公。狄。仁。傑。皆以身殉義。招之不來。麾之不去。正色而立。于朝。則豺狼狐狸。自相吞噬。故能消禍於未形。救危於將亡。使皆如公。孫丞相。張禹。胡廣。雖累百千。緩急豈可望哉。故翰林王公元之。以雄文直道。獨立當世。足以追配此六君子者。方是時。朝廷清明。無大姦慝。然公猶不容於中。耿然如秋霜。夏日不可狎玩。至於三黜以死。有如不幸。而處於衆邪之間。安危之際。則公之所爲。必將驚世絕俗。使斗筲穿窬之流。心破膽裂。豈特如此而已乎。始余過蘇州虎丘寺。見公之畫像。想其遺風餘烈。願爲執鞭而不可得。其後爲徐州而公之曾孫汾爲兗州。以公墓碑示余。乃追爲之贊。以附其家傳云。

維昔聖賢。患莫已知。公遇太宗。允也其時。帝欲用公。公不少貶。三黜窮山。之死靡憾。咸平以來。獨爲名臣。一時之屈。萬世之信。紛紛鄙夫。亦拜公像。何以占之。有泚其頰。公能泚之。不能已之。茫茫九原。愛莫起之。

王仲儀真贊并敘

孟子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又曰。爲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夫所謂世臣者。豈特世祿之人。而巨室者。豈特侈富之家也哉。蓋功烈已著於時。德望已信於人。譬之喬木。封殖愛養。自拱把以至於合抱者。非一日之故也。平居無事。商功利課殿最。誠不如新進之士。至於緩急之際。決大策。安大衆。呼之則來。揮之則散者。惟世臣巨室爲能。余嘉祐中。始識懿敏王公於成都。其後從事於岐。而公自許州移鎮平涼。方是時。虜大舉犯邊。轉運使攝帥事。與副總管議不合。軍無紀律。邊人大恐。聲搖三輔。及聞公來。吏士踴躍傳呼。旗幟精明。鼓角譟亮。虜卽日解去。公至燕勞將佐而已。余然後知老臣宿將。其功用蓋如此。使新進之士當之。雖有韓白之勇。良平之奇。豈能坐勝默成如此之捷乎。熙寧四年秋。余將往錢塘。見公於私第。佚老堂。飲酒至莫。論及當世事。曰。吾老矣。恐不復見。子厚自愛。無忘吾言。既去二年而公薨。又六年乃作公之真贊。以遺其子鞏。詞曰。堂堂魏公。配命召祖。顯允懿敏。維周之虎。魏公在朝。百度維正。懿敏在外。有聞無聲。高明廣大。宜公宜相。如木百圍。宜宮宜堂。天旣厚之。又貴富之。如山如河。維安有之。彼蠻人子。旣陋且寒。終勞永憂。莫知其賢。曷不觀此。佩玉劍履。晉公之孫。魏公之子。

王定國真贊

溫然而澤者。道人之腴也。凜然而清者。詩人之癯也。雍容委蛇者。貴介之公子。而短小精悍者。游俠之徒也。人何足以知之。此皆其膚也。若人者。泰不驕。困不撓。而老不枯也。

秦少游眞贊

以君爲將仕也。其服野。其行方。以君爲將隱也。其言文。其神昌。置而不求。君不卽。卽而求之。君不藏。以爲將仕。將隱者。皆不知君者也。蓋將挈所有而乘所遇。以游於世。而卒反於其鄉者乎。

參寥子眞贊

東坡居士曰。維參寥子。身寒而道富。辯於文而訥於口。外佺柔而中健武。與人無競。而好刺譏。朋友之過。枯形灰心。而喜爲感時玩物不能忘情之語。此予所謂參寥子。有不可曉者五也。

徐大正眞贊

賢哉徐子。溫文而毅。儒不亂法。俠不犯忌。求之古人。尙論其世。登唐滅漢。三國之士。我非北海。安讖子義。願觀伯符。擘戟爲戲。

文與可畫墨竹屏風贊

與可之文。其德之精。粕與可之詩。其文之毫末。詩不能盡。溢而爲書。變而爲畫。皆詩之餘。其詩與文。好者益寡。有好其德。如好其畫者乎。悲夫。

戒壇院文與可畫墨竹贊

風梢雨籜。上傲冰雹。霜根雪節。下貫金鐵。誰爲此君。與可姓文。惟其有之。是以好之。

石室先生畫竹贊并敘

與可文翁之後也。蜀人猶以石室名其家。而與可自謂笑笑先生。蓋可謂與道皆逝。不留於物者也。願嘗

好畫竹。客有贊之者曰。

先生閒居獨笑不已。問安所笑。笑我非爾物之相物。我爾一也。先生又笑笑所笑者。笑笑之餘。以竹發妙。竹亦得風。天然而笑。

文與可飛白贊

嗚呼哀哉。與可豈其多好奇也歟。抑其不試故藝也。始予見其詩與文。又得見其行草篆隸也。以爲止此矣。既沒一年。而復見其飛白。美哉多乎。其盡萬物之態也。霏霏乎其若輕雲之蔽月。翻翻乎其若長風之卷旆也。猗猗乎其若遊絲之縈柳絮。裏裏乎其若流水之舞荇帶也。離離乎其遠而相屬。縮縮乎其近而不隘也。其工至於如此。而余乃今知之。則余之知與可者。固無幾。而其所不知者。蓋不可勝計也。嗚呼哀哉。

郭忠恕畫贊并敘

右張夢得所藏郭忠恕畫山水屋木一幅。忠恕字恕先。以字行。洛陽人。少善屬文。及史書小學。通九經。七歲舉童子。漢湘陰公辟從事。與記室董喬爭事。謝去。周祖召爲周易博士。國初與監察御史符昭文爭忿。朝堂貶乾州司戶。秩滿遂不仕。放曠岐雍陝洛間。逢人無貴賤。口稱貓。遇佳山水輒留旬日。或絕粒不食。盛夏暴日中無汗。大寒鑿冰而浴。尤善畫。妙於山水屋木。有求者必怒而去。意欲畫。卽自爲之。郭從義鎮岐下。延止山亭。設絹素粉墨。於坐。經數月。忽乘醉就圖之一角。作遠山數峯而已。郭氏亦寶之。岐有富人子喜畫。日給淳酒待之甚厚。久乃以情言。且致匹素。恕先爲畫小童持線車。放風鳶。引線數丈。滿之。富家

子大怒。遂絕時與役夫小民入市肆飲食。曰。吾所與游皆子類也。太宗聞其名。召赴闕。館于內侍省押班。寶神與舍。恕先長髯而美。忽盡去之。神與驚問其故。曰。聊以效顰。神與大怒。除國子監主簿。出館於太學。益縱酒肆言時政。頗有謗語。聞決杖配流登州。至齊州臨清。謂部送吏曰。我逝矣。因捨地爲穴。度可容面。俯窺焉。而卒。藁葬道左。後數月。故人欲改葬。但衣衾存焉。蓋尸解也。贊曰。長松攙天蒼壁。插水憑欄飛觀。縹緲誰子。空蒙寂歷。煙雨滅沒。恕先在焉。呼之或出。

黃庭經贊并敘

予既書黃庭內景。以贈葆光道師。而龍眠居士復爲作經相其前。而畫予二人像其後。筆勢雋妙。遂爲希世之寶。嗟歎不足。故復贊之曰。

太上虛皇出靈篇。黃庭真人舞胎仙。髯者兩卿相後前。卯妙俠侍清且妍。十有二神服銳堅。巍巍堂堂人中天。問我何修果此緣。是心朝空夕了然。恐非其人世莫傳。殿以二士蒼鶴鶩。南隨道師歷山淵。山人迎笑喜我還。問誰遣化老龍眠。

興國寺浴室院六祖畫贊并敘

予嘉祐初舉進士。館於興國浴室。老僧德香之院。浴室之南。有古屋。東西壁畫六祖像。其東刻木爲樓閣。堂宇以障之。不見其全。而西壁三師皆神宇靖深。中空外夷。意非知是道者不能爲此。書其上曰。蜀僧令宗筆。予初不聞宗名。而家有僞蜀待詔丘文播筆畫相似。殆不可辨。曰。宗豈師播者耶。已而問諸蜀父老。曰。文播漢州人。弟曰文曉。而令宗其異父弟。或曰其表弟也。皆善畫山水人物竹石。其品在黃筌句龍爽

之間而文播之子仁慶尤長於花實羽毛。蜀人趙昌所師者。予去三十一年。而中書舍人彭君器資亦館于是。予往見之。則院中人無復識予者。獨主僧惠汝。蓋當時堂上侍者。然亦老矣。導予觀令宗畫。則三祖依然尚在。蔭翳閒。予與器資相顧太息。汝曰。嘻。去是也。何有。乃徙置所謂樓閣堂宇者。北向而出之。六師相視。如言如笑。如以法相授。都人聞之。觀者日衆。汝乃作欄楯以護之。而器資請予爲贊之曰。少林儻壁。不以爲礙。彌天同聲。不以爲泰。稽首六師。昔晦今明。不去不來。何損何增。俯仰屈信。三十一年。我雖日化。其孰能遷之。

韓幹畫馬贊

韓幹之馬四。其一在陸。驥首奮鬣。若有所望。頓足而長鳴。其一欲涉水。高首下擇。所由濟。踟躕而未成。其二在水。前者反顧。若以鼻語。後者不應。欲飲而留行。以爲廐馬也。則前無羈絡。後無箠策。以爲野馬也。則隅目聳耳。豐臆細尾。皆中度程。蕭然如賢大夫貴公子。相與解帶脫帽。臨水而濯纓。遂欲高舉。遠引友麋。鹿而終。天年則不可得矣。蓋優哉游哉。聊以卒歲而無營。

師子屏風贊并敘

潤州甘露寺。唐有李衛公所留陸探微畫師子板。余自錢塘移守膠西。過而觀焉。使工人摹之。置蓋公堂中。且贊之曰。

圓其目。仰其鼻。奮鬣吐舌。威見齒舞。其足前。其耳左。顧右。躡。喜見尾。雖猛而和。蓋其戲。嚴嚴高堂。護燕几。啼呼顛沛。走百鬼。嗟乎妙哉。古陸子。

石菖蒲贊并敘

本草菖蒲味辛溫無毒。開心補五藏。通九竅。明耳目。久服輕身。不忘延年。益心智。高志不老。注云生石磧上。概節者良。生下溼地。大根者。乃是昌陽。不可服。韓退之進學解云。嘗醫師以昌陽引年。欲進其稀苓。不知退之。即以昌陽爲昌蒲耶。抑謂其似是而非。不可以引年也。凡草木之生石上者。必須微土以附其根。如石韋石斛之類。雖不待土。然去其本處。輒槁死。惟石昌蒲并石取之。濯去泥土。漬以清水。置盆中。可數十年不枯。雖不甚茂。而節葉堅瘦。根須連絡蒼然。於几案間。久而益可喜也。其輕身延年之功。旣非昌陽之所能及。至於忍寒苦。安澹泊。與清泉白石爲伍。不待泥土而生者。亦豈昌陽之所能髣髴哉。余游慈湖山中。得數本。以石盆養之。置舟中間。以文石。石英。璀璨芬郁。意甚愛焉。顧恐陸行不能致也。乃以遣九江道士胡洞微。使善視之。余復過此。將問其安否。贊曰。清且泚。惟石與水。託於一器。養非其地。瘠而不死。夫孰知其理不如此。何以輔五藏而堅髮齒。



蘇東坡集

卷二十一

論八首

省試刑賞忠厚之至論

論曰。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之際。何其愛民之深。憂民之切。而待天下之以君子長者之道也。有一善從而賞之。又從而詠歌嗟嘆之。所以樂其始而勉其終。有一不善從而罰之。又從而哀矜懲創之。所以棄其舊而開其新。故其吁俞之聲。歡休慘戚。見於虞夏商周之書。成康既沒。穆王立而周道始衰。然猶命其臣呂侯而告之。以祥刑。其言憂而不傷。威而不怒。慈愛而能斷。惻然有哀憐無辜之心。故孔子猶有取焉。傳曰。賞疑從與。所以廣恩也。罰疑從去。所以慎刑也。當堯之時。皋陶爲士。將殺人。皋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執法之堅。而樂堯用刑之寬。四岳曰。鯀可用。堯曰。不可。鯀方命圯族。旣而曰。試之。何堯之不聽。皋陶之殺人。而從四岳之用。鯀也。然則聖人之意。蓋亦可見矣。書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嗚呼。盡之矣。可以賞。可以無賞。賞之過乎仁。可以罰。可以無罰。罰之過乎義。過乎仁。不失爲君子。過乎義。則流而入於忍人。故仁可過也。義不可過也。古者賞不以爵祿。刑不以刀鋸。賞以爵祿。是賞之道。行於爵祿之所加。而不行於爵祿之所不加也。刑以刀鋸。是刑之威。施於刀鋸之所及。而不施於刀鋸之所不及也。先王知天下之善不勝賞。而爵祿不足以滿也。知天下之惡不勝刑。而刀鋸不足以裁也。

是故疑則舉而歸之於仁。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歸於君子長者之道。故曰忠厚之至也。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夫君子之已亂，豈有異術哉？時其喜怒而無失乎仁而已矣。春秋之義，立法貴嚴，而責人貴寬，因其褒貶之義，以制賞罰，亦忠厚之至也。謹論。

御試重巽申命論

論曰：昔聖人之始畫卦也，皆有以配乎物者也。巽之配於風者，以其發而有所動也。配於木者，以其仁且順也。夫發而有所動者，不仁則不可以久，不順則不可以行。故發而仁，動而順，而巽之道備矣。聖人以爲不重，則不可以變，故因而重之，使之動而能變，變而不窮，故曰重巽以申命。言天子之號令如此而後可也。天地之化育，有可以指而言者，有不可以求而得之者。今夫日皆知其所以爲煖，雨皆知其所以爲潤，雷霆皆知其所以爲震，雪霜皆知其所以爲殺，至於風，悠然布於天地之間，來不知其所自，去不知其所入，噓而炎，吹而冷，大而鼓乎大山，喬嶽之上，細而入乎竅空，蔀屋之下，發達萬物，而天下不以爲德，摧敗草木，而天下不以爲怒，故曰天地之化育，有不可求而得者。此聖人之所法，以令天下之術也。聖人在上，天下之民，各得其職，士者皆曰吾學而仕，農者皆曰吾耕而食，工者皆曰吾作而用，賈者皆曰吾負而販，不知聖人之制命令，以鼓舞通變其道，而使之安乎此也。聖人之在上也，天下可由而不可知，可言而不可議，蓋得乎巽之道也。易者聖人之動，而卦者動之時也。蠱之象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而巽之九五，亦曰：先庚三日，後庚三日。而說者謂甲庚皆所以申命而先後者，慎之至也。聖人憫斯民之愚，而不忍使之遽陷於罪戾也，故先三日而令之，後三日而申之，不從而後誅，蓋其用心之慎也。以至神之化，令天下使

天下不測其端。以至詳之法曉天下。使天下明知其所避。天下不測其端。而明知其所避。故靡然相率而不敢議也。上令而下不議。下從而上不誅。順之至也。故重巽之道上下順也。謹論。

學士院試孔子從先進論

論曰。君子之欲有爲於天下。莫重乎其始進也。始進以正。猶且以不正繼之。況以不正進者乎。古之人有欲以其君王者也。有欲以其君霸者也。有欲強其國者也是三者。其志不同。故其術有淺深。而其成功有巨細。雖其終身之所爲不可逆知。而其大節必見於其始進之日。何者。其中素定也。未有進以強國而能霸者也。未有進以霸而能王者也。伊尹之耕於有莘之野也。其心固曰。使吾君爲堯舜之君。而吾民爲堯舜之民也。以伊尹爲以滋味說湯者。此戰國之策士。以己度伊尹也。君子疾之。管仲見桓公於曩囚之中。其所言者。固欲合諸侯攘戎狄也。管仲度桓公足以霸。度其身足以爲霸者之佐。是故上無侈說。下無卑論。古之人其自知明也。如此商鞅之見孝公也。三說而後合。甚矣鞅之懷詐挾術以欺其君也。彼豈不自知其不足以帝。且王哉。顧其刑名慘刻之學。恐孝公之不能從。是故設爲高論以銜之。君旣不能是矣。則舉其國惟吾之所欲爲。不然。豈其負帝王之略。而每見輒變以徇人乎。商鞅之不終於秦也。是其進之不正也。聖人則不然。其志愈大。故其道愈高。其道愈高。故其合愈難。聖人視天下之不治。如赤子之在水火也。其欲得君以行道。可謂急矣。然未嘗以難合之故而少貶焉者。知其始於少貶。而其漸必至陵遲而大壞也。故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孔子之世。其諸侯卿大夫視先王之禮樂。猶方圓冰炭之不相入也。進而先之以禮樂。其不合必矣。是人也。以道言之則聖人。以世言之

則野人也。若夫君子之急於有功者則不然。其未合也。先之以世俗之所好。而其既合也。則繼以先王之禮樂。其心則然。然其進不正。未有能繼以正者也。故孔子不從而孟子亦曰。枉尺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爲。與君子之得其君也。既度其君。又度其身。君能之而我不能。不敢進也。我能之而君不能。不可爲也。不敢進而進。是易其君。不可爲而爲。是輕其身。是二人者皆有罪焉。故君子之始進也。曰。君苟用我矣。我且爲是。君曰。能之。則安受而不辭。君曰。不能。天下其獨無人乎。至於人君亦然。將用是人也。則告之以己所欲。爲要其能否而責成焉。其曰。姑用之。而試觀之者。皆過也。後之君子。其進也。無所不至。惟恐其不合也。曰。我將權以濟道。旣而道卒不行焉。則曰。吾君不足以盡我也。始不正其身。終以謗其君。是人也。自以爲君子。而孟子之所謂賊其君者也。謹論。

學士院試春秋定天下之邪正論

論曰。爲穀梁者曰。成天下之事業。定天下之邪正。莫善於春秋。請因其說而極言之。夫春秋者。禮之見於事業者也。孔子論三代之盛。必歸於禮之大成。而其衰必本於禮之漸廢。君臣父子上下。莫不由禮而定其位。至以爲有禮則生。無禮則死。故孔子自少至老。未嘗一日不學禮。而不治其他。以之出入周旋。亂臣強君。莫能加焉。知天下莫之能用也。退而治其紀綱條目。以遺後世之君子。則又以爲不得親見於行事。有其具而無其施設。措置之方。於是因魯史記爲春秋。一斷於禮。凡春秋之所褒者。禮之所與也。其所貶者。禮之所否也。記曰。禮者所以別嫌明疑。定猶豫也。而春秋一取斷焉。故凡天下之邪正。君子之所疑而不能決者。皆至於春秋而定。非定於春秋。定於禮也。故太史公曰。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爲人君父而不

知春秋者。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臣子而不知春秋者。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夫禮義之失。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其意皆以善爲之而不知其義。是以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夫邪正之不同也。不啻若黑白。使天下凡爲君子者。皆如顏淵。凡爲小人者。皆如桀跖。雖徵春秋。天下其孰疑之。天下之所疑者。邪正之間也。其情則邪。而其迹若正者有之矣。其情以爲正。而不知其義以陷於邪者有之矣。此春秋之所以丁寧反覆於其間也。宋襄公疑於仁者也。晉荀息疑於忠者也。襄公不脩德而疲弊其民以求諸侯。此其心豈湯武之心哉。而獨至於戰。則曰不禽二毛。不鼓不成列。非有仁者之素。而欲一旦竊取其名。以欺後世。苟春秋不爲正之。則世之爲仁者。相率而爲僞也。故其書曰冬十一月乙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春秋之書戰。未有若此其詳也。君子以爲其敗固宜。而無有隱諱不忍之辭焉。苟息之事君也。君存不能正其違。沒又成其邪志而死焉。苟息而爲忠。則凡忠於盜賊死於私暱者皆忠也。而可乎。故其書曰及其大夫荀息。不然則荀息孔父之徒也。而可名哉。謹論。

後正統論三首至和二午作

總論一

正統者何邪。名邪實邪。正統之說曰。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統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不幸有天子之實而無其位。有天子之名而無其德。是二人者立於天下。天下何正何一。而正統之論決矣。正統之爲言。猶曰有天下云爾。人之得此名而又有此實也。夫何議。天下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聖人於此不得已焉。而不以實傷名。而名卒不能傷實。故名輕而實重。不以實傷名。故天下不爭名。輕而實重。故天下

趨於實。天下有不肖而曰吾賢者矣。未有賤而曰吾貴者也。天下之爭自賢不肖始。聖人憂焉。不敢以亂貴賤。故天下知賢之不能奪貴。天下之貴者。聖人莫不貴之。恃有賢不肖存焉。輕以與人貴。而重以與人賢。天下然後知貴之不如賢。知賢之不能奪貴。故不爭。知貴之不如賢。故趨於實。使天下不爭而趨於實。是亦足矣。正統者。名之所在焉而已。名之所在而不能有益乎其人。而後名輕。名輕而後實重。吾欲重天下之實。於是乎始輕正統。聽其自得者。十曰堯舜。夏商周秦漢晉隋唐。予其可得者。六以存教。曰魏梁後唐。晉漢周。使夫堯舜三代之所以爲賢於後世之君者。皆不在乎正統。故後世之君。不以其道而得者。亦無以爲堯舜三代之比。於是乎實重。

辨論二

正統之論。起於歐陽子。而霸統之說。起於章子。二子之論。吾與歐陽子。故不得不與章子辨。以全歐陽子。歐陽子之說全。而吾之說又因以明。章子之說曰。進秦梁失而未善也。進魏非也。是章子未知夫名實之所在也。夫所謂正統者。猶曰有天下云爾。名耳。正統者。果名也。又焉實之。知視天下之所同。君而加之。又焉知其他。章子以爲魏不能一天下。不當與之統。夫魏雖不能一天下。而天下亦無有如魏之強者。吳雖存非兩立之勢。奈何不與之統。章子之不絕五代也。亦徒以爲天下無有與之敵者而已。今也絕魏。魏安得無辭哉。正統者。惡夫天下之無君而作也。故天下雖不合於一。而未至乎兩立者。則君子不忍絕之於無君。且夫德同而力均。不臣焉可也。今以天下不幸而不合於一。德既無以相過。而弱者又不肯臣乎強。於是焉而不與之統。亦見其重天下之不幸。而助夫不臣者也。章子曰。鄉人且恥與盜者偶。聖人豈得與

篡君同名哉。吾將曰是鄉人與是爲盜者。民則皆民也。士則皆士也。大夫則皆大夫也。則亦與之皆坐乎。苟其勢不得不與之皆坐。則鄉人何恥邪。聖人得天下。篡君亦得天下。顧其勢不得不與之同名。聖人何恥邪。吾將以聖人恥夫篡君。而篡君又焉能恥聖人哉。章子曰。君子大居正。而以不正人居之。是正不正之相去。未能相遠也。且章子之所謂正者何也。以一身之正爲正邪。以天下有君爲正邪。一身之正是天下之私正也。天下有君。是天下之公正也。吾無取乎私正也。天下無君。篡君出而制天下。湯武旣沒。吾安所取正哉。故篡君者。亦當時之正而已。章子曰。祖與孫雖百歲。而子五十。則子不得爲壽。漢與晉雖得天下。而魏不能一。則魏不得爲有統。吾將曰。其兄四十而死。則其弟五十。則子不得爲壽。漢與晉雖得天下。當時而已。章子比之婦謂舅嬖妾爲姑。吾將曰。舅則以爲妻。而婦獨奈何不以爲姑乎。以妾爲妻者。舅之過也。婦謂之姑。蓋非婦罪也。舉天下而受之魏晉。是亦漢魏之過而已矣。與之統者。獨何罪乎。雖然。歐陽子之論。猶有異乎。吾說者。歐陽子之所與者。吾之所與也。歐陽子之所以與之。非吾所以與之也。歐陽子重與之。而吾輕與之。且其言曰。秦漢而下。正統屢絕。而得之者少。以其得之者少。故其爲名甚尊而重也。嗚呼。吾不喜夫少也。幸而得之者少。故有以尊重其名。不幸而皆得歐陽子。其敢有所不與邪。且其重之。則其施於篡君也。誠若過然。故章子有以啓其說。夫以文王而終身不得。以魏晉梁而得之。果其爲重也。則文王將有愧於魏晉梁焉。必也使夫正統者不得爲聖人之盛節。則得之爲無益。得之爲無益。故雖舉而加之篡君。而不爲過。使夫文王之所不得。而魏晉梁之所得者。皆吾之所輕者也。然後魏晉梁無以愧文王。而文王亦無所愧於魏晉梁焉。

辨論三

始終得其正。天下合於一。是二者必以其道得之邪。亦或不以其道得之邪。病乎或者之不以其道得之也。於是乎舉而歸之名。歐陽子曰。皆正統。是以名言者也。章子曰。正統。又曰。霸統。是以實言者也。歐陽子以名言。而純乎名。章子以實言。而不盡乎實。章子之意。以霸統重其實。而不知實之輕。自霸統始。使天下之名。皆不得過乎實者。固章子意也。天下之名。果不過乎實也。則吾以章子爲過乎聖人。聖人不得已則不能以實傷名。而章子則能之。且吾豈不知居得其正之爲正。如魏受之於漢。晉受之於魏。不如至公大義之爲正也哉。蓋亦有不得已焉耳。如章子之說。吾將求其備。堯舜以德。三代以德與功。漢唐以功。秦隋後唐。晉漢周。以力。晉梁以弑。不言魏者。因章子之說。而與之辨。以實言之。則德與功不如德。功不如德。與功力不如功。弑不如力。是堯舜而下得統者。凡更四不如。而後至於晉梁焉。而章子以爲天下之實。盡於其正統。霸統之間矣。歐陽子純乎名。故不知實之所止。章子雜乎實。故雖晉梁弑君之罪。天下所不容之惡。而其實反不過乎霸。彼其初得正統之虛名。而不測其實罪之所至也。章子則告之曰。爾霸者也。夫以弑君得天下。而不失爲霸。則章子之說。固便乎篡者也。夫章子豈曰弑君者。其實止乎霸也哉。蓋已舉其實而著之名。雖欲復加之。臯而不可得也。夫王者沒而霸者有功於天下。吾以爲在漢唐爲宜。必不得已。而秦隋後唐。晉漢周得之。吾猶有憾焉。奈何其舉而加之。弑君之人乎。嗚呼。吾不惜乎名。而惜乎實也。霸之於王也。猶兄之於父也。聞天下之父嘗有曰堯者。而曰必堯而後父。少不若堯而降。爲兄。則警繇懼至。僕妾焉。天下將有降父。而至於僕妾者。無怪也。從章子之說者。其弊固至乎此也。故曰。莫若純乎名。純乎

名故晉梁之得天下。其名曰正統。而其弑君之實。惟天下後世之所加。而吾不爲之齊量焉。於是乎晉梁之惡。不勝誅於天下。實於此反不重乎。章子曰。堯舜曰帝。三代曰王。夏曰氏。商周曰人。古之人輕重其君。有是也。以爲其霸統之說。夫執聖人之一端。以藉其口。夫何說而不可。吾亦將曰。孔子刪書而虞夏商周。皆曰書。湯武王伯禽秦穆公。皆曰誓。以爲吾皆曰正統之說。其誰曰不可。聖人之於實也。不傷其名。而後從之。帝亦天子也。王亦天子也。氏亦人也。人亦氏也。夫何名之傷。若章子之所謂霸統者。傷乎名。而喪乎實者也。

思治論嘉祐八年作

方今天下何病哉。其始不立。其卒不成。惟其不成。是以厭之而愈不立也。凡人之情。一舉而無功。則疑。再則倦。三則去之矣。今世之士。所以相顧而莫肯爲者。非其無有忠義慷慨之志也。又非其才術謀慮。不若人也。患在苦其難成。而不復立。不知其所以不成者。罪在於不立也。今立而成矣。今世有三患。而終莫能去。其所從起者。則五六十年矣。自宮室禱祠之役。與錢幣茶鹽之法。壞加之。以師旅。而天下常患無財。五六十年之間。下之所以游談聚議。而上之所以變政易令。以求豐財者。不可勝數矣。而財終不可豐。自漚澗之役。北虜雖求和。而終不得其要領。其後重之以西羌之變。而邊陲不寧。二國益驕。以戰則不勝。以守則不固。而天下常患無兵。五六十年之間。下之所以游談聚議。而上之所以變政易令。以求強兵者。不可勝數矣。而兵終不可強。自選舉之格嚴。而吏拘於法。不志於功名。考功課吏之法。壞而賢者無所勸。不肖者無所懼。而天下常患無吏。五六十年之間。下之所以游談聚議。而上之所以變政易令。以求擇吏者。不

可勝數矣。而吏終不可擇。財之不可豐。兵之不可強。吏之不可擇。是豈真不可邪。故曰其始不立。其卒不成。惟其不成。是以厭之而愈不立也。夫所貴於立者。以其規摹先定也。古之君子。先定其規摹。而後從事。故其應也有候。而其成也有形。衆人以爲是汗漫不可知。而君子以爲理之必然。如炊之無不熟。種之無不生也。是故其用力省而成功速。昔者子太叔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以思之。思其始而圖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子產以爲不思而行。與凡行而出於思之外者。如農之無畔也。其始雖勤。而終必棄之。今夫富人之營宮室也。必先料其資財之豐約。以制宮室之大小。旣內決於心。然後擇工之良者而用一人焉。必告之曰。吾將爲屋若干。度用材幾何。役夫幾人。幾日而成。土石材葦。吾於何取之。其工之良者。必告之曰。某所有木。某所有石。用材役夫若干。某日而成。主人率以聽焉。及期而成。旣成而不失富。則規摹之先定也。今治天下則不然。百官有司。不知上之所欲爲也。而人各有心。好大者欲王。好權者欲霸。而媮者欲休息。文吏之所至。則治刑獄。而聚斂之臣。則以貨財爲急。民不知其所適從也。及其發一政。則曰姑試行之而已。其濟與否。固未可知也。前之政未見其利害。而後之政復發矣。凡今之所謂新政者。聽其始之議論。豈不甚美。而可樂哉。然而布出於天下。而卒不知其所終。何則。其規摹不先定也。用捨系於好惡。而廢興決於衆寡。故萬全之利。以小不便而廢者有之矣。百世之患。以小利而不顧者有之矣。所用之人。無常責。而所發之政。無成效。此猶適千里。不齎糧。而假勺於塗人。治病不知其所當用之藥。而百藥皆試。以僥倖於一物之中。欲三患之去。不可得也。昔者太公治齊。周公治魯。至於數十世之後。子孫之強弱。風俗之好惡。皆可得而逆知之。何者。其所施專一。則其勢固有以使之也。管仲相桓

公自始爲政。而至於霸。其所施設。皆有方法。及其成功。皆知其所以然。至今可覆也。咎犯之在晉。范蠡之在越。文公句踐。嘗欲用其民。而二臣皆以爲未可。及其以爲可用也。則破楚滅吳。如寄諸其鄰。而取之。此無他。見之明而策之熟也。夫今之世。亦與明者熟策之而已。士爭言曰。如是而財可豐。如是而兵可強。如是而吏可擇。吾從其可行者而規摹之。發之以勇。守之以專。達之以強。日夜以求合於其所規摹之內。而無務出於其所規摹之外。其人專其政。一然而不成者。未之有也。財之不豐。兵之不強。吏之不擇。此三者存亡之所從出。而天下之大事也。夫以天下之大事。而有一人焉。獨擅而兼言之。則其所以治此三者之術。其得失固未可知也。雖不可知。而此三者決不可不治者。可知也。是故不可以無術。其術非難知而難聽。非難聽而難行。非難行而難收。孔子曰。好謀而成。使好謀而不成。不如無謀。蓋世有好劍者。聚天下之良金鑄之。三年而成。以爲吾劍。天下莫敵也。劍成而很戾。缺折不可用。何者是。知鑄而不知收也。今世之舉事者。雖其甚小。而欲成之者。常不過數人。欲壞之者。常不可勝數。可成之功。常難形。若不可成之狀。常先見上之人。方且眩瞖而不自信。又何暇及於收哉。古之人。有犯其至難。而圖其至遠者。彼獨何術也。且非特聖人而已。商君之變秦法也。擾萬人之怒。排舉國之說。勢如此其逆也。蘇秦之爲從也。合天下之異以爲同。聯六姓之疎以爲親。計如此其迂也。淮陰侯請於高帝。求三萬人。願以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之糧道。而西會於滎陽。耿弇亦言於世祖。欲先定漁陽。取涿郡。還收富平。而東下齊。世祖以爲落落難合。此皆越人之都邑。而謀人國功如此其疎也。然而四子者行之若易然。出於其口。成於其手。以爲既已許吾君。則親挈而還之。今吾以自有之天下。而行吾所得爲之事。其事又非有所拂逆於天下之意也。非有

所待於人而後具也。如有財而自用之。有子而自教之耳。然而政出於天下。有出而無成者。五六十年於此矣。是何也。意者知出而不知收歟。非不知收。意者汗漫而無所收歟。故爲之說曰。先定其規摹。而後從事。先定者可以謀人。不先定者自謀。常不給。而況於謀人乎。且今之世俗。則有所可患者。士大夫所以信服於朝廷者。不篤。而皆好議論。以務非其上。使人眩於是。非而不知其所從。從之則事舉。無可爲者。不從則其所行者。常多故而易敗。夫所以多故而易敗者。人各持其私意。以賊之。議論勝於下。而幸其無功者。衆也。富人之謀利也。常獲世以爲福。非也。彼富人者。信於人素深。而服於人素厚。所爲而莫或害之。所欲而莫或非之。事未成而衆已先成之矣。夫事之行也有勢。其成也有氣。富人者。乘其勢而襲其氣也。欲事之易成。則先治其所以信服天下者。天下之士。不可以力勝。力不可勝。則莫若從衆。從衆者。非從衆多之口。而從其所不言而同然者。是真從衆也。衆多之口。非果衆也。特聞於吾耳。而接於吾前。未有非其私說者也。於吾爲衆。於天下爲寡。彼衆之所不言而同然者。衆多之口。舉不樂也。以衆多之口。所不樂。而棄衆之所不言而同然。則樂者寡。而不樂者衆矣。古之人。常以從衆得天下之心。而世之君子。常以從衆失之。不知夫古之人。其所從者。非從其口。而從其所同然也。何以明之。世之所謂逆衆斂怨而不可行者。莫若減任。子然不顧而行之者。五六年矣。而天下未嘗有一言。何則。彼其口之所不樂。而心之所同然也。從其所同然而行之。若猶有言者。則可以勿卹矣。故爲之說曰。發之以勇。守之以專。達之以強。苟知此三者。非獨爲吾國而已。雖北取契丹可也。

卷二十二

策問十七首

私試策問七首

問人主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其國常至於不可救者何也。所憂者非其所以亂與亡。而其所以亂與亡者。常出於其所不憂也。請借漢以言之。昔者高帝之世。天下既平矣。當時之所憂者。韓彭英盧而已。此四王者。皆不能終高帝之世。相繼仆滅而不復續。及至呂氏之禍。則猶異姓也。呂氏既已滅矣。而吳楚之憂。幾至於亡國。方韓彭呂氏之禍。惟恐同姓之不蕃熾昌大也。然至其爲變。則又過於異姓遠矣。文景之世。以爲諸侯分裂破弱。則漢可以百世而無憂。至於武帝。諸侯之難少衰。而匈奴之患方熾。則又以爲天下之憂。止於此矣。及昭宣元成之世。諸侯王既已無足憂者。而匈奴又破滅。臣事於漢。然其所以卒至於中絕而不救。則其所不慮之王氏也。世祖既立。上懲韓彭之難。中鑒七國之變。而下悼王氏之禍。於是盡侯諸將而不任以事。裁減同姓之封。而黜三公之權。以爲前世之弊盡去矣。及其衰也。宦官之權盛。而黨錮之難起。士大夫相與搯腕而遊談者。以爲天子一日誅宦官而解黨錮。則天下猶可以無事。於是外召諸將而內脅其君。宦官既誅無遺類。而董卓曹操之徒。亦因以亡漢。漢之所憂者。凡六變。而其亂與亡。輒出於其所不憂。而終不可備。由此觀之。治亂存亡之勢。其皆有以取之歟。抑將不可推。如江河之徙移。其勢自有以相激而不自知歟。其亦可以理推力救而莫之爲也。今將使事至而應之。患至而爲之。謀則天下之患。不可以勝防。而政化不可以勝變矣。則亦將朝文而莫質。忽寬而驟猛歟。意者亦有可以長守

而不變。雖有小患而不足卹者歟。願因論漢而極言其所以然。

問昔三代之際。公卿有生而爲之者。士有至老而不遷者。官有常人而人有常心。故爲周之公卿者。非周召毛原。則王之子弟也。發於畎畝。起於匹夫。而至於公相。則蓋亦有幾人而已。士之勤苦終身於學。講肄道藝。而脩其廉隅。以邀鄉里之名者。不過以望鄉大夫賢能之書。其選舉而上。不過以爲一命之士。其傑異者。至於大夫極矣。夫周之世。諸侯爲政之卿。皆其世臣之子孫。則夫布衣之士。其進蓋亦有所止也。當是之時。士皆安其習而樂其分。不倦於小官。而絜爲之。故其民事脩而世務舉。及其後世不然。使天下旅進而更爲之。雖布衣之賢。得以驟進於朝廷。而士始有無厭之心矣。官事之不脩。民事之不緝。非其不能。不屑爲之也。先王之用人。欲其人人自喜。終老而不倦。是以能盡其才。今以凡人之才。而又加之。以旣倦之意。其爲弊可勝言乎。今夫州縣之吏。有故而不得改官者。盤桓於州縣而不能去。久者不過以爲職官。令錄。仕而達者。自縣宰爲郡之通守。自郡之通守。以至郡守。爲郡守而無他才能。則盤桓於太守而不得去。由此觀之。是職官令錄與郡守四者。爲國家棄材之委。而仕不達者之所盤桓而無聊也。夫以太守之重。職官令錄之近於民。而用棄材焉。使不達者盤桓於其職。此豈先王所以使人不倦之意歟。嗟夫。蓋亦有不得已也。居今之勢。何以使天下之士。各安其分。而無輕於小官。何以使此四者流徙不倦。而無不自聊賴之意。其悉書于篇。

問古者師出受成於學。兵固學者之所宜知也。今關中之事。又諸君之所親履而目見者。昔者六國之世。秦盡有今關中之地。地不加廣也。而東備齊。南備楚。近則備韓魏。遠則備燕趙。有敵國之憂。而無中原之

助然而當是時也。攘却西戎。至千餘里。今也天下爲一。獨以關中之地。西備羌戎。三方無敵國之憂。而又內引百郡以爲助。惴惴焉自固之不暇。以百倍之勢。而無昔人分毫之功。此不可不論也。古之爲兵者。成其地。則用其地之民。戰其野。則食其野之粟。守其國。則乘其國之馬。是以外被兵而內不知。此所以百戰而不殆也。今則不然。戍邊用東北之人。糴糧用內郡之錢。騎戰用西羌之馬。是以一郡用兵。而百郡騷然。此又不可不論也。昔者衛爲狄所滅。齊桓公以車三十乘。封文公於楚丘。及其末年。至三百乘。故其詩曰。匪直也人。秉心塞淵。騶牝三千。以爲資之四夷。則衛之所近者。莫若狄。當是時也。狄與衛爲仇讎。其勢必不以馬與衛。然則衛獨以何術而能致馬如此之多邪。今欲使被兵之郡。自用其民。自食其粟。自乘其馬。而不得其術。故願聞其詳。

問三代之祭禮。其存者幾希矣。其全固不可以一日而復。然今天下郡縣。通祀社稷。孔子風伯雨師。與凡山川古聖賢之廟。此其禮尤急而不可闕者也。武王伐商。師渡盟津。有宗廟。有將舟。將舟社主在焉。則是社稷有主也。古者師行。載遷廟之主。無遷廟。則以幣玉爲廟。不可一日虛主也。一日虛主。猶不可。若無主而爲廟。可乎。是凡廟皆當有主也。今郡縣所祭。未嘗有主。而皆有土木之像。夫像安出哉。古者祭莫不用尸。詩有靈星之尸。則祭無所不用尸也。祭而不用尸者。是始死之奠也。不然。則是祭殤也。今也舉不用尸。則如勿祭而已矣。儒者治禮。至其變。尤謹嚴而詳。今之變主爲像。與祭而無尸者。果誰始也。古者坐於席。故籩豆之長短。簠簋之高下。適與人均。今土木之像。既已巍然於上。而列器皿於地。使鬼神不享。則不可知。若其享之。則是俯伏匍匐而就也。鬼神不能諄諄與人接也。故使尸設立之。今也無尸而受胙於虛位。

不亦鄙野可笑矣。夫今欲使廟皆有主，祭皆有尸，不知何道而可，願從諸君講求其遺制，合於古而便於今者。

問易之爲書，要以不可爲必然可指之論也。其始有畫而無文，後世聖人始爲之詞，蓋亦微見其端，而其或爲仁或爲義，或小或大，則付之後世學者之分。然世益久遠，則學者或入於邪說，故凡孔子之所爲贊易者，特以防閑其邪說，使之縱橫旁午，要不失正，而非以爲必然可指之論也。是故其用意廣而其詞約，竊嘗深觀之，孔子蓋有因爻詞而申言之，若無所損益於其詞之義者甚衆。比之初六有孚，比之無咎，有孚盈缶，終來有它，吉。象曰：比之初六，有它吉也。小畜之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損之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象曰：損其疾，亦可喜也。大有之上九，自天祐之，吉，無不利。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夫旣已言之矣，而孔子又申言之，使無所損益於其詞之義，則孔子固多言也。乃孔子則有不勝言者，故願與諸君論之。

問古之爲爵賞，所以待有功也，以爲有功而後爵。天下必有遺善，是故有無功而爵者。六德六行，以興賢人是也。古之爲刑罰，所以待有罪也，以爲有罪而後罰。則天下必有遺惡，是故有無罪而罰者。行僞而堅，言僞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衆殺是也。夫人之難知，自堯舜病之，惟幸其有功，故有以爲賞之名。惟因其有罪，故有以爲罰之狀。而天下不爭，今使無功之人，名之以某德，而爵之；無罪之人，狀之以某惡而誅之，則天下不知其所從，而上亦將眩亂而喪其所守。然則古之人將何以處此，歟。方今法令明具，政若畫一，然猶有冒昧以僥倖，巧詆以出入者。又况無功而賞，無罪而罰，歟。古之人將必有以處此也。

問聖人之言。各有方也。苟爲不達。執其一方。而輒以爲常。則天下之惑者。不可以勝原矣。昔者孔子以爲喪欲速貧。死欲速朽。而有子以爲非君子之言。乃孔子則有所由發也。善乎有子之知孔子也。語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易曰。觀盥而不薦。語曰。吾豈匏瓜也哉。安能繫而不食。易曰。以杞匏瓜。有隕自天。是二者其言則同。而之所以言者。可得爲同歟。王弼之於易。可以爲深矣。然因其言之適同。遂以爲訓。使學者不得不惑。亦不可不辨。

問古之作者。苟非聖人。皆有所偏。徇其偏則已流。廢其長則已苛。二者皆非所謂善學也。君子以其身之正。知人之不正。以人之不正。知其身之有所未正也。旣以正人。又反以正己。此所以寡過而成名也。昔者韓子論荀揚之疵。而韓子之疵。有甚於荀揚。荀卿譏六子之蔽。而荀卿之蔽。不下於六子。班固之論子長也。以爲是非謬於聖人。而范曄之論班固也。以爲目見毫毛。而不見睫。自今而觀之。不知范氏之書。其果逃於目睫之論也歟。其未也。而莫或正之。故願聞數子之得失。非務以相高而求勝。蓋亦樂夫儒者之以道相正也。

永興軍秋試舉人策問

問昔漢受天下於秦。因秦之制而不害爲漢。唐受天下於隋。因隋之制而不害爲唐。漢之與秦。唐之與隋。其治亂安危。至相遠也。然而卒無所改易。又况於積安久治。其道固不事變也。世之君子以爲善人爲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病其說之不效。急於有功而歸咎於法制。是以頻年遣使。冠蓋相望於道。以求民之所患苦。罷去茶禁。歸之於民。不以刑獄。委任武吏。至於考功取士。皆有所損益。行之數年。卒未見其成。而

紛紜之議。爭以爲不便。嗟乎。此特其小者耳。事之可變。將復有大於此者。今欲盡易天下之驕卒以爲府兵。盡驅天下之異教以爲齊民。盡廢天下之惰吏以爲考課。盡率天下之游士以爲農桑。其爲拂世厲俗。非特如今之所行也。行其小者且不能辦。則其大者又安敢議。然則是終不可變歟。將變之不得其術歟。將已得其術而紛紜之議不足卹歟。無乃其道可變而不在其迹歟。所謂勝殘去殺者。其卒無效歟。願條其說。

國學秋試策問二首

問所貴乎學士大夫者。以其通古今而考成敗也。昔之人嘗有以是成者。我必襲之。嘗有以是敗者。我必反之。如是其可乎。昔之爲人君者。患不能勤。然而或勤以治。亦或以亂。文王之曰。旻漢宣之厲精。始皇之程書。隋文之傳餐。其爲勤一也。昔之爲人君者。患不能斷。然而或斷以興。亦或以衰。晉武之平吳。憲宗之征蔡。苻堅之南伐。宋文之北侵。其爲斷一也。昔之爲人君者。患不信其臣。然而或信以安。亦或以危。秦穆之於孟明。漢昭之於霍光。燕噲之於子之。德宗之於盧杞。其爲信一也。此三者。皆人君之所難。有志之士。所常咨嗟慕望。曠世而不獲者也。然考此數君者。治亂興衰安危之效相反如此。豈可不求其故歟。夫貪慕其成功而爲之。與懲其敗而不爲。此二者皆過也。學者將何取焉。按其已然之迹而誣之也。易推其未然之理而辨之也。難。是以未及見其成功。則文王之勤。無以異於始皇。而方其未敗也。苻堅之斷。與晉武何辨。請舉此數君者得失之源。所以相反之故。將詳觀焉。

問古者以民之多寡爲國之貧富。故管仲以陰謀傾魯梁之民。而商鞅亦招三晉之人以并諸侯。當周之

盛時其民物之數登於王府者蓋拜而受之自漢以來丁口之蕃息與倉廩府庫之盛莫如隋其貢賦輸籍之法必有可觀者然學者以其得天下不以道又不過再世而亡是以鄙之而無傳焉孔子曰不以人廢言而况可以廢一代之良法乎文帝之初有戶三百六十餘萬平陳所得又五十萬至大業之始不及二十年而增至八百九十餘萬者何也方是時布帛之積至於無所容資儲之在天下者至不可勝數及其敗亡塗地而洛口諸倉猶足以致百萬之衆其法豈可少哉國家承平百年戶口之衆有過於隋然以今之法觀之特便於徭役而已國之貧富何與焉非徒無益於富又且以多爲患生之者寡食之者衆是以公私枵然而百弊並生夫立法創制將以遠迹三代而曾隋氏之不及此豈可不論其故哉

試館職策題三首

問傳曰秦失之強周失之弱昔周公治魯親親而尊尊至其後世有寢微之憂太公治齊舉賢而上功而其末流亦有爭奪之禍夫親親而尊尊舉賢而上功三代之所共也而齊魯行之皆不免於衰亂其故何哉國家承平百年六聖相授爲治不同同歸于仁今朝廷欲師仁祖之忠厚而患百官有司不舉其職或至於媮欲法神考之勵精而恐監司守令不識其意流入於刻夫使忠厚而不媮勵精而不刻亦必有道矣昔漢文寬仁長者至於朝廷之間恥言人過而不聞其有怠廢不舉之病宣帝綜核名實至於文理之士咸精其能而不聞其有督責過甚之失何脩何營可以及此願深明所以然之故而條具所當行之事悉箸于篇以備採擇

問古之君子見禮而知俗聞樂而知政於以論興亡之先後考古以詔今蓋學士大夫之職而人主與羣

臣之所欲聞也。請借漢而論之。西漢十二世。而有道之君六。雖成哀失德。禍不及民。宜其立國之勢。疆固不拔。而王莽以斗筭穿窬之才。談笑而取之。東漢自安順以降。日趨於衰亂。而桓靈之虐。甚於三季。其勢宜易動。而董卓皆以絕人之姿。欲取而不敢。曹操功蓋天下。其才百倍王莽。盡其智力。終身莫能得。夫治亂相絕。而安危之效相反如此。願考其政。察其俗。悉陳其所以然者。

問國家及閑暇無事時。闢三館以儲士。既命丞弼之臣。各舉其所知。又詔有司發策而訪焉。非獨以觀子大夫之能。抑欲聞天下之要務。決當今之滯論也。官冗之弊久矣。而近歲尤甚。文武之吏。待次於都下者。幾數千人。坐視而不救。歟。則下有食貧失職之歎。裁損入流。減削任子。以救之。歟。則上有傷恩失士之憂。河朔之民。不安其居久矣。一遇水旱。則扶老攜幼。轉徙而南下。令而禁之。歟。則民遠死而趨生。今必不行。聽其南而不禁。歟。則河朔漸空。而流民聚於南方。有足憂者。河自近歲。屢決而西。聽其西而不塞。歟。則汎濫千里。農民失業。塞而歸之。故道。歟。則水未必聽。或至於齧壞郡邑。此三者皆安危之所係。利害相持而。未決者也。子大夫講之熟矣。願聞其說。

省試策問三首

問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君子之至於斯也。亦可謂用力省而成功博矣。陛下嗣位于今四年。未言而民信之。無爲而天助之。雖羣臣有司。不足以識知盛德之所在。然竊意其萬一殆專以仁孝禮義。好生納諫治天下也。子大夫生於此時。而又以德行道藝賓與于廷。將必有意於孟子之言。正君而國定。願聞所謂一言而興邦。修身而天下服者。夫堯舜尙矣。學者無所復議。自

漢以來道德純備。未有如文帝者也。今考其行事而可疑者三。上林令吏之不才。而虎圈嗇夫才之過人者也。才者見而不錄。不才者置而不問。而事之不廢壞者有幾。然則兵偃刑措。何從而致之。南越不臣。寵以使者。吳王不朝。賜以几杖。此與唐之陵夷。藩鎮自立。以邀旄鉞者何異。不幾於姑息苟簡之政歟。傳曰。三王臣主俱賢。五霸不及其臣。文帝不見賈生。自以爲過之。既見不如也。文帝豈霸者歟。帝自以爲不如。而魏文帝乃以爲過之。此又何也。抑過之爲賢歟。將自謂不如爲賢歟。漢文之所以爲文。殆以是三者而可疑如此。故願與子大夫論之。以待上問而發焉。

問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詩曰。無競惟人。四方其訓之。文武之功。未有不以得人而成者也。仲尼旅人也。而門人可使南面。重耳亡公子也。而從者足以相國。漢之得人。盛於武宣。皆拔之芻牧之中。而表之公卿之上。世主不以爲疑。士大夫不以爲嫌者。風俗厚而論議正也。宋蔡廓爲吏部尙書。黃散以下皆得自用。而廓以爲薄。已。今自宰相不得專選舉。一命以上。皆付之定法。此何道也。昔常袞當國。雖盡公守法。而賢愚同滯。天下譏之。及崔貽孫相。不及一年。除吏八百多。其親舊號稱得人。故建中之政。幾同正觀。夫使宰相守法如常袞。則不免於賢愚同滯之譏。用人如貽孫。則必有威福下移之謗。欲望得人於微陋之中。而成功於繩墨之外。豈不難哉。子大夫學優而求用者也。當何施於今。而免於斯二者。願極言之。問歷觀前世。天下初定。民始休息。下旣厭亂而思靜。上亦虛心而無作。是以公私富溢。刑罰清省。及其久安無變。則夸者喜名。智者貪功。生事以爲樂。無病而自灸。則天下騷然。財屈力殫。而民始病矣。自漢以來。鮮不由此。漢初置郡。不過六十。而文景之化。幾致刑措。及唐中葉。列三百州。爲千四百縣。而政益荒。是時

宿兵八十餘萬。民去爲商賈。度爲佛老。雜入科役。率常十五。天下常以勞苦之人三。奉坐待衣食之人七。流弊之極。至元和中。乃命段平仲章貫之許孟容李絳。一切蠲減。凡省冗官八百員。吏千四百員。民以少紓而上下相安。無刻核之怨。今朝廷無事。百有餘年。雖六聖相授。求治如不及。而吏惰民勞。蓋不勝弊。今者驕兵冗官之費。宗室貴戚之奉。邊鄙將吏之給。蓋十倍於往日矣。安視而不卹歟。則有民窮無告之憂。以義而裁之歟。則有拂逆人情之患。夫元和之世。彼四子者。何獨能之。子大夫雖未仕。其詳有所不知。而救此之道。當講其要。願悉箸于篇。

省試宗室策問

問昔周之盛時。其卿士皆周召毛原。非王之伯叔父。則其子弟也。至兩漢間。平欽向。世不乏人。而唐之宗室最近而易考。武略如道宗。孝恭文章如白與賀者。不可以一二數。而以宰相進者有九人焉。嗚呼。何其盛也。建隆以來。不以吏事責宗子。雖有文武異才。終身不試。先帝獨見遠覽。恩義並用。增修教養之法。肇開選舉之路。蓋十有餘年矣。罷朝請而走郡縣。釋膏粱而治簿書者。固不爲少。然名字暴著。可以追配古人者。蓋未之見焉。意者謙畏慎默。而不自獻歟。將教養選舉之法。有所缺而未明歟。其悉箸于篇。以俟採擇。

卷二十三

雜文二十二首

明正送于偁失官東歸

世俗之患。患在悲樂。不以其正。非不以其正。其所取以爲正者。非也。請借子以明其正。子之失官。有爲子悲。如子之自悲者乎。有如子之父兄妻子之爲子悲者乎。子之所以悲者。感於得也。父兄妻子之所以悲者。感於愛也。惟不與去於己者。則不感。亦不悲。夫感則悲。不感則不悲。人宜以感者爲正歟。抑將以不感者爲正歟。以不感者爲正。則不悲者正也。然子亦有所樂者。曰。吾之所以爲吾者。豈以是哉。雖失。是其所以爲吾者。猶存。則吾猶可樂焉。已而不樂。又從而悲之。則亦不忍。夫天下之凡愛我者之悲而不釋。夫天下之凡惡我者之喜也。夫愛我而悲。惡我而喜。是知我之粗也。樂其所以爲吾者存。是自知之深也。人不自知之深爲正。而以知我之粗者爲正。是得爲正也歟。故吾願爲子言其正。子將終身樂而不悲。詩云。優哉游哉。聊以卒歲。

雜說送張就

曷嘗觀於富人之稼乎。其田美而多。其食足而有餘。其田美而多。則可以更休。而地力得完。其食足而有餘。則種之常不後時。而斂之常及其熟。故富人之稼常美。少稅而多實。久藏而不腐。今吾十口之家。而共百畝之田。寸寸而取之。日夜以望之。鋤耨銍艾。相尋於其上者。如魚鱗。而地力竭矣。種之常不及時。而斂之常不待其熟。此豈能復有美稼哉。古之人。其才非有以大過今之人也。其平居所以自養。而不敢輕用。以待其成者。閔閔焉如嬰兒之望長也。弱者養之以至於剛。虛者養之以至於充。三十而後仕。五十而後爵。信於久屈之中。而用於至足之後。流於既溢之餘。而發於持滿之末。此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而今之君

子所以不及也。吾少也有志於學。不幸而早得與吾子同年。吾子之得亦不可謂不早也。吾今雖欲自以爲不足。而衆且妄推之矣。嗚呼。吾子其去此而務學也哉。博觀而約取。厚積而薄發。吾告子止於此矣。子歸過京師而問焉。有曰。轍子由者。吾弟也。其亦以是語之。

日喻

生而眇者不識日。問之有目者。或告之曰。日之狀如銅槃。扣槃而得其聲。他日聞鐘以爲日也。或告之曰。日之光如燭。捫燭而得其形。他日揣籥以爲日也。日之與鍾籥亦遠矣。而眇者不知其異。以其未嘗見而求之。人也。道之難見也。甚於日。而人之未達也。無以異於眇。達者告之。雖有巧譬善導。亦無以過於槃與燭也。自槃而之鍾。自燭而之籥。轉而相之。豈有既乎。故世之言道者。或卽其所見而名之。或莫之見而意之。皆求道之過也。然則道卒不可求歟。蘇子曰。道可致而不可求。何謂致。孫武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孔子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莫之求而自至。斯以爲致也歟。南方多沒人。日與水居也。七歲而能涉。十歲而能浮。十五而能沒矣。夫沒者豈苟然哉。必將有得於水之道者。日與水居。則十五而得其道。生不識水。則雖壯見舟而畏之。故北方之勇者。問於没人。而求其所以沒。以其言試之。河未有不溺者也。故凡不學而務求道。皆北方之學沒者也。昔者以聲律取士。士雜學而不志於道。今者以經術取士。士求道而不務學。渤海吳君彥律有志於學者也。方求舉於禮部。作日喻以告之。

問養生

余問養生於吳子。得二言焉。曰。和曰安。何謂和。曰。子不見天地之爲寒暑乎。寒暑之極。至於折膠流金。而

物不以爲病。其變者微也。寒暑之變。晝與日俱逝。夜與月並馳。俯仰之間。屢變而人不知者。微之至和之極也。使此二極者相尋而狎至。則人之死久矣。何謂安。曰。吾嘗自牢山浮海達於淮。遇大風焉。舟中之人。如附於桔槔。而與之上下。如踏車輪而行。反逆眩亂不可止。而吾飲食起居如他日。吾非有異術也。惟莫與之爭。而聽其所爲。故凡病我者。舉非物也。食中有蛆。人之見者必嘔也。其不見而食者。未嘗嘔也。請察其所從生。論八珍者。必嘔。言糞穢者。必唾。二者未嘗與我接也。唾與嘔。何從生哉。果生於物乎。果生於我乎。知其生於我也。則雖與之接而不變。安之至也。安則物之感我者。輕。和則我之應物者。順。外輕內順。而生理備矣。吳子古之靜者也。其觀於物也。審矣。是以私識其言。而時省觀焉。

怪石供

禹貢青州有鈇松怪石。解者曰。怪石似玉者。今齊安江上。往往得美石。與玉無辨。多紅黃白色。其文如人指上螺。精明可愛。雖巧者以意繪畫。有不能及。豈古所謂怪石者耶。凡物之醜好。生於相形。吾未知其果安在也。使世間石皆若此。則今之凡石。覆爲怪矣。海外有形語之國。口不能言。而相喻以形。其以形語也。捷於口。使吾爲之。不已難乎。故夫天機之動。忽焉而成。而人真以爲巧也。雖然。自禹以來。怪之矣。齊安小兒。浴於江時。有得之者。戲以餅餌易之。既久。得二百九十有八枚。大者兼寸。小者如棗栗菱芡。其一如虎豹。首有口鼻眼處。以爲羣石之長。又得古銅盆一枚。以盛石。挹水注之。粲然。而廬山歸宗佛印禪師。適有使至。遂以爲供。禪師嘗以道眼觀一切。世間混淪空洞。了無一物。雖夜光尺璧。與瓦礫等。而況此石。雖然。願受此供。灌以墨池水。強爲一笑。使自今以往。山僧野人。欲供禪師。而力不能辦。衣服飲食。臥具者。皆

得以淨水注石為供。蓋自蘇子瞻始。時元豐五年五月黃州東坡雪堂書。

後怪石供

蘇子既以怪石供佛印。佛印以其言刻諸石。蘇子聞而笑曰。是安所從來哉。予以餅易諸小兒者也。以可食易無用。予既足笑矣。彼又從而刻之。今以餅供佛印。佛印必不刻也。石與餅何異。參寥子曰。然供者幻也。受者亦幻也。刻其言者亦幻也。夫幻何適而不可舉手而示蘇子曰。拱此而揖人人莫不喜。載此而詈人人莫不怒。同是手也。而喜怒異。世未有非之者也。子誠知拱戟之皆幻。則喜雖存而根亡。刻與不刻無不可者。蘇子大笑曰。子欲之耶。乃亦以供之。凡二百五十并二石槃云。

書劉庭式事

予昔為密州殿中丞。劉庭式為通判。庭式齊人也。而子由為齊州掌書記。得其鄉閭之言。以告予曰。庭式通禮學。究未及第。時議娶其鄉人之女。既約而未納幣也。庭式及第。其女以疾。兩目皆盲。女家躬耕貧甚。不敢復言。或勸納其幼女。庭式笑曰。吾心已許之矣。雖盲豈負吾初心哉。卒娶盲女。與之偕老。義也。愛從何生。哀從何出乎。庭式曰。吾知喪吾妻而已。有目亦吾妻也。無目亦吾妻也。吾若綠色而生。愛緣愛而生。哀色衰愛弛。吾哀亦忘。則凡揚袂倚市目挑而心招者。皆可以為妻也。耶。予深感其言。曰。子功名富貴人也。或笑予言之過。予曰。不然。昔羊叔子娶夏侯霸女。霸叛入蜀。親友皆告絕。而叔子獨安其室。恩禮有加焉。君子是以知叔子之貴也。其後卒為晉元臣。今庭式亦庶幾焉。若不貴必且得道。時坐客皆憮然不信也。

昨日有人自廬山來云。庭式今在山中。盪太平觀。面目弈弈有紫光。步上下峻坂。往復六十里如飛。絕粒不食。已數年矣。此豈無得而然哉。聞之喜甚。自以吾言之不妄也。乃書以寄密人趙杲卿。杲卿與庭式善。且皆嘗聞余言者。庭式字得之。今爲朝請郎。杲卿字明叔。鄉貢進士。亦有行義。元豐六年七月十五日東坡居士書。

書狄武襄事

狄武襄公者。本農家子。年十六時。其兄素與里人失其姓名。號鐵羅漢者。鬪於水濱。至溺救之。保伍方縛素公。適餉田見之。曰。殺羅漢者我也。人皆釋素而縛公。公曰。我不逃死。然待我救羅漢。庶幾復活。若決死者。縛我未晚也。衆從之。公默祝曰。我若貴。羅漢當蘇。乃舉其尸出水。數斗而活。其後人無知者。公薨。其子諳詠護喪歸葬。西河父老爲言。此元祐元年十二月五日。與詠同館北客夜話及之。眉山蘇軾記。

書孟德傳後

子由書孟德事。見寄。余旣聞而異之。以爲虎畏不懼已者。其理似可信。然世未有見虎而不懼者。則斯言之有無。終無所試之。然曩余聞忠萬雲安多虎。有婦人晝日置二小兒沙上。而浣衣於水者。虎自山上馳來。婦人蒼皇沉水避之。二小兒戲沙上。自若。虎熟視久之。至以首觚觸。庶幾其一懼。而兒癡竟不知怪。虎亦卒去。意虎之食人。必先被之以威。而不懼之人。威無所從施歟。世言虎不食醉人。必坐守之以俟其醒。非俟其醒。俟其懼也。有人夜自外歸。見有物踰其門。以爲猪狗類也。以杖擊之。卽逸去。至山下月明處。則虎也。是人非有以勝虎。而氣已蓋之矣。使人之不懼。皆如嬰兒醉人。與其未及知之時。則虎畏之無足怪。

者。故書其末。以信子由之說。

書六一居士傳後

蘇子曰。居士可謂有道者也。或曰。居士非有道者也。有道者無所挾而安。居士之於五物。捐世俗之所爭。而捨其所棄者也。烏得爲有道乎。蘇子曰。不然。挾五物而後安者。惑也。釋五物而後安者。又惑也。且物未始能累人。也。軒裳圭組。且不能爲累。而況此五物乎。物之所以能累人者。以吾有之也。吾與物俱不得已。而受形於天地之間。其孰能有之。而或者以爲己有。得之則喜。喪之則悲。今居士自謂六一。是其身均與五物爲一也。不知其有物耶。物有之也。居士與物均爲不能有。其孰能置得喪於其間。故曰。居士可謂有道者也。雖然。自一觀五。居士猶可見也。與五爲六。居士不可見也。居士殆將隱矣。

書瑯琊篆後

秦始皇帝二十六年。初并天下。二十八年。親巡東方海上。登瑯琊臺。觀日出。樂之忘歸。徙黔首三萬家臺下。刻石頌秦德焉。二世元年。復刻詔書其旁。今頌詩亡矣。其從臣姓名。僅有存者。而二世詔書具在。自始皇帝二十八年。歲在壬午。至今熙寧九年丙辰。凡千二百九十五年。而蜀人蘇軾來守高密。得舊紙本於民間。比今所見。猶爲完好。知其存者。磨滅無日矣。而廬江文勛。適以事至密。助好古善篆。得李斯用筆意。乃摹諸石。置之超然臺上。夫秦雖無道。然所立有絕人者。文字之工。世亦莫及。皆不可廢。後有君子。得以覽觀焉。正月七日甲子記。

書鮮于子駿楚詞後

鮮于子駿作楚詞九誦以示軾。軾讀之茫然而思。喟然而歎曰。嗟乎。此聲之不作也久矣。雖欲作之而聽者誰乎。譬之於樂。變亂之極。而至於今。凡世俗之所用。皆夷聲夷器也。求所謂鄭衛者。且不可得。而況於雅音乎。學者方欲陳六代之物。弦匏三百五篇。黎然如夏釜。竈種。壺盎。未有不坐睡竊笑者也。好之而欲學者。無其師。知之而欲傳者。無其徒。可不悲哉。今子駿獨行吟坐思。寤寐於千載之上。追古屈原宋玉。反其人於冥寞。續微學之將墜。可謂至矣。而覽者不知甚貴。蓋亦無足怪者。彼必嘗從事於此。而後知其難且工。其不學者。以爲苟然而已。元豐元年四月九日。趙郡蘇軾書。

書遊湯泉詩後

余之所聞湯泉七。其五則今三子之所遊。與秦君之賦。所謂匡廬汝水尉氏驪山。其二則余之所見。鳳翔之駱谷。與渝州之陳氏山居也。皆棄於窮山之中。山僧野人之所浴。麋鹿猿獐之所飲。惟驪山當往來之衝。華堂玉甃。獨爲勝絕。然坐明皇之累。爲楊李祿山所污。使口舌之士。援筆唾罵。以爲亡國之餘。辱莫大焉。今惠濟之泉。獨爲三子者。詠歎如此。豈非所寄僻遠。不爲當塗者所恩。而後得爲高人逸士。與世異趣者之所樂乎。或曰。明皇之累。楊李祿山之汙。泉豈知惡之。然則幽遠僻陋之歎。亦非泉之所病也。泉固無知於榮辱。特以人意推之。可以爲抱器適用而不擇所處者之戒。

書歐陽公黃牛廟詩後

右歐陽文忠公爲峽州夷陵令。日所作黃牛廟詩也。軾嘗聞之於公。予昔以西京留守推官。爲館閣較勳。時同年丁寶臣元珍適來京師。夢與予同舟。泝江入一廟中。拜謁堂下。予班元珍下。元珍固辭。予不可。方

拜時神像爲起鞠躬堂下。且使人邀予上耳語久之。元珍私念神亦如世俗待館閣。乃爾異禮耶。旣出門見一馬。隻耳覺而語予。固莫識也。不數日。元珍除峽州判官。已而余亦貶夷陵。令日與元珍處。不復記前夢矣。一日與元珍泝峽。謁黃牛廟。入門惘然。皆夢中所見。予爲縣令。固班元珍下。而門外鑿石爲馬。缺一耳。相視大驚。乃留詩廟中。有石馬繫祠門之句。蓋私識其事也。元豐五年。軾謫居黃州。宜都令朱君嗣先見過。因語峽中山水偶及之。朱君請書其事與詩。當刻石於廟。使人知進退出處。皆非人力。如石馬一耳。何與公事。而亦前定。況其大者。公旣爲神所禮。而猶謂之淫祀。以見其直氣不阿如此。感其言有味。故爲錄之。正月二日眉山蘇軾書。

書蒲永昇畫後

古今畫水多作平遠細皴。其善者不過能爲波頭起伏。使人至以手捫之。謂有窪隆。以爲至妙矣。然其品格特與印板水紙爭工拙於毫釐間耳。唐廣明中。處士孫位始出新意。畫奔湍巨浪。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盡水之變。號稱神逸。其後蜀人黃筌。孫知微。皆得其筆法。始知微欲於大慈寺壽寧院壁作胡灘水石。四堵營度。經歲終不肯下筆。一日倉皇入寺。索筆墨甚急。奮袂如風。須臾而成。作輪瀉跳蹙之勢。洶洶欲崩。屋也。知微旣死。筆法中絕。五十餘年。近歲成都人蒲永昇嗜酒放浪。性與畫會。始作活水。得二孫本意。自黃居寀兄弟李懷衰之流。皆不及也。王公富人或以勢力使之。永昇輒嘻笑捨去。遇其欲畫。不擇貴賤。頃刻而成。嘗與余臨壽寧院水作二十四幅。每夏日掛之高堂素壁。卽陰風襲人。毛髮爲立。永昇今老矣。畫亦難得。而世之識真者亦少。如往時董羽。近日常州戚氏畫水。世或傳寶之。如董戚之流。可謂死水未

可與永昇同年而語也。元豐三年十二月十八日夜。黃州臨臯亭西齋戲書。

書樂毅論後

魏氏春秋云。夏侯玄著樂毅張良及本無肉刑論。辭旨通遠。傳於世。然以余觀之。燕師之伐齊。猶未及桓文之舉也。而以為幾湯武。豈不過甚矣乎。初玄好老莊道德之言。與何晏等皆有盛名。然卒陷曹爽黨中。玄亦不免。李豐之禍。晏目玄以易之所謂深者。而玄目晏以神。及其遇禍。深與神皆安在乎。羣兒妄作名字。自相刻畫。類皆如此。可以發千載之一笑。

書韓魏公黃州詩後

黃州山水清遠。土風厚善。其民寡求而不爭。其士靜而文。朴而不陋。雖閭巷小民。知尊愛賢者。曰。吾州雖遠小。然王元之韓魏公嘗辱居焉。以誇於四方之人。元之自黃遷蘄州。沒于蘄。然世之稱元之者。必曰黃州。而黃人亦曰吾元之也。魏公去黃四十餘年。而思之不忘。至以為詩。夫賢人君子。天之所以遺斯民。天下之所共有。而黃人獨私以為寵。豈其尊德樂道。獨異於他邦也。歟。抑二公與此州之人。有宿昔之契。不可知也。元之為郡守。有德於民。民懷之不忘也。固宜。魏公以家艱。從其兄居耳。民何自知之。詩云。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金錫圭璧之所在。瓦石草木。被其光澤矣。何必施於用。奉議郎孫賁公。素黃人也。而客於公。公知之深。蓋所謂教授書記者也。而軾亦公之門人。謫居於黃五年。治東坡築雪堂。蓋將老焉。則亦黃人也。於是相與募公之詩。而刻之石。以為黃人無窮之思。而吾二人者。亦庶幾託此以不忘乎。元豐七年十月二十六日。汝州團練副使蘇軾記。

書李伯時山莊圖後

或曰龍眠居士作山莊圖使後來入山者信足而行自得道路如見所夢如悟前世見山中泉石草木不問而知其名遇山中漁樵隱逸不名而識其人此豈強記不忘者乎曰非也畫日者常疑餅非忘日也醉中不以鼻飲夢中不以趾捉天機之所合不強而自記也居士之在山也不留於一物故其神與萬物交其智與百工通雖然有道有藝有而不藝則物雖形於心不形於手吾嘗見居士作華嚴相皆以意造而與佛合佛菩薩言之居士畫之若出一人況自畫其所見者乎

書唐氏六家書後

永禪師書骨氣深穩體兼衆妙精能之至反造疎淡如觀陶彭澤詩初若散緩不收反覆不已乃識其奇趣今法帖中有云不具釋智永白者誤收在逸少部中然亦非禪師書也云謹此代申此乃唐末五代流俗之語耳而書亦不工歐陽率更書妍緊拔羣尤工於小楷高麗遣使購其書高祖歎曰彼觀其書以爲魁梧奇偉人也此非知書者凡書象其爲人率更貌寒癡敏悟絕人今觀其書勁峻刻厲正稱其貌耳褚河南書清遠蕭散微雜隸體古之論書者兼論其平生苟非其人雖工不貴也河南固忠臣但有潛殺劉洎一事使人怏怏然余嘗攷其實恐劉洎末年褊忿實有伊霍之語非謂也若不然馬周明其無此語太宗獨誅洎而不問周何哉此殆天后朝許李所誣而史官不能辨也張長史草書頽然天放略有點畫處而意態自足號稱神逸今世稱善草書者或不能真行此大妄也真生行行生草真如立行如行草如走未有未能行立而能走者也今長安猶有長史真書郎官石柱記作字簡遠如晉宋間人顏魯公書雄秀

獨出一變古法。如杜子美詩。格力天縱。奄有漢魏晉宋以來風流。後之作者殆難復措手。柳少師書本出於顏。而能自出新意。一字百金。非虛語也。其言心正則筆正者。非獨諷諫理固然也。世之小人。書字雖工。而其神情終有睚眦側媚之態。不知人情隨想而見。如韓子所謂竊斧者乎。抑真爾也。然至使人見其書而猶憎之。則其人可知矣。余謫居黃州。唐林夫自湖口以書遺余云。吾家有此六人。書子爲我略評之。而書其後。林夫之書過我遠矣。而反求於予。何哉。此又未可曉也。元豐四年五月十一日眉山蘇軾書。

書篆髓後一首

蔡陽鄭惇方字希道。作篆髓六卷。字義一篇。凡古今字說。班楊賈許二李二徐之學。其精者皆在。間有未盡。傅以新意。然皆有所考。本不用意斷曲說。其疑者蓋闕焉。凡學術之邪正。視其爲人。鄭君信厚君子也。其言宜可信。余嘗論學者之有說文。如醫之有本草。雖草木金石各有本性。而醫者用之。所配不同。則寒溫補瀉之效。隨用各別。而自漢以來。學者多以一字考經。字同義異。皆欲一之。彫刻采繪。必成其說。是以六經不勝異說。而學者疑焉。孔子曰。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則聞爲小人。而詩曰。允矣君子。展也大成之。子于征。有聞無聲。則聞爲君子。又曰。君子周而不比。則比爲惡。而易曰。地上有水。比以建萬國。親諸侯。則比爲善。有子曰。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則所謂和者。同而已矣。而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若此者多矣。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比以八字成文。然猶不可。一曰。言各有當也。而況欲以一字一之耶。余愛鄭君之學簡而通。故私附其後。

書吳道子畫後

知者創物。能者述焉。非一人而成也。君子之於學。百工之於技。自三代歷漢至唐而備矣。故詩至於杜子美。文至於韓退之。書至於顏魯公。畫至於吳道子。而古今之變。天下之能事畢矣。道子畫人物。如以燈取影。逆來順往。旁見側出。橫斜平直。各相乘除。得自然之數。不差毫末。出新意於法度之中。寄妙理於豪放之外。所謂游刃餘地。運斤成風。蓋古今一人而已。余於他畫。或不能必其主名。至於道子。望而知其真偽也。然世罕有真者。如史全叔所藏。平生蓋一二見而已。元豐八年十一月七日書。

書朱象先畫後

松陵人朱君象先。能文而不求舉。善畫而不求售。曰。文以達吾心。畫以適吾意而已。昔閻立本始以文學進身。卒蒙畫師之恥。或者以是爲君病。余以謂不然。謝安石欲使王子敬書太極殿榜。以韋仲將事諷之。子敬曰。仲將魏之大臣。理必不爾。若然者。有以知魏德之不長也。使立本如子敬之高。其誰敢以畫師使之。阮千里善彈琴。無貴賤。長幼皆爲彈。神氣冲和。不知向人所在。內兄潘岳使彈。終日達夜。無忤色。識者知其不可榮辱也。使立本如千里之達。其誰能以畫師辱之。今朱君無求於世。雖王公貴人。其何道使之。遇其解衣盤礴。雖余亦得攬攘其旁也。元祐五年九月十八日東坡居士書。

卷二十四

敍十五首

南行前集敍

夫昔之爲文者。非能爲之爲工。乃不能不爲之爲工也。山川之有雲。草木之有華。實充滿勃鬱。而見於外。夫雖欲無有。其可得耶。自少聞家君之論文。以爲古之聖人有所不能自己而作者。故軾與弟轍爲文至多。而未嘗敢有作文之意。己亥之歲。侍行適楚。舟中無事。博奕飲酒。非所以爲閨門之歡。山川之秀美。風俗之朴陋。賢人君子之遺跡。與凡耳目之所接者。雜然有觸於中。而發於詠歎。蓋家君之作。與弟轍之文。皆在凡一百篇。謂之兩行集。將以識一時之事。爲他日之所尋繹。且以爲得於談笑之間。而非勉強所爲之文也。時十二月八日。江陵驛書。

送章子平詩敘

觀進士登科錄。自天聖初。訖于嘉祐之末。凡四千五百一十有七人。其貴且賢。以名聞於世者。蓋不可勝數。數其上之三人。凡三十有九。而不至於公卿者。五人而已。可謂盛矣。詩曰。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我仁祖之於士也亦然。較之以聲律。取之以糊名。而異人出焉。是何術哉。目之所閱。手之所歷。口之所及。其人未有不碩大光明秀傑者也。此豈人力乎。天相之也。天之相人。君莫大於以人遺之。其在位之三十五年。進士蓋十舉矣。而得吾子平以爲首。子平以文章之美。經術之富。政事之敏。守之以正。行之以謙。此功名富貴之所迫逐而不赦者也。雖微舉首。其孰能加之。然且困躓而不信。十年於此矣。意者任重道遠。必老而後大成歟。不然。我仁祖之明。而天相之遺之人。以任其事。而豈徒然哉。熙寧三年冬。子平自右司諫直集賢院出牧鄭州。士大夫知其將用也。十月丁未。會于觀音之佛舍。相與賦詩以餞之。余於子平爲同年友。乘以爲宜爲此文也。故不得辭。

牡丹記敘

熙寧五年三月二十三日。余從太守沈公。觀花於吉祥寺僧守墳之圃。圃中花千本。其品以百數。酒酣樂作。州人大集。金槃綵籃以獻于坐者。五十有三人。飲酒樂甚。素不飲者皆醉。自輿臺阜隸皆插花以從。觀者數萬人。明日。公出所集牡丹記十卷以示客。凡牡丹之見於傳記。與栽植接養剝治之方。古今詠歌詩賦。下至怪奇小說。皆在。余既觀花之極盛。與州人共遊之樂。又得觀此書之精究博備。以爲三者皆可紀。而公又求余文以冠于篇。蓋此花見重於世三百餘年。窮妖極麗。以擅天下之觀美。而近歲尤復變態百出。務爲新奇。以追逐時好者。不可勝紀。此草木之智巧便佞者也。今公自耆老重德。而余又方慙迂闊。舉世莫與爲比。則其於此書。無乃皆非其人乎。然鹿門子常怪宋廣平之爲人。意其鐵心石腸。而爲梅花賦。則清便豔發。得南朝徐庾體。今以余觀之。凡託於樵陋以眩世者。又豈足信哉。余雖非其人。強爲公紀之。公家書二萬卷。博覽強記。遇事成書。非獨牡丹也。

送杭州進士詩敘

古登彼公堂四章。章四句。太守陳公之詞也。蘇子曰。士之求仕也。志於得也。仕而不志於得者。僞也。苟志於得。而不以其道。視時上下。而變其學曰。吾期得而已矣。則凡可以得者。無不爲也。而可乎。昔者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孔子善之曰。招虞人以皮冠。夫旌與皮冠。於義未有損益也。然且不可。而況使之棄其所學。而學非其道歟。熙寧五年。錢塘之士。貢於禮部者九人。十月乙酉。燕于中和堂。公作是詩以勉之。曰。流而不返者水也。不以時遷者松柏也。言水而及松柏。於其動者。欲其難進也。萬世不移者山也。時飛

時止者鴻鴈也。言山而及鴻鴈，於其靜者欲其及時也。公之於士也，可謂周矣。詩曰：無言不酬，無德不報。二三子何以報公乎。

邵茂誠詩集敘

貴賤壽夭，天也。賢者必貴，仁者必壽，人之所欲也。人之所欲，適與天相值，實難。譬如匠慶之山，而得成虛，豈可常也哉。因其適相值，而責之以常，然此人之所以多怨而不通也。至於文人，其窮也固宜，勞心以耗神，盛氣以忤物，未老而衰病，無惡而得罪，鮮不以文者。天人之相值，既難，而人又自賊如此，雖欲不用得乎。茂誠諱迎姓邵氏，與余同年，登進士第十有五年，而見之於吳興孫莘老之座上，出其詩數百篇，余讀之，彌月不厭。其文清和妙麗，如晉宋間人，而詩尤可愛，咀嚼有味，雜以江左唐人之風，其爲人篤學強記，恭儉孝友，而貫穿法律，敏於吏事，其狀若不勝衣，語言氣息僅屬。余固哀其任衆難，以瘁其身，且疑其將病也。踰年而茂誠卒，又明年，余過高郵，則其喪在焉，入哭之，敗幃瓦燈，塵埃蕭然，爲之出涕太息。夫原憲之貧，顏回之短命，揚雄之無子，馮衍之不遇，皇甫士安之篤疾，彼遇其一而人哀之，至今而茂誠兼之，豈非命也哉。余是以錄其文，哀而不怨，亦茂誠之意也。

錢塘勸上人詩集敘

昔翟公罷廷尉，賓客無一人至者。其後復用，賓客欲往，翟公大書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世以爲口實，然余嘗薄其爲人，以爲客則陋矣。而公之所以待客者，獨不爲小哉。故太子少師歐陽公好士，爲天下第一，士有一言中於道，不遠千里而求之，甚於士之求公，以故

盡致天下豪俊。自庸衆人以顯於世者。固多矣。然士之負公者。亦時有。蓋嘗慨然太息。以人之難知。爲好士者之戒。意公之於士。自是少倦。而其退老於潁水之上。余往見之。則猶論士之賢者。唯恐其不聞於世也。至於負己者。則曰是罪在我。非其過。翟公之客。負之於死生貴賤之間。而公之士。叛公於瞬息俄頃之際。翟公罪客。而公罪己。與士益厚。賢於古人遠矣。公不喜佛老。其徒有治詩書學仁義之說者。必引而進之。佛者惠勤。從公遊三十餘年。公常稱之爲聰明才智。有學問者。尤長於詩。公薨於汝陰。余哭之於其室。其後見之。語及於公。未嘗不涕泣也。勤固無求於世。而公又非有德於勤者。其所以涕泣不忘。豈爲利也哉。余然後益知勤之賢。使其得列於士大夫之間。而從事於功名。其不負公也審矣。熙寧七年。余自錢塘將赴高密。勤出其詩若干篇。求余文以傳於世。余以爲詩非待文而傳者也。若其爲人之大略。則非斯文莫之傳也。

晁君成詩集引

達賢者有後。張湯是也。張湯宜無後者也。無其實而竊其名者。無後。揚雄是也。揚雄宜有後者也。達賢者有後。吾是以知蔽賢者之無後也。無其實而竊其名者。無後。吾是以知其實而辭其名者之有後也。賢者民之所以生也。而蔽之。是絕民也。名者古今之達尊也。重於富貴。而竊之。是欺天也。絕民欺天。其無後不亦宜乎。故曰。達賢者與有其實。而辭其名者。皆有後。吾常誦之云爾。乃者官於杭。杭之新城令晁君君成。諱端友者。君子人也。吾與之游三年。知其爲君子。而不知其能文與詩。而君亦未嘗有一語及此者。其後君既歿於京師。其子補之。出君之詩三百六十篇。讀之而驚曰。嗟夫。詩之指雖微。然其美惡高下。猶有

可以言傳而指見者。至於人之賢不肖。其深遠茫昧難知。蓋甚於詩。今吾尙不能知君之能詩。則其所謂知君之爲君子者。果能盡知之乎。君以進士得官。所至民安樂之。惟恐其去。然未嘗以一言求於人。凡從仕二十有三年。而後改官以沒。由此觀之。非獨吾不知。舉世莫之知也。君之詩清厚靜深。如其爲人。而每篇輒出新意奇語。宜爲人所共愛。其勢非君深自覆匿。人必知之。而其子補之。於文無所不能。博辯俊偉。絕人遠甚。將必顯於世。吾是以益知其實。而辭其名者之必有後也。昔李郃爲漢中候吏。和帝遣二使者微服入蜀館於郃。郃以星知之。後三年。使者爲漢中守。而郃猶爲候吏。人莫知之者。其博學隱德之報在其子。固詩曰。豈弟君子。神所勞矣。

堯繹先生詩集敘

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史之不闕文。與馬之不借人也。豈有損益於世也哉。然且識之。以爲世之君子長者。日以遠矣。後生不復見其流風遺俗。是以日趨於智巧。便佞而莫之止。是二者雖不足以損益。而君子長者之澤在焉。則孔子識之。而況其足以損益於世者乎。昔吾先君適京師。與卿士大夫遊。歸以語。軾曰。自今以往。文章其日工。而道將散矣。士慕遠而忽近。貴華而賤實。吾已見其兆矣。以魯人堯繹先生之詩文十餘篇示軾。曰。小子識之。後數十年。天下無復爲斯文者也。先生之詩文皆有爲而作。精悍確苦。言必中當世之過。鑿鑿乎如五穀。必可以療飢。斷斷乎如藥石。必可以伐病。其遊談以爲高枝詞。以爲觀美者。先生無一言焉。其後二十餘年。先君旣沒。而其言存。士之爲文者。莫不超然出於形器之表。微言高論。旣已鄙陋漢唐。而其反復論難。正言不諱。如先生之文者。世莫之貴矣。軾

是以悲於孔子之言而懷先君之遺訓。益求先生之文而得之於其子復。乃錄而藏之。先生諱太初。字晦之。姓顏氏。先師堯公之四十七世孫云。

徐州鹿鳴燕賦詩敘

余聞之德行興賢。太高而不可考。射御選士。已卑而不足行。永惟三代以來。莫如吾宋之盛。始於鄉舉。率用韋平之一經。終於廷策。庶幾晁董之三道。眷此房心之野。實惟孝秀之淵。元豐元年。三郡之士。皆舉於徐。九月辛丑晦。會于黃樓。脩舊事也。庭實旅百。貢先前列之。龜工歌拜三。義取食野之鹿。是日也。天高氣清。水落石出。仰觀四山之唵。曖俯聽二洪之怒號。眷焉顧之。有足樂者。於是講廢禮。放鄭聲。部刺史勸駕。鄉先生在位。羣賢畢集。逸民來會。以謂古者於旅也。語而君子會友以文。爰賦筆札以侑樽俎。載色載笑。有同於泮水。一觴一詠。無愧於山陰。直禮義之遺風。而太平之盛節也。大夫庶士。不鄙謂余。屬爲斯文。以舉是禮。余於嘉祐之末。以進士入官。偶儷之文疇。昔所上揚。雄雖悔於少作。鍾儀敢廢於南音。貽諸故人。必不我誚也。

王定國詩集敘

太史公論詩。以爲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諷而不亂。以余觀之。是特譏變風變雅耳。烏覩詩之正乎。昔先王之澤衰。然後變風發乎情。雖衰而未竭。是以猶止於禮義。以爲賢於無所止者而已。若夫發於情。止於忠孝者。其詩豈可同日而語哉。古今詩人衆矣。而杜子美爲首。豈非以其流落飢寒。終身不用。而一飯未嘗忘君也歟。今定國以余故。得罪貶海上三年。一子死貶所。一子死于家。定國亦病幾死。余意其怨我。

甚不敢以書相聞。而定國歸至江西。以其轍外所作詩數百首寄余。皆清平豐融。藹然有治世之音。其言與志得道行者無異。幽憂憤歎之作。蓋亦有之矣。特恐死轍外。而天子之恩不及報。以忝其父祖耳。孔子曰。不怨天。不尤人。定國且不我怨。而肯怨天乎。余然後廢卷而歎。自恨其人之淺也。又念昔者定國過余於彭城。留十日。往返作詩幾百餘篇。余苦其多。畏其敏。而服其工也。一日。定國與顏復長道游泗水。登桓山。吹笛飲酒。乘月而歸。余亦置酒黃樓上。以待之。曰。李太白死。世無此樂三百年矣。今余老不復作詩。又以病止酒。閉門不出。門外數步。即大江。經月不至。江上。眈眈焉。真一老農夫也。而定國詩益工。飲酒不衰。所至窮山水之勝。不以厄窮衰老改其度。今而後余之所畏服於定國者。不獨其詩也。

聖散子敘

昔嘗覽千金方三建散云。風冷痰飲。癩癧癰瘡。無所不治。而孫思邈特爲著論。以謂此方用藥。節度不近人情。至於救急。其驗特異。乃知神物效靈。不拘常制。至理開惑。智不能知。今傑所蓄聖散子。殆此類耶。自古論病。惟傷寒最爲危急。其表裏虛實。日數證候。應汗應下之類。差之毫釐。輒至不救。而用聖散子者。一切不問。凡陰陽二毒。男女相易。狀至危急者。連飲數劑。即汗出氣通。飲食稍進。神宇完復。更不用諸藥。連服。取差其餘。輕者心額微汗。正爾無恙。藥性微熱。而陽毒發狂之類。服之。即覺清涼。此殆不可以常理詰也。若時疫流行。平旦於大釜中煮之。不問老少良賤。各服一大盞。即時氣不入其門。平居無疾。能空腹一服。則飲食倍常。百疾不生。真濟世之具。衛家之寶也。其方不知所從出。得之於眉山人巢君毅。毅多學好方祕。惜此方不傳其子。余苦求得之。謫居黃州。比年時疫。合此藥散之。所活不可勝數。巢初授余。約不傳

人指江水爲盟。余竊隘之。乃以傳斬水人龐君安時。安時以善醫聞於世。又善著書。欲以傳後。故以授之。亦使巢君之名。與此方同不朽也。

田表聖奏議敘

故諫議大夫贈司徒田公表聖奏議十篇。嗚呼。田公古之遺直也。其盡言不諱。蓋自敵以下。受之有不能堪者。而況於人主乎。吾是以知二宗之聖也。自太平興國以來。至于咸平。可謂天下大治。千載一時矣。而田公之言。常若有不測之憂。近在朝夕者。何哉。古之君子。必憂治世。而危明主。明主有絕人之資。而治世無可畏之防。夫有絕人之資。必輕其臣。無可畏之防。必易其名。此君子之所甚懼也。方漢文時。刑措不用。兵革不試。而賈誼之言曰。天下有可長太息者。有可流涕者。有可痛哭者。後世不以是少漢文。亦不以是甚賈誼。由此觀之。君子之遇治世而事明主。法當如是也。誼雖不遇。而其所言略已施行。不幸早世。功烈不著於時。然誼嘗建言。使諸侯王子孫。各以次受分地。文帝未及用。歷孝景至武帝。而主父偃舉行之。漢室以安。今公之言。十未用五六也。安知來世不有若偃者。舉而行之歟。願廣其書於世。必有與公合者。此亦忠臣孝子之志也。

樂全先生文集敘一首

孔北海志大而論高。功烈不見于世。然英偉豪傑之氣。自爲一時所宗。其論盛孝章。郝鴻豫書。慨然有烈丈夫之風。諸葛孔明。不以文章自名。而開物成務之資。綜練名實之意。自見於言語。至出師表簡。而盡直而不肆。大哉言乎。與伊訓說命相表裏。非秦漢以來。以事君爲悅者所能至也。常恨二人之文。不見其全。

今吾樂全先生張公安道。其庶幾乎。嗚呼。士不以天下之重自任久矣。言語非不工也。政事文學非不敏且博也。然至於臨大事。鮮不忘其故失其守者。其器小也。公爲布衣。則頎然已有公輔之望。自少出仕。至老而歸。未嘗以言徇物。以色假人。雖對人主。必同而後言。毀譽不動。得喪若一。真孔子所謂大臣以道事君者。世遠道散。雖志士仁人。或少貶以求用。公獨以邁往之氣。行正大之言。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上不求合於人主。故雖貴而不用。用而不盡。下不求合於士大夫。故悅公者寡。不悅者衆。然至言天下偉人。則必以公爲首。公盡性知命。體乎自然而行乎不得已。非斬以文字名世者也。然自慶曆以來。訖元豐四十餘年。所與人主論天下事。見于章疏者多矣。或用或不用。而皆本於禮義。合於人情。是非有考於前。而成敗有驗於後。及其他詩文。皆清遠雄麗。讀者可以想見其爲人。信乎。其有似於孔北海諸葛孔明也。軾年二十。以諸生見公。成都公一見。待以國士。今三十餘年。所以開發成就之者至矣。而軾終無所效尺寸於公者。獨求其文集。手校而家藏之。且論其大略。以待後世之君子。昔曾魯公嘗爲軾言。公在人主前論大事。他人終日反覆不能盡者。公必數言而決。粲然成文。皆可書而誦也。言雖不盡用。然慶曆以來。名臣爲人主所敬。莫如公者。公今年八十一。杜門却掃。終日危坐。將與造物者游於無何有之鄉。言且不可得聞。而況其文乎。凡爲文若干卷若干首。

范文正公文集敘

慶曆三年。軾始總角入鄉校。士有自京師來者。以魯人石守道所作慶曆聖德詩示鄉先生。軾從旁竊觀。則能誦習其詞。問先生以所頌十一人者何人也。先生曰。童子何用知之。軾曰。此天人也耶。則不敢知。若

亦人耳。何爲其不可。先生奇軾言。盡以告之。且曰。韓范富歐陽。此四人者。人傑也。時雖未盡。則已私識之矣。嘉祐二年。始舉進士。至京師。則范公歿。既葬而墓碑出。讀之至流涕。曰。吾得其爲人。蓋十有五年。而不一見其面。豈非命也歟。是歲登第。始見知于歐陽公。因公以識韓富。皆以國士待軾。曰。恨子不識范文正公。其後三年。過許。始識公之仲子。今丞相堯夫。又六年。始見其叔彞。叟京師。又十一年。遂與其季德孺同僚于徐。皆一見如舊。且以公遺藁見屬爲敘。又十三年。乃克爲之嗚呼。公之功德。蓋不待文而顯。其文亦不待敘而傳。然不敢辭者。自以八歲知敬愛公。今四十七年矣。彼三傑者。皆得從之遊。而公獨不識。以爲平生之恨。若獲挂名其文字中。以自托於門下士之末。豈非疇昔之願也哉。古之君子。如伊尹。太公。管仲。樂毅之流。其王霸之略。皆定於畎畝中。非仕而後學者也。淮陰侯見高帝於漢中。論劉項短長。畫取三秦。如指諸掌。及佐帝定天下。漢中之言。無一不酬者。諸葛孔明臥草廬中。與先主策曹操孫權規取劉璋。因蜀之資。以爭天下。終身不易其言。此豈口傳耳受。嘗試爲之。而僥倖其或成者哉。公在天聖中。居太夫人憂。則已有憂天下致太平之意。故爲萬言書。以遺宰相。天下傳誦。至用爲將。擢爲執政。考其平生所爲。無出此書者。今其集二十卷。爲詩賦二百六十八。爲文一百六十五。其於仁義禮樂忠信孝弟。蓋如飢渴之於飲食。欲須臾忘而不可得。如火之熱。如水之溼。蓋其天性有不得不然者。雖弄翰戲語。率然而作。必歸於此。故天下信其誠。爭師尊之。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非有言也。德之發於口者也。又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非能戰也。德之見於怒者也。元祐四年四月二十一日。

夫言有大而非夸。達者信之。衆人疑焉。孔子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孟子曰。禹抑洪水。孔子作春秋。而予距楊墨。蓋以是配禹也。文章之得喪。何與於天。而禹之功。與天地並。孔子。孟子。以空言配之。不已夸乎。自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孟子之言行。而楊墨之道廢。天下以爲是固然。而不知其功。孟子既沒。有申商。韓非之學。違道而趨利。殘民以厚主。其說至陋也。而士以是罔其上。上之人。僥倖一切之功。靡然從之。而世無大人。先生如孔子。孟子者。推其本末。權其禍福之輕重。以救其惑。故其學遂行。秦以是喪天下。陵夷至於勝廣。劉項之禍。死者十八九。天下蕭然。洪水之患。蓋不至此也。方秦之未得志也。使復有一孟子。則申韓爲空言。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者。必不至若是烈也。使楊墨得志於天下。其禍豈減於申韓哉。由此言之。雖以孟子配禹可也。太史公曰。蓋公言黃老。賈誼晁錯。明申韓。錯不足道也。而誼亦爲之。余以是知邪說之移人。雖豪傑之士。有不免者。況衆人乎。自漢以來。道術不出於孔氏。而亂天下者多矣。晉以老莊亡。梁以佛亡。莫或正之。五百餘年。而後得韓愈。學者以愈配孟子。蓋庶幾焉。愈之後。三百有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其學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氏。著禮樂仁義之實。以合於大道。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以服人心。故天下翕然師尊之。自歐陽子之存。世之不說者。譁而攻之。能折困其身。而不能屈其言。士無賢不肖。不謀而同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宋興七十餘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聖景祐極矣。而斯文終有愧於古。士亦因陋守舊。論卑而氣弱。自歐陽子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爲高。以救時行道爲賢。以犯顏納說爲忠。長育成就。至嘉祐末。號稱多士。歐陽子之功爲多。嗚呼。此豈人力也哉。非天其孰能使之。歐陽子沒十有餘年。士始爲新學。以佛老之似亂。

周孔之真識者憂之。賴天子明聖，詔修取士法。風厲學者，專治孔氏。黜異端，然後風俗一變。考論師友，淵源所自，復知誦習歐陽子之書。予得其詩文七百六十六篇於其子棨，乃次而論之曰：歐陽子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此非余言也。天下之言也。歐陽子諱脩，字永叔，既老，自謂六一居士云。

字說三首

文與可字說

鄉人皆好之，何如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足以爲君子乎？曰未也。孔子爲問者言也，以爲賢於所問者而已。君子之居鄉也，善者以勸，不善者以恥。夫何惡之有？君子不惡人，亦不惡於人。子夏之於人也，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歟？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歟？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子張之意，豈不曰與其可者而不可者，自遠乎？使不可者而果遠也，則其爲拒也甚矣。而子張何惡於拒也？曰惡其有意於拒也。夫苟有意於拒，則天下相率而去之。吾誰與居？然則孔子之於孺悲也，非拒歟？曰孔子以不屑教誨者也，非拒也。夫苟無意於拒，則可者與之。雖孔子子張皆然。吾友文君名同字與可，或曰爲子夏者歟？曰非也。取其與不取其拒，爲子張者也。與可之爲人也，守道而忘勢，行義而忘利，脩德而忘名，與爲不義，雖祿之千乘不顧也。雖然，未嘗有惡於人，人亦莫之惡也。故曰與可爲子張者也。

楊薦字說

楊君以其所名薦請字於余。余字之尊。已而告之曰。古之君子。佩玉而服。戴冕而垂旒。一獻之禮。賓主百拜。俯僂而後食。夫所爲飲食者。爲飽也。所爲衣服者。爲暖也。若直曰。飽暖而已。則夫古之君子。其無乃爲紛紛而無益。迂闊而過當邪。蓋君子小人之分。生於足與不足之間。若是足以已矣。而必爲之節文。故其所以養其身者甚周。而其所以自居者甚高。而可畏。凜乎其若處女之在閨也。兢兢乎其若懷千金之璧而行也。夫是以不仁者不敢至於其牆。不義者不敢過其門。惟其所爲者。止於足以已矣之間。則人亦狎之而輕。加之以不義。由此觀之。凡世之所謂紛紛而無益。迂闊而過當者。皆君子之所以自尊也。易曰。藉用白茅。無咎。孔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地非不足。錯也。而必茅之爲藉。是君子之過以自尊也。予欲楊君之過以自尊。故因其名薦。而取諸易以爲之字。楊君有俊才聰明果敢。有過於人。而余獨憂其所以自愛重者。不至而已矣。

張厚之忠甫字說

張厚之忠甫。樂全先生子也。美才而好學。信道而篤志。先生名之曰恕。而其客蘇軾。子瞻和仲。推先生之意。字之曰厚之。又曰忠甫。且告之曰。事有近而用遠。言有約而義博者。渴必飲。飢必食。食必五穀。飲必水。此夫婦之愚所共知。而聖人之智所不能易也。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恕也。仁者得之。而後仁。知者得之。而後智。施於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之間。無所適而不可。是飢渴飲食之道也。故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而孔子亦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夫驕且吝。豈非不恕而已乎。人能恕也。雖孔子可庶幾。人而不能恕。雖周公不足觀也。先生之所以遺子者至矣。吾不能加毫末於此矣。

然而曾子謂之忠恕。詩人謂之忠厚。以吾觀之。忠與恕與厚。是三言者。聖人之所謂一道也。或謂之穀。或謂之米。或謂之飯。此豈二物也哉。然謂穀米。謂米飯。則不可。故吾願子貫三言而并佩之。將有爲也。將有言也。必反而求之。曰。吾未恕乎。未厚乎。未忠乎。自反而恕矣。厚矣。忠矣。然後從之。此孔子曾子詩人之意也。先生之意也。

卷二十五

表狀三十三首

密州謝上表

臣軾言。昨奉勅差知密州軍州事。已於今日到任。上訖草芥賤微。敢干洪造。乾坤廣大。曲遂私誠。受命撫躬。已自知於不稱。入境問俗。又復過於所期。臣軾中謝伏念臣家世至寒。性資甚下。學雖篤志。本先朝進士。篆刻之文。論不適時。皆老生常談。陳腐之說。分於聖世。處以散材。一自離去闕庭。屢更歲籥。塵埃筆硯。漸忘舊學之淵源。奔走簿書。粗識小人之情僞。欲自試於民社。庶有助於涓埃。以爲公朝。不廢私願。攜挈上國。預憂桂玉之不克。請郡東方。實欲弟昆之相近。自惟何幸。動獲所求。雖父兄所以處臣。其僥倖不過如此。雖云疏外。有此遭逢。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躬上聖之資。建太平之業。以爲人無賢愚。皆有可用。故雖如臣等輩。猶未盡捐。臣敢不仰認至恩。益堅素守。推廣中和之政。撫綏疲瘵之民。要使民之安。臣則爲臣之報國。臣無任瞻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

徐州謝上表

臣軾言分符高密已竊名邦。改命東徐。復塵督府。荷恩深厚。撫己兢慚。臣軾中書伏念臣奮身農畝。託迹書林。信道直前。曾無坎井之避。立朝寡助。誰爲先後之容。向者屢獻警言。仰塵聖鑒。豈有意於爲異。蓋篤信其所聞。顧慚迂闊之言。雖多而無益。惟有朴忠之素。既久而猶堅。遠不忘君。未忍改其常度。言之無罪。實深恃於至仁。知臣者謂臣愛君。不知臣者謂臣多事。空懷此意。誰復見明。伏惟皇帝陛下。日月照臨。乾坤覆燠。察孤危之易毀。諒拙直之無他。安全陋軀。畀付善地。民淳訟簡。殊無施設之方。食足身閑。仰愧生成之賜。願力報之無所。懷孤忠而自憐。

徐州謝獎諭表

臣軾言。伏奉今月四日。勅以臣去歲脩城捍水。粗免疎虞。特賜獎諭者。奔走服勤。人臣之常事。褒稱勞勉。學者之至榮。自惟何人。乃辱斯語。臣軾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學無師法。才與世疎。經術既已不深。吏事又其所短。累忝優寄。卒無異稱。寬如定遠之言。平平無取。拙比道州之政。下下宜然。乃者河決漚澗。毒流淮泗。百堵皆作。蓋僚吏之劬勞。三板不沈。本朝廷之威德。而臣下掠衆美。上貪天功。獨竊蠶書之榮。以爲私室之寶。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天覆四海。子養萬民。哀無辜之遭罹。特遣使以存問。既獨免其賦調。又飲食其饑寒。所以錄臣之微勞。蓋將責臣之來效。臣敢不躬親畚築。益修今歲之防。安集流亡。盡復平時之業。庶殫朽鈍。少補絲毫。臣無任。

徐州賀河平表

臣軾言竊聞黃河決口已遂閉塞者聖謨獨運天眷莫違庶邦子來民罔告病萬杵雷動役不逾時遂消東北莫大之憂然後麥禾可得而食人無後患喜若再生臣軾中謝伏以大河爲災歷世所病禹治兗州之野十有三載乃同漢築宣防之宮二十餘年而定未有收狂瀾於既潰復故道於將堙俛仰而成神速若此恭惟皇帝陛下至仁博施神智無方達四聰以來衆言廣大孝以安宗廟水當潤下河不溢流屬歲久之無虞故患生於所忽方其決也本吏失其防而非天意及其復也蓋天助有德而非人功振古所無溥天同慶維豐沛之大澤實汴泗之所鍾伊昔橫流凜孤城之若塊迨茲平定蔚秋稼以如雲害既廣則利多憂獨深而喜倍雖官守有限不獲趨外庭以稱觴而民意所同亦能抒下情而作頌臣無任

湖州謝上表

臣軾言蒙恩就移前件差遣已於今月二十日到任上訖者風俗阜安在東南號爲無事山水清遠本朝廷所以優賢顧惟何人亦與茲選臣軾中謝伏念臣性資頑鄙名迹壘微議論闊疎文學淺陋凡人必有一得而臣獨無寸長荷先帝之誤恩擢實三館蒙陛下之過聽付以兩州非不欲痛自激昂少酬恩造而才分所局有過無功法令具存雖勤何補罪固多矣臣猶知之夫何越次之名邦更許借資而顯受顧惟無狀豈不知恩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天覆羣生海涵萬族用人不求其備嘉善而矜不能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而臣頃在錢塘樂其風土魚鳥之性既自得於江湖吳越之人亦安臣之教令敢不奉法勤職息訟平刑上以廣朝廷之仁下以慰父老之望臣無任

到黃州謝表

臣軾言去歲十二月二十九日準勅責授臣檢校尙書水部員外郎充黃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簽書公事臣已於今月一日到本州訖者狂愚冒犯固有常刑仁聖矜憐特從輕典赦其必死許以自新祇服訓辭惟知感涕中謝伏念臣早緣科第誤忝搢紳親逢睿哲之興遂有功名之意亦嘗召對便殿考其所學之言試守三州觀其所行之實而臣用意過當日趨於迷賦命衰窮天奪其魄叛逆義理辜負恩私茫如醉夢之中不知言語之出雖至仁屢赦而衆議不容案罪責情固宜伏斧鑕於兩觀推恩屈法猶當禦魑魅於三危豈謂尙玷散員更叨善地投畀囹圜之野保全樽櫛之生臣雖至愚豈不知幸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德刑並用善惡兼容欲使法行而知恩是用小懲而大戒天地能覆載之而不能容之於度外父母能生育之而不能出之於死中伏惟此恩何以爲報惟當蔬食沒齒杜門思愆深悟積年之非永爲多士之戒貪戀聖世不敢殺身庶幾餘生未爲棄物若獲盡力鞭箠之下必將捐軀矢石之間指天誓心有死無易臣無任

謝失覺察妖賊放罪表

臣軾言去年十二月十五日準淮南轉運司牒奉聖旨差官取勘臣前任知徐州日不覺察百姓李鐸郭淮等謀反事臣尋具析在任日曾選差沂州百姓程棐令緝捕凶逆賊人致棐告獲前件妖賊因依乞勘會施行至今年七月二日復準轉運司牒坐準尙書刑部牒奉聖旨蘇軾送尙書刑部更不取勘盜發所臨守臣固當重責罪疑則赦聖主所以廣恩自驚廢逐之餘猶在愍憐之數臣軾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早蒙殊遇擢領大邦上不能以道化民達忠孝於所部下不能以刑齊物消姦宄於未萌致使妄庸

敢圖僭逆。原其不職。夫豈勝誅。況茲溝瀆之中。重遇雷霆之譴。無官可削。撫己知危。至於捕斬羣盜之功。乃是隣近一夫之力。靖言其始。偶出於臣。雖爲國督奸。常懷此志。而因人成事。豈足言勞。勉自列於涓埃。庶少寬於斧鉞。豈謂蕩然之澤。許以勿推。收驚魄於散亡。假餘生之晷刻。退思所自。爲幸何多。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舞虞舜之干。示人不殺。祝成湯之網。與物求生。其間用刑。本不得已。稍有可赦。無不從寬。務在考實。而原情。何嘗記過而忘善。益悟向時之所坐。皆是微臣之自貽。感愧終身。論報無地。布衣蔬食。或未死於飢寒。石心木腸。誓不忘於忠義。臣無任。

謝量移汝州表

臣軾言。伏奉正月二十五日詔命。特授臣汝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簽書公事者。稍從內遷。示不終棄。罪已甘於萬死。恩實出於再生。祇服訓詞。惟知感涕。臣軾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向者名過其實。食浮於人。兄弟並竊於賢科衣冠。或以爲盛事。旋從冊府。出領郡符。旣無片善。可紀於絲毫。而以重罪當膏於斧鉞。雖蒙恩貸。有愧平生。隻影自憐。命寄江湖之上。驚魂未定。夢游縲紲之中。憔悴非人。章狂失志。妻孥之所竊笑。親友至於絕交。疾病連年。人皆相傳爲已死。飢寒併日。臣亦自厭其餘生。豈謂草芥之賤。微尚煩朝廷之記錄。開其恫悔。許以甄收。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湯德日新。堯仁天覆。建原廟以安祖考。正六宮而修典刑。百廢具興。多士爰集。彈冠結綬。共欣千載之逢。掩面向隅。不忍一夫之泣。故推涓滴。以及焦枯。願惟效死之無門。殺身何益。更欲呼天而自列。尙口乃窮。徒有此心。期於異日。臣無任。

乞常州居住表

臣軾言。臣聞聖人之行法也。如雷霆之震草木。威怒雖甚。而歸於欲其生。人主之罪人也。如父母之誅子孫。鞭撻雖嚴。而不忍致之死。臣漂流棄物。枯槁餘生。泣血書詞。呼天請命。願回日月之照。一明葵藿之心。此言朝聞夕死無憾。臣軾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昔者嘗對便殿。親聞德音。似蒙聖知。不在人後。而狂狷妄發。上負恩私。既有司皆以爲可誅。雖明主不得而獨赦。一從吏議。坐廢五年。積憂薰心。驚齒髮之先變。抱恨刻骨。傷皮肉之備存。近者蒙恩。量移汝州。伏讀訓詞。有人材實難。弗忍終棄之語。豈獨知免於縲紲。亦將有望於桑榆。但未死亡。終見天日。豈敢復以遲暮爲歎。更生僥覲之心。但以祿廩久空。衣食不繼。累重道遠。不免舟行。自離黃州。風濤驚恐。舉家重病。一子喪亡。今雖已至泗州。而費用罄竭。去汝尙遠。難於陸行。無屋可居。無田可食。二十餘口。不知所歸。飢寒之憂。近在朝夕。與其強顏忍恥。干求於衆人。不若歸命投誠。控告於君父。臣有薄田。在常州宜興縣。粗給餽粥。欲望聖慈。許於常州居住。又恐罪戾至重。未可聽從。便安。輒敘微勞。庶蒙恩貸。臣先任徐州。日以河水浸城。幾至淪陷。臣日夜守捍。偶獲安全。曾蒙朝廷降勅獎諭。又嘗選用沂州百姓程棐。令購捕凶黨。致獲謀反妖賊李鐸郭進等一十七人。亦蒙聖恩。保明放罪。皆臣子之常分。無涓埃之可言。冒昧自陳。出於窮迫。庶幾因緣僥倖。功過相除。稍出羈囚。得從所便。重念臣受性剛褊。賦命奇窮。既獲罪於天。又無助於下。怨仇交積。罪惡橫生。羣言或起於愛憎。孤忠遂陷於疑似。中雖無愧。不敢自明。向非人主獨賜保全。則臣之微生。豈有今日。伏惟皇帝陛下。聖神天縱。文武生知。得天下之英才。已全三樂。躋斯民於仁壽。不棄一夫。勃然中興。可謂盡善。而臣抱百年之永嘆。悼一飽之無時。貧病交攻。死生莫保。雖鳧雁飛集。何足計於朝廷。而犬馬蓋帷。猶有求於陛下。敢祈仁聖少賜

於憐。臣見一面。前去至南京。以來聽候朝旨。干冒天威。臣無任。

到常州謝表二首

臣軾言。先蒙恩授汝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尋上表乞於常州居住。奉聖旨依所乞。臣已於今月二十二日到常州。訖者。積憂難磨。未經洗滌。至仁易感。許卽便安。祇荷寵靈。惟知感涕。中謝伏念臣所犯罪戾。本合誅夷。向非先帝之至明。豈有餘生於今日。銜恩未報。有志不從。已分沒身。寄殘骸於魑魅。敢期擇地。收暮景於桑榆。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仁孝生知。聰明天縱。寅奉上帝之眷命。述修累聖之成謀。念此背劓之微。庶幾簪履之舊。俾安田畝。稍出縲囚。飽食無思。但日陶於新化。杜門自省。當益念於往愆。臣無任。

又

臣軾言。先蒙恩授汝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尋上表乞於常州居住。奉聖旨依所乞。臣已於今月二十二日到常州。訖者。罪大人微。自甘永棄。食貧口衆。未免求安。忽奉俞音。出於獨斷。仰銜恩施。不覺涕零。中謝伏念臣猥以凡才。早塵仕籍。生逢有作之聖。獨抱不移之愚。廢棄六年。已忘形於田野。沂泂萬里。偶脫命於江潭。豈謂此生得從所便。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厚德載物。至仁代天。春生秋成。本無心於草木。風行雷動。自有信於蟲魚。致此幽頑。亦叨恩宥。耕田鑿井。得漸齒於平民。碎首刳肝。尙未知其死所。臣無任。

登州謝上表二首

臣軾言。伏奉告命。授臣朝奉郎知登州軍州事。臣已於今月十五日到任。上訖者。登雖小郡。地號極邊。自驚縲紲之餘。忽有民社之寄。拜恩不次。隕涕何言。中謝臣聞臣不密則失身。而臣無周身之智。人不可以

無學而臣有不學之愚。積此兩愆。本當萬死。坐受六年之謫。甘如五鼎之珍。擊鼓登聞。止求自便。買田陽羨。誓畢此生。豈期枯朽之中。有此遭逢之異。收召魂魄。復爲平人。洗濯瑕玼。盡還舊物。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內行會閔之孝。外發禹湯之仁。日將旦而四海明。天方春而萬物作。於其黨而觀過。謂臣或出於愛君。就所短而求長。知臣稍習於治郡。致茲異寵。驥及非才。恭惟先帝全臣於衆怒必死之中。陛下起臣於散官永棄之地。沒身難報。碎首爲期。臣無任。

又

臣軾言。伏奉告命。授臣朝奉郎知登州軍州事。臣已於今月十五日到任。上訖者。寵命過優。訓詞尤厚。非臣愚憲所克承當。臣軾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臣所領州下。臨漲海。人淳事簡。地瘠民貧。入境問農。首見父老。戴白扶杖。爭來馬前。皆云枯朽之餘。死亡無日。雖在田野。亦有識知。恭聞聖母至明而慈。嗣皇至仁而孝。每下號令。人皆涕流。願忍垂死之年。以待惟新之政。言雖其拙。意則可知。見朝廷擢臣於久廢之中。謂臣愚必有以少塞其責。或能推廣上意。惠康小民。而臣天資鈍頑。學問寡淺。心已耗於多難。才不周其一身。將何以上答聖知。下慰民願。伏惟太皇太后陛下。以任嬖之位。行堯舜之仁。勤邦儉家。永爲百王之令典。時使薄斂。故得萬國之歡心。豈煩燼火之徵。更助日月之照。但知奉法。不敢求名。臣無任。

辭免起居舍人第一狀

右軾準閣門告報。已降告命。除臣依前官守起居舍人者。臣受材淺薄。臨事迂疎。起於罪廢之中。未有絲毫之效。驟陞清職。必致煩言。願回虛授之恩。庶免素飡之愧。所有告身。臣不敢祇受。

辭免起居舍人第二狀

右臣近奏乞辭免起居舍人恩命。准尙書省劄子奉聖旨不許辭免者。天威在顏。不違咫尺。父命於子。惟所東西。況茲久廢之餘。敢有不回之意。伏念臣受性褊狃。賦命奇窮。既早竊於賢科。復濫登於冊府。多取天下之公器。又處衆人之所爭。若此而全。從古未有。今者出於九死之地。始有再生之心。危迹相安。驚魂未返。若驟膺非分之寵。恐別生意外之憂。縱無人災。必有鬼責。伏望聖慈。廓天地包函之量。推父母愛憐之心。知其實出於至誠。止欲自處於無過。追還新命。更選異材。使之識分以安身。孰與包羞而冒寵。再伸微懇。伏俟重誅。所有告身。臣不敢祇受。

辭免中書舍人狀

右臣准開門告報。已降告命。除臣試中書舍人者。伏念臣頃自貶所起。知登州。到州五日。而召以省郎。到省半月。而擢爲右史。欲自勉強。少酬恩私。而才無他長。職有常守。出入禁闥。三月有餘。考論事功。一毫無取。今又冒榮。直授躡衆。驟遷非次之陞。既難以處。不試而用。尤非所安。願回異恩。免速官謗。所有告身。臣不敢祇受。

謝中書舍人表二首

臣賦言伏奉制命。授臣試中書舍人。仍改賜章服者。右史記言已虛高選。西垣視草。復玷近班。皆儒者之至榮。豈平生之所望。臣賦誠感誠懼。頓首頓首。竊以詞命之職。古今所難。非獨取之於文。蓋將試之以事。至於機務。亦或與聞。雖四戶擅權。非當時之公議。而五花判事。亦前代之美談。及夫三字之除。乃是一切

之政。但謂內朝之法從。安知宰相之屬官。既任止於調詞。故權移於胥史。恬不知怪。習爲故常。先皇帝遭冠百王。法垂萬世。建六官而修故事。闢三省以待異人。典章一新。名實皆正。遂申明於四禁。俾分領於六曹。遠則追直閣之司。近則通檢正之任。雖未聞政而聞事。蓋須有德而有言。如臣之愚。無一而可。草創潤色。既非鄭國之材。除書德音。又乏唐人之譽。忽當此選。莫測其由。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將聖與仁。能哲而惠。雖在三年不言之際。已有十日並照之光。而臣日侍邇英。親聞訪道。仰天威之甚近。知聖鑒之難逃。謂臣嘗受先朝之知。實無左右之助。棄瑕往昔。責效將來。臣敢不益勵素心。無忘舊學。上體周公煩悉之誥。助成漢家深厚之文。苟無曠官。其敢言報。臣無任。

又

臣軾言。伏奉制命。授臣試中書舍人。仍改賜章服者。聖神獨斷。出成命於省中。衰病增光。溢虛名於朝右。訓詞之重。士論所榮。臣軾誠感誠懼。頓首頓首。臣聞有言逆心。此古人所以顛沛。積毀消骨。非聖主莫能保全。臣本受知於裕陵。亦嘗見待以國士。嘉其好直。許以能文。雖竄謫流離之餘。決無可用。而哀憐收拾之意。終不少衰。抱弓劍以長號。分簪履之永棄。豈期晚遇。又過初心。矧外制之深嚴。極西垣之清要。在唐之盛。以馬周岑文本爲得人。近世所傳。有楊億歐陽脩之故事。不試而用于今。幾人。遂超同列之先。遠繼前脩之末。夫何頑鈍。有此遭逢。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憂國忘家。愛民如子。憂深故任其事者重。愛極故爲之慮也長。敷求哲人。以遺嗣聖。所以兼收而並用。庶幾有得於其間。臣敢不盡其所能。期於無愧。始終自誓。故常以道而事君。夷嶮不同。則必見危而授命。臣無任。

辭免翰林學士第一狀

右臣准閣門告報已降告命除臣翰林學士知制誥者。臣竊謂自從西掖直遷內制。雖祖宗故事。而近歲以來。少有此比。非高材重德雅望。不在此選。臣自量三者皆不迫人。驟當殊擢。實不自安。伏望聖慈。察臣至誠。非苟辭避。追還異恩。以厭公論。謹錄奏聞。

辭免翰林學士第二狀

右臣近者奏乞詞免翰林學士知制誥恩命。伏蒙降詔不允者。天地之恩。義無所謝。父母之訓。理不可違。而臣至愚。尚守所見。再傾微懇。不避重誅。非獨以學問荒唐。文詞鄙淺。已試無效。如前所陳。實以勞舊尚多。必有積薪之誚。兄弟並進。豈無連茹之嫌。誠不自安。非敢矯飾。伏望聖慈。亮其悃愾。特許追還。庶免人言。俾得自效。所有告命。臣不敢祇受。謹錄奏聞。

謝宣召入院狀二首

右臣今日。西頭供奉官充待詔董士隆。至臣所居。奉宣聖旨。召臣入院充學士者。詔語春溫。再命而僕。使華天降。一節以趨。在故事以嘗聞。豈平生之敢望。省循非稱。愧汗交深。竊以視草之官。自唐爲盛。雖職親事祕。號爲北門學士之榮。而祿薄地寒。至有京兆掾曹之請。豈如聖代。一振儒風。非徒好爵之廢。兼享大烹之養。玉堂賜篆。仰淳化之彌文。寶帶重金。佩元豐之新渥。既厚其禮。愈難其人。而臣以空疎冗散之材。衰病流離之後。生還萬里。坐閱三遷。不緣左右之容。躡處賢豪之上。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生資文武。天祐聖神。雖亮陰不言。尚隱高宗之德。而訪落求助。已啓成王之心。首擇輔臣。次求法從。知人材之難得。采

虛名而用臣。敢不益勵初心。力圖後効。才不逮古。雖慚內相之名。志常在民。庶免私人之謂。臣無任。

又

右臣今日。西頭供奉官。充待詔董士隆。至臣所居。奉宣聖旨。召臣入院充學士者。里巷傳呼。親臨詔使。私庭望拜。恭被德音。人言稽古之榮。臣有素殮之愧。懇詞雖至。成命莫回。伏以朝論所高。禁林爲重。非徒翰墨之選。乃是將相之儲。禮絕同僚。歎裴李於座上。功成異域。得頗牧於禁中。宜有異人。來膺此選。而臣顯愚自信。狂直不回。先帝憐其孤忠。欲召而未果。陛下出於獨斷。決用而無疑。曾未周歲。而閱三官。試以百爲而無一可保全。已幸擢用何名。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德協天人。心存社稷。受聖子之託。天下抱神孫而朝諸侯。巍巍其有成功。不見治迹。斷斷而無他技。專用老成。推其類以及臣。願何能而在此。忠義之報。死生不移。臣無任。

謝翰林學士表二首

臣軾言。蒙恩除臣翰林學士。知制誥者。得微不稱。寵至若驚。伏念臣經術空疎。吏能短淺。少年自守。無用於作新。去國生還。適逢於求舊。初何云補。遽辱甄收。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文武生知。聰明天縱。法乾坤之廣運。體日月之照徹。過採虛名。使陳薄技。敢不激昂晚節。砥礪初心。雖洪造之難酬。盡微生而後已。臣無任。

又

臣軾言。蒙恩除臣翰林學士。知制誥者。寵光逾分。榮愧交中。伏念臣本以疎愚。起於遐陋。學雖篤志。皆場

屋之空文。言不適時。豈朝廷之通論。老於憂患。望絕搢紳。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總覽政綱。灼知治體。恢復祖宗之舊。兼收文武之資。過錄愚忠。以敦薄俗。敢不臨寵而懼。職思其憂。非敢有意於功名。庶幾少逃於罪悔。臣無任。

謝對衣金帶馬表二首

臣軾言。伏蒙聖慈。以臣入院。特賜衣一對。金腰帶一條。金鍍銀鞍轡馬一匹。被三品之服章。君子所以昭令德。分六閑之駟駿。朝廷所以旌有功。顧惟何人。亦與茲寵。拜恩俯僕。流汗交并。臣軾中謝伏念。臣人微地寒。性迂才短。襲布韋而自薦。偶忝搢紳。駕款段以言歸。終安畎畝。豈謂便蕃之錫。萃於衰病之軀。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總覽衆工。財成大化。至誠樂與。有緇衣之好賢。俊民用章。無白駒於空谷。不遠寒陋。亦被光華。攬佩以思。遂識斷金之義。舉鞭自誓。敢忘希驥之心。臣無任。

又

臣軾言。伏蒙聖慈。以臣入院。特賜衣一對。金腰帶一條。金鍍銀鞍轡馬一匹。命服出笥。榮動搢紳。左驂在廷。光生徒馭。德不稱物。愧無所容。臣軾中謝伏念。臣衰朽無功。蠢愚不學。已分鶻梁之刺。敢逃負乘之讖。再惟此恩。何自而至。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至神廣運。盛德兼容。躬周公之勤勞。而逸於委任。寶老氏之慈儉。而侈於禮賢。致此光榮。下及微陋。慨然攬轡。敢有意於澄清。束以立朝。尚可言於賓客。臣無任。

笏記二首

禁林之選。多士所榮。非獨文章之工。俾專翰墨。當屬典刑之老。以重朝廷。如臣空疎。豈宜塵冒。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剛健純粹。緝熙光明。曲搜已棄之材。將建無窮之業。願慚淺陋。將何補於盛明。惟有朴忠。誓不回於生死。臣無任。

又

西掖代言。已愧一時之高選。北門視草。又忝諸生之極榮。豈伊衰朽之餘。有此遭逢之異。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坤元利正。天造無私。靡求備於一人。將曲成於萬物。文章小技。縱有效於涓埃。草木微生。終難酬於雨露。臣無任。

辭免侍讀狀

右臣今月二十六日。準閣門告報。蒙恩除臣兼侍讀者。入侍邇英。其選至重。非獨分摘章句。實以仰備顧問。臣學術淺陋。恐非其人。況臣待罪禁林。初無吏責。又加廩賜之厚。益負尸素之憂。伏望聖慈。察其誠心。追回新命。以授能者。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謝除侍讀表二首

臣軾言。今月一日。蒙恩除臣兼侍讀者。學術本疎。老復加於審訥。官聯愈近。職專在於討論。退省其愚。莫知所措。中謝伏以天威咫尺。顧末技以何施。聖敬日躋。豈羣臣之可望。非張禹寬中之篤學。無量懷素之懿文。則何以奉天子五學之游。求王人多聞之益。如臣愚暗。何與選掄。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卓然生知。附以好學。方高宗恭默之後。正宣帝勵精之初。衆論並陳。悉洞照其情僞。陳編一覽。已周知於廢興。察臣衰病而無求。庶可親近而寡過。故茲拔用。驟及疲鷲。臣敢不溫故知新。粗辦有司之職。見危致命。更輸異日。

之忠。臣無任。

又

臣軾言。今月一日。蒙恩除臣兼侍讀者。北門視草。已叨儒者之極榮。西學上賢。復玷侍臣之高選。省循非稱。愧汗交懷。中謝竊惟講讀之臣。止以言語爲職。考功課吏。無殿最之可書。陳善閉邪。有膏澤之潛潤。豈臣愚陋。亦所克堪。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憂思深長。德業久大。受先帝投艱之託。爲神孫經遠之謀。故選左右前後之人。罔非吉士。使知興亡治亂之效。莫若多聞。謂臣雖無大過人之才。知臣粗有不欺君之實。故使朝夕與於討論。奉永日之清閑。未知所報。畢微生於盡瘁。終致此心。臣無任。

謝賜御書詩表

臣軾言。今月十五日。賜宴東宮。伏蒙聖恩。差中使就賜臣御書詩一首者。玉璽上尊。霽若雲天之澤。寶章宸翰。煥乎奎璧之文。喜溢心顏。光生懷袖。臣軾誠感誠懼。頓首頓首。伏念臣猥緣末技。獲玷清流。早歲數奇。已老江湖之上。餘生何幸。得依日月之光。入侍燕間。與聞講學。卒桓榮之業。因人而成。登劉泊之床。則臣豈敢。夫何珍賜。亦及微軀。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道本生知。才惟天縱。文不數於游夏。書已逼於鍾王。心慕手追。陋文皇之由學。筆縱字大。笑宋武之未工。知臣遭遇之難。欲以顯榮其老。鏤之金石。庶傳玩於人。人付與子孫。俾輸忠於世世。臣無任。

謝三伏早出院表

臣軾言。君逸臣勞。固上下之分。金伏火見。亦消長之常。乃緣異恩。而許夙退。中謝伏念臣等誤緣末技。待

罪禁林戴星而朝。雖粗輸其勤。拙窮日之力。卒無補於絲毫。遽蒙假借之私。得遂委蛇之樂。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嚴於恭己。恕以馭臣。事既省於清心。日自長於化國。朝而不夕。前追靜治之風。伏當早歸。下遂疎愚之性。臣無任。

卷二十六

表十六首

謝除龍圖閣學士表二首

臣軾言。伏蒙聖恩。以臣累章請郡。特除臣龍圖閣學士。知杭州者。中禁寶儲。上應奎壁之象。先朝謨訓。遠同河洛之符。隸職其間。省躬非據。臣軾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學非有得。愚至不移。雖叨過實之名。卒無適用之器。少時妄意。蓋嘗有志於事功。晚歲積憂。但欲歸安於田畝。屬聖神之履運。荷識拔之非常。猶冀桑榆之牧。遽迫犬馬之疾。力求閑散。庶免顛擠。豈謂皇帝陛下。聖度包荒。天慈委照。察其才有所短。不欲強置之禁嚴。知其進不由人。故特保全。其終始。遂加此職。以責其行。臣敢不仰緣末光。益勵素守。往何之。而不可。中無愧之爲安。但未死亡。必期報塞。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

又

臣軾言。伏蒙聖恩。以臣累章請郡。特除臣龍圖閣學士。知杭州者。北扉清密。久愧素飧。內閣深嚴。復膺殊寵。以榮爲懼。有覲在顏。臣軾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賦命數奇。與人多忤。遭遇仁祖。忝竊賢科。繼蒙

英廟之深知。尤荷裕陵之見器。而流離若此。窮薄可知。晚親日月之光。常恐餅轡之盜。故求閑散。以避災。連。豈謂太皇太后陛下。天高聽卑。坤厚載物。愛惜臣下。固無異於子孫。委任官師。本不分於中外。致茲衰病。不失清華。然臣辭寵而益榮。求閑而得劇。雖云稍遠於爭地。尚恐終非其久安。敢不磨鈍自脩。履冰知戒。庶全孤節。少答殊私。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

謝賜對衣金帶馬表二首

臣軾言。伏蒙聖慈。特賜衣一對。金腰帶一條。金鍍銀鞍轡一副。馬一匹者。出笥之珍。已華朽資。解驂之賜。益耀衆觀。顧惟何人。亦被茲寵。臣軾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少而拙訥。老益疎愚。山野之姿。非文繡之所及。疲駑之質。雖鞭策以何加。方期冗散之安。更忝便蕃之賜。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緝熙儒術。罔羅人材。不愛車服。寵數之章。使爲吏民瞻望之美。據鞍有愧。束衽知榮。敢不奉以牧民。永思去害之指。施之大邑。庶無學製之傷。臣無任感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

又

臣軾言。伏蒙聖恩。特賜衣一對。金腰帶一條。金鍍銀鞍轡一副。馬一匹者。命服斯皇。詩詠周宣之德。康侯用錫。易稱王母之仁。惠澤所加。臣工知勸。臣軾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資材朽鈍。學術空疎。矧茲衰病之餘。豈復光華之羨。荷寵章之蕃。庶人以爲榮。顧形影之支離。臣惟自愧。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知人堯哲。徧物舜仁。時遣拾遺補過之臣。出爲承流宣化之任。子衣安吉。不待請而得之。我馬虺隤。蓋知勞而賜者。敢不勉思忠盡。務報恩勤。永惟廐庫之珍。莫非民力。無忘獄市之寄。以副上心。臣無任。

笏記二首

臣軾言。隸職宸居。承流闡寄。自知衰朽。有玷寵光。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總攬羣材。靡遺片善。曲收頑鈍。迭處清華。徒傾艸木之心。莫報乾坤之施。臣無任。

又

既塵美職。復玷名藩。榮寵過情。省循知愧。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仁均動植。明燭幽微。特示寵章。以旌眷遇。恩勤莫報。生死難忘。臣無任。

杭州謝上表二首

臣軾言。伏奉制書。除臣龍圖閣學士。知杭州。臣已於今月三日到任。上訖者。始衰而病。豈非滿溢之災。乞越得杭。又過平生之望。臣軾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起自廢黜。驟登禁嚴。畢命驅馳。未償萬一。懷安退縮。豈所當然。蓋散材不任於斧斤。而病馬空糜於芻粟。故求外補。以盡餘年。豈期避寵而益榮。求閑而得劇。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剛健中正。緝熙光明。無爲蓋虞舜之仁。篤學有仲尼之智。而臣猥以末技。日奉講帷。凜然威光。近在咫尺。惟古人責難之意。每不自量。方陛下好問之初。遽以疾去。推之理數。可謂奇窮。荷眷遇之不移。竊恩榮而愈重。雖雨露之施。初不擇地。而犬馬之報。期於殺身。臣無任。

又

臣軾言。伏奉制書。除臣龍圖閣學士。知杭州。臣已於今月三日到任。上訖者。入奉禁嚴。出膺方面。皆人臣之殊選。在儒者以尤榮。臣軾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受寵逾涯。積憂成疾。旣思退就於安養。又欲少

逃於滿盈。仰荷至仁。曲從微願。江山故國。所至如歸。父老遺民。與臣相聞。知朝廷輟近侍。爲太守。蓋聖主視天下如一家。鞭扑未施。爭訟幾絕。臣之厚幸。豈易名言。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天地之仁。賢愚兼取。日月之照。邪正自分。每包函其愆。迂欲保全其終始。兄弟孤立。嘗親奉於德音。死生不移。更誓堅於晚節。臣無任。

杭州謝放罪表二首

臣軾言。臣近以法外刺配本州。百姓顏章。顏益二人。上章符罪。奉聖旨特放罪者。職在承宣。當遵三尺之約束。事關利害。輒從一切之便宜。曲荷天慈。不從吏議。臣軾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早緣剛拙。屢致憂虞。用之朝廷。則逆耳之奏。形於言。施之郡縣。則疾惡之心。見于政。雖知難每以爲戒。而臨事不能自回。苟非日月之明。肝膽必照。則臣豈惟獲罪於今日。久已見傾於衆言。恭惟皇帝陛下。睿哲生知。清明旁達。委任羣下。退託於不能。愛養成材。惟恐其有過。知臣欲去一方之積弊。須除二猾以示民。特屈憲章以全器。使臣敢不省循過咎。祇服簡書。眷此善良。自不犯於漢法。時有貨捨。用益廣於堯仁。臣無任。

又

亂羣之誅。不請而決。蓋恩威之無素。致姦猾之敢行。方俟譴訶。豈期寬宥。臣軾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以法吏網密。蓋出於近年。守臣權輕。無甚於今日。觀祖宗信任之意。以州郡責成於人。豈有不擇師帥之良。但知繩墨之馭。若平居僅能守法。則緩急何以使民。願臣不才。難以議此。恭惟太皇太后陛下。寬仁從衆。信順得天。推一身之至公。納萬方於無罪。而臣始終被遇。中外蒙恩。謂事有專而合宜。情無他而可恕。故

加貨捨。以示寵綏。朝廷之明。粗以臣爲可信。吏民自服。當不令而率從。臣無任。

賀明堂赦書表二首

臣軾言。宗祀告成。脩累朝之盛典。端門肆眚。答萬宇之歡心。凡有識知。舉增抃躍。臣軾誠歡誠喜。頓首頓首。竊謂祖宗恩信之所被。譬如天地寒暑之不差。將推作解之仁。必在當郊之歲。恭惟皇帝陛下。憲章六聖。左右三靈。上帝眷而風雨時。壬人去而蠻夷服。講明大禮。對越昊天。懷柔百神。嚮用五福。大河脩復。奏軌道於東流。藩邸顧懷。錫鴻名於西府。臣備員法從。待罪守臣。想聞路寢之鼓鐘。曾叨奉引嘉與海隅之草木。同被恩私。臣無任。

又

臣軾言。嚴配禮成。民心知孝。好生德洽。天下歸仁。凡蒙一洗之恩。舉有惟新之喜。臣軾誠歡誠忭。頓首頓首。伏以功存廟社。而詞其禮德。及草木而諱其名。此聖人之所難。幸微生之親見。恭惟太皇太后陛下。勳高任嬖。道配唐虞。顧惟致治於和平。孰不歸心於保佑。合宮均福。畢脩累聖之文。會慶告成。不居先后之位。臣職叨禁從。身遠闕庭。旣欣渙汗之私。溥霑動植。更喜謙光之美。獨冠古今。臣無任。

謝賜曆日詔書表二首

臣軾言。伏蒙聖恩。特賜臣詔書并元祐五年曆日一卷者。論道調元。雖大臣之職。授時賦政。亦郡守之常。而臣供奉內朝。使指一道。居則代言而頒令。出則勸民以務農。沐此恩榮。敢忘奉順。臣軾中謝。恭惟皇帝陛下。文明憲古。睿哲先天。歷象教民。本堯舜之智。水旱罪己。蓋禹湯之仁。固將推廣其誠心。豈特奉行於

故事爰因歲首已宣布於王言。孰謂民愚。咸識知於帝力。臣無任。

又

臣軾言。伏蒙聖恩。特賜臣詔書。并元祐五年曆日一卷者。竊惟稽古之君。必以授時爲急。底日不失。日官既有常。先時不及。時罰在無赦。申以丁寧之詔。致其惻怛之誠。習見頒行。止謂有司之故事。考其情實。則本聖人之用心。臣軾中謝恭惟太皇太后陛下。元功在天。盛德冠古。順帝之則。雖並用於恩威。輿物爲春。蓋同歸於仁厚。而臣入奉講學。出牧農民。恭布詔書。悉傳閭里。庶德音之昭格。致嗣歲之豐穰。臣無任。

賀與龍節表

臣軾言。天佑民而作君。惟德是輔。帝王商而立子。有開必先。納富壽於方來。實兆基於茲日。臣軾中賀恭惟皇帝陛下。文思天縱。聖敬日躋。以若稽古之心。上遵王路。行不忍人之政。下酌民言。神聽靖共。天壽平格。臣久塵法從。出領郡符。奉萬年之觴。雖阻陪於下列。接千歲之統。猶及見於昇平。草木之情。日月所照。臣無任。

賀坤成節表

臣軾言。仁惟天助。壽不假於禱祈。澤在民心。言自成於雅頌。恭臨誕月。仰祝聖期。雖凡庶之何知。亦臣子之常分。中謝恭惟太皇太后陛下。儲神天地。託國祖宗。元勳本自於無心。神智實生於至靜。同守大器。于茲六年。放億萬之羽毛。未若消兵。以全赤子。飯無數之緇褐。豈如散廩。以活飢民。臣躬領郡符。目覩茲事。載瞻象闕。阻奉瑤觴。嘉與海隅之人。同罄華封之祝。臣無任。

啓十一首

謝秋賦試官啓

伏以聖人設文章之教。本以御民。君子在野田之間。亦學爲政。故知禮樂者可與言化。通春秋者長於治人。蓋三代之所常行。於六經可以備見。事爲之制。曲爲之防。使學者皆能明其心。則天下可以運諸掌。降及近世。析爲二塗。凡王政皆出於刑書。故儒術不通於吏事。惟其所以治民者。固不本於學。而其所以爲學者。亦無施於民。遊庠校者。忘朝廷。讀法律者。捐詩賦。場屋後進。挾聲技以相夸。王公大人。顧雕蟲而自笑。舊學無用。古風遂忘。終始之意。曾不相添。貴賤之間。亦因遂闕。下之士有學古之志。而無學古之功。上之人有用儒之名。而無用儒之實。顧茲媮弊。常竊憫嗟。苟非當世之大賢。孰拯先王之墜典。伏惟某官。才出閭世。志存生民。曩在布衣。能通天下之務。旋居要職。又爲儒者之宗。明習政事。而皆有本原。守持經術。而不爲迂闊。世之系望。上所深知。輟自朝聯。付之文柄。命題甚易。而不肖者無所兼容。用法至寬。而犯令者未嘗苟免。觀其發問於策。足以盡人之材。欲聞先聖之心。考其詩義。深悲古學之廢。訊以歷書。條任子之便。宜訪成均之故事。不泥於古。不牽於今。非有苛碎難知之文。將觀磊落不羈之士。使天下知文章誠可以制治。知聲律不足以入官。失之者固因而自新。得之者不至於捐舊。平昔所歎。於今遂忘。軾才無他。長學以自守。爲文病拙。不能當世俗之心。奏籍有名。大懼辱賢人之舉。翻然如界之羽翼。追逸翮以並遊。沛然如假之舟航。臨長川而獲濟。偶緣大庇。粗遂一名。方將區區於簿書米鹽之間。碌碌於塵埃筐楚之地。雖識恩之所自。願力報之末由。感懼之懷。不知所措。

謝南省主文啓五首

歐陽內翰

右軾啓竊以天下之事難於改爲自昔五代之餘文教衰落風俗靡靡日以塗地聖上慨然太息思有以澄其源疏其流明詔天下曉諭厥旨於是招來雄俊魁偉敦厚朴直之士罷去浮巧輕媚叢錯采繡之文將以追兩漢之餘而漸復三代之故士大夫不深明天子之心用意過當求深者或至於迂務奇者怪僻而不可讀餘風未殄新弊復作大者鏤之金石以傳久遠小者轉相摹寫號稱古文紛紛肆行莫之或禁蓋唐之古文自韓愈始其後學韓而不至者爲皇甫湜學皇甫湜而不至者爲孫樵自樵以降無足觀矣伏惟內翰執事天之所付以收拾先王之遺文天下之所待以覺悟學者恭承王命親執文柄意其必得天下之奇士以塞明詔軾也遠方之鄙人家居碌碌無所稱道及來京師久不知名將治行西歸不意執事擢在第二惟其素所蓄積無以慰士大夫之心是以羣嘲而聚罵者動滿千百亦惟恃有執事之知與衆君子之議論故恬然不以動其心猶幸御試不爲有司之所排使得搢笏跪起謝恩于門下聞之古人士無賢愚惟其所遇蓋樂毅去燕不復一戰而范蠡去越亦終不能有所爲軾願長在下風與賓客之未使其區區之心長有所發夫豈惟軾之幸亦執事將有取一二焉不宣謹啓

王內翰

右軾啓竊以取士之道古難其全欲求個儻超拔之才則懼其放蕩而或至於無度欲求規矩尺寸之士則病其齷齪而不能有所爲進士之科昔稱浮剽本朝更制漸復古風博觀策論以開天下豪俊之塗精

取詩賦以折天下英雄之氣。使齷齪者望而不敢進。放蕩者退而有所裁。此聖人所以罔羅天下之逸民。追復先王之舊迹。元臣大老皆出此塗。伏惟內翰執事。天材俊麗。神氣橫溢。奇文高論。大或出於繩檢。比聲協句。小亦合於方圓。蓋天下望爲權衡。故明主委之黜陟。軾之不肖。與在下風。願惟山野之見聞。安識朝廷之忌諱。軾亦恃有執事。以爲小節之何拘。執事亦將收天下之遺才。觀其大綱之所在。驟置殊等。實聞四方。使知大國之選材。非顧當時之所悅。眇然陋器。雖不能勝多士之喧言。卓爾大賢。自足以破萬人。之浮議。方將奔走厥職。厲精乃心。苟庶幾無朝夕之愆。以辱知己。亦萬一有毛髮之效。少答至仁。感懼之懷。不知所措。

梅龍圖

右軾啓。軾聞古之君子。欲知是人也。則觀之以言。言之不足以盡也。則使之賦詩。以觀其志。春秋之世。士大夫皆用此。以下其人之休咎。死生之間。而其應若影響符節之密。夫以終身之事。而決于一詩。豈其誠發於中。而不能以自蔽邪。傳曰。登高能賦。可以爲大夫矣。古之所以取人者。何其簡且約也。後之世。風俗薄惡。漸不可信。孔子曰。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知詩賦之不足以決其終身也。故試之論。以觀其所以是非於古之人。試之策。以觀其所以措置於今之世。而詩賦者。或以窮其所不能。策論者。或以掩其所不知。差之毫毛。輒以擯落後之。所以取人者。何其詳且難也。夫惟簡且約。故天下之士。皆敦朴而忠厚。詳且難。故天下之士。虛浮而矯激。伏惟龍圖執事。骨鯁大臣。朝之元老。憂卹天下。慨然有復古之心。親較多士。存其大體。詩賦將以觀其志。而非以窮其所不能。策論將以觀其才。而非以掩其所不知。使士大夫

皆得寬然以盡其心。而無有一日之間。蒼皇擾亂。偶得偶失之歎。故君子以爲近古。軾長於草野。不學時文。詞語甚朴。無所藻飾。意者執事欲抑浮剽之文。故寧取此。以矯其弊。人之幸遇。乃有如此。感荷悚息。不知所裁。

韓舍人

右軾啓。軾聞古者至治之世。天子推恩以收天下之望。有司執法以繩天下之媮。蓋不推恩。則無所兼容。不執法。則有所僥倖。有司推恩而求名。則侵君之權。天子執法而責實。則失民之望。爲君者常病於察。爲臣者又失之寬。古之明天子信其臣。而不惑於多言。故有司執法而無所忌。古之良有司。憂其君而不卹於私計。故天下歸怨。而不敢辭。況欲選材而置官。是將教民而圖任。唯所利國。豈容樹恩。今聖上推不忍之心。使賢愚皆遂其所欲。而大臣用至明之法。使工拙不至於相淆。嚮者哀憐老儒。故爲特奏之令。憫惻連坐。又開別試之塗。此天下所以詠歌至仁。鼓舞盛德。君臣之體。夫豈同條。伏惟舍人執事。爲時求材。憂國忘己。所圖甚遠。將深計於安危。自信至明。曾不牽於毀譽。變苟且依違之俗。去浮僞翳譁之文。罷黜俗儒。動以千計。講通經術。得者九人。願茲小才。偶在殊選。惟天子推恩如此之厚。惟大臣執法如此之堅。將天下實被其休功。豈一夫獨遂其私願。感荷激切。不能自勝。

范舍人

右軾啓。聞之古人民無常性。雖土地風氣之所稟。而其好惡。則存乎其上之人。文章之風。惟漢爲盛。而貴顯暴著者。蜀人爲多。蓋相如唱其前。而王褒繼其後。峩冠曳佩。大車駟馬。徜徉乎鄉閭之中。而蜀人始有

好文之意絃歌之聲。與鄒魯比。然而二子者。不聞其能有所薦達。豈其身之富貴。而遂忘其徒耶。嘗聞之老人。自孟氏入朝。民始息肩。救死扶傷。不暇。故數十年間。學校衰息。天聖中。伯父解褐西歸。鄉人歎嗟。觀者塞塗。其後執事與諸公相繼登於朝。以文章功業聞於天下。於是釋耒耜而執筆硯者。十室而九。比之西劉。又以遠過。且蜀之郡數十。軾不敢遠引其他。蓋通義蜀之小州。而眉山又其一縣。去歲舉于禮部者。凡四五十人。而執事與梅公親執權衡而較之。得者十有三人焉。則其他可知矣。夫君子之用心於天下。固無所私愛。而於其父母之邦。苟有得之者。其與之喜樂。豈如行道之人。漠然而已哉。執事與梅公之於蜀人。其始風動誘掖。使聞先王之道。其終度量裁置。使觀天子之光。與相如王褒。又甚遠矣。軾也在十三人之中。謹因闈吏進拜于庭。以謝萬一。又以賀執事之鄉人得者之多也。

謝制科啓

右軾啓。今月某日。蒙恩授前件官者。臨軒策士。方搜絕異之材。隨問獻言。誤占久虛之等。忽從佐縣。擢與評刑。內自顧於無堪。凜不知其所措。恭惟至治之要。惟有取人之難。用法者。畏有司之不公。故捨其平生。而論其一日。通變者。恐人才之未盡。故詳於探聽。而略於臨時。茲二者之相形。顧兩全而未有一之於考。試而掩之於倉卒。所以爲無私也。然而才行之迹。無由而深知。委之於察舉。而要之於久長。所以爲無失也。然而請屬之風。或因而滋長。此隋唐進士之所以爲有弊。魏晉中正之所以爲多姦。惟是賢良茂異之科。兼用考試察舉之法。每中年輒下明詔。使兩制各舉所聞。在家者能孝而恭。在官者能廉而慎。臨之以患難。而能不變。邀之以寵利。而能不回。旣已得其行己之大方。然後責其當世之要用。學博者又須守約。

而後取。文麗者或以用寡而見尤。特於萬人之中。求其百全之美。凡與中書之召命。已爲天下之選人。而又有不可測知之論。以觀其默識之能。無所不問之策。以效其博通之實。至於此而不去。則其人之可知。然猶使御史得以求其疵。諫官得以考其素。一陷清議。輒爲廢人。是以始由察舉。而無請謁公行之私。終用考試。而無倉卒不審之患。蓋其取人也如此之密。則夫不肖者安得而容。軾才不迨人。少而自信。治經獨傳於家學。爲文不願於世知。特以飢寒之憂。出求斗升之祿。不謂諸公之過聽。使與羣豪而並遊。始不自量。欲行其志。遂竊俊良之舉。不知氣力之微。論事迂闊。而不能動人。讀書疎略。而無以應敵。取之甚愧。得而益慚。此蓋伏遇某官。德爲世之望。人位爲時之顯。處。聲稱所被。四方莫不奔趨。議論一加。多士以爲進退。致茲庸末。亦與甄收。然而志卑處高。德薄寵厚。歷觀前輩。由此爲致君之資。敢以微軀。自今爲許國之始。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賀楊龍圖啓

右軾啓。伏審新改直職。擢司諫垣。傳聞邇遐。竦動觀聽。咸謂國家之鉅福。乃用諫諍之異才。必能深言以補大化。方今朝廷之上。號爲無諱。而太平之美。終不能全。臺諫之列。歲不乏人。而衆弊之原。猶或未去。豈聽之者徒能容。而不能用言之者。但爲名而不爲功。歷觀古人之效忠。皆因當世而用智。不務過直。期於必行。右尹子革。因墳典而道祁招之詩。左師觸龍。語饘粥而及長安之質。徒盡拳拳之意。不求赫赫之名。此仁人及物之休功。忠臣愛君之至分。伏自頃歲所更。幾人席未暖而輒遷。踵相躡而繼去。一身之譏。固足以免矣。而積歲之病。當使誰去之。恐習慣以爲常。遂因循而不振。雖在僻陋。顧常隱憂。以爲必得朴忠。

憂國之人而又加以辯智得君之術。言苟獲用。國其庶幾。伏惟諫院龍圖才雄於世。而常若不勝。節過於人。而未嘗自異。素練邊事。深知兵驕。頃持銓衡。實識官冗。必將舉大體。而不論小事。務實效。而不爲虛名。軾最蒙深知。愧無少補。方傾耳以聽。願續書諫苑之篇。若有待而言。或能著爭臣之論。阻以在外。無由至門。踊躍之懷。實倍倫等。

鳳翔到任謝執政啓

右軾啓。違去軒屏。忽已改歲。向風瞻戀。何翅飢渴。前月十四日到任。翌日尋已交割訖。軾本凡材。繆承選取。忽從州縣。便與賓佐。捫躬自省。豈不媿幸。伏自到任已來。日夜厲精。雖無過人。庶幾寡過。伏惟昭文相公。素所獎庇。曲加搜揚。旣蒙最深之知。遂有自重之意。所任簽署一局。兼掌五曹文書。內有衛司。最爲要事。編木棧竹。東下河渭。飛芻輓粟。西赴邊陲。大河有每歲之防。敗務有不獨之課。破蕩民業。忽如春冰。于今雖有優輕酬獎之名。其實不及所費百分之一。救之無術。坐以自慚。惟有署置之必均。姑使服勞。而無怨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賀吳副樞啓

頃聞休命。擢領上都。曾安坐之未皇。已歡聲之布出。卽欲裁問。少通勤拳。以爲不久。當有非常之聞。是以未敢輕爲率爾之賀。逮茲未幾。果已如言。釋府事之喧繁。總兵權於禁密。傳聞四遠。歡喜一詞。伏惟某官。機略足以應無方。而有朴忠。沉厚之量。文華足以表當世。而有簡素。質直之風。置之於都會。則其爲效也。速。而所及者廉。委之於樞機。則其成功也遲。而所被者廣。深惟賢者之處世。皆以得時爲至難。幸而得之。

或已老矣。今以明公之至盛。正如大川之方增。天下方將以未獲之事。盡付於明公。明公宜愛此不費之軀。以畢其能事。區區之意。言不能勝。

答許狀元啓

右軾啓。伏以賢俊之士。固將有以挾持富貴之來。豈能爲之損益。昔者在貧賤之辱。所有無以異於今。一朝居豪傑之先。而人然後知其貴。伏惟狀元。策判廷評。以粹美之質。負傑異之才。自遠方而遊上都。以一日而蓋天下。士旣望風而知不敵。人皆歛衽而謂當然。苟非素與交遊之流。安敢輕爲賀問之禮。不期謙抑過錄庸虛。忽承賤牘之臨。皆自聽聞之誤。禮非所稱。媿靡自任。先皇帝未明求衣。久已格於至治。洮盥憑几。尙不忘於選賢。庸登哲民。以遣後聖。雖喜車旌之召。旋與弓劍之悲。臣子之心。遠邇若一。卽日承已拜命。計將就塗。念展謁之何時。徒向風而永望。謹奉啓陳謝。不宣。

卷二十七

啓三十首

謝館職啓

試言無取。錫命過優。進貽朋友之議。退有簡書之畏。視顏就列。撫己若驚。國家取士之門至多。而制舉號爲首冠。育才之地非一。而册府處其最高。觀其所以待之。蓋亦可謂至矣。知寶玉璵璠難得而易毀。故篋積以養其全。知榘楠豫章積歲而後成。故封殖以待其長。施等天地。恩均父師。恭惟先帝臨御以來。四十

一載所擢賢良方正之士十有五人其志莫不欲舉明主於三代之隆其言莫不欲措天下於泰山之固大則欲興禮樂以範來世小則欲操數術以馭四夷然而進有後先名有隱顯命有窮達時有重輕或已踐廟堂之崇或已登侍從之列或反流落於遠郡或尙滯留於小官或死生之乖睽已爲陳迹或擯斥於罪戾僅夷平民雖曰功名富貴所由之塗亦爲毀譽得喪必爭之地名重則於實難副論高則與世常疎故雖絕異之資猶有不任之懼軾之內顧豈不自知性任己以直前學師心而無法自始操筆知不適時會宗伯之選掄疾時文之靡弊擢居異等以風四方不知滿溢之憂復玷良能之舉負責者所難之任爭四海欲得之求其爲愬慮可爲危懼是以一參賓幕輒蹈危機已嘗名挂於深文不自意全於今日而況大明繼照百度惟新理財訓兵有鞭笞戎狄之志信賞必罰有追述祖宗之風凡用人歷試其能苟敗事必誅無赦此太平可待之日豈不肖兼容之時而乃度越賢豪曲收微賤縱不能力辭而就下亦當知非分以自慚此蓋伏遇某官志在斯民仁爲己任欲辦大事務兼寸尺之長將求多聞故引涓埃之助致此忝冒有踰等倫欲報無緣將何望於頑鄙遇寵知懼庶不至於惰偷

賀韓丞相啓

右軾啓伏審誕膺策命首冠輔臣四方聳觀萬口同慶天下幸甚自古在昔治少亂多夫天將欲措世於大安必有異人之間出使民莫不回心而向道類非俗吏之所能方陋漢唐將追堯舜洪惟上聖之后眷求一德之臣謂莫如公遂授以政付八音於師曠孰敢爭能捐六轡於王良坐將致遠引領以望惟日爲年恭以昭文相公全德難名巨才不器壘壘申伯之望堂堂漢相之風出入三朝險夷一節叢

爾種光之叛命。慨然當宁以請行。威聲所加。臆穢自屏。淮蔡既定而裴度相。徐方不回而召虎歸。縱復遺種。龍荒遊魂。沙海譬之癬疥。豈足爬搔。必將訓兵擇帥而授之規摹。積穀堅城而磨以歲月。破斧之惡。四國實願周公之亟還。折箠以鞭赤眉。無煩鄧禹之久外。天下是望。豈惟一人。即日邊微苦寒。台候何似。伏冀爲國善調寢興。謹奉啓起居。

答曾學士啓

伏審祗奉詔恩。榮升冊府。允厭朝論。增輝士林。伏惟慶慰。恭以聖神在御。政化惟新。顧顧俊之無方。豈拔賢而待次。賤如莘野。猶爲席上之珍。遠若傅巖。盡入轂中之選。而況圭璋之質。近生闕閱之家。固宜首膺寤寐之求。於以助成肅雍之化。府判學士。天資粹美。儒術講明。向屈處於下僚。蓋避嫌而自晦。屬文子之請老。察少翁之最賢。撫念老成。聿求義訓。豈獨褒崇之盛典。固將樂育於美材。自顧庸虛。獲聯齋舍。忽捧書詞之辱。益知謙德之光。喜愧于心。踧踖無措。

賀歐陽少師致仕啓

伏審抗章得謝。釋位言還。天眷雖隆。莫奪已行之志。士流太息。共高難繼之風。凡在庇庥。共增慶慰。伏以懷安天下之公患。去就君子之所難。世靡不知人。更相笑。而道不勝欲。私於爲身。君臣之恩。係廢之於前。妻子之計。推葺之於後。至於山林之士。猶有降志於垂老。而況廟堂之舊。欲使辭福於當年。有其言而無其心。有其心而無其決。愚智共蔽。古今一塗。是以用捨行藏。仲尼獨許於顏子。存亡進退。周易不及於賢人。自非智足以周知。仁足以自愛。道足以忘物。之得喪。志足以一氣之盛衰。則孰能見幾禍福之先。脫屣

塵垢之外。常恐茲世不見其人。伏惟致政觀文少師。全德難名。巨材不器。事業三朝之望。文章百世之師。功存社稷。而人不知。躬履艱難。而節乃見。縱使耄期篤老。猶當就見質疑。而乃力辭於未及之年。退託以不能而止。大勇若怯。大智如愚。至貴無軒冕而榮。至仁不導引而壽。較其所得。孰與昔多。軾受知最深。聞道有自。雖外爲天下惜老成之去。而私喜明哲得保身之全。伏暑向闌。台候何似。伏冀爲時自重。少慰輿情。

賀韓丞相再入啓

伏覩詔書。登庸舊德。傳聞四海。歡喜一辭。竊以君臣之間。古今異道。任法而不任人。則責輕而憂淺。庸人之所安。任人而不任法。則責重而憂深。賢者之所樂。凡吾君所以推心忘己。一切不問。而聽其所爲。蓋其後必將責報收功。三年有成。而底於至治。自非量足以容物。智足以知人。強足以濟艱難。勇足以斷取捨。則何以首膺民望。力報主知。恭惟史館相公。忠誠在天。德望冠世。如乾之中正。挺然而純粹。精如坤之六二。隕然而直。方大更練。三朝之用捨。出入四方之險夷。疲民系心。有識引領。必將發其蘊蓄。以次施行。始緩獄以裕民。終措刑而隆禮。軾登門最舊。荷顧亦深。喜抃之懷。實倍倫等。

密州到任謝執政啓

蒙恩授前件差遣。已於今月三日。赴上訖。帶山負海。號爲持節之邦。多病無功。久在散材之目。授非所稱。愧靡自任。矧茲願治之辰。方以求賢爲急。宜得敏銳兼人之器。以副厲精更化之懷。如軾者。天與愚忠。家傳朴學。議論止於汙俗。交遊謂之陳人。出佐郡條。荐更歲籥。雖僅脫網羅之患。然卒無毫髮之稱。豈伊寵

榮偶及衰鈍。此蓋伏遇某官。股肱元聖。師表萬邦。欲隆太平極治之風。故開兼收並採之路。重使一夫之不獲。特捐支郡。以見收荷恩至深。論報何所。謹當鑄磨朽鈍。筮策疲驚。雖無望於功名。庶少逃於罪戾。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答楊屯田啓二首

伏承枉顧。寵示長書。禮數過隆。既匪安庸之稱。文詞深厚。足爲衰拙之光。反復究觀。愧汗交集。伏惟通判屯田學深經術。名重薦紳。頃者劍外。屈臨百里之間。已是部中受賜。一人之數。豈伊幸會。復此逢迎。聽其言。信仁人之博哉。居是邦。蓋大夫之賢者。欲報瓊瑤之貺。適苦簿書之煩。言之不文。永以爲好。

又

向者不遺。特蒙枉顧。愧無琴瑟旨酒。以樂我嘉賓。但喜直亮多聞。異古之益友。謂將繼此而得見。豈意闕然而有行。伏讀誨音。惟知感歎。伏惟通判屯田才猷通敏。學術深純。非獨東州杞梓之珍。將爲清廟璠璣之寶。暨臨邊服。行履要津。而軾早以空疎。加之衰病。不緣曠官而罷去。則當引分以歸耕。自茲恐遂有出處之疎。故臨紙不能無悵惘之意。惟祈自重。少副下情。

謝監司薦舉啓

猥以庸虛。過蒙知遇。既免尤譴。復加薦論。自省孤危。加之衰病。生而賦朴野之性。愚不識禍福之機。但知任己以直前。不復周防。而慮後動觸。時忌言爲身災。擠而去之。則爲有功。引而進之。亦或招悔。自非不以利祿爲意。而以仁厚爲心。願茲鈍頑。誰肯收錄。伏惟某官時望至重。主知已深。方將長育於羣材。專務掩

覆於小過。憐其謀身之甚拙。進絕望而退無歸。知其爲政之雖迂。歲有餘而日不足。特矯世俗。惜之齒牙。賦敢不祇畏簡書。益自脩飭。豈云報德。苟不辱知。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徐州謝兩府啓

移守河中。已愧超陞之異。改臨泗上。仍叨藩鎮之雄。既見吏民。周覽風俗。地形襟要。當東南水陸之衝。民食艱難。正春夏早蝗之際。宜得一時之循吏。以安千里之疲氓。如軾者才不逮人。學非適用。早塵策府。自知拙直之難安。屢乞守符。意謂苟安之善計。然自往來三郡。首尾七年。足蹈危機。僅脫風波之險。心存吏役。都忘學術之源。既未決於歸耕。敢復求於善地。伏遇某官權衡萬物。高下一心。頑獷悍堅。實費陶鎔之力。散材疎惡。徒施封殖之恩。謹當筮策疲鷲。鑄磨朽鈍。上酬天造。次答己知。

賀呂副樞啓

伏審近膺告命。入總樞機。中外聳觀。朝廷增重。伏惟慶慰。竊以古之爲國。權在用人。德厚者輔其才。而名益隆。望重者無所爲。而人自服。是以淮南叛國。先止謀於長孺。汾陽元老。尚改觀於公權。樽俎可以折衝。藜藿爲之不採。哀此風流之莫繼。久矣寂寥而無聞。天亦厭於凡材。上復思於舊德。恭惟樞密侍郎。性資仁義。世濟忠嘉。豈惟清節以鎮浮。固已直言而中病。出領數郡。若將終身。小人謂之失時。君子意其復用。迨茲顯拜。夫豈偶然。然而荷三朝兩世之恩。當春秋賢者之責。推之不去。凜乎其難進。伯玉而退子瑕。人皆望於門下。烹桑羊而斬樊噲。公無愧於古人。莫若盡行疇昔之言。庶幾大慰天下之望。軾登門最舊。稱慶無緣。踊躍之懷。實倍倫等。

賀趙大資致仕啓

伏審抗章得謝。奉冊言還。播紳聳觀。閭里相慶。竊謂富貴不爲至樂。功名非有甚難。樂莫樂於還故鄉。難莫難於全大節。歷數當今之卿相。或寓他邦。究觀自古之忠賢。少有完傳。錦衣而夜行者多矣。狐裘而羔袖者有之。至若百行渾圓。五福純備。當世所羨。非公而誰。恭惟致政大資少保。道心精微。德望宏遠。無施不可。尤高臺諫之風。所臨有聲。最宜吳蜀之政。才不究於大用。命乃係於生民。與時偕行。不可則止。見故人而一笑。綽有餘歡。念平生之百爲。一無可恨。方將深入不二。獨遊無何。默追粲可之風。坐致喬松之壽。軾荷知有素。貪祿忘歸。慕鸞鶴之高翔。眷樊籠而永歎。傾頌之素。敷寫莫窮。

答陳齋郎啓

伏審祇膺寵命。榮踐亨塗。拜慶庭闈。溢歡聲於觀者。馳書士友。掞華藻之燦然。顧此衰羸。實難當捧。伏惟齋郎天資深茂。學術淹通。經行兩純。窮達一操。久困有司之尺度。退從老圃於丘園。陋彼素飡。是聞也。非達也。凜然遺直。惟有之。則似之。假道一官。權輿千里。幅巾藜杖。願爲二老之風流。甲第高門。坐看諸郎之富貴。欣頌之至。筆舌難周。

賀文太尉啓

伏審孚號揚庭。臨軒遣使。出節少府。授鉞齋壇。夷夏聳觀。兵民交慶。蓋功業盛大。則極名器。而後稱。惟德度宏遠。故舉富貴。而若無蔚爲三世之宗臣。豈獨一時之盛事。恭惟留守太尉丈丈。道本天合。德爲人師。信及三川之豚魚。威加兩河之草木。身任休戚。言爲重輕。始若留侯。弱冠而遇高祖。晚同尙父。黃髮而亮

武王既奉冊書，益新民聽。方將威懷北虜，係頸長纒。約束河公，軌流故道。然後入調伊傅之鼎，歸躡松喬之游。輿論所期，斯言可必。軾謫官有限，趨侍無緣。踴躍之心，宜寫難盡。

登州謝兩府啓

右軾啓。蒙恩授前件官，已於今月十五日到任。上訖者，迂愚之守，沒齒不移。廢逐之餘，歸田已幸。豈謂承宣之寄，忽爲枯朽之榮。眷此東州，下臨北徼。俗近齊魯之厚，迹皆秦漢之陳。賓出日於麗譙，山川炳煥。傳夕烽於海嶠，鼓角清閑。顧靜樂之難名，笑荒唐之竊據。此蓋伏遇某官股肱元聖，師保萬民。才全而德不形，任重而道愈遠。謂使功不如使過，而觀過足以知仁。特借齒牙，曲成羽翼。軾敢不服勤簿領，祇畏簡書。策蹇磨鉛，少答非常之遇。息黥補劓，漸收無用之身。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謝中書舍人啓

右軾啓。蒙恩授前件官者，起於貶所，未及期年。擢置周行，遽參法從。省躬無有，被寵若驚。竊惟人材進退之間，實爲風俗隆替之漸。必欲致治在於積賢，雖一薛居州，齊言不能移楚。而用范武子，晉盜可使奔秦。崔瑗進而廉儉成風，楊綰用而淫侈改度。誠國是之先定，雖民散而可收。拔茅茹者以彙，而征附馬棧者必先其直。用舍既見，好惡自明。人知所趨，勢有必至。今朝廷方講當世之務，力追前代之隆。雖改定法令，足以便事。而未足以安民。寬弛賦役，足以安民。而未足以成俗。是以登進者老，搜求雋良。將使士知向方，民亦有恥。如軾者山林下士，軒冕棄材。少而學文，本聲律雕蟲之技。出而從仕，有狂狷嬰鱗之愚。溝中不願於青黃，囊下無心於宮徵。誤蒙收拾，已出優恩。荐履禁嚴，殊非素望。此蓋伏遇某官德配前哲，望隆本

朝名重圭璋。上助廟堂之用。言爲耆蔡。下同鄉士之謀。餘論所加。虛名增重。知丹心之尙在。憐白首之無歸。特借寵光。以寬衰病。任隆才下。恩重報輕。直道而行。恐非所以安愚不肖之分。充位而已。又不足以解卿大夫之憂。蚤夜以思。進退惟谷。恐懼戰越。不知所裁。

謝翰林學士啓

叨奉寵恩。擢居禁近。任逾器表。憂與愧并。內自顧於衰遲。宜退安於冗散。豈期晚節。伏與英遊。此蓋伏遇某官德配先民。望隆多士。至誠樂與。共推人物之評。雅量兼容。曲借齒牙之末。致茲朽鈍。亦踐高華。方修問之未皇。遽移書之見及。其爲感佩。難盡敷陳。

答試館職人啓

伏承射策玉堂。方觀筆陣。校文天祿。逐秀儒林。黨友增華。搢紳共慶。國家求賢之道。必於閑暇無事之時。賢者報國之功。乃在緩急有爲之際。養之無素。則一旦欲用。而何由待以非常。則臨事欲辭。而不可故納之於英俊相從之地。觀之以世俗不見之書。非獨使之業廣而材成。抑將待其資深而望重。某官學優而仕行浮於名。詞令從容。議論慷慨。追還正始。文章爲之一新。傳寫都城。紙墨幾於矐貴。得士之喜。非我敢私。軾衰病侵尋。文思荒落。職在翰苑。當發策而莫辭。識匪通儒。懼品藻之不稱。過煩臨貺。寵以書詞。永爲巾笥之珍。愧乏瓊瑤之報。

答李實文啓

伏審祇奉異恩。遠臨全蜀。奎文寶訓。方入直於禁殿。并絡提封。旋出分於憂顧。風猷所暨。謠頌率同。恭惟

知府寶文。望重搢紳。材宜廊廟。譬之金石。蓋闕然而日彰。浩若江河。固窮之而益遠。西南之俗。信服已深。民物子來。氣復眠峨。之舊舟車雲集。惠通秦楚之商。曾未下車。已聞報政。軾倦游滋久。寤寐懷歸。空詠甘棠之思。莫展維桑之敬。悵焉永望。言不寫心。

答王欽臣啓

伏審祇奉明綰。特膺異選。以高才望冊府。以令德正僕臣。側聞除書。大慰輿論。伏惟太僕學士。文鳴早歲。學配前人。豫章雖老於中林。瑚璉終升於清廟。萬事不理。問伯始而可知。三篋雖亡。得安世而何患。清塗方踐。遠業難量。愧修慶之未皇。辱移書之見及。感佩之至。但切下懷。

答彭舍人啓

伏審顯膺宸命。進直掖垣。除目播騰。輿情欣屬。國家蓋正百官之治。聿追三代之隆。用事考言。因名責實。然而憲臺省闈。無預於文詞。儒館學宮。不關於政理。惟此六押之任。要須二者之長。非該通經術。則不足以代王言。非曉達吏方。則不足以分省事。是爲文士之極任。豈止時人之美談。果有異才。來膺妙選。伏惟某官。道師古始。識造精微。學窮游夏之淵源。文列傳班之伯仲。自期甚厚。所得實多。射策決科。嘗魁天下之士。犯顏逆指。有古名臣之風。粵從言動之司。亟掌絲綸之美。璠璵美質。豈獨一時宗廟之華。杞梓異材。固爲後日棟梁之用。軾備員法從。竊庇餘光。聊陳輿誦之言。少答函封之辱。其爲欣佩。莫究頌言。

謝賈朝奉啓

右軾啓。自蜀徂京。幾四千里。攜孥去國。蓋二十年。側聞松楸。已中梁柱。過而下馬。空瞻畫相之陵。酌以雙

鷄。誰副橋公之約。宦游歲晚。坐念涕流。未報不貲之恩。敢懷盍歸之意。常恐樵牧不禁。行有雍門之悲。雨露既濡。空引太行之望。豈謂通判某官。政先慈孝。義篤友朋。首隆學校之師儒。次訪里閭之耆舊。自嗟來暮。不聞拔薤之規。尙意神交。特致生芻之奠。父老感歎。桑梓光華。深衣練冠。莫克垂洟於墓道。昔孺今袴。尙能鼓舞於民謠。仰佩之深。力占難盡。

賀范端明啓

右軾啓。恭承明詔。追錄舊勳。名陞祕殿之嚴。實遂安車之養。仍惟餘澤。以及後昆。聞命以還。有識相慶。竊謂死生之事。聖賢有不能了。父子之際。古今以爲難言。方其雷霆於一時。豈意收功名於今日。惟天知我。絕口不言。偉事發之相重。非人謀之所及。恭惟致政端明學士。至誠格物。隱德在人。弼亮四世。如畢公壽考百年。如衛武獨立不懼。舍之則藏。惟有青蒲之言。尙在金臚之匱。白日一照。浮雲自開。坐使遺民。復觀盛事。子孫歸沐。下萬石之里門。君相乞言。授三老之几杖。更延眉壽。永作元龜。軾無任歡喜頌詠激切之至。

答范端明啓

伏審參稽古樂。追述新書。琢石鑄金。成之有數。立鈞出度。施及無窮。搢紳雲集於奉常。端冕天臨於便座。偉茲壯觀。自我元臣。竊以樂之盛衰。寄於人之存否。秦漢以下。鄭衛肆行。雖喜三雍之成。旋遭五胡之亂。平陳之後。粗獲雅音。天寶之中。遂雜胡部。道喪久矣。孰能起之。獨求三代之遺聲。允屬四朝之舊德。恭惟致政端明丈丈。薏期稱道。直亮多聞。進不謀安。昔旣以身而徇義。退猶憂國。今推所學。以及人。豈惟盡力。

於考音。至復傾家而制器。蓋事關於治忽。必幽贊於神明。得商頌十二篇於周大師。雖賢者之事也。獲古磬十六枚於犍爲郡。豈偶然而已哉。軾本非知音之人。空荷移書之辱。究觀累日。喜愧兼懷。徒誦詠於再三。豈發明於萬一。

杭州謝執政啓

右軾啓。小器易盈。宜處不爭之地。大恩難報。終爲有愧之人。到郡浹旬。汗顏數四。湖山如舊。魚鳥亦怪其衰殘。爭訟稍稀。吏民習知其遲鈍。雖尙嬰於寵劇。庶漸卽於安閑。顧此蠢愚。亦蒙微倖。此蓋伏遇某官輔世以德。事君以仁。嘉善而矜不能。與人不求其備。故令狂直得保始終。指步武於夷途。收桑榆之暮景。軾敢不欽承令德。推本上心。政拙催科。自占陽城之考。姦容獄市。敢師齊相之言。庶寡悔尤。少償知遇。

答杭州交代啓

右軾啓。罷直禁中。本緣衰病。分符浙右。更竊寵榮。旣尋少壯之舊游。復繼老成之前躅。養痾臥治之所。蒙成坐嘯之餘。顧此鈍頑。實爲忝味。伏惟知府待制宏才。緯俗雅望。鎮浮神馳。方切於望塵。心照已先於傾蓋。借之餘潤。成此虛名。滕大夫之才。豈堪治劇。楚令尹之政。或許告新。望見有期。瞻依愈切。

答莫提刑啓

右軾啓。得請江湖。雖適平生之願。劇煩獄市。豈堪老病之餘。賴茲德大而有容。惑其心勞而愈拙。故於始至。借以一言。此蓋伏遇提刑某官。威肅列城。德懷雅俗。雖在按臨之屬部。不忘宿昔之交情。豈獨敦忠厚之風。抑以增衰朽之重。其爲感作。未易名言。

答王明州啓

伏審奉詔牧民。涓辰莅事。教條清簡。曾無頤指之勞。吏下肅承。皆有心服之敬。風聲所暨。鄰境爲先。伏惟知府龍圖。迪哲而文。剛中莫屈。大辯若訥。恥爲利口之言。小智自私。誰識仁人之勇。道不容於羣枉。身乃獲於退安。回觀爭奪之塗。日有榮枯之變。坐嘯之樂。勿以語人。強食自頤。猶當爲國。

謝生日詩啓

蓬矢之祥。雖世俗之所尙。蓼莪之感。迨衰老而不忘。豈謂某官。意重瓊瑤。文成黼黻。推仁心而錫類。出妙語以噓枯。攝提正於孟陬。已光初度。月宿直於南斗。更借虛名。永惟難報之珍。但結無窮之好。

賀林待制啓

伏審圖舊聖時。陞華法從。僉言諸允。有識歎咨。萬木歲寒。配喬松於巨柏。衆星夜艾。凜明月與長庚。斧藻昌朝。領袖後進。傳聞四遠。歡喜一詞。恭惟某官。名重弱齡。望高晚節。文章爾雅。蓋西漢之餘風。悃悞無華。亦東京之循吏。凡閱四朝。而後用。獨爲三館之老臣。箸書已成。特未寫之琬琰。立功何晚。會當收之桑榆。軾交舊最深。慰喜良甚。尺書爲賀。鄙志莫宣。

卷二十八

書十一首

上梅直講書

某官執事某。每讀詩至鷓鴣。讀書至君夷。常竊悲周公之不遇。及觀史見孔子厄於陳蔡之間。而絃歌之聲不絕。顏淵仲由之徒。相與問答。夫子曰。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邪。吾何爲於此。顏淵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子油然而笑曰。回使爾多財。吾爲爾宰。夫天下雖不能容。而其徒自足以相樂如此。乃今知周公之富貴。有不如夫子之貧賤。夫以召公之賢。以管蔡之親。而不知其心。則周公誰與樂其富貴。而夫子之所與共貧賤者。皆天下之賢才。則亦足與樂乎此矣。軾七八歲時。始知讀書。聞天下有歐陽公者。其爲人如古孟軻韓愈之徒。而又有梅公者。從之遊。而與之上下其議論。其後益壯。始能讀其文詞。想見其爲人意。其飄然脫去世俗之樂。而自樂其樂也。方學爲對偶聲律之文。求斗升之祿。自度無以進見於諸公之間。來京師。逾年。未嘗窺其門。今年春。天下之士羣至於禮部。執事與歐陽公實親試之。誠不自意。獲在第二。旣而聞之人。執事愛其文。以爲有孟軻之風。而歐陽公亦以其能不爲世俗之文也。而取焉。是以此非左右爲之先容。非親舊爲之請屬。而嚮之十餘年間。聞其名而不得見者。一朝爲知己。退而思之人。不可以苟富貴。亦不可以徒貧賤。有大賢焉。而爲其徒。則亦足恃矣。苟其僥一時之幸。從車騎數十人。使閭巷小民。聚觀而贊嘆之。亦何以易此樂也。傳曰。不怨天。不尤人。蓋優哉游哉。可以卒歲。執事名滿天下。而位不過五品。其容色溫然而不怒。其文章寬厚敦朴。而無怨言。此必有所樂乎斯道也。軾願與聞焉。

上韓太尉書

軾生二十有二年矣。自七八歲知讀書。及壯大不能曉習時事。獨好觀前世盛衰之迹。與其一時風俗之

變自三代以來。頗能論著。以爲西漢之衰。其大臣守尋常不務大略。東漢之末。士大夫多奇節而不循正道。元成之間。天下無事。公卿將相安其祿位。顧其子孫各欲樹私恩。買田宅爲不可動之計。抵回畏避。以苟歲月。而皆依放儒術六經之言。而取其近似者。以爲口實。孔子曰。惡居下流而訕上。惡許以爲直。而劉歆谷永之徒。又相與彌縫其闕。而緣飾之。故其衰也靡然如蛟龍釋其風雲之勞。而安於豢畜之樂。終以不悟。使其肩披股裂。登於匹夫之俎。豈不悲哉。其後桓靈之君。懲往昔之弊。而欲樹人主之威權。故頗用嚴刑。以督責臣下。忠臣義士不容於朝廷。故羣起於草野。相與力爲險怪驚世之行。使天下豪俊奔走於其門。得爲之執鞭。而其自喜不啻若卿相之榮。於是天下之士。翬然皆有無用之虛名。而不適於實效。故其亡也。如人之病狂。不知堂宇宮室之爲安。而號呼奔走以自顛仆。昔者太公治齊。舉賢而尙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篡弑之臣。周公治魯。親親而尊尊。太公曰。後世浸微矣。漢之事迹。誠大類此。豈其當時公卿士大夫之行。與其風俗之剛柔。各有以致之邪。古之君子。剛毅正直。而守之以寬。忠恕仁厚。而發之以義。故其在朝廷。則士大夫皆自洗濯磨淬。戮力於王事。而不敢爲非常可怪之行。此三代王政之所由興也。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天下之人。幸而有不爲阿附苟容之事者。則務爲倜儻矯異。求如東漢之君子。惟恐不及。可悲也已。軾自幼時。聞富公與太尉。皆號爲寬厚長者。然終不可犯。以非義。及來京師。而二公同時在兩府。愚不能知其心。竊於道塗。望其容貌。寬然如有容。見惡不怒。見善不喜。豈古所謂大臣者歟。夫循循者固不能有所爲。而翹翹者又非聖人之中道。是以願見太尉。得聞一言足矣。太尉與大人最厚。而又嘗辱問其姓名。此尤不可以不見。今已後矣。不宜軾再拜。

上富丞相書

軾聞之。進說於人者。必其人之有間而可入。則其說易行。戰國之人貪。天下之士。因其貪而說之。危國之人懼。天下之士。因其懼而說之。是故其說易行。古之人一說而合。至有立談之間。而取公相者。未嘗不始於戰國危國。何則。有間而可入也。居今之世。而欲進說於明公之前。不得其間而求入焉。則亦可謂天下之至愚無知者矣。地方萬里。而制於一姓。極天下之尊。而盡天下之富。不可以有加矣。而明公爲之宰。四夷不作。兵革不試。是明公無貪於得。而無懼於失也。方西戎之熾也。狄人乘間以跨吾北。中國之大。不畏而畏明公之一詞。是明公之勇冠於天下也。明公居於山東。而傾河朔之流人。父棄其子。夫棄其妻。而自歸於明公者。百餘萬。明公人人而食之。旦旦而撫之。此百萬人者。出於溝壑之中。而免於烏鳶豺狼之患。生得以養其父母。而祭其祖考。死得以使其子孫葬埋祭祀。不失其故常。是明公之仁。及於百世也。勇冠於天下。而仁及於百世。士之生於世。如此亦足矣。今也處於至足之勢。則是明公無復有所羨慕於天下之功名也。五帝三代之事。百家之書。莫不盡讀。禮樂刑政之大小。兵農財賦之盛衰。四海之內。地里之遠近。山川之險易。物土之所宜。莫不盡知。當世之賢人君子。與夫姦僞。嶮詐之徒。莫不盡究。至於曲學小數。茫昧懔怛。而不可知者。皆獵其華。而咀其英。泛其流。而涉其源。雖自謂當世之辯。不能傲之。以其所不知。則是明公無復有所畏懼於天下之博學也。名爲天下之賢人。而貴爲天子之宰。無貪於得。而無懼於失。無羨於功名。而無畏於博學。是其果無間而可入也。天下之士。果不可以進說也。軾也聞之。楚左史倚相曰。昔衛武公年九十有五。猶日箴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官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朝夕以

交戒我。猶以爲未也。而作詩以自戒。其詩曰。抑抑威儀。惟德之隅。夫衛武公惟居於至足。而日以爲不足。故其沒也。諡之曰睿聖武公。嗟夫。明公豈以其至足而無間。以拒天下之士。則士之進說者。亦何必其間之入哉。不然。軾將誦其所聞。而明公試觀之。夫天下之小人。所爲奔走輻湊於大人之門。而爲之用者。何也。大人得其全。小人得其偏。大人得其全。故能兼受而獨制。小人得其偏。是以聚而求合於大人之門。古之聖人。惟其聚天下之偏。而各收其用。以爲非偏則莫肯聚也。是故不以其全。而責其偏。夫惟全者。不可以多有也。故天下之偏者。惟全之求。今以其全。而責其偏。夫彼若能全。將亦爲我而已矣。又何求焉。昔者夫子廉潔。而不爲異衆之行。勇敢。而不爲過物之操。孝而不徇其親。忠而不犯其君。凡此者。是夫子之全也。原憲廉。而至於貧。公良孺勇。而至於鬪。曾子孝。而徇其親。子路忠。而犯其君。凡此者。是數子之偏也。夫子居其全。而收天下之偏。是以若此巍巍也。若夫明公。其亦可謂天下之全矣。廉而天下不以爲介。直而天下不以爲訐。剛健而不爲強。敦厚而不爲弱。此明公之所得之於天。而天下之所不可望於明公者也。明公居其全。天下效其偏。其誰曰不可。異時士大夫皆喜爲卓越之行。而世亦貴狡悍之才。自明公執政。而朝廷之間。習爲中道。而務循於規矩。士之矯飾力行爲異者。衆必共笑之。夫卓越之行。非至行也。而有取於世。狡悍之才。非異才也。而有用於天下。此古之全人。所以坐而收其功也。今天下卓越之行。狡悍之才。舉不敢至於明公之門。懼以其不純。而獲罪於門下。軾之不肖。竊以爲天下之未大治。兵之未振。財之未豐。天下之有望於明公而未獲者。其或由此也歟。昔范公收天下之士。不考其素。苟可用者。莫不咸在。雖其狂獩無行之徒。亦自效於下風。而范公亦躬爲詭特之操。以震之。夫范公之取人者是也。其自爲

者非也。伏惟明公以天下之全而自居。去其短而襲其長。以收功於無窮。軾也。西南之匹夫。求斗升之祿。而至於京師。翰林歐陽公。不知其不肖。使與於制舉之末。而發其猖狂之論。是以輒進說於左右。以爲明公必能容之所進策論五十篇。貧不能盡寫。而致其半。觀其大略。幸甚。

上曾丞相書

軾聞之。將有求於人。而其說不誠。則難以望其有合矣。世之奇特之士。其處也。莫不爲異衆之行。而其出也。莫不爲怪詭之詞。比物引類。以搖撼當世。理不可化。則欲以勢劫之。將以術售其身。古之君子。有韓子者。其爲說曰。王公大人。不可以無貧賤之士。居其下風。而推其後。大其聲名。而久其傳。雖其貴賤之闊絕。而其相須之急。不啻若左右手。嗚呼。果其用是說也。則夫世之君子。所爲老死而不遇者。無足怪矣。今夫扣之者急。則應之者疑。其詞夸則其實必有所不副。今吾以爲王公大人。不可以一日而無吾也。彼將退而考其實。則亦無乃未至於此耶。昔者漢高未嘗喜儒。而不失爲明君。衛霍未嘗薦士。而不失爲賢公卿。吾將以吾之說。而彼將以彼之說。彼是相拒。而不得其歡心。故貴賤之間。終不可以合。而道終不可以行。何者。其扣之急。而其詞夸也。鬻千金之璧者。不之於肆。而願觀者塞其門。觀之歎息。而主人無言焉。非不能言。知言之無加也。今也不幸。而坐於五達之衢。又哶哶焉。自以爲希世之珍。過者不顧。執其裾而強觀之。則其所鬻者可知矣。王公大人。其無意於天下後世者。亦安以求爲也。苟其不然。則士之過於其前。而有動於其目者。彼將褰裳疾行。而攫取之。故凡皇皇汲汲者。舉非吾事也。昔者嘗聞明公之風矣。以大臣之子孫。而取天下之高第。才足以過人。而自視缺然。常若不足。安於小官。而樂於恬淡。方其在太學之中。

衣繪飯糗。若將終身。至於德發而不可掩。名高而不可抑。貴爲天子之少宰。而其自視不加於其舊之錡。其度量宏達。至於如此。此其尤不可以夸詞而急扣者也。軾不佞。自爲學至今。十有五年。以爲凡學之難者。難於無私。無私之難者。難於通萬物之理。故不通乎萬物之理。雖欲無私不可得也。己好則好之。己惡則惡之。以是自信則惑也。是故幽居默處。而觀萬物之變。盡其自然之理。而斷之於中。其所不然者。雖古之所謂賢人之說。亦有所不取。雖以此自信。而亦以此自知。其不悅於世也。故其言語文章。未嘗輒至於公相之門。今也天子舉直諫之士。而兩制過聽。謬以其名聞。竊以爲與於此者。皆有求於吾君。吾相者也。故亦有獻其文。凡十篇。而書爲之先。惟所裁擇。幸甚。

應制舉上兩制書

軾聞古者有貴賤之際。有聖賢之分。二者相勝而不可以相參。其勢然也。治其貴賤之際。則不知聖賢之爲高。行其聖賢之分。則不知貴賤之爲差。昔者子思孟軻之徒。不見諸侯而耕於野。比閭小吏一呼於其門。則攝衣而從之。至於齊魯千乘之君。操幣執摯。因門人以願交於下風。則閉門而不納。此非苟以爲異而已。將以明乎聖賢之分。而不參於貴賤之際。故其攝衣而從之也。君子不以爲畏。而其閉門而拒之也。君子不以爲傲。何則。其分定也。士之賢不肖。固有之矣。子思孟軻不可以人人而求之。然而貴賤之際。聖賢之分。二者要以不可不知也。世衰道喪。不能深明於斯二者。而錯行之。施之不得其處。故其道兩亡。今夫軾朝生於草茅塵土之中。而夕與於州縣之小吏。其官爵勢力不足較於世。亦明矣。而諸公之貴。至與人主揖讓周旋而無間。大車駟馬。至於門者。遽巡而不敢入。軾也非有公事。而輒至於庭。求以賓客之禮。

見於下執事。固已獲罪於貴賤之際矣。雖然當世之君子。不以其愚陋。而使與於制舉之末。朝廷之上。不以其疎賤。而使奏其猖狂之論。軾亦自忘其不肖。而以爲是兩漢之主。所孜孜而求之。親降色辭而問之。政者也。其才雖不足以庶幾於聖賢之間。而學其道。治其言。則所守者其分也。是故踴躍然而來。仰不知明公之尊。而俯不知其身之賤。不由紹介。不待辭讓。而直言當世之故。無所委曲者。以爲貴賤之際。非所以施於此也。軾聞治事不若治人。治人不若治法。治法不若治時。時者國之所以存亡。天下之所最重也。周之衰也。時人莫不苟媮而不立。周雖欲其立。而不可得也。故周亡。秦之衰也。時人莫不貪利而不仁。秦雖欲其仁。而不可得也。故秦亡。西漢之衰也。時人莫不柔懦而謹畏。故君臣相蒙。而至於危。東漢之衰也。時人莫不矯激而奮厲。故賢不肖不相容。以至於亂。夫時者。豈其所自爲邪。王公大人實爲之。軾將論其時之病。而以爲其權在諸公。諸公之所好。天下莫不好。諸公之所惡。天下莫不惡。故軾敢以今之所患二者。告於下執事。其一曰。用法太密而不求情。其二曰。好名太高而不適實。此二者。時之大患也。何謂用法太密而不求情。昔者天下未平。而法不立。則人行其私意。仁者遂其仁。勇者致其勇。君子小人。莫不以其意從事。而不困於繩墨之間。故易以有功。而亦易以亂。及其治也。天下莫不趨於法。不敢用其私意。而惟法之知。故雖賢者。所爲要以如法而止。不敢於法律之外。有所措意。夫人勝法。則法爲虛器。法勝人。則人爲備位。人與法並行。而不相勝。則天下安。今自一命以上。至於宰相。皆以奉法循令爲稱。其職拱手而任法曰。吾豈得自由哉。法旣大行。故人爲備位。其成也。其敗也。其治也。其亂也。天下皆曰。非我也。法也。法之弊。豈不亦甚矣哉。昔者漢高之時。留侯爲太子少傅。位於叔孫之後。而周昌亦自御史大夫爲諸侯相。天

下有緩急。則功臣左遷而不怨。此亦知其君臣之權。不以法而相持也。今天下所以任法者。何也。任法生於自疑。自疑生於多私。惟天下之無私。則能於法律之外。有以效其智。何則。其自信明也。夫唐永泰之間。姦臣執政。政以賄成。德宗發憤。而用常袞。袞一切用法。四方奏請。莫有獲者。然天下否塞。賢愚不分。君子不以爲能也。崔祐甫爲相。不至期年。而除吏八百多。其親舊。或者以爲譏。祐甫曰。不然。非親與舊。則安得而知之。顧其所用如何爾。君子以爲善用法。今天下泛泛焉。莫有深思遠慮者。皆任法之過也。何謂好名太高而不適實。昔者聖人之爲天下。使人各致其能以相濟也。不一則不專。不專則不能。自堯舜之時。而伯夷后夔稷契之倫。皆不過名一藝。辦一職。以盡其能。至於子孫世守其業。而不遷。夔不敢自與於知禮。而契不敢自任於播種。至於三代之際。亦各輔其才。而安其習。以不相犯。躐凡書傳所載者。自非聖人。皆止於名一藝。辦一職。故其藝未嘗不精。而其職未嘗不舉。後世之所希望。而不可及者。由此故也。下而至於漢。其君子各務其所長。以相左右。故史之所記。武宣之際。自公孫魏邴以下。皆不過以一能稱於當世。夫人各有才。才各有小大。大者安其大。而無忽於小。小者樂其小。而無慕於大。是以各適其用。而不喪其所長。及至後世。上失其道。而天下之士。皆有侈心。恥以一藝自名。而欲盡天下之能事。是故喪其所長。而至於無用。今之士大夫。其實病此也。仕者莫不談王道。述禮樂。皆欲復三代。追堯舜。終於不可行。而世務因以不舉。學者莫不論天人。推性命。終於不可究。而世教因以不明。自許太高。而措意太廣。太高則無用。太廣則無功。是故賢人君子。布於天下。而事不立。聽其言。則侈大而可樂。實其效。則汗漫而無當。此皆好名之過深。惟古之聖賢。建功立業。與利捍患。至於百工小民之事。皆有可觀。不若今世之因循鹵莽。其故

出於此二者歟。伏惟明公才略之宏偉，度量之寬厚，學術之廣博，聲名之煒燁，冠於一時，而振於百世。百世之所望而正者，意有所向，則天下奔走而趨之，而其惑時憂世之心，或有取於斯言也。軾將有深於此者，而未敢言焉，不宣。軾再拜。

上劉侍讀書

軾聞天下之所少者，非才也。才滿於天下而事不立，天下之所少者，非才也。氣也。何謂氣？曰：是不可名者也。若有鬼神焉，而陰相之。今夫事之利害，計之得失，天下之能者，舉知之而不能辦，能辦其小而不能辦其大，則氣有所不足也。夫氣之所加，則己大而物小，於是乎受其至大而不爲之驚，納其至繁而不爲之亂。任其至難而不爲之憂，享其至樂而不爲之蕩，是氣也。受之於天，得之於不可知之間，傑然有以蓋天下之人，而出萬物之上，非有君長之位，殺奪施與之權，而天下環嚮而歸之，此必有所得者矣。多才而敗者，世之所謂不幸者也。若無能焉，而每以成者，世之所謂天幸者也。夫幸與不幸，君子之論，不施於成敗之間，而施於窮達之際，故凡所以成者，其氣也，其所以敗者，其才也。氣不能守其才，則焉往而不敗？世之所以多敗者，皆知求其才，而不知論其氣也。若夫明公，其亦有所得矣。軾非敢以虛辭而曲說，誠有所見焉耳。夫天下有分得其分，則安非其分，而以一毫取於人，則羣起而爭之。天下有無窮之利，自一命以上至於公相，其利可愛，其塗甚夷，設爲科條而待天下之擇取，然天下之人，翹足跂首而羣望之，遂巡而不敢進者，何也？其分有所止也。天下有無功而遷一級者，則衆指之矣。遷者不容於下，遷之者不容於上，而況其甚者乎？明公起於徒步之中，執五寸之翰書，方尺之簡，而列於士大夫之上，橫翔捷出，冠壓百吏，而

爲之表。猶以爲未也。而加之師友之職。付之全秦之地。地方千里。則古之方伯連帥所不能有也。東障崤澠。北跨河渭。南倚巴蜀。西控戎夏。則古之秦昭王商君白起之徒。所以殲身殘民。百戰而有之者也。奮臂而取兩制。不十餘年。而天下不以爲速。非有汗馬之勞。米鹽之能。以擅富貴之美。而天下不以爲無功。抗顏高議。自以無前。而天下不以爲無讓。此其氣固有以大服於天下矣。天下無大事也。天下而有大事。非其氣之過人者。則誰實辦之。軾遠方之鄙人。遊於京師。聞明公之風。幸其未至於公相。而猶可以誦其才氣之盛美。而庶幾於知言。惜其將遂西去。而不得從也。故請問於門下。以願望見其風采。不宜軾再拜。

上韓魏公論場務書

軾再拜。獻書昭文相公執事。軾得從官於西。嘗以爲當今制置西事其大者。未便非痛整齊之。其勢不足以久安。未可以隨歆而拄。隨壞而補也。然而其事宏闊浩汗。非可以倉卒輕言者。今之所論。特欲救一時之急。解朝夕之患耳。往者寶元以前。秦人之富強可知也。中戶不可以畝計。而計以頃。上戶不可以頃計。而計以賦。耕於野者。不願爲公侯。藏於民家者。多於府庫也。然而一經元昊之變。冰消火燎。十不存三四。今之所謂富民者。嚮之僕隸也。今之所謂蓄聚者。嚮之殘棄也。然而不知吳賊之遺種。其將永世而臣伏邪。其亦有時而不臣也。以向之民力堅完百倍。而不能支。以今之傷殘之餘。而能辦者。軾所不識也。夫平安無事之時。不務多方優裕其民。使其氣力渾厚。足以勝任縣官權時一切之政。而欲一旦納之於患難。軾恐外憂未去。而內憂乘之也。鳳翔京兆。此兩郡者。陝西之囊橐也。今使有變。則緣邊被兵之郡。知戰守而已。戰而無食。則北守而無財。則散使戰不北守不散。其權固在此兩郡也。軾官於鳳翔。見民之所最畏。

者莫若衙前之役。自其家之甕盎釜飯以上計之。長役及十千。鄉戶及二十千。皆占役一分。所謂一分者。名爲糜錢十千可辦。而其實皆十五六千。至二十千。而多者至不可勝計也。科役之法。雖始於上戶。然至於不足。則遞取其次。最下至於家貲及二百千者。於法皆可科。自近歲以來。凡所科者。鮮有能大過二千者也。夫爲王民。自甕盎釜飯以上計之。而不能滿二百千。則何以爲民。今也及二百千。則不免焉。民之窮困。亦可知矣。然而縣官之事。歲以二千四百分爲計。所謂優輕。而可以償其勞者。不能六百分。而捕獲強惡者。願入焉。搃發賊弊者。願入焉。是二千四百分者。衙前之所獨任。而六百分者。未能純被於衙前也。民之窮困。又可知矣。今之最便。惟重難日損。優輕日增。則民尙可以生。此軾之所爲區區議以官權與民也。其詳固已具於府之所錄。以聞者。從軾之說。而盡以予民。失錢之以貫計者。軾嘗粗較之。歲不過二萬。失之於酒課。而償之於稅繒。是二萬者。未得爲全失也。就使爲全失。二萬均多補少。要以共足。此一轉運使之所辦也。如使民日益困窮。而無告。異日無以待倉卒意外之患。則雖復歲得千萬。無益於敗。此賢將帥之所畏也。軾以爲陛下新御宇內。方求所以爲千萬年之計者。必不肯以一轉運使之所能辦。而易賢將帥之所畏。況於相公才略冠世。不牽於俗人之論。乃者變易茶法。至今以爲不便者。十八而九。相公尙不顧行之益堅。今此事至小。一言可決。去歲赦書。使官自買木。關中之民。始知有生意。嚮非相公果斷而力行。必且下三司。三司固不許。幸而許。必且下本路。本路下諸郡。或以爲可。或以爲不可。然後監司類聚其說。而參酌之。比復於朝廷。固已期歲矣。其行不行。又未可知也。如此而民何望乎。方今山陵事起。日費千金。軾乃於此時議以官權與民。其爲迂闊取笑。可知矣。然竊以爲古人之所以大過人者。惟能於擾攘

急迫之中。行寬大閑暇久長之政。此天下所以不測而大服也。朝廷自數十年以來。取之無術。用之無度。是以民日困。官日貧。一旦有大故。則政出一切。不復有所擇。此從來不革之過。今日之所宜深懲而永慮也。山陵之功。不過歲終。一切之政。當訖事而罷。明年之春。則陛下逾年即位。改元之歲。必將首行王道。以風天下。及今使郡吏議之。減定其數。當復以聞。則言之。今其時矣。伏惟相公留意千萬幸甚。

上蔡省主論放欠書

軾於門下。蹤迹絕疎。然私自揆度。亦似見知於明公者。尋常無因緣。固不敢造次致書。今既有所欲言。而又默默拘於流俗人之議。以爲迹疎不當干說。則是謂明公亦如凡人。拘於疎密之分者。竊以爲不然。故輒有所言。不顧惟少留聽。軾於府中。實掌理欠。自今歲麥熟以來。日與小民結爲嫌恨。鞭笞鑱繫。與縣官日得千百錢。固不敢憚也。彼實侵盜。歎官而不以時償。雖日撻無愧。然其間有甚足悲者。或管押竹木風水之所漂。或主持糧斛歲久之所壞。或布帛惡弱。佑剝以爲虧官。或糟滓潰爛。紐計以爲實欠。或未輸之賊。責於當時主典之吏。或敗折之課。均於保任干繫之家。官吏上下。舉知其非辜。而哀其不幸。迫於條憲。勢不得釋。朝廷亦深知其無告也。是以每赦必及焉。凡今之所追呼鞭撻。日夜不得休息者。皆更數赦。遠者六七赦矣。問其所以不得釋之狀。則皆曰。吾無錢。以與三司之曹吏。以爲不信。而考諸舊籍。則有事同而先釋者矣。曰。此有錢者也。嗟夫。天下之人。以爲言出而莫敢逆者。莫若天子之詔書也。今詔書且已許之。而三司之曹吏獨不許。是猶可忍邪。伏惟明公在上。必不容此輩。故敢以告。凡四十六條。二百二十五人。錢七萬四百五十九千。粟米三千八百三十斛。其餘炭鐵器用材木冗雜之物甚衆。皆經監司選吏詳

定灼然可放者。軾已具列聞於本府。府當以奏。奏且下三司。議者皆曰必不報。雖報必無決然了絕之命。軾以爲不然。往年韓中丞詳定放欠。以爲赦書所放。必待其家業蕩盡。以至於干繫保人亦無子遺。可償者。又當計赦後月日。以爲放數。如此則所及甚少。不稱天子一切寬貸之意。自今苟無所隱欺者。一切除免。不同其他。以此知今之所奏者。皆可放無疑也。伏惟明公獨斷而力行之。使此二百二十五家。皆得歸安其藜糗。養其老幼。日晏而起。吏不至門。以歌詠明公之德。亦使赦書不爲空言。而無信者。干冒威重。退增恐悚。

答安師孟書

辱書爲覲過厚。吾子自以美才積學。取榮名於當時。所宜得者。平生之師友。朝夕相與講學者也。如軾何與焉。然吾子之於軾。其得失休戚。軾所宜知何者。其勢足以相及也。嚮也。聞七子者之失。悅然如軾之有失也。既乃聞吾子之得。則亦如軾之有得也。今吾子書來。以爲自爲喜者少。而爲軾喜者多。甚矣吾子之見愛也。然彼七子者。豈以一失爲戚哉。彼將退治其所有。益廣而新之。則吾猶有望焉。若吾子既得不驕。而日知其所不足。則軾之所得。又將有大者也。

與曾子固書

軾叩頭泣血言。軾負罪至大。苟生朝夕。不自屏竄。輒通書問於朋友故舊之門者。伏念軾逮事祖父。祖父之沒。軾年十二矣。固能記憶其爲人。又嘗見先君欲求人爲撰墓碣。雖不指言所屬。然私揣其意。欲得子固之文也。京師人事擾擾。而先君亦不自料止於此。嗚呼。軾尙忍言之。今年四月。軾既護喪還家。未葬。偶

與弟轍閱家中舊書見先君子自疏錄祖父事迹數紙似欲爲行狀未成者知其意未嘗不在於此也。因自思念恐亦一旦卒然則先君之意永已不遂。謹卽其遺書粗加整齊爲行狀以授同年兄鄧君文約以告於下執事。伏惟哀憐而幸諾之。豈惟罪逆遺孤之幸抑先君有知實寵綏之軾不任哀祈懇切之至。

上韓魏公乞葬董傳書

軾再拜。近得秦中故人書報進士董傳三月中病死。軾往歲官岐下始識傳。至今七八年知之熟矣。其爲人不通曉世事。然酷嗜讀書。其文字蕭然有出塵之姿。至詩與楚詞則求之於世。可與傳比者不過數人。此固不待軾言。公自知之。然傳嘗望公不爲力致一官。軾私心以爲公非有所愛也。知傳所稟付至薄。不任官耳。今年正月軾過岐下而傳居喪二曲使人問訊其家。而傳徑至長安。見軾於傳舍。道其飢寒窮苦之狀。以爲幾死者數矣。賴公而存。又且薦我於朝。吾平生無妻。近有彭駕部者聞公薦我。許嫁我其妹。若免喪得一官。又且有妻。不虛作一世人。皆公之賜。軾旣爲傳喜。且私憂之。此二事生人之常理。而在傳則爲非常之福。恐不能就。今傳果死。悲夫。書生之窮薄。至於如此。其極耶。夫傳之才器。固不通於世用。然譬之象犀珠玉。雖無補於飢寒。要不可使在塗泥中。此公所以終薦傳也。今父子暴骨僧寺中。孀母弱弟。自謀口腹不暇。決不能葬。軾與之故舊。在京師者數人。相與出錢贖其家。而氣力微薄。不能有所濟。甚可憫笑。公若猶憐之。不敢望其他。度可以葬傳者足矣。陳繹學士當往涇州。而宋迪度支在岐下。公若有以賜之。軾且歛衆人之贖。并以予陳而致之宋。使葬之有餘。以予其家。傳平生所爲文。當使人就其家取之。若獲當獻諸公。干冒左右。無任戰越。

卷二十九

書一十首

上韓丞相論災傷手實書

史館相公執事。軾到郡二十餘日矣。民物椎魯。過客稀少。異愚拙所宜久處也。然災傷之餘。民既病矣。自入境見民以蒿蔓裹蝗蟲。而瘞之道左。纍纍相望者二百餘里。捕殺之數。聞於官者。幾三萬斛。然吏皆言蝗不爲災。甚者或言爲民除草。使蝗果爲民除草。民將祝而來之。豈忍殺乎。軾近在錢塘。見飛蝗自西北來。聲亂浙江之濤。上翳日月。下掩草木。遇其所落。彌望蕭然。此京東餘波。及淮浙者耳。而京東獨言蝗不爲災。將以誰欺乎。郡已上章詳論之矣。願公少信其言。特與量蠲秋稅。或與倚闕青苗錢。疎遠小臣。腰領不足。以薦鐵鉞。豈敢以非災之蝗。上罔朝廷乎。若必不信。方且重復檢按。則饑羸之民。索之於溝壑間矣。且民非獨病旱蝗也。方田均稅之患。行道之人。舉知之。稅之不均也久矣。然而民安其舊。無所歸怨。今乃用一切之法。成於期月之間。奪甲與乙。其不均又甚於昔者。而民之怨始有所歸矣。今又行手實之法。雖其條目委曲不一。然大抵特告訐耳。昔之爲天下者。惡告訐之亂俗也。故有不干己之法。非盜及強姦不得捕告。其後稍稍失前人之意。漸開告訐之門。而今之法。揭賞以求人過者。十常八九。夫告訐之人。未有非凶姦無良者。異時州縣所共疾惡。多方去之。然後良民乃得而安。今乃以厚賞招而用之。豈吾君敦化相公行道之本意歟。凡爲此者。欲以均出役錢耳。免役之法。其經久利病。軾所不敢言也。朝廷必欲推而

行之。尚可擇其簡易爲害不深者。賦以爲定簿便當。卽用五等古法。惟第四等五等分上中下。昔之定簿者爲役。役未至。雖有不當。民不爭也。役至而後訴耳。故簿不可用。今之定簿者爲錢。民知當戶出錢也。則不容有大繆矣。其名次細別。或未盡其詳。然至於等第。蓋已略得其實。賦以爲如是足矣。但當先定役錢。所須幾何。預爲至少之數。以賦其下五等。下五等謂第四等上中下。第五等上中也。此五等舊役至輕。須令出錢至少。乃可。第五等下。更不當出分文。其餘委自令佐。度三等以上。民力之所任者。而分與之。夫三等以上。錢物之數。雖其親戚不能周知。至於物力之厚薄。則令佐之稍有才者。可以意度也。借如某縣第一等。凡若干戶。度其力共可以出錢若干。則悉召之庭。以其數予之。不戶別也。令民自相差擇。以次分占。盡數而已。第二等則逐鄉分之。凡某鄉之第二等若干戶。度其力可以共出錢若干。召而分之。如第一等。第三等亦如之。彼其族居相望。貧富相悉。利害相形。不容獨有僥倖者也。相推相詰。不一二日自定矣。若析戶則均分。役錢典賣則著所割。役錢於契要。使其子孫與買者。各以其名附舊戶。供官至三年造簿。則不復用。舉從其新如此。而朝廷又何求乎。所謂浮財者。決不能知其數。凡告者亦意之而已。意之而中其賞。不賞不中。杖六十至八十極矣。小人何畏而不爲乎。近者軍器監須牛皮。亦用告賞。農民喪牛甚於喪子。老弱婦女之家。報官稍緩。則撻而責之。錢數十千。以與浮浪之人。其歸爲牛皮而已。何至是乎。賦在錢塘。每執筆斷犯鹽者。未嘗不流涕也。自到京東。見官不賣鹽。獄中無鹽。囚道上無遷鄉配流之民。私竊喜幸。近者復得漕檄令。相度所謂王伯瑜者。欲變京東河北鹽法。置市易鹽務。利害不覺慨然太息也。密州之鹽。歲收稅錢二千八百餘萬。爲鹽一百九十餘萬秤。此特一郡之數耳。所謂市易鹽務者。度能盡買此

乎苟不能盡。民肯捨而不煎。煎而不私賣乎。頃者兩浙之民。以鹽得罪者。歲萬七千人。終不能禁。京東之民。悍於兩浙。遠甚。恐非獨萬七千人而已。縱使官能盡買。又須盡賣。而後可。苟不能盡。其存者與糞土何異。其害又未可以一二言也。願公救之於未行。若已行。其孰能已之。軾不敢論事久矣。今者守郡民之利病。其勢有以見及。又聞自京師來者。舉言公深有拯救斯民爲社稷長計遠慮之意。故不自揆。復發其狂言。可則行之。否則置之。願無聞於人。使孤危衰廢之蹤。重得罪於世也。干冒威重。不勝戰慄。

上文侍中論強盜賞錢書

軾再拜。軾備員偏州。民事甚簡。但風俗武悍。恃好強劫。加以比歲薦饑。椎剽之姦。殆無虛日。自軾至此。明立購賞。隨獲隨給。人用競勸。盜亦斂迹。準法獲強盜一人至死者。給五十千。流以下半之。近有旨災傷之歲。皆降一等。旣降一等。則當復減半。自流以下。得十二千五百而已。凡獲一賊。告與捕者。率常不下四五人。不勝則爲盜所害。幸而勝。則凡爲盜者。舉讎之。其難如此。而使四五人者。分十二千五百。以捐其軀命。可乎。朝廷所以深惡強盜者。爲其志不善。張而不已。可以馴致勝廣之資也。由此言之。五十千豈足道哉。夫災傷之歲。尤宜急於盜賊。今歲之民。上戶皆闕食。冬春之交。恐必有流亡之憂。若又縱盜而不捕。則郡縣之憂。非不肖所能任也。欲具以聞上。而人微言輕。恐不見省。向見報明公所言。無不立從。東武之民。雖非所部。明公以天下爲度。必不聞也。故敢以告。比來士大夫。好輕議舊法。皆未習事之人。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常竊怪司農寺所行文書措置郡縣事。多出於本寺官吏一時之意。遂與制勅並行。近者令諸郡守根究衙前重難。應緣此毀棄官文書者。皆科違制。且不用赦降原免。考其前後。初不被旨。謹案律文毀

棄官文書重害者。徒一年。今科違制。卽是增損舊律令也。不用赦降原免。卽是衝改新制書也。豈有增損舊律令。衝改新制書。而天子不知。三公不與。有司得專之者。今監司郡縣皆恬然受而行之。莫敢辨此。軾之所深不識也。昔袁紹不肯迎天子。以謂若迎天子以自近。而每事表聞。從之則權輕。不從則拒命。非計之善也。夫不請而行。袁紹之所難也。而況守職奉上者乎。今聖人在上。朝廷清明。雖萬無此虞。司農所行。意其出於偶然。或已嘗被旨而失於開坐。皆不可知。但不請而行。其漸不可開耳。軾愚忝無狀。孤危之跡。日以岌岌。夙蒙明公獎與過分。竊懷憂國之心。聊復一發於左右。猶幸明公密之。無重其罪戾也。

上文侍中論權鹽書

留守侍中執事。當今天下勳德俱高。爲主上所倚信。望實兼隆。爲士民所責望。受恩三世。宜與社稷同憂。皆無如明公者。今雖在外。事有關於安危。而非職之所憂者。猶當盡力爭之。而況其事關本職。而憂及生民者乎。竊意明公必已言之。而人不知。若猶未也。則願效其愚。頃者三司使章惇建言。乞權河北京東鹽。朝廷遣使案視。召周革入覲。已有成議矣。惇之言曰。河北與陝西皆爲邊防。而河北獨不權鹽。此祖宗一時之誤恩也。軾以爲陝西之鹽。與京東河北不同。解池廣袤不過數十里。旣不可捐以予民。而官亦易以籠取。青鹽至自虜。中有可禁止之道。然猶法存而實不行。城門之外。公食青鹽。今東北循海皆鹽也。其欲籠而取之。正與淮南兩浙無異。軾在餘杭時。見兩浙之民。以犯鹽得罪者。一歲至萬七千人。而莫能止。竊民以兵仗護送。吏士不敢近者。常以數百人爲輩。特不爲他盜。故上下通知。而不以聞耳。東北之人。悍於淮浙遠甚。平居椎剽之姦。常甲於他路。一旦權鹽。則其禍未易以一二數也。由此觀之。祖宗以來。獨不權

河北鹽者。正事之適宜耳。何名爲誤哉。且權鹽雖有故事。然要以爲非王政也。陝西淮浙既未能罷。又欲使京東河北隨之。此猶患風痺人曰。吾左臂旣病矣。右臂何爲獨完。則以酒色伐之可乎。今議者曰。吾之法與淮浙不同。淮浙之民。所以不免於私販。而竈戶所以不免於私賣者。以官之買價賤。而賣價貴耳。今吾賤買而賤賣。借如每斤官以三錢得之。則以四錢出之。鹽商私買於竈戶。利其賤耳。賤不能減三錢。竈戶均爲得三錢也。寧以予官乎。將以予私商而犯法乎。此必不犯之道也。此無異於兒童之見。東海皆鹽也。苟民力之所及。未有捨而不煎。煎而不賣者也。而近歲官錢常若窘迫。遇其急時。百用橫生。以有限之錢。買無窮之鹽。竈戶有朝夕薪米之憂。而官錢在期月之後。則其利必歸於私販無疑也。食之於鹽。非若饑之於五穀也。五穀之乏。至於節口并日。而況鹽乎。故私販法重。而官鹽貴。則民之貧而懦者。或不食鹽。往在浙中。見山谷之人。有數月食無鹽者。今將權之。東北之俗。必不如往日之嗜鹹也。而望官課之不虧。疎矣。且淮浙官鹽。本輕而利重。雖有積滯。官未病也。今以三錢爲本。一錢爲利。自祿吏購賞。修築敖庾之外。所獲無幾矣。一有積滯不行。官之所喪。可勝計哉。失民而得財。明者不爲。況民財兩失者乎。且禍莫大於作始。作俑之漸。至於用人。今兩路未有鹽禁也。故變之難。遣使會議。經年而未果。自古作事欲速。而不取衆議。未有如今日者也。然猶遲久如此。以明作始之難也。今旣已權之矣。則他日國用不足。添價貴賣。有司以爲熟事。行半紙文書而決矣。且明公能必其不添乎。非獨明公不能也。今之執政能自必乎。苟不可必。則兩路之禍。自今日始。夫東北之蠶衣。被天下。蠶不可無鹽。而議者輕欲奪之。是病天下也。明公可不深哀而速救之歟。或者以爲朝廷旣有成議矣。雖爭之必不從。竊以爲不然。乃者手實造簿。方赫然行。

法之際。軾嘗論其不可以告。今太原韓公。公時在政府。莫之行也。而手實卒罷。民賴以少安。凡今執政所欲必行者。青苗助役。市易保甲而已。其他猶可以庶幾萬一。或者又以爲明公將老矣。若猶有所爭。則其請老也難。此又軾之所不識也。使明公之言幸而聽。屈己少留。以全兩路之民。何所不可。不幸而不聽。是議不中意。其於退也尤易矣。願少留意。軾一郡守也。猶以爲職之所當憂。而冒聞於左右。明公其得已乎。干瀆威重。俯伏待罪而已。

答舒煥書

軾頓首。軾天資懶慢。自少年筋力有餘時。已不喜應接人事。其於酬酢往反。蓋嘗和矣。而未嘗敢倡也。近日加之衰病。向所謂和者。又不能給。雖知其勢必爲人所怪怒。但弛廢之心。不能自克。聞足下之賢久矣。又知守官不甚相遠。加之往來者。具道足下雖未相識。而相與之意甚厚。亦欲作一書相聞。然操筆復止者數矣。因與賈君飲。出足下送行一絕句。其語有見及者。醉中率爾和答。醒後不復記憶。其中道何等語也。忽辱手示。乃知有公沙之語。惘然如夢中事。愧赧不已。足下文章之美。固已超軼世俗。而追配古人矣。豈僕荒唐無實。橫得聲名者所能眩乎。何其稱述之過也。其詞則信美矣。豈效鄒衍相如。高談馳騖。不顧其實。苟欲託僕以發其宏麗新語邪。歐陽公天人也。恐未易過。非獨不肖所不敢當也。天之生斯人。意其甚難。非且使之休息千百年。恐未能復生斯人也。世人或自以爲似之。或至以爲過之。非狂則愚而已。何緣會面一笑爲樂。朱支使行。忽遽裁謝。草草。

答黃魯直書

軾頓首再拜。魯直教授長官足下。軾始見足下詩文於孫莘老之坐上。聳然異之。以爲非今世之人也。莘老言此人人知之者尙少。子可爲稱揚其名。軾笑曰。此人如精金玉。不卽人而人卽之。將逃名而不可得。何以我稱揚爲。然觀其文。以求其爲人。必輕外物而自重者。今之君子莫能用也。其後過李公擇於濟南。則見足下之詩文愈多。而得其爲人益詳。意其超逸絕塵。獨立萬物之表。馭風騎氣。以與造物者遊。非獨今世之君子所不能用。雖如軾之放浪自棄。與世闊疎者。亦莫得而友也。今者辱書詞累幅。執禮恭甚。如見所畏者。何哉。軾方以此求交於足下。而懼其不可得。豈意得此於足下乎。喜愧之懷。殆不可勝。然自入夏以來。家人輩更臥病。忽忽至今。裁答甚緩。想未深訝也。古風二首。託物引類。真得古詩人之風。而軾非其人也。聊復次韻。以爲一笑。秋暑不審。起居何如。末由會見。萬萬以時自重。

答宋寺丞書

軾自假守彭城。卽欲爲一書以問左右。久苦多事。竟爲足下所先。慚悚不可言也。來書稱道過當。皆非無狀所能髣髴。自少小爲學。不過以記誦篆刻。追世俗之好真。所謂寡見淺聞者也。年大來。雖所謂寡淺者。亦復廢忘。至於吏道法令。民事簿書。期會尤非所長。素又不喜從事於此。以不喜之心。強其所不長。其荒唐謬悠可知也。而彭城自漢以來。號爲重地。朝廷過采其虛名。不知其實。無有也。而輕以畀之。自到郡以來。夏旱秋潦。繼之以橫流之災。扎瘡之餘。百役毛起。公私羸然。未已也。計其不治之聲。聞於左右者多矣。仁人君子。不指其過。教其所不迫。而更譽之何也。孔子曰。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自今與足下往來相聞。知不徒爲好而已。當有以告我者。不勝大願。適會夫役起。無頃刻閒暇。書不能盡意。

惟深察之。

黃州上文潞公書

軾再拜。孟夏漸熱。恭惟留守太尉執事。台候萬福。承以元功正位兵府。備物典冊。首冠三公。雖曾孫之遇。絕口不言。而金縢之書。因事自顯。異古今之異事。聖朝之光華也。有自京師來。轉示所賜書教。一通。行草爛然。使破甑敝帚。復增九鼎之重。軾始得罪。倉皇出獄。死生未分。六親不相保。然私心所念。不暇及他。但願平生所存名義至重。不知今日所犯。爲已見絕於聖賢。不得復爲君子乎。抑雖有罪不可赦。而猶可改也。伏念五六日。至於旬時。終莫能決。輒復強顏忍恥。飾鄙陋之詞。道疇昔之眷。以卜於左右。遽辱還答。恩禮有加。豈非察其無他。而恕其不及。亦如聖天子所以貸而不殺之意乎。伏讀洒然。知其不肖之軀。未死之間。猶可以洗濯磨治。復入於道德之場。追申徒而謝子產也。軾始就逮赴獄。有一子稍長。徒步相隨。其餘守舍皆婦女幼稚。至宿州御史符下。就家取文書。州郡望風遣吏發卒。圍船搜取。老幼幾怖死。既去。婦女悲罵曰。是好著書。書成何所得。而怖我如此。悉取燒之。比事定。重復尋理。十亡其七八矣。到黃州。無所用心。輒復覃思於易論語。端居深念。若有所得。遂因先子之學。作易傳九卷。又自以意作論語說五卷。窮苦多難。壽命不可期。恐此書一旦復淪沒不傳。意欲寫數本留人間。念新以文字得罪。人必以爲凶衰不祥之書。莫肯收藏。又自非一代偉人。不足託以必傳者。莫若獻之明公。而易傳文多。未有力裝寫。獨致論語說五卷。公退閒暇。一爲讀之。就使無取。亦足見其窮不忘道。老而能學也。軾在徐州時。見諸郡盜賊爲患。而察其人。多凶俠不遜。因之以饑饉。恐其憂不止於竊攘剽殺也。輒草具其事。上之。會有旨移湖州而

止家所藏書既多亡軼。而此書本以爲故紙糊籠篋獨得不燒。籠破見之。不覺惘然。如夢中事。輒錄其本以獻。軾廢逐至此。豈敢復言天下事。但惜此事粗有益於世。既不復施行。猶欲公知之。此則宿昔之心。掃除未盡者也。公一讀訖。卽燒之而已。黃州食物賤。風土稍可安。既未得去。去亦無所歸。必老於此。拜見無期。臨紙於邑。惟冀以時爲國自重。

謝張太保撰先人墓碣書

軾頓首再拜。伏蒙再示先人墓表。特載辨姦一篇。恭覽涕泗。不知所云。竊惟先人早歲汨沒。晚乃有聞。雖當時學者知師尊之。然於其言語文章。猶不能盡。而況其中之不可形者乎。所謂知之盡而信其然者。舉世惟公一人。雖若不幸。然知我者希。正老氏之所貴。辨姦之始作也。自軾與舍弟皆有嗜其甚矣之諫。不論他人。獨明公一見以爲與我意合。公固已論之。先朝載之史冊。今雖容有不知。後世決不可沒。而先人之言。非公表而出之。則人未必信。信不信何足深計。然使斯人用區區小數以欺天下。天下莫覺。莫知。恐後世必有秦無人之嘆。此墓表之所以作。而軾之所以流涕再拜而謝也。黃叔度澹然無作。郭林宗一言至今以爲顏子。林宗於人材小大畢取。所賢非一人。而叔度之賢無一見於外者。而後世猶信。徒以林宗之重也。今公之重。不減林宗。所賢惟先人。而其心迹粗若可見。其信於後世必矣。多言何足爲謝。聊發一二。

與章子厚書

子厚參政諫議執事。春初辱書。尋遞中裁謝。不審得達否。比日機務之暇。起居萬福。軾蒙恩如昨。願以罪

廢之餘。人所鄙惡。雖公不見棄。亦不欲顯通姓名。今茲復陳區區。誠義有不可已者。軾在徐州日。聞沂州丞縣界有賊何九郎者。謀欲劫利國監。又有關溫秦平者。皆猾賊。往來沂兗間。欲使人緝捕。無可使者。聞沂州葛墟村有程棐者。家富有心膽。其弟岳坐與李逢往還。配桂州牢城。棐雖小人。而篤於兄弟。常欲爲岳洗雪。而無由竊意其人可使。因令本州支使孟易呼至郡。喻使自效。以刷門戶垢汙。苟有成績。當爲奏乞。放免其弟。棐願盡力。因出帖付與。不逾月。軾移湖州。棐相送出境。云公更留兩月。棐必有以自效。今已去。奈何。軾語棐。但盡力。不可以軾去而廢也。苟有所獲。當速以相報。不以遠近所在。仍爲奏乞。如前約也。是歲七月二十七日。棐使人至湖州見報云。已告捕獲妖賊郭先生等。及得徐州孔目官以下狀。申告捕妖賊事。如棐言不謬。軾方欲具始末奏陳。棐所以盡力者爲其弟也。乞勸會其弟岳所犯。如只是與李逢往還。本不與其謀者。乞賜放免。以勸有功。草具未上。而軾就逮。赴詔獄。遂不果發。今者棐又遣人至黃州見報云。郭先生等皆已鞠治得實。行法久矣。蒙恩授殿直。且錄其告捕始末以相示。原棐之意。所以孜孜於軾者。凡爲其弟。以曩言見望也。軾固不可以復有言矣。然獨念愚夫小人。以一言感發。猶能奮身不顧。以遂其言。而軾乃以罪廢之。故不爲一言。以負其初心。獨不愧乎。且其弟岳亦豪健絕人者也。徐沂間人。鷙勇如棐。岳類甚衆。若不收拾。驅使令捕賊。卽作賊耳。謂宜因事勸獎。使皆歆豔。捕告之利。懲創爲盜之禍。庶幾少變其俗。今棐必在京師參班。公可自以意召問其始末。特爲一言。放免其弟岳。或與一名目牙校鎮將之類。付京東監司。驅使緝捕。其才用當復過於棐也。此事至微末。公執政大臣。豈復治此。但棐於軾。本非所部吏民。而能自效者。以軾爲不食言也。今旣不可言於朝廷。又不一言於公。是終不言矣。以此

愧於心不能自己。可否在公。獨願祕其事。毋使軾重得罪也。徐州南北襟要。自昔用武之地。而利國監去州七十里。土豪百餘家。金帛山積。三十六冶器械所產。而兵衛微寡。不幸有猾賊十許人。一呼其間。吏兵皆棄而走耳。散其金帛。以嘯召無賴烏合之衆。可一日得也。軾在郡時。常令三十六冶。每戶點集治夫數十人。持却刃槍。每月兩銜於知監之庭。以示有備而已。此地蓋常爲京東豪猾之所擬。公所宜知。因程某事。輒復及之。秋令伏冀爲國自重。

答李端叔書

軾頓首再拜。聞足下名久矣。又於相識處。往往見所作詩文。雖不多。亦足以髣髴其爲人矣。尋常不通書問。怠慢之罪。猶可闕略。及足下斬然在疚。亦不能以一字奉慰。舍弟子由至。先蒙惠書。又復懶不卽答。頑鈍廢禮。一至於此。而足下終不棄絕。遞中再辱手書。待遇益隆。覽之面熱汗下也。足下才高識明。不應輕許與人。得非用黃魯直秦太虛輩語。真以爲然耶。不肖爲人所憎。而二子獨喜見譽。如人嗜昌歎羊棗。未易詰其所以然者。以二子爲妄。則不可。遂欲以移之衆口。又大不可也。軾少年時。讀書作文。專爲應舉而已。既及進士第。貪得不已。又舉制策。其實何所有。而其科號爲直言極諫。故每紛然誦說古今。考論是非。以應其名耳。人苦不自知。既以此得。因以爲實能之。故譏諛至今。坐此得罪幾死。所謂齊虜以口舌得官。真可笑也。然世人遂以軾爲欲立異同。則過矣。妄論利害。撓說得失。此正制科人習氣。譬之候蟲時鳥。自鳴自己。何足爲損益。軾每怪時人待軾過重。而足下又復稱說如此。愈非其實。得罪以來。深自閉塞。扁舟草屨。放浪山水間。與樵漁雜處。往往爲醉人所推罵。輒自喜。漸不爲人識。平生親友。無一字見及。有書與

之亦不答。自幸庶幾免矣。足下又復創相推與。甚非所望。木有瘿。石有暈。犀有通。以取妍於人。皆物之病也。謫居無事。默自觀省。回視三十年以來。所爲多其病者。足下所見。皆故我非今我也。無乃聞其聲不考其情。取其華而遺其實乎。抑將又有取於此也。此事非相見不能盡。自得罪後。不敢作文字。此書雖非文。然信筆書意。不覺累幅。亦不須示人。必喻此意。歲行盡。寒苦。惟萬萬節哀。強食不次。

蘇東坡集

卷三十

書九首

答秦太虛書

軾啓。五月末舍弟來。得手書。勞問甚厚。日欲裁謝。因循至今。適中復辱教。感愧益甚。比日履茲初寒。起居何如。軾寓居粗遣。但舍弟初到。筠州卽喪一女子。而軾亦喪一老乳母。悼念未衰。又得鄉信。堂兄中舍九月中逝去。異鄉衰病。觸目悽感。念人命脆弱如此。又承見喻。中間得疾不輕。且喜復健。吾儕漸衰。不可復作少年調度。當速用道書方士之言。厚自養鍊。謔居無事。頗窺其一二。已借得本州天慶觀道堂三間。冬至後當入此室。四十九日乃出。自非廢放。安得就此。太虛他日一爲仕宦所縻。欲求四十九日閑。豈可復得耶。當及今爲之。但擇平時所謂簡要易行者。日夜爲之。寢食之外。不治他事。但滿此期。根本立矣。此後縱復出從人事。事已則心返。自不能廢矣。此書到日。恐已不及。然亦不須用冬至也。寄示詩文。皆超然勝絕。聲聲爲來逼人矣。如我輩亦不勞逼也。太虛未免求祿仕方應舉。求之應舉不可。必竊爲君謀。宜多著書。如所示。論兵及盜賊等數篇。但似此得數十首。皆卓然有可用之實者。不須及時事也。但旋作此書。亦不可廢。應舉。此書若成。聊復相示。當有知君者。想喻此意也。公擇近過此相聚數日。說太虛不離口。莘老未嘗得書。知未暇通問。程公闢須其子履中哀詞。軾本自求作。今豈可食言。但得罪以來。不復作文字。自

持頗嚴。若復一作。則決壞藩牆。今後仍復袞袞多言矣。初到黃。廩入既絕。人口不少。私甚憂之。但痛自節儉。日用不得過百五十。每月朔便取四千五百錢。斷爲三十塊。掛屋梁上。平日用畫叉挑取一塊。卽藏去。又仍以大竹筒別貯。用不盡者。以待賓客。此賈耘老法也。度囊中尙可支一歲有餘。至時別作經畫。水到渠成。不須預慮。以此胸中都無一事。所居對岸武昌。山水佳絕。有蜀人王生在邑中。往往爲風濤所隔。不能卽歸。則王生能爲殺雞炊黍。至數日不厭。又有潘生者。作酒店樊口。棹小舟徑至店下。村孤亦自醇醪。柑橘棗柿極多。大芋長尺餘。不減蜀中。外縣米斗二十。有水路可致。羊肉如北方。猪牛驢鹿如土。蟹不論錢。岐亭監酒胡定之。載書萬卷。隨行。喜借人看。黃州曹官數人。皆家善庖饌。喜作會。太虛視此數事。吾事豈不旣濟矣乎。欲與太虛言者無窮。但紙盡耳。展讀至此。想見掀髯一笑也。子駿固吾所畏。其子亦可喜。曾與相見否。此中有黃岡少府張舜臣者。其兄堯臣。皆云與太虛相熟。兒子每蒙批問。適會葬老乳母。今勾當作墳。未暇拜書。歲晚苦寒。惟萬萬自重。李端叔一書。託爲達之。夜中微被酒。書不成字。不罪不罪。不宜。軾再拜。

答李琮書

軾啓。奉別忽然半年。思仰無窮。近聞公有闈門之戚。卽欲作書奉慰。旣罕遇的便。又以爲書未必能開釋。左右往往更益悽愴。用是稍緩今辱手教。慚負不已。竊計高懷遠度。必已超然。此等情累。隨手掃滅。猶恐不脫。若更反覆尋繹。便纏繞人矣。望深以明識照之。軾凡百如昨。愚暗少慮。輒復隨緣自娛。自夏至後。杜門不出。惡熱不可過。所居又向西。多勸遷居。遷居非月餘。不能定。而熱向衰矣。亦復不果。如聞公以職事。

當須一赴闕。不知果然否。承問及王天常奉職。所言邊事。天常父齊雄結髮與西南夷戰。夷人信畏之。天常幼隨其父入夷中。近歲王中正入蜀。亦令天常招撫近界諸夷。夷人以其齊雄子。亦信用其言。向嘗與軾言瀘州事。所以致甫望乞弟作過如此者。皆有條理可聽。然皆已往之事。雖知之無補。又似言人長短。故不復錄。呈獨論今日事勢。揣量夷人情僞。似有本末。天常正月。中與軾言播州首領楊貴遷者。俗謂之楊通判。最近烏蠻而臬武可用。又有宋大郎者。乞弟之死黨。凶猾有謀略。若官中見委說楊貴遷令殺宋大郎。必可得也。數日前。有從蜀中來者。言貴遷已殺宋大郎。納其首級與銀三千兩。以此推之。天常之言殆不妄也。天常言晏州六縣。水路十二村諸夷。世與乞弟爲仇。向者熊察訪誘殺十二村首領。及近歲韓存寶討殺羅狗姓諸夷。皆有脣齒之憂。貌畏而心貳。去年乞弟領兵至羅个牟屯。殺害兵官王宣等十二人。其地去寧遠安夷寨至近。涉歷諸夷族帳不少。自來自去。殊無留難。若諸夷不心與之。其勢必不能如此也。今欲討乞弟。必先有以懷結近界諸夷。得其心腹而後可。今韓存寶等諸軍。既不敢與乞弟戰。但翺於近界百餘里間。多殺不作。過熟戶老弱。而厚以金帛遺乞弟。且遣四人爲質。然後得乞弟遣人送一封空降書。便與打誓。卽日班師。與運司諸君皆上表稱賀。上深照其實。已降手詔。赦存寶獄中。遠人無不歡快。以謂雖漢光武唐太宗。料敵察情於萬里之外。不能過也。今雖已赦存寶。而後來者。亦未見有新巧必勝之術。但言乞弟不過有兵三千。而官軍無慮三萬。何往而不克。此正如千鈞車弩。可以洞犀象。而不可以得鼠耳。今糧運止於江安縣。自江安至乞弟住坐處。猶須十二三程。吏士以糗餌行。其勢不能過一月。乞弟但能深自避匿。四五十日。則免矣。而山谷幽嶮。林木沮洳。賊於溪谷間。依叢木自蔽。以藥箭射人。

血濡縷立死。戰士數萬人。知深入未爲萬全。而將吏不敢復稽留此間。事不可不深慮。天常言國之用兵。正如私家之造屋。凡屋若干。材石之費。穀米之用。爲錢若干。布算而定。無所贏縮矣。工徒入門。斧斤之聲。鏗然而百用。毛起不可復計。此慮不素定之過也。既作而復聚糧。既斲而復求材。其費必十倍。其工必不堅。故王者之兵。當如富人之造屋。其慮周。其規摹素定。其取材積糧。皆有方。故其經營之常遲。而其作之常速。計日而成。不愆于素。費半他人。而工必倍之。今日之策。可且罷諸將兵。獨精選一轉運使。及一瀘州知州。許法外行事。與二年限。令經畫處置。他人更不得與多出錢物茶綵。於沿邊博買夷人糧米。其費必減。倉卒夫運之半。使辯士招說十州五團晏州六縣水路十二村羅氏鬼主播州楊貴遷之類。作五六頭項。更番出兵。以蹂踐乞弟族帳。使春不得耕。秋不得穫。又嘉戎瀘渝四州。皆有土豪爲把截將。自來雇一私兵入界。用銀七兩。每得一蕃人頭。用銀三十兩。買之。把截將自以爲功。今可召募此四州人。每得二十級。卽與補一三班差使。如不及二十級。卽每級官與絹三十匹。出入山谷。耐辛苦瘴毒。見利則雲合。敗則鳥獸散。此本蠻夷之所長。而中原之所無。奈何也。今若召募諸夷。及四州把截將私兵。使迭迭入。則蠻夷之所長。我反用之。但能積日累月。戕殺其丁壯。且使終年釋耒而操兵。不及二年。其族帳必殺乞弟以降。如其未也。則乞朝廷差三五千人。將下選兵。三路入界。西路自江安縣進兵。先積糧於寧遠寨。以十州五團等諸夷爲先鋒。以施黔戎瀘四州藥箭弩手繼之。中路自納溪寨進兵。先積糧於本寨。亦以諸夷爲先鋒。以將下兵馬繼之。三路中惟此路稍平。可以用官軍。東路自合江縣進兵。先積糧於安溪寨。亦以諸夷爲先鋒。以嘉戎瀘渝四州召募人繼之。可以一舉而蕩滅也。天常此策。雖若不快。以葺爾小醜。二年而

後定。然王者之兵，必出於萬全，不可以僥倖。淮南王安有言：廚與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臣猶竊爲大漢羞之。今乞弟譬猶蚤蝨也，克之未足以威四夷，萬一不克，豈不爲卿大夫之辱哉？趙充國征先零，鄧訓征羌，及月支，胡皆以計磨之，數年乃克。唐明皇欲取石堡城，王忠嗣不奉詔，以謂非殺二萬人不可取。方唐之盛，二萬人豈足道哉？而賢將謀國，終不肯出此者，圖萬全也。又漢永和中，交趾反，議者欲發荆揚兗豫四萬人討之，獨李固以謂四州之人，遠赴萬里，無有還期，詔書迫促，必致叛亡。南州溫瘴死者必多，士卒疲勞，比至嶺南，不復堪鬪。前中郎將尹就討益州叛羌，益州諺曰：虜來尙可，尹來殺我。後以兵付刺史張喬，因其將吏旬月之間，破殄寇虜。此發將無益，州郡可任之明效也。今可募蠻夷使自相攻，轉輸金帛以爲其資，有能反間致頭首者，許以封侯之賞，因舉祝良爲九真太守，張喬爲交趾刺史，由此嶺外息平。今觀其說，乃與天常之言若合符節。但天常不學言，不能起意耳。天常又言烏蠻藥箭中者立死，無脫理，然不能及遠，非三十步內不發，發無不中。今與烏蠻戰，當於百步以下，五六十步以上，強弓弩射之。若稍近，則短兵徑進，於五七步內相格，則其長技皆廢。今乞弟亦未是正烏蠻也。諸如此巧便，非一不能盡錄。略舉一二，以見天常之練習，疑可驅使耳。又有一圖子，雖不甚詳密，然大略具是矣。按圖以考其說，差若易了。故以奉呈，看訖可卻付去人見還也。此非公職事，然孜孜尋訪如此，以見忠臣體國，知無不爲之義也。軾其可以罪廢不當言而止乎？雖然亦不可使不知我者，見以爲詬病也。知荆公見稱經藏文，是未離妄語也。便蒙印可何哉？圓覺經紙示及得暇爲寫下卷，令公擇寫上卷。秦太虛維揚勝士，固知公喜之，無乃亦可令荆公一見之歟？子駿初見報奪一官耳，不知其罷郡能不鬱鬱否？有一書不知其

今安在。敢煩左右達之。江水比去年甚大。郡中不爲患。見說沙湖鎮頗浸居民。亦江淮間常事耳。臨臯港既開。往來蒙利無窮。而居民貿易之入。亦不貲。但不免少有淤填。議者謂歲發少春夫淘之。甚易。承間輒及之。未緣展奉。惟冀以時自重。謹奉手啓。起居熱甚。幸恕不謹。軾頓首再拜。

答陳師仲書

軾頓首再拜。錢塘主簿陳君足下。曩在徐州。得一再見。及見顏長道輩。皆言足下文詞卓犖。志節高亮。固欲朝夕相從。適會訟訴。偶有相關及者。遂不復往來。此自足下門中不幸。亦豈爲吏者所樂哉。想彼此有以相照。已而軾又負罪遠竄。流離契闊。益不復相聞。今者蒙書教累幅。相屬之厚。又甚於昔者。知足下釋然。果不以前事介意。幸甚。幸甚。自得罪後。雖平生厚善。有不敢通問者。足下獨犯衆人之所忌。何哉。及讀所惠詩文。不數篇。輒拊掌太息。此自世間奇男子。豈可以世俗趣舍量其心乎。詩文皆奇麗。所寄不齊。而皆歸合於大道。軾又何言者。其間十常有四五見及。或及舍弟。何相愛之深也。處世齟齬。每深自嫌。惡不能窮人。爲之益力。其詩日已工。其窮殆未可量。然亦在所用而已。不龜手之藥。或以封安。知足下不以此達乎。人生如朝露。意所樂。則爲之。何暇計議窮達。云能窮人者。固繆。云不能窮人者。亦未免有意於畏窮也。江淮間人。好食河豚。每與人爭。河豚本不殺人。嘗戲之性命。自子有美則食之。何與我事。今復以此戲足下。想復千里爲我一笑也。先吏部詩。幸得一觀。輒題數字。繼諸公之末。見爲編述。超然黃樓二集。爲賜尤重。從來不曾編次。縱有一二在者。得罪日皆爲家人婦女輩焚毀盡矣。不知今乃在足下。許當爲刪去。

其不合道理者。乃可存耳。軾於錢塘人。有何恩意。而其人至今見念。軾亦一歲率常四五夢至西湖上。此殆世俗所謂前緣者。在杭州嘗遊壽星院。入門便悟會到。能言其院後堂殿山石處。故詩中嘗有前生已到之語。足下主簿於法得出入。當復縱游。始軾在彼時也。山水窮絕處。往往有軾題字。想復題其後。足下所至詩。但不擇古律。以日月次之。異日觀之。便是行記。有便以一二見寄慰此惘惘。其餘慎疾自重。不宜軾頓首再拜。

答畢仲舉書

軾啓。奉別忽十餘年。愚瞽頓仆。不復自比於朋友。不謂故人尙爾記錄。遠枉手教。存問甚厚。且審比來起居佳勝。感慰不可言。羅山素號善地。不應有瘡痍。豈歲時適爾。既無所失亡。而有得於齊寵辱。忘得喪者。是天相子也。僕既以任意直前。不用長者所教。以觸罪罟。然禍福要不可推避。初不論巧拙也。黃州濱江帶山。既適耳目之好。而生事百須。亦不難致。早寢晚起。又不知所謂禍福果安在哉。偶讀戰國策。見處士顏蠋之語。晚食以當肉。欣然而笑。若蠋者可謂巧於居貧者也。菜羹菽黍。差飢而食。其味與八珍等。而既飽之餘。芻豢滿前。惟恐其不持去也。美惡在我。何與於物。所云讀佛書及合藥救人二事。以爲閑居之賜。甚厚。佛書舊亦嘗看。但闡塞不能通其妙。獨時取其麤淺假說。以自洗濯。若農夫之去草。旋去旋生。雖若無益。然終愈於不去也。若世之君子。所謂超然玄悟者。僕不識也。往時陳述古好論禪。自以爲至矣。而鄙僕所言爲淺陋。僕嘗語述古公之所談。譬之飲食龍肉也。而僕之所食。猪肉也。猪之與龍。則有間矣。然公終日說龍肉。不如僕之食猪肉。實美而真飽也。不知君所得於佛書者。果何耶。爲出生死超三乘。遂作佛

乎。抑尙與僕輩俯仰也。學佛老者。本期於靜而達。靜似懶。達似放。學者或未至其所期。而先得其所似。不爲無害。僕常以此自疑。故亦以爲獻。來書云。處世得安穩。無病。蠹衣飽飯。不造冤業。乃爲至足。三復斯言。感歎無窮。世人所作。舉足動念。無非是業。不必刑殺無罪。取非其有。然後爲冤業也。無緣面論。以當一笑而已。

與朱鄂州書

軾啓。近遞中奉書。必達。比日春寒。起居何似。昨日武昌寄居王殿直天麟見過。偶一說事。聞之酸辛。爲食不下。念非吾康叔之賢。莫足告語。故專遣此人。俗人區區。了眼前事。救過不暇。豈有餘力。及此度外事乎。天麟言。岳鄂間田野小人。例只養二男一女。過此輒殺之。尤諱養女。以故民間少女多鰥夫。初生輒以冷水浸殺。其父母亦不忍。率常閉目背面。以手按之。水盆中啾嚶良久。乃死。有神山鄉百姓石揆者。連殺兩子。去歲夏中。其妻一產四子。楚毒不可堪忍。母子皆斃。報應如此。而愚人不知創艾。天麟每聞其側近有此。輒馳救之。量與衣服飲食。全活者非一。旣旬日。有無子息人。欲乞其子者。輒亦不肯。以此知其父子之愛。天性故在。特牽於習俗耳。聞鄂人有秦光亨者。今已及第。爲安州司法。方其在母也。其舅陳遵夢一小兒。挽其衣。若有所訴。比兩夕。輒見之。其狀甚急。遵獨念其姊有娠將產。而意不樂多子。豈其應是乎。馳往省之。則兒已在水盆中矣。救之得免。鄂人戶知之。準律故殺子孫。徒二年。此長吏所得按舉。願公明以告諸邑令佐。使召諸保正。告以法律。諭以禍福。約以必行。使歸轉以相語。仍錄條粉壁曉示。且立賞召人告官賞錢。以犯人及鄰保家財充。若客戶則及其地主。婦人懷孕。經涉歲月。鄰保地主無不知者。若後殺之。

其勢足相舉覺容而不告。使出賞固宜。若依律行遣數人。此風便革。公更使令佐各以至意誘諭地主豪戶。若實貧甚不能舉子者。薄有以賙之人。非木石亦必樂從。但得初生數日不殺。後雖勸之使殺亦不肯矣。自今以往緣公而得活者。豈可勝計哉。佛言殺生之罪。以殺胎卵爲最重。六畜猶爾。而況於人。俗謂小兒病爲無辜。此真可謂無辜矣。悼耄殺人猶不死。況無罪而殺之乎。公能生之於萬死中。其陰德十倍於雪活壯夫也。昔王濬爲巴郡太守。巴人生子皆不舉。濬嚴其科條。寬其徭役。所活數千人。及後伐吳。所活者皆堪爲兵。其父母戒之曰。王府君生汝。汝必死之。古之循吏如此類者。非一居今之世。而有古循吏之風者。非公而誰。此事特未知耳。軾向在密州。遇饑年。民多棄子。因盤量勸誘米。得出剩數百石。別儲之。專以收養棄兒。月給六斗。比期年。養者與兒皆有父母之愛。遂不失所。所活亦數十人。此等事在公如反手耳。特深契故不自外。不罪不罪。此外惟爲民自重不宜。軾再拜。

答李昭玘書

軾啓。向得王子中兄弟書。具道足下每相見語。輒見及意。相予甚厚。卽欲作書以道區區。又念方以罪垢廢放。平生不相識。而相向如此。此人必有以不肖欺左右者。軾所以得罪。正坐名過實耳。年大以來。平日所好惡憂畏皆衰矣。獨畏過實之名如畏虎也。以此未敢相聞。今獲來書。累幅首尾句句皆所畏者。謹再拜辭避不敢當。然少年好文字。雖自不能工。喜誦他人之工者。今雖老。餘習尙在。得所示書。反復不知厭。所稱道雖不然。然觀其筆勢俯仰。亦足以粗得足下爲人之一二也。幸甚幸甚。比日履茲春和。起居何似。軾蒙庇粗遣。每念處世窮困。所向輒值牆谷。無一遂者。獨於文人勝士多獲所欲。如黃庭堅魯直晁補之。

無咎秦觀太虛張來文潛之流。皆世未之知。而軾獨先知之。今足下又不見鄙。欲相從游。豈造物者專欲以此樂見厚也耶。然此數子者。挾其有餘之資。而驚於無涯之知。必極其所如往而後已。則亦將安所歸宿哉。惟明者念有以反之。魯直既喪妻。絕嗜好。蔬食飲水。此最勇決。舍弟子由亦云。學道三十餘年。今始相問道。考其言行。則信與昔者有間矣。獨軾佞倖焉。未有所得也。徐守莘老每有書來。亦以此見教。想時相從。有以發明。王子中兄弟得相依甚幸。子敏雖失解。乃得久處左右。想遂磨琢成其妙質也。徐州城外。有王陵母劉子政二墳。向欲爲作祠堂。竟不暇。此爲遺恨。近以告莘老。不知有意作否。若果作。當有記文。莘老若不自作者。足下當爲作也。無由面言。臨書惘惘。惟順時自愛。謹奉手啓爲謝。不宜。軾再拜。

答李廌書

軾頓首。先輩李君足下。別後。遞中得二書。皆未果答。專人來。又辱長牋。且審比日。孝履無恙。感慰深矣。惠示古賦近詩。詞氣卓越。意趣不凡。甚可喜也。但微傷冗。後當稍收斂之。今未可也。足下之文。正如川之方增。當極其所至。霜降水落。自見涯涘。然不可不知也。錄示孫之翰。唐論僕不識之翰。今見此書。凜然得其爲人。至論褚遂良。不謂劉洎。太子瑛之廢。緣張說。張巡之敗。緣房琯。李光弼不當圖史。思明。宣宗有小善。而無人君大略。皆舊史所不及。議論英發。暗與人意合者甚多。又讀歐陽文忠公志文。司馬君實跋尾。益復慨然。然足下欲僕別書此文入石。以爲之翰。不朽之託。何也。之翰所立於世者。雖無歐陽公之文可也。而況欲託字畫之工。以求信於後世。不以陋乎。足下相待甚厚。而見譽過當。非所以爲厚也。近日士大夫。皆有僭侈無涯之心。動輒欲人以周孔譽己。自孟軻以下者。皆慊然不滿也。此風殆不可長。又僕細思所

以得患禍者。皆由名過其實。造物者所不能堪。與無功而受千鍾者。其罪均也。深不願人造作言語。務相粉飾。以益其疾。足下所與游者元聿。讀其詩。知其爲超然奇逸人也。緣足下以得元君爲賜大矣。唐論文字不少。過煩諸君寫錄。又以見足下所與游者。皆好學喜事。甚善甚善。獨所謂未得名世之士爲志文。則未葬者。恐於禮未安。司徒文子問於子思。喪服旣除然後葬。其服何服。子思曰。三年之喪未葬。服不變。除何有焉。昔晉溫嶠以未葬不得調。古之君子。有故不得已而未葬。則服不變。官不調。今足下未葬。豈有不得已之事乎。他日有名世者。旣葬而表其墓。何患焉。辱見厚。不敢不盡。冬寒。惟節哀自重。

答張文潛書

頓首文潛縣丞張君足下。久別思仰。到京公私紛然。未暇奉書。忽辱手教。且審起居佳勝。至慰至慰。惠示文編。三復感歎。甚矣君之似子由也。子由之文實勝僕。而世俗不知。乃以爲不如。其爲人深不願人知之。其文如其爲人。故汪洋澹泊。有一唱三歎之聲。而其秀傑之氣。終不可沒。作黃樓賦。乃稍自振厲。若欲以警發憤憤者。而或者便謂僕代作。此尤可笑。是殆見吾善者機也。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也。其源實出於王氏。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於好使人同己。自孔子不能使人同。顏淵之仁。子路之勇。不能以相移。而王氏欲以其學同天下。地之美者。同於生物。不同於所生。惟荒瘠斥鹵之地。彌望皆黃茅白草。此則王氏之同也。近見章子厚言先帝晚年。甚患文字之陋。欲稍變取士法。特未暇耳。議者欲稍復詩賦。立春秋學官。甚美。僕老矣。使後生猶得見古人之大全者。正賴黃魯直。秦少游。晁無咎。陳履常。與君等數人耳。如聞君作太學博士。願益勉之。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愛莫助之。此外千萬善愛。偶飲卯酒。

醉來人求書不能復觀繡。

答毛滂書

軾啓。比日酷暑。不審起居何如。頃承示長牋及詩文一軸。日欲裁謝。因循至今。悚息。今時爲文者至多。可喜者亦衆。然求如足下閑暇自得。清美可口者實少也。敬佩厚賜。不敢獨饜。當出之知者。世間唯名實不可欺。文章如金玉。各有定價。先後進相汲引。因其言以信於世。則有之矣。至其品目高下。蓋付之衆口。決非一夫所能抑揚。軾於黃魯直張文潛輩數子。特先識之耳。始誦其文。蓋疑信者相半。久乃自定。翕然稱之。軾豈能爲之輕重哉。非獨軾如此。雖向之前輩亦不過如此也。而況外物之進退。此在造物者。非軾事。辱見貺之重。不敢不盡。承不久出都。尙得一見否。

卷三十一

記十三首

清風閣記

文慧大師應符居成都玉谿上。爲閣曰清風。以書來求文爲記。五返而益勤。余不能已。戲爲浮屠語。以問之。曰符而所謂身者。汝之所寄也。而所謂閣者。汝之所以寄所寄也。身與閣。汝不得有。而名烏乎施。名將無所施。而安用記乎。雖然。吾爲汝放心遺形而強言之。汝亦放心遺形而強聽之。木生於山。水流於淵。山與淵且不得有。而人以爲已有。不亦惑歟。天地之相磨虛空。與有物之相推。而風於是焉生。執之而不可

得也。逐之而不可及也。汝爲居室而以名之。吾又爲汝記之。不亦大感歎。雖然。世之所謂已有而不惑者。其與是奚辨。若是而可以爲有邪。則雖汝之有是風可也。雖爲居室而以名之。吾又爲汝記之。可也。非感也。風起於蒼茫之間。彷徨乎山澤。激越乎城郭。道路虛徐。演漾以汎。汝之軒窗欄楯。幔帷而不去也。汝隱几而觀之。其亦有得乎。力生於所激。而不自爲力。故不勞。形生於所遇。而不自爲形。故不窮。嘗試以是觀之。

喜雨亭記

亭以雨名。志喜也。古者有喜則以名物。示不忘也。周公得禾。以名其書。漢武得鼎。以名其年。叔孫勝狄。以名其子。其喜之大小不齊。其示不忘一也。余至扶風之明年。始治官舍。爲亭於堂之北。而鑿池其南。引流種樹。以爲休息之所。是歲之春。雨麥於岐山之陽。其占爲有年。旣而彌月不雨。民方以爲憂。越三月乙卯。乃雨。甲子又雨。民以爲未足。丁卯大雨三日。乃止。官吏相與慶於庭。商賈相與歌於市。農夫相與抃於野。憂者以樂病者以愈。而吾亭適成。於是舉酒於亭上。以屬客而告之。曰。五日不雨可乎。曰。五日不雨則無麥。十日不雨可乎。曰。十日不雨則無禾。無麥無禾。歲且荐饑。獄訟繁興。而盜賊滋熾。則吾與二三子。雖欲優遊以樂於此亭。其可得耶。今天不遺斯民。始旱而賜之以雨。使吾與二三子。得相與優游而樂於此亭者。皆雨之賜也。其又可忘耶。旣以名亭。又從而歌之。曰。使天而雨珠。寒者不得以爲襦。使天而雨玉。飢者不得以爲粟。一雨三日。絜誰之力。民曰太守。太守不有。歸之天子。天子曰不然。歸之造物。造物不自以爲功。歸之太空。太空冥冥。不可得而名。吾以名吾亭。

鳳鳴驛記

始余丙申歲舉進士。過扶風。求舍於館人。既入。不可居而出。次於逆旅。其後六年。爲府從事。至數日。謁客於館。視客之所居。與其凡所費用。如官府。如廟觀。如數世富人之宅。四方之至者。如歸其家。皆樂而忘去。將去。既駕。雖馬亦顧其阜而嘶。余召館吏而問焉。吏曰。今太守宋公之所新也。自辛丑八月。而公始至。既至。逾月。而興功。五十有五日。而成。用夫三萬六千。木以根計。竹以竿計。瓦甃。坏釘。各以枚計。稍以石計者。二十一萬四千七百二十有八。而民未始有知者。余聞而心善之。其明年。縣令胡允文具石請書其事。余以爲有足書者。乃書曰。古之君子。不擇居而安。安則樂。樂則喜。從事使人而皆喜。從事則天下何足治歟。後之君子。常有所不屑。苟有所不屑。則躁。否則惰。躁則妄。惰則廢。既妄且廢。則天下之所以不治者。常出於此。而不足怪。今夫宋公。計其所歷。而累其勤。使無齟齬於世。則今且何爲矣。而猶爲此官哉。然而未嘗有不屑之心。其治扶風也。視其醜。練者。而安植之。求其蒙茸者。而疏理之。非特傳舍而已。事復有小於傳舍者。公未嘗不盡心也。嘗食芻豢者。難於食。嘗衣錦者。難於衣。布嘗爲其大者。不屑爲其小。此天下之通患也。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所貴乎豈弟者。豈非以其不擇居而安。安而樂。樂而喜。從事歟。夫修傳舍。誠無足書者。以傳舍之修。而見公之不擇居而安。安而樂。樂而喜。從事者。則是真足書也。

凌虛臺記

國於南山之下。宜若起居飲食與山接也。四方之山。莫高於終南。而都邑之麗山者。莫近於扶風。以至近求最高。其勢必得。而太守之居。未嘗知有山焉。雖非事之所以損益。而物理有不當然者。此凌虛之所爲。

築也。方其未築也。太守陳公。杖屨逍遙於其下。見山之出於林木之上者。纍纍如人之旅行於牆外。而見其髻也。曰。是必有異。使工鑿其前爲方池。以其土築高出於屋之危而止。然後人之至於其上者。悅然不知臺之高。而以爲山之踊躍奮迅而出也。公曰。是宜名凌虛。以告其從事蘇軾。而求文以爲記。軾復於公曰。物之廢興成毀。不可得而知也。昔者荒草野田。霜露之所蒙翳。狐虺之所竄伏。方是時。豈知有凌虛臺耶。廢興成毀。相尋於無窮。則臺之復爲荒草野田。皆不可知也。嘗試與公登臺而望其東。則秦穆之祈年橐泉也。其南則漢武之長楊五柞。而其北則隋之仁壽唐之九成也。計其一時之盛。宏傑詭麗。堅固而不可動者。豈特百倍於臺而已哉。然而數世之後。欲求其髻鬚。而破瓦頽垣。無復存者。旣已化爲禾黍荆棘。丘墟隴畝矣。而況於此臺歟。夫臺猶不足恃。以長久而況於人事之得喪。忽往而忽來者歟。而或者欲以夸世而自足。則過矣。蓋世有足恃者。而不在于臺之存亡也。旣已言於公退而爲之記。

中和勝相院記

佛之道難成。言之使人悲酸愁苦。其始學之。皆入山林。踐荆棘。虺虺袒裸雪霜。或剗割屠膾。燔燒烹煮。以肉飼虎豹。烏蚊蚋無所不至。茹苦含辛。更百千萬億生。而後成。其不能此者。猶棄絕骨肉。衣麻布。食艸木之實。晝日力作。以給薪水。蠶除。莫夜持膏火。薰香事其師如生。務苦瘠其身。自身口意。莫不有禁。其略十。其詳無數。終身念之。寢食見之。如是。僅可以稱沙門。比丘。雖名爲不耕而食。然其勞苦卑辱。則過於農工遠矣。計其利害。非僥倖小民之所樂。今何其棄家毀服。壞毛髮者之多也。意亦有所便歟。寒耕暑耘。官又召而役作之。凡民之所患苦者。我皆免焉。吾師之所謂戒者。爲愚夫未達者設也。若我何用。是爲劄其

患專取其利。不如是而已。又愛其名。治其荒唐之說。攝衣升坐。問答自若。謂之長老。吾嘗究其語矣。大抵務爲不可知。設械以應敵。匿形以備敗。竊則推墮混漾中。不可捕捉。如是而已矣。吾遊四方。見輒反覆折困之。度其所從遁。而逆閉其塗。往往面頸發赤。然業已爲是道。勢不得以惡聲相反。則笑曰。是外道魔人也。吾之於僧。慢侮不信如此。今寶月大師惟簡。乃以其所居院之本末。求吾文爲記。豈不謬哉。然吾昔者始遊成都。見文雅大師。惟度器宇落落可愛。渾厚人也。能言唐末五代事。傳記所不載者。因是與之遊甚熟。惟簡則其同門友也。其爲人精敏過人。事佛齊衆。謹嚴如官府。二僧皆吾之所愛。而此院又有唐僖宗皇帝像。及其從官文武七十五人。其奔走失國。與其所以將亡而不遂滅者。旣足以感慨太息。而畫又皆精妙冠世。有足稱者。故強爲記之。始居此者。京兆人。廣寂大師希讓。傳六世。至度與簡。簡姓蘇氏。眉山人。吾遠宗子也。今主是院。而度亡矣。

四菩薩閣記

始吾先君於物無所好。燕居如齋。言笑有時。顧嘗嗜畫。弟子門人。無以悅之。則爭致其所嗜。庶幾一解其顏。故雖爲布衣。而致畫與公卿等。長安有故藏經龕。唐明皇帝所建。其門四達。八版皆吳道子畫。陽爲菩薩。陰爲天王。凡十有六軀。廣明之亂。爲賊所焚。有僧忘其名。於兵火中。拔其四版以逃。旣重不可負。又迫於賊。恐不能全。遂竄其兩版。以受荷。西奔於岐。而寄死於烏牙之僧舍。版留於是。百八十年矣。客有以錢十萬得之。以示軾者。軾歸其直而取之。以獻諸先君。先君之所嗜。百有餘品。一旦以是四版爲甲。治平四年。先君沒於京師。軾自汴入淮。泝于江。載是四版以歸。旣免喪。所嘗與往來浮屠人。惟簡誦其師之言。教

軾爲先君捨施。必所甚愛。與所不忍捨者。軾用其說。思先君之所甚愛。軾之所不忍捨者。莫若是版。故遂以與之。且告之曰。此明皇帝之所不能守。而焚於賊者也。而況於余乎。余視天下之蓄此者多矣。有能及三世者乎。其始求之若不及。旣得。惟恐失之。而其子孫不以易衣食者鮮矣。余惟自度不能長守此也。是以與子。子將何以守之。簡曰。吾以身守之。吾眼可覆。吾足可斲。吾畫不可奪。若是足以守之歟。軾曰。未也。足以終子之世而已。簡曰。又盟於佛。而以鬼守之。凡取是者。與凡以是予人者。其罪如律。若是足以守之歟。軾曰。未也。世有無佛而蔑鬼者。然則何以守之。曰。軾之以是予子者。凡以爲先君捨也。天下豈有無父之人歟。其誰忍取之。若其聞是而不悛。不惟一觀而已。將必取之。然後爲快。則其人之賢愚。與廣明之焚此者一也。全其子孫多矣。而況能久有此乎。且夫不可取者存乎子。取不取者存乎人。子勉之矣。爲子之不可取者而已。又何知焉。旣以予簡。簡以錢百萬度爲大關以藏之。且畫先君像其上。軾助錢二十之一。期以明年冬。開成熙寧元年十月二十六日記。

墨君堂記

凡人相與號呼者。貴之則曰公。賢之則曰君。自其下則爾汝之。雖公卿之貴。天下貌畏而心不服。則進而君公。退而爾汝者多矣。獨王子猷。謂竹君。天下從而君之。無異辭。今與可又能以墨象君之形容。作堂以居君。而屬余爲文。以頌君德。則與可之於君。信厚矣。與可之爲人也。端靜而文明。哲而忠。士之脩絮博習。朝夕磨治洗濯。以求交於與可者。非一人也。而獨厚君如此。君又疎簡抗勁。無聲色臭味。可以娛悅人之耳目鼻口。則與可之厚君也。其必有以賢君矣。世之能寒燠人者。其氣餒亦未至若雪霜風雨之切於肌

庸也。而士鮮不以爲欣戚。喪其所守。自植物而言之。四時之變亦大矣。而君獨不顧。雖微與可。天下其孰不賢之。然與可獨能得君之深。而知君之所以賢。雍容談笑。揮灑奮迅。而盡君之德。稚壯枯老之容。披折偃仰之勢。風雪凌厲。以觀其操。崖石犖确。以致其節。得志遂茂而不驕。不得志瘁瘠而不辱。羣居不倚。獨立不懼。與可之於君。可謂得其情而盡其性矣。余雖不足以知君。願從與可求君之昆弟子孫族屬朋友之象。而藏於吾室。以爲君之別館云。

淨因院畫記

余嘗論畫。以爲人禽宮室器用皆有常形。至於山石竹木水波煙雲。雖無常形。而有常理。常形之失。人皆知之。常理之不當。雖曉畫者有不知。故凡可以欺世而取名者。必託於無常形者也。雖然。常形之失。止於所失。而不能病其全。若常理之不當。則舉廢之矣。以其形之無常。是以其理不可不謹也。世之工人。或能曲盡其形。而至於其理。非高人逸才不能辨。與可之於竹石枯木。真可謂得其理者矣。如是而生。如是而死。如是而攀拳瘠瘞。如是而條達遂茂。根莖節葉牙角脈縷。千變萬化。未始相襲。而各當其處。合於天造。厭於人意。蓋達士之所寓也。歟。昔歲嘗畫兩叢竹於淨因之方丈。其後出守陵陽而西也。余與之偕別。長老道臻師。又畫兩竹梢一枯木於其東齋。臻方治四壁於法堂。而請於與可。與可既許之矣。故余并爲記之。必有明於理。而深觀之者。然後知余言之不妄。

墨妙亭記

熙寧四年十一月。高郵孫莘老。自廣德移守吳興。其明年二月。作墨妙亭於府第之北。逍遙堂之東。取凡

境內自漢以來。古文遺刻以實之。吳興自東晉爲善地。號爲山水清遠。其民足於魚稻蒲蓮之利。寡求而不爭。賓客非特有事於其地者不至焉。故凡守郡者。率以風流嘯咏。投壺飲酒爲事。自莘老之至。而歲適大水。上田皆不登。湖人大飢。將相率亡去。莘老大振廩勸分。躬自撫循。勞來出於至誠。富有餘者。皆爭出穀以佐官。所活至不可勝計。當是時。朝廷方更化立法。使者旁午。以爲莘老當日夜治文書。赴期會。不能復雍容自得如故事。而莘老益喜賓客。賦詩飲酒爲樂。又以其餘暇。網羅遺逸。得前人賦詠數百篇。爲吳興新集。其刻畫尙存。而僮仆斷缺於荒陂野草之間者。又皆集於此亭。是歲十二月。余以事至湖。周覽歎息。而莘老求文爲記。或以謂余凡有物必歸於盡。而特形以爲固者。尤不可長。雖金石之堅。俄而變壞。至於功名文章。其傳世垂後。猶爲差久。今乃以此託於彼。是久存者。反求助於速壞。此旣昔人之惑。而莘老又將深簷大屋以錮留之。推是意也。其無乃幾於不知命也夫。余以爲知命者。必盡人事。然後理足。而無憾。物之有成。必有壞。譬如人之有生。必有死。而國之有興。必有亡也。雖知其然。而君子之養身也。凡可以久生而緩死者。無不用。其治國也。凡可以存存而救亡者。無不爲。至於不可奈何而後已。此之謂知命。是亭之作。否無足爭者。而其理則不可以不辨。故具載其說。而列其名物於左云。

墨寶堂記

世人之所共嗜者。美飲食。華衣服。好聲色而已。有人焉。自以爲高而笑之。彈琴奕棋。蓄古法書圖畫。客至出而夸觀之。自以爲至矣。則又有笑之者。曰古之人。所以自表見於後世者。以有言語文章也。是惡足好。而豪傑之士。又相與笑之。以爲士當以功名聞於世。若乃施之空言。而不見於行事。此不得已者之所爲。

也。而所謂功名者。自智效一官等而上之。至於伊呂稷契之所營。劉項湯武之所爭。極矣。而或者猶未免乎笑。曰是區區者。曾何足言。而許由辭之以爲難。孔丘知之以爲博。由此言之。世之相笑。豈有既乎。士方志於其所欲得。雖小物有棄軀忘親而馳之者。故有好書而不得其法。則搢心歐血。幾死而僅存。至於剖冢斷棺而求之。是豈有聲色臭味。足以移人哉。方其樂之也。雖其口不能自言。而况他人乎。人特以己之不好。笑人之好。則過矣。毗陵人張君希元。家世好書。所蓄古今人遺跡。至多。盡刻諸石。築室而藏之。屬余爲記。余蜀人也。蜀之諺曰。學書者紙費。學醫者人費。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世有好功名者。以其未試之學。而驟出之於政。其費人豈特醫者之比乎。今張君以兼人之能。而位不稱其才。優游終歲。無所役其心智。則以書自娛。然以余觀之。君豈久閑者。蓄極而通。必將大發之於政。君知政之費人也。甚於醫。則願以余之所言者爲鑒。

錢塘六井記

潮水避錢塘。而東擊西陵。所從來遠矣。沮洳斥鹵。化爲桑麻之區。而久乃爲城邑聚落。凡今州之平陸。皆江之故地。其水苦惡。惟負山鑿井。乃得甘泉。而所及不廣。唐宰相李公長源。始作六井。引西湖水以足民用。其後刺史白公樂天。治湖浚井。刻石湖上。至于今。賴之始。長源六井。其最大者在清湖中。爲相國井。其西爲西井。少西而北爲金牛池。又北而西附城爲方井。爲白龜池。又北而東至錢塘縣治之南。爲小方井。而金牛之廢久矣。嘉祐中。太守沈公文通。又於六井之南。絕河而東。至美俗坊。爲南井。出湧金門。並湖而北。有水閘三。注以石溝貫城。而東者南井。相國方井之所從出也。若西井。則相國之派別者也。而白龜池。

小方井皆爲匿溝湖底。無所用閘。此六井之大略也。熙寧五年秋。太守陳公述古始至。問民之所病。皆曰六井不治。民不給於水。南井溝庫而井高。水行地中。率常不應。公曰。嘻。甚矣。吾在此。可使民求水而不得乎。乃命僧仲文子珪辦其事。仲文子珪又引其徒如正思坦以自助。凡出力以佐官者二十餘人。於是發溝易甃。完緝罅漏。而相國之水大至。坎滿溢流。南注于河。千艘更載。瞬息百斛。以方井爲近於濁惡而遷之。少西不能五步。而得其故基。父老驚曰。此古方井也。民李甲遷之於此。六十年矣。疏涌金池爲上中下。使澣衣浴馬。不及於上池。而列二閘於門外。其一赴三池而決之河。其一納之石檻。比竹爲五管以出之。並河而東。絕三橋以入于石溝。注于南井。水之所從來高。則南井常厭水矣。凡爲水閘四。皆坦牆肩鑄以護之。明年春。六井畢修。而歲適大旱。自江淮至浙右。井皆竭。民至以罌缶貯水。相餉如酒醴。而錢塘之民肩足所任。舟楫所及。南出龍山。北至長河。鹽官海上。皆以飲牛馬。給沐浴。方是時。汲者皆誦佛以祝公。余以爲水者。人之所甚急。而旱至於井竭。非歲之所常有也。以其不常有而忽其所甚急。此天下之通患也。豈獨水哉。故詳其語以告後之人。使雖至於久遠廢壞。而猶有考也。

仁宗皇帝御飛白記

問世之治亂。必觀其人。問人之賢不肖。必以世考之。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合抱之木。不生於步仞之丘。千金之子。不出於三家之市。臣嘗逮事仁宗皇帝。其愚不足以測知聖德之所至。獨私竊覽觀四十餘年之間。左右前後之人。其大者固已光明儔偉。深厚雄傑。不可窺較。而其小者。猶能敦朴愷悌。靖恭持重。號稱長者。當是之時。天人和同。上下驩心。才智不用。而道德有餘。功業難名。

而福祿無窮。升遐以來。十有二年。若臣若子。罔有內外。下至深山窮谷。老婦稚子。外薄四海裔夷。君長見當時之人。聞當時之事。未有不流涕稽首者也。此豈獨上之澤歟。凡在廷者。與有力焉。太子少傅安簡王公諱舉正。臣不及見其人矣。而識其爲人。其流風遺俗。可得而稱者。以世考之也。熙寧六年冬。以事至姑蘇。其子誨出慶曆中所賜公端敏字二飛白筆一。以示臣。且謂臣記之。將刻石而傳諸世。臣官在太常。職在太史。於法得書。且以爲抱烏號之弓。不若藏此筆。寶曲阜之履。不若傳此書。考追蠹以論音聲。不若推點畫以究觀其所用之意。存昌歎以追嗜好。不若因褒貶以想見其所與之人。或藏於名山。或流於四方。凡見此者。皆當聳然而作。如望旄頭之塵。而聽屬車之音。相與勉爲忠厚。而恥爲浮薄。或由此也夫。

大悲閣記

羊豕以爲羞。五味以爲和。秫稻以爲酒。麴蘖以作之。天下之所同也。其材同。其水火之齊均。其寒煖燥溼之候一也。而二人爲之。則美惡不齊。豈其所以美者。不可以數取歟。然古之爲方者。未嘗遺數也。能者卽數以得妙。不能者循數以得其略。其出一也。有能有不能。而精粗見焉。人見其二也。則求精於數外。而棄迹以逐妙。曰。我知酒食之所以美也。而略其分齊。捨其度數。以爲不在是也。而一以意造。則其不爲人之所嘔棄者寡矣。今吾學者之病亦然。天文地理。音樂律歷。宮廟服器。冠昏喪祭之法。春秋之所去取。禮之所可刑之所禁。歷代之所以廢興。與其人之賢不肖。此學者之所宜盡力也。曰。是皆不足學。學其不可傳於書而載於口者。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古之學者。其所亡與其所能。皆可以一二數。而日月見也。如今世之學。其所亡者果何物。而所能者果何事歟。孔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

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由是觀之。廢學而徒思者。孔子之所禁。而今世之所上也。豈惟吾學者。至於爲佛者亦然。齋戒持律。誦其書。而崇飾塔廟。此佛之所以日夜教人者也。而其徒或者以爲齋戒持律。不如無心。誦其書。不如無言。崇飾塔廟。不如無爲。其中無心。其口無言。其身無爲。則飽食而嬉而已。是爲大以欺佛者也。杭州鹽官安國寺僧居則。自九歲出家。十年而得惡疾。且死。自誓於佛。願持律終身。且造千手眼觀世音像。而誦其名千萬口。病已而力不給。則縮衣節口。三十餘年。銖積寸累。以迄于成。其高九仞。爲大屋四重以居之。而求文以爲記。余嘗以斯語告東南之士矣。蓋僅有從者。獨喜則之。勤苦從事於有爲。篤志守節。老而不衰。異夫爲大以欺佛者。故爲記之。且以風吾黨之士云。

卷三十二

記十四首

超然臺記

凡物皆有可觀。苟有可觀。皆有可樂。非必怪奇瑋麗者也。鋪糟啜漓。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飽。推此類也。吾安往而不樂。夫所爲求福而辭禍者。以福可喜。而禍可悲也。人之所欲無窮。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盡。美惡之辨。戰乎中。而去取之擇。交乎前。則可樂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是謂求禍而辭福。夫求禍而辭福。豈人之情也哉。物有以蓋之矣。彼遊於物之內。而不遊於物之外。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內而觀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彼挾其高大以臨我。則我常眩亂反覆。如隙中之觀鬪。又烏知勝負之所在。是以美

惡橫生而憂樂出焉。可不大哀乎。余自錢塘移守膠西。釋舟楫之安。而服車馬之勞。去雕牆之美。而蔽采椽之居。背湖山之觀。而行桑麻之野。始至之日。歲比不登。盜賊滿野。獄訟充斥。而齋廚索然。日食杞菊。人固疑余之不樂也。處之期年。而貌加豐。髮之白者。日以反黑。余既樂其風俗之淳。而其吏民亦安予之拙也。於是治其園圃。繫其庭宇。伐安丘高密之木。以脩補破敗。爲苟完之計。而園之北。因城以爲臺者舊矣。稍葺而新之。時相與登覽。放意肆志焉。南望馬耳常山。出沒隱見。苦近若遠。庶幾有隱君子乎。而其東則盧山。秦人盧敖之所從遁也。西望穆陵。隱然如城郭。師尚父齊桓公之遺烈。猶有存者。北俯濰水。慨然太息。思淮陰之功。而弔其不終。臺高而安深。而明夏涼而冬溫。雨雪之朝。風月之夕。余未嘗不在。客未嘗不從。攝園蔬。取池魚。釀秫酒。淪脫粟而食之。曰。樂哉遊乎。方是時。余弟子由適在濟南。聞而賦之。且名其臺曰超然。以見余之無所往而不樂者。蓋遊於物之外也。

零泉記

常山在東武郡治之南二十里。不甚高大。而下臨城中。如在山下。雉堞樓觀。髣髴可數。自城中望之。如在城上。起居寢食。無往而不見山者。其神食於斯民。固宜也。東武濱海。多風。而溝瀆不留。故率常苦旱。禱於茲山。未嘗不應。民以其可信。而恃。蓋有常德者。故謂之常山。熙寧八年。春夏旱。軾再禱焉。皆應如響。乃新其廟。廟門之西南十五步。有泉汪洋。折旋如車輪。清涼滑甘。冬夏若一。餘流溢去。達于山下。茲山之所以能常其德。出雲爲雨。以信於斯民者。意其在此。而號稱不立。除治不嚴。農民易之。乃琢石爲井。其深七尺。廣三之二。作亭於其上。而名之曰零泉。古者謂吁嗟而求雨曰零。今民吁嗟其所不獲。而呻吟其所疾痛。

亦多矣。吏有能聞而哀之。答其所求。如常山響泉之可信而特者乎。軾以是愧於神。乃作吁嗟之詩。以遺東武之民。使歌以祀神而勉吏云。吁嗟常山。東武之望。匪石巖巖。惟德之常。吁嗟響泉。惟山之滋。維水作聽。我民所噫。我歌雲漢。於泉之側。誰其尸之。涌溢赴節。堂堂在位。有號不聞。我愧於中。何以籲神。神尸其昧。我職其著。各率爾職。神不汝棄。酌山之泉。言採其蔬。跪以薦神。神其吐之。

醉白堂記

故魏國忠獻韓公作堂於私第之池上。名之曰醉白。取樂天池上之詩。以爲醉白堂之歌。意若有羨於樂天而不及者。天下之士聞而疑之。以爲公旣已無愧於伊周矣。而猶有羨於樂天何哉。軾聞而笑曰。公豈獨有羨於樂天而已乎。方且願爲尋常無聞之人。而不可得者。天之生是人也。將使任天下之重。則寒者求衣。飢者求食。凡不獲者求得。苟有以與之。將不勝其求。是以終身處乎憂患之域。而行乎利害之塗。豈其所欲哉。夫忠獻公旣已相三帝。安天下矣。浩然將歸老於家。而天下共挽而留之。莫釋也。當是時。其有羨於樂天。無足怪者。然以樂天之平生。而求之於公。較其所得之厚薄淺深。孰有孰無。則後世之論。有不可欺者矣。文致太平。武定亂略。謀安宗廟。而不自以爲功。急賢才。輕爵祿。而士不知其恩。殺伐果敢。而六軍安之。四夷八蠻。想聞其風采。而天下以其身爲安危。此公之所有。而樂天之所無也。乞身於強健之時。退居十有五年。日與其朋友賦詩飲酒。盡山水園池之樂。府有餘帛。廩有餘粟。而家有聲伎之奉。此樂天之所所有。而公之所無也。忠言嘉謀。效於當時。而文采表於後世。死生窮達。不易其操。而道德高於古人。此公與樂天之所同也。公旣不以其所有自多。亦不以其所無自少。將推其同者。而自託焉。方其寓形於一。

醉也。齊得喪忘禍福混貴賤等賢愚同乎萬物而與造物者遊非獨自比於樂天而已。古之君子其處己也厚其取名也廉是以實浮於名而世誦其美不厭以孔子之聖而自比於老彭自同於丘明自以爲不如顏淵後之君子實則不至而皆有侈心焉。臧武仲自以爲聖白圭自以爲禹司馬長卿自以爲相如揚雄自以爲孟軻崔浩自以爲子房然世終莫之許也。由此觀之忠獻公之賢於人也遠矣。昔公嘗告其子忠彥將求文於軾以爲記而未果既葬忠彥以告軾以爲義不得辭也乃泣而書之。

蓋公堂記

始吾居鄉有病寒而效者問於醫醫以爲蠱不治且殺人取其百金而治之飲以蠱藥攻伐其腎腸燒灼其體膚禁切其飲食之美者期月而百疾作內熱惡寒而效不已。纍然真蠱者也。又求諸醫醫以爲熱授之以寒藥旦朝吐之莫夜下之於是始不能食懼而反之則鍾乳烏喙雜然並進而漂疽癰疥眩瞽之狀無所不至。三易醫而疾愈甚。里老父教之曰是醫之臯藥之過也。子何疾之有人之生也以氣爲主食爲輔。今子終日藥不釋口臭味亂於外而百毒戰於內勞其主隔其輔是以病也。子退而休之謝醫卻藥而進所嗜氣完而食美矣。則夫藥之良者可以一飲而效從之期月而病良已。昔之爲國者亦然。吾觀夫秦自孝公以來至於始皇立法更制以鏹磨鍛鍊其民可謂極矣。蕭何曹參親見其斲喪之禍而收其民於百戰之餘知其厭苦憔悴無聊而不可與有爲也是以一切與之休息而天下安始參爲齊相召長老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而齊故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請之蓋公爲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於是避正堂以舍蓋公用其言而齊大治其後以

其所以治齊者治天下。天下至今稱賢焉。吾爲膠西守。知公之爲邦人也。求其墳墓子孫。而不可得。慨然懷之。師其言。想見其爲人。庶幾復見如公者。治新寢於黃堂之北。易其弊陋。達其蔽。重門洞開。盡城之南北相望。如引繩。名之曰蓋公堂。時從賓客僚吏遊息其間。而不敢居。以待如公者焉。夫曹參爲漢宗臣。而蓋公爲之師。可謂盛矣。而史不記其所終。豈非古之至人。得道而不死者歟。膠西東並海。南放於九仙。北屬之牢山。其中多隱君子。可聞而不可見。可見而不可致。安知蓋公不往來其間乎。吾何足以見之。

李氏山房藏書記

象犀珠玉怪珍之物。有悅於人之耳目。而不適於用。金石草木絲麻。五穀六材。有適於用。而用之則弊。取之則竭。悅於人之耳目。而適於用。用之而不弊。取之而不竭。賢不肖之所得。各因其才。仁智之所見。各隨其分。才分不同。而求無不獲者。惟書乎。自孔子聖人。其學必始於觀書。當是時。惟周之柱下史。聃爲多書。韓宣子適魯。然後見易象與魯春秋。季札聘於上國。然後得聞詩之風雅頌。而楚獨有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士之生於是時。得見六經者。蓋無幾。其學可謂難矣。而皆習於禮樂。深於道德。非後世君子所及。自秦漢以來。作者益衆。紙與字畫。日趨於簡便。而書益多。世莫不有。然學者益以苟簡。何哉。余猶及見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時。欲求史記漢書。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書。日夜誦讀。惟恐不及。近歲市人轉相摹刻。諸子百家之書。日傳萬紙。學者之於書。多且易致如此。其文詞學術。當倍蓰於昔人。而後生科舉之士。皆束書不觀。遊談無根。此又何也。余友李公擇。少時讀書於廬山五老峯下白石庵之僧舍。公擇既去。而山中之人思之。指其所居爲李氏山房。藏書凡九千餘卷。公擇既已涉其流。探其源。採剝其

華實而咀噍其膏味。以爲己有。發於文詞。見於行事。以聞名於當世矣。而書固自如也。未嘗少損。將以遺來者。供其無窮之求。而各足其才分之所當得。是以不藏於家。而藏於其故所居之僧舍。此仁者之心也。余旣衰且病。無所用於世。惟得數年之間。盡讀其所未見之書。而廬山固所願遊而不得者。蓋將老焉。盡發公擇之藏。拾其餘棄。以自補。庶有益乎。而公擇求余文以爲記。乃爲一言。使來者知昔之君子見書之難。而今之學者有書而不讀。爲可惜也。

寶繪堂記

君子可以寓意於物。而不可以留意於物。寓意於物。雖微物足以爲樂。雖尤物不足以爲病。留意於物。雖微物足以爲病。雖尤物不足以爲樂。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然聖人未嘗廢此四者。亦聊以寓意焉耳。劉備之雄才也。而好結髦。嵇康之達也。而好鍛鍊。阮孚之放也。而好蠟屐。此豈有聲色臭味也哉。而樂之終身不厭。凡物之可喜。足以悅人。而不足以移人者。莫若書與畫。然至其留意而不釋。則其禍有不可勝言者。鍾繇至以此嘔血發冢。宋孝武王僧虔。至以此相忌。桓玄之走舸。王涯之複壁。皆以兒戲害其國。凶其身。此留意之禍也。始吾少時。嘗好此二者。家之所。有。惟恐其失之。人之所有。惟恐其不吾予也。旣而自笑曰。吾薄富貴。而厚於書。輕死生。而重畫。豈不顛倒錯繆。失其本心也哉。自是不復好。見可喜者。雖時復蓄之。然爲人取去。亦不復惜也。譬之煙雲之過眼。百鳥之感耳。豈不欣然接之。去而不復念也。於是乎二物者。常爲吾樂。而不能爲吾病。駙馬都尉王君晉卿。雖在戚里。而其被服禮義。學問詩書。常與寒士角。平居攘去膏粱。屏遠聲色。而從事於書畫。作寶繪堂於

私第之東。以蓄其所有。而求文以爲記。恐其不幸而類吾少時之所好。故以是告之。庶幾全其樂。而遠其病也。熙寧十年七月二十二日記。

眉州遠景樓記

吾州之俗。有近古者三。其士大夫貴經術而重氏族。其民尊吏而畏法。其農夫合耦以相助。蓋有三代漢唐之遺風。而他郡之所莫及也。始朝廷以聲律取士。而天聖以前學者。猶襲五代文弊。獨吾州之士。通經學古。以西漢文詞爲宗師。方是時。四方指以爲迂闊。至於郡縣胥史。皆挾經載筆。應對進退。有足觀者。而大家顯人。以門族相上。推次甲乙。皆有定品。謂之江卿。非此族也。雖貴且富。不通婚姻。其民事太守縣令。如古君臣。旣去輒畫像事之。而其賢者。則記錄其行事。以爲口實。至四五十年不忘。商賈小民。常儲善物。而別異之。以待官吏之求。家藏律令。往往通念。而不以爲非。雖薄刑小罪。終身有不敢犯者。歲二月農事始作。四月初吉。穀稚而草壯。耘者畢出。數十百人爲曹。立表下漏。鳴鼓以致衆。擇其徒爲衆所畏信者二人。一人掌鼓。一人掌漏。進退作止。惟二人之聽。鼓之而不至。至而不力。皆有罰。量田計功。終事而會之。田多而丁少。則出錢以償衆。七月旣望。穀艾而草衰。則仆鼓決漏。取罰金與償衆之錢。賈羊豕酒醴。以祀田祖。作樂飲食。醉飽而去。歲以爲常。其風俗蓋如此。故其民皆聰明才智。務本而力作。易治而難服。守令始至。視其言語動作。輒了其爲人。其明且能者。不復以事試。終日寂然。苟不以其道。則陳義秉法。以譏切之。故不知者。以爲難治。今太守黎侯希聲。軾先君子之友人也。簡而文。剛而仁。明而不苛。衆以爲易事。旣滿將代。不忍其去。相率而留之。上不奪其請。旣留三年。民益信。遂以無事。因守居之北墉。而增築之作。遠景

樓日與賓客僚吏游處其上。軾方爲徐州。吾州之人以書相往來。未嘗不道黎侯之善。而求文以爲記。嗟夫。軾之去鄉久矣。所謂遠景樓者。雖想見其處。而不能道其詳矣。然州人之所以樂斯樓之成。而欲記焉者。豈非上有易事之長。而下有易治之俗也哉。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是二者。於道未有大損益也。然且錄之。今吾州近古之俗。獨能累世而不遷。蓋耆老昔人。豈弟之澤。而賢守令撫循教誨不倦之力也。可不錄乎。若夫登臨覽觀之樂。山川風物之美。軾將歸老於故丘。布衣幅巾。從邦君於其上。酒酣樂作。援筆而賦之。以頌黎侯之遺愛。尙未晚也。元豐元年七月十五日記。

滕縣公堂記

君子之仕也。以其才易天下之養也。才有大小。故養有厚薄。苟有益於人。雖厲民以自養。不爲泰。故是飲食必豐。車服必安。宮室必壯。使令之人必給。則人輕去其家。而重去其國。如使衣食非惡。不如吾私宮室弊陋。不如吾廬。使令之人朴野不足。不如吾僮奴。雖君子安之。無不可者。然人之情。所以去父母。捐墳墓而遠游者。豈厭安逸而思勞苦也哉。至於宮室。蓋有所從受。而傳之無窮。非獨以自養也。今日不治。後日之費必倍。而比年以來。所在務爲儉陋。尤諱土木營造之功。歛仄腐壞。轉以相付。不敢擅易一椽。此何義也。滕古邑也。在宋魯之間。號爲難治。庭宇陋甚。莫有葺者。非惟不敢。亦不暇。自天聖元年。縣令太常博士張君太素。實始改作。凡五十有三年。而贊善大夫范君純粹。自公府掾。謫爲令。復一新之。公堂吏舍。凡百一十有六間。高明碩大。稱子男邦君之居。而寢室未治。范君非嫌於奉己也。曰。吾力有所未暇而已。昔毛孝先。崔季珪用事。士皆變易車服以求名。而徐公不改其常。故天下以爲泰。其後世俗日以奢靡。而徐公

固自若也。故天下以爲喬。君子之度一也。時自二耳。元豐元年七月二十二日。尙書祠部員外郎直史館權知徐州軍州事蘇軾記。

莊子祠堂記

莊子蒙人也。嘗爲蒙漆園吏。沒千餘歲。而蒙未有祀之者。縣令祕書丞王兢始作祠堂。求文以爲記。謹按史記。莊子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闕。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蹠胠篋。以詆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此知莊子之粗者。余以爲莊子蓋助孔子者。要不可以爲法耳。楚公子微服出亡。而門者難之。其僕操箠而罵曰。隸也不力。門者出之事。固有倒行而逆施者。以僕爲不愛公子。則不可以爲事公子之法。亦不可。故莊子之言。皆實予。而文不予。陽擠而陰助之。其正言蓋無幾。至於詆訾孔子。未嘗不微見其意。其論天下道術。自墨翟禽滑釐彭蒙慎到田駢關尹老聃之徒。以至於其身。皆以爲一家。而孔子不與其尊之也。至矣。然余嘗疑盜蹠漁父。則若真詆孔子者。至於讓王說劍。皆淺陋不入於道。反復觀之。得其寓言之意。終曰。陽子居西游於秦。遇老子。老子曰。而睢睢而盱盱。而誰與居。太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陽子居蹴然變容。其往也。舍者將迎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揚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去其讓王說劍漁父盜蹠四篇。以合於列禦寇之篇。曰。列禦寇之齊中道而反。曰。吾驚焉。吾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餽。然後悟而笑曰。是固一章也。莊子之言未終。而昧者勦之以入其言。余不可以不辨。凡分章名篇。皆出於世俗。非莊子本意。元豐元年十一月十九日記。

放鶴亭記一首

熙寧十年秋。彰城大水。雲龍山人張君之草堂。水及其半扉。明年春。水落。遷於故居之東。東山之麓。升高而望。得異境焉。作亭於其上。彭城之山。岡嶺四合。隱然如大環。獨缺其西十二。而山人之亭。適當其缺。春夏之交。草木際天。秋冬雪月。千里一色。風雨晦明之間。俯仰百變。山人有二鶴。甚馴而善飛。旦則望西山之缺而放焉。縱其所如。或立於陵田。或翔於雲表。莫則僦東山而歸。故名之曰放鶴亭。郡守蘇軾。時從賓客僚吏。往見山人。飲酒於斯亭而樂之。揖山人而告之曰。子知隱居之樂乎。雖南面之君。未可與易也。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詩曰。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蓋其爲物清遠閑放。超然于塵垢之外。故易詩人以比賢人。君子隱德之士。狎而玩之。宜若有益而無損者。然衛懿公好鶴。則亡其國。周公作酒誥。衛武公作抑戒。以爲荒惑敗亂。無若酒者。而劉伶阮籍之徒。以此全其真。而名後世。嗟夫。南面之君。雖清閑遠放。如鶴者。猶不得好。好之則亡其國。而山林遁世之士。雖荒惑敗亂。如酒者。猶不能爲害。而况於鶴乎。由此觀之。其爲樂。未可以同日而語也。山人欣然而笑曰。有是哉。乃作放鶴招鶴之歌曰。

鶴飛去兮。西山之缺。高翔而下。覽兮。擇所適。翻然斂翼。婉將集兮。忽何所見。矯然而復繫。獨終日於澗谷之間兮。啄蒼苔而履白石。鶴歸來兮。東山之陰。其下有人兮。黃冠草屨。葛衣而鼓琴。躬耕而食兮。其餘以汝飽。歸來歸來兮。西山不可以久留。元豐元年十一月初八日記。

思堂記

建安章質夫築室於公堂之西。名之曰思。曰。吾將朝夕於是。凡吾之所爲。必思而後行。子爲我記之。嗟夫。余天下之無思慮者也。遇事則發。不暇思也。未發而思之。則未至。已發而思之。則無及。以此終身。不知所

思言發於心而衝余口吐之則逆人。茹之則逆余。以爲寧逆人也。故卒吐之。君子之於善也。如好好色。其於不善也。如惡惡臭。豈復臨事而後思。計議其美惡而避就之哉。是故臨義而思利。則義必不果。臨戰而思生。則戰必不力。若夫窮達得喪。死生禍福。則吾有命矣。少時遇隱者曰。儒子近道。少思寡欲。曰。思與欲。若是均乎。曰。甚於欲。庭有二盎。以畜水。隱者指之曰。是有蟻漏。是日取一升而棄之。孰先竭。曰。必蟻漏者。思慮之賊人也。微而無間。隱者之言。有會於余心。余行之。且夫不思之樂。不可名也。虛而明。一而通。安而不懈。不處而靜。不飲酒而醉。不閉目而睡。將以是記思堂。不亦繆乎。雖然。言各有當也。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以質夫之賢。其所謂思者。豈世俗之營營於思慮者乎。易曰。無思也。無爲也。我願學焉。詩曰。思無邪。質夫以之。元豐二年正月二十四日記。

游桓山記

元豐二年正月己亥晦。春服旣成。從二三子游於泗之上。登桓山。入石室。使道士戴日祥。鼓雷氏之琴。操履霜之遺音。曰。噫。嘻。悲夫。此宋司馬桓魋之墓也。或曰。鼓琴於墓。禮歟。曰。禮也。季武子之喪。曾點倚其門而歌。仲尼日月也。而魋以爲可得而害也。且死爲石椁。三年不成。古之愚人也。余將弔其藏。而其骨毛爪齒旣已化爲飛塵。蕩爲冷風矣。而况於椁乎。况於從死之臣妾。飯舍之貝玉乎。使魋而無知也。余雖鼓琴而歌可也。使魋而有知也。聞余鼓琴而歌。知哀樂之不可常。物化之無日也。其愚豈不少瘳乎。二三子喟然而歎。乃歌曰。桓山之上。維石嵯峨兮。司馬之惡。與石不磨兮。桓山之下。維水瀾瀾兮。司馬之藏。與水皆逝兮。歌闋而去。從游者八人。畢仲孫舒煥。寇昌朝。王適。王遜。王肄。軾之子邁。煥之子彥舉。

靈壁張氏園亭記

道京師而東。水浮濁流。陸走黃塵。陂田蒼莽。行者勸厭。凡八百里。始得靈壁張氏之園於汴之陽。其外脩竹森然。以高喬木。蔚然以深。其中因汴之餘浸。以爲陂池。取山之怪石。以爲巖阜。蒲葦蓮芡。有江湖之思。椅桐檜柏。有山林之氣。奇花美草。有京洛之態。華堂廈屋。有吳蜀之巧。其深可以隱。其富可以養。果蔬可以飽鄰里。魚鼈筍茹。可以餽四方之賓客。余自彭城移守吳興。由宋登舟。三宿而至。其下肩輿叩門。見張氏之子碩。碩求余文以記之。惟張氏世有顯人。自其伯父殿中君。與其先人通判府君。始家靈壁。而爲此園。作蘭臯之亭。以養其親。其後出仕於朝。名聞一時。推其餘力。日增治之。於今五十餘年矣。其木皆十圍。岸谷隱然。凡園之百物。無一不可人意者。信其用力之多且久也。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必仕則忘其身。必不仕則忘其君。譬之飲食。適於飢飽而已。然士罕能蹈其義。赴其節。處者安於故。而難出。出者徂於利。而忘返。於是有違親絕俗之譏。懷祿苟安之弊。今張氏之先君。所以爲其子孫之計慮者。遠且周。是故築室。莖園於汴泗之間。舟車冠蓋之衝。凡朝夕之奉。燕遊之樂。不求而足。使其子孫開門而出。則踐步市朝之上。閉門而歸隱。則俯仰山林之下。於以養生治性。行義求志。無適而不可。故其子孫仕者皆有循吏良能之稱。處者皆有節士廉退之行。蓋其先君子之澤也。余爲彭城二年。樂其土風。將去不忍。而彭城之父老亦莫余厭也。將買田於泗水之上。而老焉。南望靈壁。雞犬之聲相聞。幅巾杖屨。歲時往來。於張氏之園。以與其子孫遊。將必有日矣。元豐二年三月二十七日記。

文與可畫篔簹谷偃竹記

竹之始生。一寸之萌耳。而節葉具焉。自蜩腹蛇蚶。以至于劍拔十尋者。生而有之也。今畫者乃節節而爲之。葉葉而累之。豈復有竹乎。故畫竹必先得成竹於胸中。執筆熟視。乃見其所欲畫者。急起從之。振筆直遂。以追其所見。如兔起鶻落。少縱則逝矣。與可之教予如此。予不能然也。而心識其所以然。夫既心識其所以然。而不能然者。內外不一。心手不相應。不學之過也。故凡有見於中。而操之不熟者。平居自視了然。而臨事忽焉喪之。豈獨竹乎。子由爲墨竹賦。以遺與可曰。庖丁解牛者也。而養生者取之。輪扁斲輪者也。而讀書者與之。今夫夫子之託於斯竹也。而予以爲有道者則非耶。子由未嘗畫也。故得其意而已。若予者。豈獨得其意。并得其法。與可畫竹。初不自貴重。四方之人。持縑素而請者。足相躡於其門。與可厭之。投諸地而罵曰。吾將以爲韞。士大夫傳之以爲口實。及與可自洋州還。而余爲徐州。與可以書遺余曰。近語士大夫。吾墨竹一派。近在彭城。可往求之。韞材當萃於子矣。書尾復寫一詩。其略曰。擬將一段鵝谿絹。掃取寒梢萬尺長。予謂與可竹長萬尺。當用絹二百五十四。知公倦於筆硯。願得此絹而已。與可無以答。則曰。吾言妄矣。世豈有萬尺竹哉。余因而實之。答其詩曰。世間亦有千尋竹。月落庭空影許長。與可笑曰。蘇子辯則辯矣。然二百五十四。吾將買田而歸老焉。因以所畫篋管谷偃竹遺予曰。此竹數尺耳。而有萬尺之勢。篋管谷在洋州。與可嘗令予作洋州三十詠。篋管谷其一也。予詩云。漢川脩竹賤如蓬。斤斧何曾赦籜龍。料得清貧饒太守。涓濱千畝在胸中。與可是日與其妻游谷中。燒筍晚食。發函得詩。失笑噴飯滿案。元豐二年正月二十日。與可沒於陳州。是歲七月七日。予在湖州曝書畫。見此竹。廢卷而哭失聲。昔曹孟德祭橋公文。有車過腹痛之語。而予亦載與可疇昔戲笑之旨者。以見與可於予親厚無間如此也。

卷三十三

記五首

石氏畫苑記

石康伯字幼安眉之眉山人故紫微舍人昌言之幼子也舉進士不第卽棄去當以陰得官亦不就讀書作詩以自娛而已不求人知獨好法書名畫古器異物遇有所見脫衣輟食求之不問有無居京師四十年出入閭巷未嘗騎馬在稠人中耳目謾謾然專求其所好長七尺黑而髯如世所畫道人劍客而徒步塵埃中若有所營不知者以爲異人也又善滑稽巧發微中旁人抵掌絕倒而幼安淡然不變色與人游知其急難甚於爲己有客於京師而病者輒昇置其家親飲食之死則棺斂之無難色凡識幼安者皆知其如此而余獨深知之幼安識慮甚遠獨口不言耳今年六十一狀貌如四十許人須三尺郁然無一莖白者此豈徒然者哉爲亳州職官與富鄭公俱得罪者其子夷庚也其家書畫數百軸取其毫末雜碎者以冊編之謂之石氏畫苑幼安與文與可遊如兄弟故得其畫爲多而余亦善畫古木叢竹因以遺之使置之苑中子由嘗言所貴於畫者爲其似也似猶可貴況其真者吾行都邑田野所見人物皆吾畫筍也所不見者獨鬼神耳當賴畫而識然人亦何用見鬼此言真有理今幼安好畫乃其一病無足錄者獨著其爲人之大略云爾元豐三年十二月二日趙郡蘇軾書

黃州安國寺記

元豐二年十二月。余自吳興守得罪。上不忍誅。以爲黃州團練副使。使思過而自新焉。其明年二月至黃舍館粗定。衣食稍給。閉門卻掃。收召魂魄。退伏思念。求所以自新之方。反觀從來舉意動作。皆不中道。非獨今之所以得罪者也。欲新其一。恐失其二。觸類而求之。有不可勝悔者。於是喟然歎曰。道不足以御氣。性不足以勝習。不鋤其本而耘其末。今雖改之。後必復作。盍歸誠佛僧。求一洗之。得城南精舍。曰安國寺。有茂林脩竹。陂池亭榭。間一二日。輒往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則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求罪始所從生而不可得。一念清淨。染汙自落。表裏翛然。無所附麗。私竊樂之。且往而暮還者。五年於此矣。寺僧曰繼連。爲僧首。七年得賜衣。又七年當賜號。欲謝去。其徒與父老相率留之。連笑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卒謝去。余是以媿其人。七年余將有臨汝之行。連曰。寺未有記。具石請記之。余不得辭。寺立於僞唐保大二年。始名護國。嘉祐八年。賜今名。堂宇齋閣。連皆易新之。嚴麗深穩。悅可人意。至者忘歸。歲正月。男女萬人會庭中。飲食作樂。且祠瘟神。江淮舊俗也。四月六日。汝州團練副使員外置眉山蘇軾記。

石鐘山記

水經云。彭蠡之口。有石鐘山焉。酈元以爲下臨深潭。微風鼓浪。水石相搏。聲如洪鐘。是說也。人常疑之。今以鐘磬置水中。雖大風浪。不能鳴也。而況石乎。至唐李渤始訪其遺蹤。得雙石於潭上。扣而聆之。南聲函胡。北音清越。枹止響騰。餘韻徐歇。自以爲得之矣。然是說也。余尤疑之。石之鏗然有聲者。所在皆是也。而此獨以鐘名。何哉。元豐七年六月丁丑。余自齊安舟行適臨汝。而長子邁將赴饒之德興尉。送之至湖口。

因得觀所謂石鐘者。寺僧使小童持斧於亂石間擇其一二扣之。摐摐焉。余固笑而不信也。至莫夜月明。獨與邁乘小舟至絕壁下。大石側立千尺。如猛獸奇鬼。森然欲搏人。而山上栖鴉。聞人聲亦驚起。磔磔雲霄間。又有若老人歎且笑於山谷中者。或曰此鸛鶴也。余方心動欲還。而大聲發於水上。噌吰如鐘鼓不絕。舟人大恐。徐而察之。則山下皆石穴罅。不知其淺深。微波入焉。涵澹澎湃而爲此也。舟迴至兩山間。將入港口。有大石當中流。可坐百人。空中而多竅。與風水相吞吐。有窾坎鏗鞳之聲。與向之噌吰者相應。如樂作焉。因笑謂邁曰。汝識之乎。噌吰者。周景王之無射也。窾坎鏗鞳者。魏獻子之歌鐘也。古之人不余欺也。事不目見耳聞。而臆斷其有無可乎。酈元之所見聞。殆與余同。而言之不詳。士大夫終不肯以小舟夜泊絕壁之下。故莫能知。而漁工水師雖知而不能言。此世所以不傳也。而陋者乃以斧斤考擊而求之。自以爲得其實。余是以記之。蓋歎酈元之簡。而笑李渤之陋也。

李太白碑陰記

李太白。狂士也。又嘗失節於永王璘。此豈濟世之人哉。而畢文簡公以王佐期之。不亦過乎。曰。士固有大言而無實。虛名不適於用者。然不可以此料天下士。士以氣爲主。方高力士用事。公卿大夫爭事之。而太白使脫轉殿上。固已氣蓋天下矣。使之得志。必不肯附權倖以取容。其肯從君於昏乎。夏侯湛贊東方生云。開濟明豁。包含宏大。陵轢卿相。嘲哂豪傑。籠罩靡前。賤藉貴勢。出不休顯。賤不憂戚。戲萬乘若僚友。視儔列如草芥。雄節邁倫。高氣蓋世。可謂拔乎其萃。游方之外者也。吾於太白亦云。太白之從永王璘。當由迫脅。不然。璘之狂肆寢陋。雖庸人知其必敗也。太白識郭子儀之爲人傑。而不能知璘之無成。此理之必

不然者也。吾不可以不辯。

薦誠禪院五百羅漢記

熙寧十年。余方守徐州。聞河決。漣瀾入巨野。首灌東平。吏民恟懼。不知所爲。有僧應言。建策。鑿清冷口。道積水。北入於古廢河。又北東入於海。吏方持其議。言強力辯。口慨然。論可決狀甚明。吏不能奪。卒以其言決之。水所入如其言。東平以安。言有力焉。衆欲爲請賞。言笑謝去。余固異其人。後二年。移守湖州。而言自鄆來。見余於宋。曰。吾鄆人也。少爲僧。以講爲事。始錢公子飛使吾創精舍於鄆之東。阿北新橋鎮。且造鐵浮屠十有三級。高百二十尺。旣成。而趙公叔平請諸朝。名吾院曰薦誠。歲度僧以守之。今將造五百羅漢像於錢塘。而載以歸。度用錢五百萬。自丞相潞公以降。皆吾檀越也。余於是益知言真有過人者。又六年。余自黃州遷於汝。過宋。而言適在焉。曰。像已成。請爲我記之。嗚呼。士以功名爲貴。然論事易。作事難。作事易。成事難。使天下士皆如言。論必作。作必成者。其功名豈少哉。其可不爲一言。

碑二首

表忠觀碑

熙寧十年十月戊子。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杭州軍州事臣抃言。故吳越國王錢氏墳廟。及其父祖妃夫人子孫之墳。在錢塘者二十有六。在臨安者十有一。皆蕪廢不治。父老過之。有流涕者。謹按故武肅王鏐。始以鄉兵破走黃巢。名聞江淮。復以入都。兵討劉漢宏。并越州。以奉董昌。而自居於杭。及昌以越叛。則誅昌而并越。盡有浙東西之地。傳其子文穆王元瓘。至其孫忠顯王仁佐。遂破李景兵。取福州。而仁

佐之弟忠懿王俶。又大出兵攻景以迎周世宗之師。其後卒以國入覲。三世四王與五代相終始。天下大亂。豪傑蜂起。方是時。以數州之地盜名字者不可勝數。既覆其族。延及於無辜之民。罔有子遺。而吳越地方千里。帶甲十萬。鑄山煮海。象犀珠玉之富。甲於天下。然終不失臣節。貢獻相望於道。是以其民至於老死。不識兵革。四時嬉遊。歌鼓之聲相聞。至于今不廢。其有德於斯民甚厚。皇宋受命。四方僭亂。以次削平。而蜀江南負其險遠。兵至城下。力屈勢窮。然後束手。而河東劉氏百戰守死。以抗王師。積骸爲城。灑血爲池。竭天下之力。僅乃克之。獨吳越不待告命。封府庫。籍郡縣。請吏于朝。視去其國如去傳舍。其有功於朝廷甚大。昔竇融以河西歸漢。光武詔右扶風脩理其父祖墳塋。祠以太牢。今錢氏功德殆過於融。而未及百年。墳廟不治。行道傷嗟。甚非所以勸獎忠臣。慰答民心之義也。臣願以龍山廢佛祠曰妙因院者爲觀。使錢氏之孫爲道士。曰自然者居之。凡墳廟之在錢塘者。以付自然。其在臨安者。以付其縣之淨土寺僧。曰道微。歲各度其徒一人。使世掌之。籍其地之所入。以時脩其祠宇。封殖其草木。有不治者。縣令丞察之。甚者易其人。庶幾永終不墜。以稱朝廷待錢氏之意。臣抃昧死以聞。制曰可。其妙因院改賜名曰表忠觀。銘曰。

天目之山。茗水出焉。龍飛鳳舞。萃於臨安。篤生異人。絕類離羣。奮挺大呼。從者如雲。仰天誓江。月星晦蒙。強弩射潮。江海爲東。殺宏誅昌。奄有吳越。金券玉册。虎符龍節。大城其居。包落山川。左江右湖。控引島嶼。歲時歸休。以燕父老。曄如神人。玉帶毳馬。四十一年。寅畏小心。厥篚相望。大貝南金。王朝昏亂。罔堪託國。三王相承。以待有德。既獲所歸。弗謀弗咨。先王之志。我維行之。天祚忠孝。世有爵邑。允文允武。子孫千億。

帝謂守臣治其祠墳。毋俾樵牧。愧其後昆。龍山之陽。歸焉新宮。匪私于錢。唯以勸忠。非忠無君。非孝無親。凡百有位。視此刻文。

宸奎閣碑

皇祐中有詔廬山僧懷璉住京師十方淨因禪院。召對化成殿。問佛法大意。奏對稱旨。賜號大覺禪師。是時北方之爲佛者皆留於名相。囿於因果。以故士之聰明超軼者皆鄙其言。詆爲蠻夷下俚之說。璉獨指其妙與孔老合者。其言文而真。其行峻而通。故一時士大夫喜從之。游遇休沐日。璉未盥漱。而戶外之屨滿矣。仁宗皇帝以天縱之能。不由師傳。自然得道。與璉問答。親書頌詩以賜之。凡十有七篇。至和中。上書乞歸老山中。上曰。山卽如如體也。將安歸乎。不許。治平中。再乞。堅甚。英宗皇帝留之。不可。賜詔許。自便。璉旣渡江。少留於金山西湖。遂歸老于四明之阿育王山廣利寺。四明之人相與出力。建大閣藏所賜頌詩。榜之曰宸奎。時京師始建寶文閣。詔取其副本藏焉。且命歲度僧一人。璉歸山二十有三年。年八十有三。臣出守杭州。其徒使來告曰。宸奎閣未有銘。君逮事昭陵。而與吾師游最舊。其可以辭。臣謹按古之人。君號知佛者。必曰漢明梁武。其徒蓋常以藉口。而繪其像於壁者。漢明以察爲明。而梁武以弱爲仁。皆緣名失實。去佛遠甚。恭惟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未嘗廣度僧尼。崇修寺廟。干戈斧質。未嘗有所私貸。而升遐之日。天下歸仁焉。此所謂得佛心法者。古今一人而已。璉雖以出世法度人。而持律嚴甚。上嘗賜以龍腦鉢。孟璉對使者焚之。曰。吾法以壞色衣。以瓦鐵食。此鉢非法。使者歸奏。上嘉歎久之。銘曰。巍巍仁皇。體合自然。神耀得道。非有師傳。維道人璉。逍遙自在。禪律並行。不相留礙。於穆頌詩。我旣其文。惟佛與佛。乃

識其真。杏爾東南山君海王時節來朝。以謹其藏。

傳二首

陳公弼傳

公諱希亮字公弼。姓陳氏。眉之青神人。其先京兆人也。唐廣明中始遷於眉。曾祖延祿。祖瓊。父顯忠。皆不仕。公幼孤。好學。年十六將從師。其兄難之。使治息錢三十餘萬。公悉召取錢者。焚其券而去。學成。乃召其兄之子庸。諭使學。遂與俱。中天聖八年。進士第。里人表其閭曰三雋坊。始爲長沙縣。浮屠有海印國師者。交通權貴人。肆爲姦利。人莫敢正視。公捕寘諸法。一縣大聳。去爲零都。老吏曾腆。侮法粥獄。以公少年易之。公視事之日。首得其重罪。腆扣頭出血。願自新。公戒而捨之。會公築縣學。腆以家財助官。悉遣子弟入學。卒爲善吏。而子弟有登進士第者。巫覡歲斂民財祭鬼。爲之春齋。否則有火災。民訛言有緋衣三老人。行火公禁之。民不敢犯。火亦不作。毀淫祠數百區。勒巫爲農者七十餘家。及罷去。父老送之出境。遣去不可。皆泣曰。公捨我去。緋衣老人復出矣。以母老。乞歸蜀。得劍州臨津。以母憂去官。服除。爲開封府司錄。福勝塔火。官欲更造。度用錢三萬萬。公言。陝西方用兵。願以此餽軍。詔罷之。先趙元昊未反。青州民趙禹上書論事。且言元昊必反。宰相以禹爲狂言。徙建州。而元昊果反。禹自建州逃還京師。上書自理。宰相怒。下禹開封府獄。公言禹可賞。不可罪。與宰相爭不已。上卒用公言。以禹爲徐州推官。且欲以公爲御史。會外戚沈氏子以姦盜殺人。事下獄。未服。公一問得其情。驚仆立死。沈氏訴之。詔御史劾公及諸掾史。公曰。殺此賊者獨我耳。遂自引罪坐廢。期年盜起京西。殺守令。富丞相薦公可用。起知房州。州素無兵備。民凜凜。

欲亡去。公以牢城卒雜山河戶得數百人。日夜部勒。聲振山南。民恃以安。盜不敢入境。而殿侍雷甲以兵百餘人。逐盜至竹山。甲不能戢士。所至爲暴。或告有大盜入境。且及門。公自勒兵阻水拒之。身居前。行命士持滿。無得發。士皆植立如偶人。甲射之不動。乃下馬拜。請死。曰：「初不知公官軍也。」吏士請斬甲以徇。公不可。獨治爲暴者十餘人。勞其餘而遣之。使甲以捕盜自贖。時劇賊黨軍子方張。轉運使使供奉官崔德賈捕之。德賈既失黨軍子。則以兵圍竹山民。賊所嘗舍者曰向氏。殺其父子三人。梟首南陽市。曰：「此黨軍子也。」公察其冤。下德賈獄。未服。而黨軍子獲於商州。詔賜向氏帛。復其家。流德賈通州。或言華陰人張元走夏州。爲元吳謀臣。詔徙其族百餘口於房。譏察出入。饑寒且死。公曰：「元事虛實不可知。使誠有之。爲國者終不顧家。徒堅其爲賊耳。此又皆其疎屬無罪。」乃密以聞。詔釋之。老幼哭庭下曰：「今當還故鄉。然奈何去父母乎？」至今張氏畫像祠焉。代還。執政欲以爲大理少卿。公曰：「法吏守文非所願。願得一郡以自效。乃以爲宿州。州跨汴爲橋。水與橋爭。率常壞舟。公始作飛橋。無柱。至今汴皆飛橋。移滑州。奏事殿上。仁宗皇帝勞之曰：「知卿疾惡。無懲沈氏子。事未行。詔提舉河北便糴。都轉運使魏瓘劾奏公擅增損物價。已而瓘除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府。公乞廷辯。既對。上直公奪瓘職。知越州。且欲用公。公言：「臣與轉運使不和。不得爲無罪。力請還滑。會河溢。魚池掃且決。公發禁兵捍之。廬於所當決。吏民涕泣更諫。公堅臥不動。水亦漸去。人比之王尊。是歲盜起宛句。執濮州通判井淵。上以爲憂。問政執可用者。未及對。上曰：「吾得之矣。」乃以公爲曹州。不逾月。悉禽其黨。淮南饑。安撫轉運使皆言壽春守王正民不任職。正民坐免。詔公乘傳往代之。轉運使調里胥米而獨其役。凡十三萬石。謂之折役米。米翔貴。民益饑。公至則除之。且表其事。旁郡

皆得除。又言正民無罪。職事辦治。詔復以正民爲鄂州。徙知廬州。虎翼軍士屯壽春者以謀反誅。而遷其餘不反者數百人於廬。士方自疑不安。一日有竊入府舍將爲不利者。公笑曰。此必醉耳。貸而流之。盡以其餘給左右使令。且以守倉庫。人爲公懼。公益親信之。士皆指心誓爲公死。提點刑獄江東。又移河北入。爲開封府判官。改判三司戶部勾院。又兼開拆司。榮州煮鹽凡十八井。歲久澹竭。而有司責課如初。民破產籍沒者三百一十五家。公爲言還其所籍。歲蠲三十餘萬斤。三司簿書不治。其滯留者。自天禧以來。未帳六百有。四明道以來。生事二百一十二萬。公日夜課吏。凡九月而去其三分之二。會接伴契丹使還。自請補外。乃以爲京西轉運使。石塘河役兵叛。其首周元自稱周大王。震動汝洛間。公聞之。即日輕騎出。按吏請以兵從。公不許。賊見公輕出。意色閑和。不能測。則相與列訴道周。公徐問其所苦。命一老兵押之曰。以是付葉縣聽吾命。旣至。令曰。汝已自首。皆無罪。然必有首謀者。衆不敢隱。乃斬元以徇。而流軍校一人。其餘悉遣赴役。如初。遷京東轉運使。濰州參軍王康赴官道。博平博平大猾有號截道虎者。歐康及其女。幾死。吏不敢問。博平隸河北。公移捕甚急。卒流之海島。而勅吏故縱。坐免者數人。山東羣盜爲之屏息。徐州守陳昭素以酷聞。民不堪命。他使者不敢按。公發其事。徐人至今德之。移知鳳翔。倉粟支十二年。主者以腐敗爲憂。歲饑。公發十二萬石以貸。有司憂恐。公以身任之。是歲大熟。以新易陳。官民皆便之。于闐使者入朝。過秦州。經略使以客禮享之。使者驕甚。留月餘。壞傳舍什物無數。其徒入市掠飲食。人戶晝閉。公聞之。謂其僚曰。吾嘗主契丹。使得其情。虜人初不敢暴橫。皆譯者教之。吾痛繩以法。譯者懼。則虜不敢動矣。況此小國乎。乃使教練使持符告譯者曰。入吾境。有秋毫不如法。吾且斬。若取軍令狀以還。使者亦素聞。

公威名至則羅拜庭下。公命坐兩廊飲食之。護出諸境。無一人譁者。始州郡以酒相餉。例皆私有之。而法不可公。以遺游士之貧者。既而曰。此亦私也。以家財償之。且上書自劾。求去不已。坐是分司西京。未幾致仕。卒享年六十四。仕至太常少卿。贈工部侍郎。娶程氏。子四人。忱今爲度支郎中。恪卒於滑州。推官。恂今爲大理寺丞。慥未仕。公善著書。尤長於易。有集十卷。制器尙象論十二篇。辨鈎隱圖五十四篇。爲人清勁寡欲。長不逾中人。面瘦黑。目光如冰。平生不假人以色。自王公貴人皆嚴憚之。見義勇發。不計禍福。必極其志。而後已。所至姦民猾吏。易心改行。不改者必誅。然實出於仁恕。故嚴而不殘。以教學養士爲急。輕財好施。篤於恩義。少與蜀人宋輔游。輔卒於京師。母老子少。公養其母終身。而以女妻其孤。端平使與諸子游。學卒與忱同登進士第。當蔭補子弟。輒先其族人。卒不及其子。慥公於軾之先君子爲丈人行。而軾官於鳳翔。實從公二年。方是時。年少氣盛。愬不更事。屢與公爭議。至形於言色。已而悔之。竊嘗以爲古之遺直。而恨其不甚用。無大功名。獨當時士大夫能言其所爲。公沒十有四年。故人長老日以衰少。恐遂就湮沒。欲私記其行事。而恨不能詳。得范景仁所爲公墓誌。又以所聞見補之。爲公傳。軾平生不爲行狀墓碑。而獨爲此文。後有君子得以考覽焉。贊曰。聞之諸公長者。陳公弼面目嚴冷。語言確訥。好面折人。士大夫相與燕游。聞公弼至。則語笑寡味。飲酒不樂。坐人稍稍引去。其天資如此。然所立有絕人者。諫大夫鄭昌有言。山有猛獸。藜藿爲之不採。淮南王謀反。論公孫丞相若發蒙耳。所憚獨汲黯。使公弼端委立於朝。其威折衝於千里之外矣。

方山子傳

方山子。光黃間隱人也。少時慕朱家郭解爲人。閭里之俠。皆宗之。稍壯。折節讀書。欲以此馳騁當世。然終不遇。晚乃遯於光黃間。曰岐亭。庵居蔬食。不與世相聞。棄車馬。毀冠服。徒步往來山中人。莫識也。見其所著帽。方屋而高。曰此豈古方山冠之遺像乎。因謂之方山子。余謫居於黃。過岐亭。適見焉。曰嗚呼。此吾故人陳慥季常也。何爲而在此。方山子亦矍然問余所以至此者。余告之。故俯而不答。仰而笑。呼余宿其家。環堵蕭然。而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余既聳然異之。獨念方山子少時使酒好劍。用財如糞土。前十有九年。余在岐下。見方山子從兩騎。挾二矢游西山。鶴起於前。使騎逐而射之。不獲。方山子怒馬獨出一發得之。因與余馬上論用兵及古今成敗。自謂一世豪士。今幾日耳。精悍之色。猶見於眉間。而豈山中之人哉。然方山子世有勳閥。當得官使從事於其間。今已顯聞。而其家在洛陽園宅壯麗。與公侯等。河北有田。歲得帛千匹。亦足以富樂。皆棄不取。獨來窮山中。此豈無得而然哉。余聞光黃間多異人。往往陽狂垢汗。不可得而見。方山子儻見之與。

卷三十四

青詞二首

鳳翔醮土火星青詞

嗚呼。天之保佑下民罔不至。所資以生罔不善育。民既不知德。天亦維不勸。乃朝夕戕取。以厚厥躬。天既不我咎。乃不恭畏於神祇。不修勅厥心。驕淫矜夸。以干上帝威命。帝用不赦。不降罪疾於下。則惟雨暘常

以訖我黍稷禾菽麻麥。我民用蕩析隕越。天亦終哀矜。其忍翦棄其命罔子遺。今秦民既不獲於秋。乃十旬弗雨。曰其尙克有夏。走於山川鬼神。亦罔不至。旣不獲。乃曰維熒惑鎮星次於井。秦民其亦應受多罪。茲用卽於齋宮爲壇位。以與百姓請命。嗚呼。其庶幾哀之。俾克有夏。亦克蕪厥秋。民今其粟粟。朝不能夕。

徐州祈雨青詞

河失故道。遺患及於東方。徐居下流。受害甲於他郡。田廬漂蕩。父子流離。飢寒頓仆於溝坑。盜賊充盈於犴獄。人窮計迫。理極詞危。望二麥之一登。救飢民於垂死。而天未悔禍。歲仍大荒。水未落而早已成。冬無雪而春不雨。煙塵蓬勃。草木焦然。今者麥已過期。穫不償種。禾未入土。憂及明年。臣等恭循舊章。並走羣望。意水旱之有數。非鬼神之得專。是用稽首告哀。籲天請命。若其賦政多僻。以譎見於陰陽。事神不恭。以獲戾於上下。臣實有罪。罰其敢辭。小民無知。大命近止。願下雷霆之詔。分勅山川之神。朝躋寸雲。莫洽千里。使歲得中熟。則民猶小康。

祝文三十四首

禱雨蟠溪文

歲秋矣。物之幾成者。待雨而已。稔者已秀。待雨而實。三日不雨。則稔者不實矣。莢者已孕。待雨而秀。五日不雨。則莢者不秀矣。野有餘土。室有閑民。待雨而耕。且種。七日不雨。則餘土不耕。閑民不種矣。稔者不實。莢者不秀。餘土不耕。而閑民不種。則守土之臣。將有不任職之誅。而山川鬼神。將乏其祀。茲用不敢寧居。齋戒擇日。並走羣望。而精誠不欺。神不顧答。吏民無所請命。聞之曰。鮑有周文武之師。太公其可以病告。

乃用太禋之禮。禱而不祠。穀梁子曰。古之神人。有應上公者。通乎陰陽。君親帥諸大夫道之。而以請焉。夫生而爲上公。沒而爲神人。非公其誰當之。詩曰。維師尙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公之仁且勇。計其神靈。無所不能爲也。吏民旣以雨望。公公亦當任其責。敢布腹心。公實圖之。尙享。

鳳翔太白山祈雨文

維西方挺特英偉之氣。結而爲此山。惟山之陰。威潤澤之氣。又聚而爲湫潭。餅罍罐勺。可以雨天下。而況於一方乎。乃者自冬徂春。雨雪不至。西民之所恃以爲生者。麥禾而已。今旬不雨。卽爲凶歲。民食不繼。盜賊且起。豈惟守土之臣所任以爲憂。亦非神之所當安坐而熟視也。聖天子在上。凡所以懷柔之禮。莫不備至。下至於愚夫小民。奔走畏事者。亦豈有他哉。凡皆以爲今日也。神其盍亦鑒之。上以無負聖天子之意。下以無失愚夫小民之望。尙享。

奏乞封太白山神狀一首 附爲太守宋選作

伏見當府郿縣太白山。雄鎮一方。載在祀典。案唐天寶八年。詔封山神爲神應公。迨至皇朝。始改封侯。而加以濟民之號。自去歲九月不雨。徂冬及春。農民拱手以待饑饉。粒食將絕。盜賊且興。臣採之道塗。得於父老。咸謂此山舊有秋水。試加禱請。必獲響應。尋令擇日齋戒。差官莅取。臣與百姓數千人。待於郊外。風色慘變。從東南來。隆隆獵獵。若有驅導。旣至之日。陰威凜然。油雲蔚興。始如車蓋。旣日不散。遂彌四方。化爲大雨。罔不周飫。破駢陽於鼎盛。起二麥於垂枯。鬼神雖幽。報答甚著。臣竊以爲功效至大。封爵未充。使其昔公而今侯。是爲自我而左降。揆以人意。殊爲不安。且此山崇高。足亞五岳。若賜公爵。尙虛王稱。校

其有功實未爲過。伏乞朝廷更下所司。詳酌可否。特賜指揮。

告封太白山明應公文

天作山川。以鎮四方。俾食於民。以雨以暘。惟公聰明。能率其職。民以旱告。應不踰夕。帝謂守臣。予嘉乃功。惟新爵號。往耀其躬。在唐天寶。亦賜今爵。時惟術士。探符訪藥。謂爲公榮。實爲公羞。中原顛覆。神不顧救。今皇神聖。惟民是憂。民旣飽溢。皇無禱求。袞衣煌煌。赤舄繡裳。捨舊卽新。以佑我民。尙亨。

杭州祭諸神文汁首

祈雨龍祠

神食於民。吏食於君。各思乃事。食則無愧。吏事農桑。神事雨暘。匪農不力。雨則時奮。招呼風霆。來會我庭。一勺之水。膚寸千里。尙享。

祈雨吳山

杭之爲邦。山澤相半。十日之雨。則病水。一月不雨。則病旱。故水旱之請。躡神爲甚。今者止雨之禱。未能踰月。又以旱告。吏以不德爲愧。神以不倦爲德。願終其賜。俾克有秋。尙饗。

祈晴風伯

維神開闔陰陽。鼓舞萬類。行巽之權。直箕之次。陰淫爲霖。神能散之。下土墊溺。神能嘆之。發軫西北。弭節東南。風反雨霽。神亦不慚。尙享。

祈晴雨師

天以風雨寒暑付於神。亦如人君之設官置吏以治刑政也。人君未嘗不欲民之安。天亦何嘗不欲歲之豐乎。刑政之失中。民惟吏之怨。雨暘之不時。民亦不能無望於神也。今淫雨彌月。農工告窮。歲之豐凶。決於朝夕。而並走羣望。莫肯顧答。維天之所以畀於神。神之所以食於民者。庶其在此。尙率厥職。俾克有秋。尙享。

祈晴吳山

歲旣大熟。惟神之賜。害於垂成。匪神之意。築場爲塗。臥穉生耳。農泣于野。其忍安視。生爲楚英。沒爲吳豪。烈氣不泯。視此海濤。反雨爲暘。何足告勞。有絜斯醴。匪神孰號。尙饗。

奉詔禱雨諸廟

噫嗟艱歲。胡閔斯雨。念我東南。舖饌中土。迎秋錢伏。農不再舉。有事郊廟。萬方舉助。漕溝絕流。庭實未旅。下書哀痛。超軼堯禹。矧茲守臣。廢食悼懼。民之禍福。間不容糲。今不愍救。後訴無所。天高莫謁。神或可顧。尙享。

禱雨社稷四首

噫我侯社。我民所恃。祭于北墉。答陰之義。陽亢不反。自春徂秋。迄冬不雨。嗣歲之憂。吏民嗷嗷。謹以病告。錫之雨雪。民敢無報。尙享。社神

神食於社。蓋數千年。更歷聖王。訖莫能遷。源深流遠。愛民宜厚。雨不時應。亦神之疚。社稷惟神。我神惟人。去我不遠。宜軫我民。尙享。后土

農民所病春夏之際。舊穀告窮。新穀未穰。其間有麥。如渴得涼。如行千里。弛擔得漿。今神何心。茲此雨雪。敢求其他。尙憫此麥。尙享。稷神。

維神之生。稼穡是力。彙身爲民。尙莫顧惜。矧今在天。與天同功。召呼風雲。孰敢不從。豈惟農田。井竭無水。我求於神。亦云亟矣。尙享。后稷。

密州祭常山文五首

洪惟上帝。以斯民屬於山川。羣望亦如天子。以斯民屬於守土之臣。惟吏與神。其職惟通。殄民廢職。其咎惟均。哀我邦人。遭此凶旱。流殍之餘。其命如髮。而飛蝗流毒。遺種布野。使其變躍飛騰。則桑柘麥禾。舉罹其災。民其罔有子遺。吏將獲罪。神且乏祀。茲用慄慄危懼。謹以四月初吉。齋居蔬食。至于閏月辛丑。若時雨沾洽。蝗不能生。當與吏民躬執牲幣。以答神休。嗚呼。我州之望。不在神乎。父老謂神求無不獲。克有常德。以名茲山。其可不答。以愧此名。若曰。歲之豐凶。在天非神之所得。專吏將亦曰。民之休戚。在朝廷。我何知焉。則誰任其責矣。上帝與吾君愛民之心一也。凡吏之可以請于朝者。既不敢不盡。則神之可以謁于帝者。宜無所不爲。尙享。

峨峨茲山。望我東國。爲帝司雨。涵濡百物。自我再禱。應不旋穀。迨茲有秋。歲得中熟。嗟此薄禮。曷稱其德。陶匠並作。新其楹桷。豈以爲報。民苟不忤。歲云徂矣。麩麥未殖。嗣歲之憂。旣謝且謁。惠然雨我。以永休烈。尙享。

比年以來。蝗旱相屬。中民以上。舉無歲蓄。量日計口。飲不待熟。秋田未終。引領新穀。如行遠道。百里一宿。

苟無舍館。行旅夜哭。自秋不雨。霜露殺菽。黃糜黑黍。不滿困籩。麥田未耕。狼顧相目。道之云遠。飢腸誰續。五日不雨。民在坑谷。猶嗟我侯。靈應響速。帝用嘉之。惟新命服。祈而不獲。厥愆在僕。洗心祇載。敢辭屢瀆。庶哀斯民。朝夕濡足。尙享。

天子有命。閱茲旱嘆。俾我守臣。並走羣望。惟神聰明。慈惠求無不獲。既再禱矣。雖嘗一雨。不及膚寸。吏實不德。不足以蒙神之休。導迎善氣。以致甘澤。洪惟聖天子之意。其可不答。而飢羸之民。將轉于溝壑。其可不救之。瀆神之罰。吏其敢辭。尙享。

維熙寧九年歲次丙辰七月某日。詔封常山神爲潤民侯。十月某日具位。蘇軾謹以清酌少牢之奠。昭告于侯之廟。曰。嗚呼。旱蝗之爲虐也。三年於茲矣。東南至於江海。西北被于河漢。饑饉疾疫。靡有遺矣。我瞻四方。大川喬嶽。食於斯民者甚衆。而受寵於吾君者。可謂巍巍矣。訴之而必聞。求之而必獲。思我農夫。而救其災沴。不爲脩雲驟雨。苟以應禱之虛名。而有膏澤積潤。可以及民之實效。卓然如侯者。幾希矣。凡天子之爵命。有德而致之。則爲榮。無功而享之。則爲辱。今侯澤此一郡。而施及于四隣。其受五等之爵。而被七命之服也。可謂無愧而有光輝矣。願侯益修其實。以充其名。上以副天子之意。而下以塞吏民之望。民其奉事。有進而無衰矣。尙享。

徐州祭枯骨文

嗟爾亡者。昔惟何人。兵耶氓耶。誰其子孫。雖不可知。孰非吾民。暴骨纍纍。見之酸辛。爲卜廣宅。陶穴寬溫。相從歸安。各反其真。尙享。

謝雪文

天不吝澤。神不忘職。胡爲水旱。吏則不德。失政召災。莫知自刻。雨則號晴。旱則謁雪。神既不隨。又滿其欲。四山暮霰。萬瓦晨白。驅攘疫癘。甲坼麩麥。牲酒匪報。維以告絮。神食無愧。吏則慚慄。尙享。

祭風伯雨師文

自秋不雨。以至于今。夏田將空。秋種不入。天子命我。禱於羣望。雲物既合。風輒散之。吏民皇皇。不知所獲。罪敢以薄。莫斲于有神。風若不作。雨則隨至。當以牲幣報神之賜。若格絕天澤。弃民乏祀。上帝臨視。神其不然。尙享。

湖州謁文宣王廟文

至聖文宣王。竊惟吏治以仁義爲本。教化爲急。故以視事之三日。祇見于先聖先師。問所當先於學。其所從來尙矣。敢忘其舊。尙饗。

湖州謁諸廟文

某神。軾猥以不肖。來長此邦。實與有神。分職幽明。謹以視事之三日。祇見于廟。惟神保佑斯民。俾風雨時若。疫癘屏息。吏旣免罪。神亦不愧。尙饗。

杭州謁廟祝文

軾以王命來守此邦。事神養民。敢不祇飭。蒞政之始。見于祠下。安靜無事。豐樂有年。惟神相之。使免罪戾。尙饗。

謁文宣王廟祝文

軾以諸生誤蒙選擢。昔自太史通守此邦。今知禁林出使浙右。莅事之始。祇見儒官。聖神臨之。敢忘夙學。尙饗。

祭英烈王文

欽誦舊史。仰瞻高風。報楚爲孝。徇吳爲忠。忠孝之至。實與天通。開塞陰陽。斡旋濤江。保鄣斯民。以食此邦。嗟我蠢愚。所向奇窮。豈以其誠。有請輒從。庚子之禱。海若伏降。完我岸閘。千夫奏功。牲酒薄陋。報微施豐。敬陳頌詩。侑此一鍾。

杭州祝文八首

祈雨祝文

杭州之爲郡。負山帶江。水澤不留。逾旬不雨。農有憂色。挽舟浚河。公私告病。吏旣無術。莫知所救。不敢坐視。惟神之求。庶幾閔民之窮。赦吏之瀆。賜以一雨。敢忘其報。尙饗。

謝雨祝文

舊穀不登。陳廩已發。稍失雨暘之節。則懷溝壑之憂。惟神至明。有禱必應。敢陳薄奠。少答殊私。願推無倦之仁。以畢有年之賜。尙饗。

祈晴祝文

大雪連日。凝陰傷春。閔惟艱食之民。重此常寒之虐。役兵墮指。行旅摧軸。老弱號呼。吏旣慚於無術。陰陽

舒卷神何惜而不爲。願掃重雲。以昭靈貺。使民奉事。永歲益虔。尙饗。

謝雨祝文

軾以憂寄。出守此邦。歲之不登。責任其咎。政雖無術。心則在民。惟神聰明。其應如響。雨不暴物。晴不失時。喜愧之心。吏民所共。式陳菲薦。少答神休。尙饗。

祈晴祝文 吳山廟

秋穀未登。旣食其陳。嗣歲之虞。當歛其新。建此秋陽。載穫載春。陰雨害之。稽人罔功。我發庫泉。以實高廩。曷救雨官。遏止其淫。旣曠我場。萬杵皆作。待此坻京。援我溝壑。英文烈武。雨霽在予。稽首告病。其忍弗圖。

謝晴祝文

敢以清酌。庶羞之奠。昭告于某神。賞罰在朝。吏申明之。及其有愆。吏得正之。雨陽在天。神奉行之。及其不時。神得請之。惟吏與神。各率其職。有求必獲。則無虛食。淫雨旣止。惟神之功。肴酒匪報。惟以告衷。尙享。

開湖祭禱吳山水仙五龍三廟祝文

杭之西湖。如人之有目。湖生菱葑。如目之有翳。翳久不治。目亦將廢。河渠有膠舟之苦。鱗介失解網之惠。六池化爲智井。而千頃無復豐歲矣。是用因賑恤之餘資。興開鑿之利勢。百日奏功。所患者淫雨。千夫在野。所憂者疾癘。庶神明之陰相。與人謀而協濟。魚龍前導。以破堅。菰葦解拆。而迎銳。復有唐之舊觀。盡四山而爲際。澤斯民於無窮。宜事神之益勵。我將大合樂。以爲報。豈徒用樽酒之薄祭也。尙享。

謝吳山水仙王五龍三廟祝文

西湖壅塞積歲之患坐閱百吏熟視而歎惟愚無知妄謂非難禱于有神陰假其便不愆于素咸出幽贊大堤雲橫老葑席卷歷時未幾功已過半嗣事告終來哲所禱神卒相之罔哂民願肴酒之報我愧不腆尙饗

卷三十五

祭文二十五首

祭歐陽文忠公文

嗚呼哀哉公之生於世六十有六年民有父母國有善龜斯文有傳學者有師君子有所恃而不恐小人有所畏而不爲譬如大川喬嶽不見其運動而功利之及於物者蓋不可以數計而周知今公之沒也赤子無所仰芘朝廷無所稽疑斯文化爲異端而學者至於用夷君子以爲無爲爲善而小人沛然自以爲得時譬如深淵大澤龍亡而虎逝則變怪雜出舞鱗鱗而號狐狸昔其未用也天下以爲病而其既用也則又以爲遲及其釋位而去也莫不冀其復用至其請老而歸也莫不憫恨失望而猶庶幾於萬一者幸公之未衰孰謂公無復有意於斯世也奄一去而莫予遺豈厭世溷濁絜身而逝乎將民之無祿而天莫之遺昔我先君懷寶遁世非公則莫能致而不肖無狀因緣出入受教於門下者十有六年於茲聞公之喪義當匍匐往救而懷祿不去愧古人以忸怩臧詞千里以寓一哀而已矣蓋上以爲天下勸而下以哭其私嗚呼哀哉尙享

祭魏國韓令公文

天生元聖。必作之配。有神司之。不約而會。既生堯舜。禹稷自至。仁宗龍飛。公舉進士。妙齡秀發。乘筆入侍。公於是時。仲舒賈誼。方將登庸。盜起西夏。四方騷然。用不赦授。公銜鉞。往督西旅。公於是時。方叔召虎。入贊兵政。出殿大邦。恩威並行。春雨秋霜。兵練民安。四夷屈降。公於是時。臨淮汾陽。帝在明堂。欲行王政。羣后奏功。罔底于成。召自北方。付之樞衡。公於是時。蕭曹魏邴。二帝山陵。天下悸愴。呼吸之間。有雷有風。有存有亡。有兵有戎。公於是時。伊尹周公。功成而退。三鎮偃息。天下嗷然。曷日而復。畢公在外。心在王室。房公且死。征蓬是卹。嗚呼哀哉。六月甲寅。人之無祿。喪我宗臣。我有黎民。誰與教之。我有子孫。誰與保之。巍巍堂堂。寧復有之。公之云亡。我無日矣。慟哭涕流。何嗟及矣。昔我先子。沒於東京。公爲二詩。以祖其行。文追典誥。論極皇王。公言一出。孰敢改訐。施及不肖。待以國士。非我自知。公實見謂。父子昆弟。並出公門。公不責報。我豈懷恩。惟此涕泣。實哀斯人。有肉在俎。有酒在樽。公歸在天。寧聞我言。嗚呼哀哉。尙饗。

祭柳子玉文

猗歟子玉。南國之秀。猗敏而文。聲發自幼。從橫武庫。炳蔚文囿。獨以詩鳴。天錫雄味。元輕白俗。郊寒島瘦。嘹然一吟。衆作卑陋。凡今卿相。伊昔朋舊。平視青雲。可到寧驟。孰云坎軻。白髮垂脰。才高絕俗。性疎來詬。謫居窮山。遂侶猩狖。夜衾不絮。朝飧絕餽。慨然懷歸。投弃纓綬。潛山之麓。往事神后。道味自飴。世芬莫覿。凡世所欲。有避無就。謂當乘除。併畀之壽。云何不淑。命也誰咎。頃在錢塘。惠然我覲。相從半歲。日飲醇酎。朝遊南屏。莫宿靈鷲。雪窗飢坐。清闥問奏。沙河夜歸。霜月如晝。綸巾鶴氅。驚笑吳婦。會合之難。如次組繡。

翻然失去。覆水何救。維子耆老。名德俱茂。嗟我後來。匪友惟媿。子有令子。將大子後。頎然二孫。則謂我舅。念子永歸。涕如懸露。歌此奠詩。一樽往侑。尙享。

祭單君貺文

嗚呼。維君篤孝。自天展如。閔子人莫間言。內齊于家。外敏於官。民謂父兄。吏莫容姦。信于朋友。人得其驩。博學工詩。數術精研。人涉其一。君有其全。壽考富貴。人雖不然。君獨何辜。所向奇偏。志不一途。悵莫歸怨。念我孤甥。生逢百艱。既嬪于君。謂永百年。云何不弔。啣痛重泉。何以慰君。千里一樽。人生如夢。何促何延。厄窮何陋。官達何妍。命也奈何。追配牛顏。嗚呼哀哉。尙享。

祭胡執中郎中文

胡君執中之靈。君少在蜀。從先府君。凡蜀之士。事賢友仁。我之知君。固不待見。從事于岐。始識君面。相從之歡。傾蓋百年。見其孺子。駒駿難鷓。非罪失官。君則先去。我徂華州。見君逆旅。淫雨彌旬。道淖沒車。他人爲泣。君樂有餘。其後七年。君掾計省。雖獲一笑。歡不逾頃。又復七年。我守北徐。君從其子。徐獄是書。雖騫而翔。駒亦千里。惟我與君。宛其老矣。老人無徒。相見益親。凡昔在岐。今存幾人。謂君仁人。雖疾當壽。云何而然。命也難究。嗚呼。執中人誰不死。如君之賢。不云止此。百鍊之剛。日膾千牛。匣而不用。非我之差。孺子肖君。世有令問。送君一觴。永歸無恨。尙饗。

祭任鈐轄文

嗟君結髮。從事於兵。四十餘年。公侯干城。更嘗世故。練達物情。佐我治軍。旣嚴且平。吏士肅然。時曠有爭。

汗泗橫流。郭堞圯傾。風埃霧露。奔走經營。與疾而歸。猶莫敢事。奄忽不救。聞者歎驚。子孫如林。布褐藜羹。生知其勤。死知其清。酌觴告訣。與涕俱零。尙享。

祭歐陽仲純父文

仲純父之靈曰。嗚呼哀哉。文忠公之盛德。子孫千億。與宋無極。人惟曰不足。仲純父之賢。壽考百年。一歲九遷。人惟曰當然。柰何官止於一命。壽不登四十。誰其尸之。百不償一。嗚呼哀哉。此不足云也。仲純父之生也。不以進退得喪。有望於人。豈其死也。乃以死生壽夭。有責於神。人徒知其文章之世。其家操行之稱其門。而不知其志氣之豪健。議論之剛果。使之臨大事。立大節。不難於殺身。以成仁。則夫造物者之挾其死生之權也。豈能病君也哉。雖然。往者見君於潁水之上。去歲君來見我於國門之東。攜被夜語。達旦不窮。凡所以謀道憂世。而教我以保身遠禍者。凜乎其有似於文忠。今也奄兮。忽焉而不復見也。能不長號而屢慟乎。道之難行。蓋難其人。豈無其人。利害易之。如仲純父。不畏不慕。獨立不懼。則死及之。嗚呼哀哉。尙饗。

祭王君錫丈人文

公之皇祖。孝著閭里。迨茲百年。世濟其美。少相弟長。老相慈誨。肅雍無間。施及娣姒。頎然四人。厥德罔二。軾始婚媾。公之猶子。允有令德。天閼莫遂。惟公幼女。嗣執壘篚。恩厚義重。宜有以報。云何不淑。契闊生死。歛不拊棺。葬不親禭。豈不懷歸。眷此微仕。緘詞望哭。以致奠餽。惟此哀誠。一念千里。尙享。

祭文與可文

年月日。從表弟蘇軾。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湖州文府君與可學士兄之靈。曰。嗚呼哀哉。與可能復飲此酒也。夫能復賦詩以自樂。鼓琴以自侑也。夫嗚呼哀哉。余尙忍言之。氣噎悵而填胸。淚疾下而淋漓。忽收淚以自問。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乎。道之不行。哀我無徒。豈無友朋。逝莫告余。惟余與可。匪亟匪徐。招之不來。麾之不去。不可得而親。其可得而疎之耶。嗚呼哀哉。孰能悼德秉義。如與可之和而正乎。孰能養民厚俗。如與可之寬而明乎。孰能爲詩與楚詞。如與可之婉而清乎。孰能齊寵辱。忘得喪。如與可之安而輕乎。嗚呼哀哉。余聞訃之三日。夜不眠而坐。喟夢相從而驚覺。滿茵蕭之滯淚。念有生之歸盡。雖百年其必至。惟有文爲不朽。與有子爲不死。雖富貴壽考之人。未必皆有此二者也。然余嘗聞與可之言。是身如浮雲。無去無來。無亡無存。則夫所謂不朽與不死者。亦何足云乎。嗚呼哀哉。尙饗。

祭刁景純墓文

嗟我少君。四十二歲。君不我少。謂我昆弟。今我已老。鬢須蒼然。君之永歸。不爲無年。我獨無憾。過期而哭。人之云亡。哀此風俗。涉江而東。宛其山川。顧瞻萬松。蔚乎蒼芊。尙想松下。幅巾杖屨。迎我于門。抵掌笑語。豈其忽焉。歛茲一墳。俛仰空山。草木再春。平生故人。幾半天下。紛然日中。掉臂莫夜。我非至人。心有往來。斗酒隻雞。聊寫我哀。尙享。

祭張子野文

年月日。蘇軾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昭告于故子野郎中張丈之靈。仕而忘歸。人所共蔽。有志不果。日月其逝。惟余子野。歸及強銳。優遊故鄉。若復一世。遇人坦率。真古愷悌。厯然老成。又敏且蕪。清詩絕俗。甚典而

麗。搜研物情。刮發幽翳。微詞宛轉。蓋詩之裔。坐此而窮。鹽米不繼。獻歌自得。有酒輒詣。我官于杭。始獲擁
篲。歡欣忘年。脫略苛細。送我北歸。屈指默計。死生一訣。流涕挽袂。我來故國。實五周歲。不我少須。一病遽
蛻。堂有遺像。室無留嬖。人亡琴廢。帳空鶴唳。醉觴再拜。淚盜兩眦。尙享。

祭陳令舉文

嗚呼哀哉。天之生令舉。初若有意厚其學術。而多其才能。蓋已兼百人之器。既發之以科舉。又輔之以令
名。使取重於天下者。若將畀之以位。而令舉亦能因天之所予。而日新之。慨然將以身任天下之事。夫豈
獨其自任。將世之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望其如是。是何一奮而不顧。以至於斥一斥而不復。以至於死。
嗚呼哀哉。天之所付。爲偶然。而無意耶。將亦有意。而人之所以周旋委曲。輔成其天者。不至耶。將天既生
之以畀斯人。而人不用。故天復奪之。而自使耶。不然。令舉之賢。何爲而不立。何立而不遂。使少見其毫末。
而出其餘。弃必有驚世而絕類者矣。予與令舉別二年。而令舉沒。既沒三年。而予乃始一哭其殯。而弔其
子也。嗚呼哀哉。尙饗。

祭任師中文

年月日。眉陽陳慥。蘇軾。榬爲王齊愈弟。齊萬黃州進士。潘丙古耕道。謹以茶果清酌之奠。致祭于故瀘州
太守任大夫師中之靈。曰。允義大夫。維蜀之珍。詩之老成。易之丈人。去我十年。其德日新。庶一見之。遽沒
元身。惟慥與軾。匪友則親。自丙以降。昔惟州民。旅哭于庭。惻焉酸辛。禍福之來。孰知其因。自壽自夭。自屈
自信。天莫爲之。矧凡鬼神。生榮死哀。自昔所難。持此令名。歸于九原。尙饗。

祭堂兄子正文

維元豐五年歲次壬戌正月癸未朔三日乙酉弟責授黃州團練副使軾謹以家饌酒果之奠昭告於故子正中舍大兄之靈昔我先伯父內行飭修閭里之師不剛不柔允武且文喜愠莫窺歷官十一民到于今涕泣懷思遇其所立仁者之勇雷霆不移篤生我兄和擾而毅甚似不衰與人之周肅雍謹絮喜見于眉人各有心酸鹹異嗜丹素相營穆穆我兄尊賢容衆無適不宜天若不僭富貴壽考捨兄畀誰云何不淑而止於是命也可疑我遷于南老與病會歸耕無期歛不撫棺葬不執紼永恨何追寤寐東山兩莖相望拱木參差諸父父子平生之好相從歲時兄死而同我生而異斯言孔悲千里一樽兄實臨我尙醢勿辭嗚呼哀哉尙享

黃州再祭文與可文

年月日從表弟具官蘇軾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昭告于亡友湖州府君與可學士文兄之靈嗚呼哀哉我官于岐實始識君甚口秀眉忠信而文志氣方剛談詞如雲一別五年君譽日聞道德爲膏以自濯薰藝學之多蔚如秋實脫口成章粲莫可耘馳騁百家錯落紛紜使我羞歎筆硯爲焚再見京師默無所云杳兮清深落其華芬昔藝我黍今熟其饋啜漓歌呼得淳而醺天力自然不施膠筋坐了萬事氣回三軍笑我皇皇獨遠垢紛俯仰三州眷戀桑粉仁施草木信及麤麋昂然來歸獨立無羣俛焉復去初無戚欣大哉生死悽愴蒿蕪君沒談笑大鈞徒動喪之西歸我竄江濱何以薦君採江之芹相彼日月有朝必曠我在茫茫凡幾合分盡此一觴歸安于墳嗚呼哀哉尙享

祭徐君猷文

故廣州太守朝請徐公君猷之靈。惟公蚤厭綺紉。富以三冬之學。晚分符竹。藹然兩郡之聲。家世名臣。始終循吏。追繼襄陽之耆舊。綽有建安之風流。無鬼高談。常傾滿坐。有功陰德。何止一人。軾以慙愚。自貽放逐。妻孥之所竊笑。親友幾於絕交。爭席滿前。無復十漿而五餽。中流獲濟。實賴一壺之千金。曾報德之未遑。已興哀於永訣。平生髣髴。尙陳中聖之觴。厚夜渺茫。徒挂初心之劍。拊棺一慟。嗚呼哀哉。尙享。

祭陳君式文

故致政大夫君式之靈。猗歎大夫。匪直也人。矯然不隨。以屈莫信。大夫安之。有命在天。十年躬耕。以娛其親。親亡泣血。幾以喪明。免喪復仕。哀哉爲貧。從政于黃。急吏緩民。食黃之薇。飲其水泉。我以重罪。竄于江濱。親舊擯疎。我亦自憎。君獨顧交。日造我門。我不自愛。恐子垢紛。君笑絕纓。陋哉斯言。憂患之至。期與子均。示我數詩。蕭然絕塵。去黃而歸。卽安丘園。澹然無求。抱潔沒身。猗歎大夫。有死有生。如影之隨。如環之循。富貴貧賤。忽如浮雲。孰皆有子。如二子賢。千里一觴。侑以斯文。尙享。

祭蔡景繁文

嗚呼哀哉。子之爲人。清厲孤峻。經以仁義。緯以忠信。才兼百夫。歛以靜順。子之事君。惻款傾盡。挺然不倚。視退如進。持其本心。不負堯舜。子之從政。果藝清慎。緩民急吏。不肅而震。紛紜滿前。理解迎刃。子之爲文。秀整明潤。工於造語。恥就餘餽。詩尤所長。鏘然玉振。壽以配德。天亦何吝。有如子賢。五十而盡。我遷于黃。衆所造擯。惟子之故。不我藉驛。孰云此來。乃拊其榭。萬生擾擾。寄此一瞬。富貴無能。俯仰埃壚。子有賢子。

汗血之駿。幼亦頽然。穎發韶齷。天哀子窮。以是餽臚。我困于旅。愧莫子賑。歌此奠詩。以和虞殯。嗚呼哀哉。

祭歐陽伯和父文

嗚呼哀哉。文忠之子。譬之孔門。則其高弟。其材不同。而皆有得公之一體。惟伯和父。得公之學。甚敏且蕪。罔羅幽荒。倚撫遺逸。馳騁百世。有求則應。取之左右。不擇鉅細。如漢伯嗜。如晉茂先。餘子莫繼。公薨一紀。門人凋喪。我老又廢。退而講論。放失舊聞。日月其逝。欲操簡牘。從伯和父。解發疑蔽。今其亡矣。誰助我者。投筆掩袂。斯文日化。颺風系景。安所止戾。子獨確然。求之度數。斷以凡例。抱其孤學。將以安適。鑿不謀衲。歸從文忠。與仲純父。孰曰非計。而我何爲。寓詞千里。繼以泣涕。嗚呼哀哉。

祭石幼安文

嗟我去蜀。十有八年。夢還故鄉。親愛滿前。覺而無有。下淚迸泉。竄流江湖。隻影自憐。聞入蜀音。回首粲然。矧如夫子。又戚且賢。憂樂同之。義不我捐。我行過宿。子病已纏。顧我而笑。自云少痊。念子仁人。壽骨隱顯。攜手同歸。相視華顛。孰云此來。拊膺號天。同驅並馳。俯仰而遷。行卽此路。遽分後先。哀哉若人。令德世傳。才子文孫。森然比肩。天不吾欺。後將蟬聯。永歸無憾。舉我一籛。嗚呼哀哉。

祭司馬君實文

左僕射贈太師溫公之靈。嗚呼。百世一人。千載一時。惟時與人。鮮偶常奇。公事仁宗。百未一施。獨發大議。惟天我知。厚陵之初。先事而親。帝欲得民。一尊無私。母子之間。莫如孝慈。人所難言。我則易之。神宗知公。敬如蒼龜。專談仁義。輔以書詩。枉尺直尋。願公少卑。公曰。天子舜禹之姿。我若言利。非天誰欺。退居于洛。

四海是儀。化及豚魚。名聞乳兒。二聖見公。曰予得師。付以衡石。惟公所爲。公亦何爲。視民所宜。有莠則鋤。有疾則醫。問疾所生。師老民疲。和戎上策。決用無疑。此計一定。太平可基。譬如農夫。旣闢旣苗。投種未粒。矧穫而炊。賓客滿門。公以疾辭。不見十日。入哭其帷。天爲兩泣。路人垂洟。畫像于家。飲食必祠。矧我衆僚。左右疇咨。共載一舟。喪其楫維。終天之訣。寧復來思。歌此奠章。以侑一卮。嗚呼哀哉。尙享。

祭王宜甫文

維元祐二年歲次丁卯。九月庚戌朔。十九日戊辰。具位蘇軾謹以酒果之奠。昭告於故比部郎中贈光祿大夫王公宜父親家翁之靈。嗚呼宜父。篤厚寬中。德世其家。而位莫充。非不能充。知有天命。直己而行。不充何病。三公之子。所乏非財。風雨散之。如振浮埃。百年夢幻。其究何獲。不與皆忘。令名令德。公雖耆舊。我尙同時。不識其人。想見其姿。婚姻之好。義貫黃壤。有愧古人。不祖其往。往爾趙人。子孫其昌。蒔其墓楨。我言不忘。嗚呼哀哉。

祭范蜀公文

嗚呼。仁宗在位四十二年。畦而種之。有得皆賢。旣歷三世。悉爲名臣。今如晨星。存者幾人。孰如我公。碩大光明。導日而昇。燦焉長庚。死生契闊。公獨壽考。天實耆之。以殿諸老。二聖嗣位。仁義是施。公昔所言。略行無遺。維樂未和。公寢不寧。樂成而薨。公往則瞑。凡百君子。願公無極。胡不萬年。以重王國。責難之忠。愛莫助之。嗟我後來。誰復似之。吾先君子。秉德不耀。與公弟兄。一日之少。窮達不齊。歎則無間。豈以閭里。忠信則然。先君之終。公時在陳。宵夢告行。晨起訃聞。先友盡矣。我亦白髮。聞公之喪。方食哽噎。堂堂我公。豈其

云亡望公凜然猶舉我觴。

祭黃幾道文

幾道大夫年兄之靈嗚呼幾道存友烝烝人無間言如閱與會天若成之付以百能超然曠德風驚雲騰入爲御史以直自繩身爲玉雪不汙青蠅出按百城不緩不緮姦民情吏實畏靡愴帝亦知之因事屢稱謀之左右有問莫應君聞不悛與道降升吾豈羽毛爲人所鷹抱默以老終然不矜環堵蕭然大布疎綰妻子脫粟玉食友朋我遷淮南秋穀五登坐閱百吏錐刀相仍有斐君子傳車是乘穆如春風解此陰凌尙有典刑紫髯垂膺魯無君子斯人安承勅幣請昏義均股肱別我而東衣袂僅勝一臥永已吾將安憑壽天在天雖聖莫增君趙魏老子薛滕天亦愧之其世必興舉我一觴歸安丘陵

祭歐陽文忠公夫人文

嗚呼文忠之薨十有八年士無所歸散而自賈我是用懼日登師門旣友諸子入拜夫人望之慨然有穆其言簡肅之肅文忠之文雖無老成典刑則存何以嗣之使世不忘諸子惟迨好學而剛夫人實使兄弟吾孫徵福文忠及我先君出守東南往違其顏病不能見卒以訃聞自歛及葬餽奠莫親匪愧于今有視昔人寓詞千里侑此一樽尙饜

卷三十六

行狀一首

司馬溫公行狀

曾祖政。贈太子太保。曾祖母薛氏。贈溫國太夫人。祖炫。試秘書省校書郎。知耀州富平縣事。贈太子太傅。祖母皇甫氏。贈溫國太夫人。父池。尚書吏部郎中。充天章閣待制。贈太師。追封溫國公。母聶氏。贈溫國太夫人。公諱光。字君實。其先河內人。晉安平獻王孚之後。王之裔孫。征東大將軍陽。始葬今陝州夏縣涑水鄉。子孫因家焉。自高祖曾祖皆以五代衰亂。不仕。富平府君始舉進士。沒於縣令。皆以氣節聞於鄉里。而天章公以文學行義。事真宗仁宗。爲轉運使。御史。知雜事。三司副使。歷知鳳翔河中同。杭。號晉六州。以清直仁厚。聞於天下。號稱一時名臣。公自兒童。凜然如成人。七歲聞講左氏春秋。大愛之。退爲家人講。卽了其大義。自是手不釋書。至不知飢渴寒暑。年十五。書無所不通。文詞醇深。有西漢風。天章公當任子次。及公公推與二從兄。然後受補郊社齋郎。再奏將作監主簿。年二十。舉進士甲科。改奉禮郎。以天章公在杭。辭所遷官。求簽書蘇州判官事。以便親許之。未上。丁太夫人憂。未除。丁天章公憂。執喪累年。毀瘠如禮。服除。簽書武成軍判官事。改大理評事。爲國子直講。遷本寺丞。故相龐籍名知人。始與天章公遊。見公而奇之。及是爲樞密使。薦公召試館閣校勘。同知太常禮院。中官麥允言死。詔以允言有軍功。特給鹵簿。公言孔子不以名器假人。繁纓以朝。且猶不可。允言近習之臣。非有元勳大勞。而贈以三公之官。給以一品鹵簿。其爲繁纓。不亦大乎。故相夏竦卒。詔賜諡文正。公言諡之美者。極於文正。竦何人可以當此。書再上。改諡文莊。遷殿中丞。除史館檢討。修日曆。改集賢校理。龐籍爲鄆州。徙并州。皆辟公通判州事。公感籍知己。爲盡力。時趙元昊始臣。河東貧甚。官苦貴糴。而民疲於遠輸。麟州窟野。河西多良田。皆故漢地。公私雜耕。

天聖中始禁田河西者。虜乃得稍蠶食其地。俯窺麟州。爲河東憂。籍請公按視。公爲畫五策。宜因州中舊兵。益禁兵三千。廂兵五百。築二堡河西。可使堡外三十里。虜不敢田。則州西六十里無虜矣。募民有能耕麟州閑田者。復其稅役十五年。能耕窟野河西者。長復之。耕者必衆。官雖無所得。而糴自賤。可以漸紓河東之民。籍移麟州。如公言。而兵官郭恩勇且狂。夜開城門。引千餘人渡河。載酒食。不爲戰備。遇敵死之。議者歸罪於籍。罷節度使。知青州。公守闕。三上書。乞獨坐其事。不報。籍初不以此望公。而公深以自咎。籍既沒。升堂拜其妻如母。撫其子如昆弟。時人兩賢之。改太常博士。祠部員外郎。直秘閣。判吏部南曹。遷開封府推官。賜五品服。交趾貢異獸。謂之麟。公言。眞僞不可知。使其眞。非自然而至。不足爲瑞。若僞。爲遠夷笑。願厚賜其使。而還其獸。因奏賦。以諷。遷度支員外郎。判尚書院。擢修起居注。五辭而後受。判禮部。有司奏六月朔日當食。公言。故事。食不滿分。或京師不見。皆賀。臣以爲日食四方見。京師不見。天意人君。爲陰邪所蔽。天下皆知。朝廷獨不知。其爲災當益甚。皆不當賀。詔從之。後遂以爲常。遷起居舍人。同知諫院。蘇轍舉直言策。入第四等。而考官以爲不當收。公言。轍於同科四人中。言最切直。有愛君憂國之心。不可不收。時宰相亦以爲當黜。仁宗不許。曰。求直言。以直棄之。天下其謂朕何。公遂與諫官王陶同上疏。願爲宗廟社稷自重。卻罷燕飲。安養神氣。後宮嬪御。進見有度。左右小臣。賜予有節。厚味腊毒。無益奉養者。皆不宜數御。上嘉納之。初至和三年。仁宗始不豫。國嗣未立。天下寒心。而不敢言。惟諫官范鎮首發其議。公時爲并州通判。聞而繼之。上疏言禮。太宗無子。則小宗爲之後。爲之後者。爲之子也。願陛下擇宗室賢者。使攝儲貳。以待皇嗣之生。退居藩服。不然。則典宿衛尹京邑。亦足以係天下之望。疏三上。其一留中。其二付中書。

公又與鎮書。此大事不言則已。言一出。豈可復反。願公以死爭之。於是鎮言之益力。及公爲諫官。復上疏。且面言。臣昔爲并州通判。所上三章。願陛下果斷而力行之。時仁宗簡默不言。雖執政奏事。首肯而已。聞公言。沈思久之。曰。得非欲選宗室爲繼嗣者乎。此忠臣之言。但人不敢及耳。公曰。臣言此。自謂必死。不意陛下開納。上曰。此何害。古今皆有之。因令公以所言付中書。公曰。不可。願陛下自以意諭宰相。是日公復言。江淮鹽事。詣中書白之。宰相韓琦問公。今日復何所言。公默計此大事。不可不使琦知。思所以廣上意者。卽曰。所言宗廟社稷大計也。琦喻意。不復言。後十餘日。有旨令公與御史裏行陳洙同詳定行戶利害。洙與公屏語曰。日者大饗明堂。韓公攝太尉。洙爲監祭。公從容謂洙。聞君與司馬君實善。君實近建言立嗣事。恨不以所言送中書。欲發此議。無自發之。行戶利害。非所以煩公也。欲洙見公達此意耳。時嘉祐六年閏八月也。至九月。公復上疏。面言。臣向者進說。陛下欣然無難。意卽行矣。今寂無所聞。此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子孫當千億。何遽爲此不祥之事。小人無遠慮。特欲倉猝之際。援立其所厚善者耳。唐自文宗以後。立嗣皆出於左右之意。至有稱定策國老。門生天子者。此禍豈可勝言哉。上大感悟曰。送中書。公至中書。見琦等曰。諸公不及今定議。異日夜半。禁中出寸紙。以某人爲嗣。則天下莫敢違。琦等皆唯唯曰。敢不盡力。後月餘。詔英宗判宗正寺。固辭不就。職明年遂立爲皇太子。稱疾不入。公復上疏言。凡人爭絲毫之利。至相爭奪。今皇子辭不貸之富。至三百餘日。不受命。其賢於人遠矣。有識聞之。足以知陛下之聖。能爲天下得人。然臣聞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而禮。使者受命不受辭。皇子不當辭避。使者不當徒反。凡召皇子內臣。皆乞責降。且以臣子大義責皇子。宜必入。英宗遂受命。克國公主下嫁李瑋。以驕恣。

聞公上疏言太宗時姚坦爲堯王翊善有過必諫左右教王詐疾踰月太宗召王乳母入問起居狀乳母曰王無疾以姚坦故鬱鬱成疾耳太宗怒曰王年少不知爲此汝輩教之杖乳母數十召坦慰勉之齊國獻穆大長公主太宗之子眞宗之妹陛下之姑而謙恭率禮天下稱其賢願陛下教子以太宗爲法公主事夫以獻穆爲法已而公主不安於李氏詔璋出知衛州公主入居禁中而璋母楊歸其兄璋散遣其家人公言陛下追念章懿皇后故使璋尙主今乃母子離析家事流落陛下獨無雨露之感悽惻之心乎璋旣責降公主亦不得無罪上感悟詔公主降封沂國待李氏恩禮不衰判檢院權判國子監除知制誥力辭至八九改授天章閣待制兼侍講賜三品服仍知諫院上疏言經略安撫使以便宜從事出於兵興權制非永世法及將相大臣典州者多以貴倨自恃凌忽轉運使使不得舉職朝廷務省事專行姑息之政至於胥史謹譁而逐御史中丞聳官恃慢而退宰相衛士凶逆而獄不窮姦澤加於舊軍人鬻三司使而法官以爲非犯階級於用法疑其餘有一夫流言於道路而爲之變法推恩者多矣皆陵遲之漸不可以不正充媛董氏薨追贈婉儀又贈淑妃輟朝成服百官奉慰定諡行冊禮葬給鹵簿公言董氏秩本微病革之日方拜充媛古者婦人無諡近制惟皇后有之鹵簿本以賞軍功未嘗施於婦人惟唐平陽公主有舉兵佐高祖定天下之功乃得給至韋庶人始令妃主葬日皆給鼓吹非令典不足法時有司新定後宮封贈法皇后與妃皆贈三代公言別嫌明微妃不當與后同袁盎引却慎夫人坐正爲此耳天聖親郊太妃止贈二代而況妃乎知嘉祐八年貢舉仁宗崩英宗以哀毀致疾慈聖光獻太后同聽政公首上疏言章獻明肅太后保佑先帝進賢退姦有大功於趙氏特以親用外戚小人故負謗天下今太后初攝大政

大臣忠厚如王曾。清純如張知白。剛正如魯宗道。質直如薛奎者。當信用之。鄙猥如馬季良。譏詔如羅崇勳者。當疎遠之。則天下服。又上疏英宗言。漢宣帝爲昭帝後。終不追尊衛太子。史皇孫。光武起布衣。得天下。自以爲後元帝。亦不追尊鉅鹿都尉南頓君。惟哀安桓靈。皆自旁親。入繼大統。追尊其父祖。天下非之。願以爲戒。時公所得仁宗遺賜珠金。直百餘萬。率同列三上章言。國有大憂。中外窘乏。不可專用乾興故事。若遺賜不可辭。則宜許侍從以上進金錢。佐山陵費。不許公乃以所得珠爲諫院公使錢。金以遺其舅氏。義不藏於家。英宗疾旣平。皇太后還政。公上疏言。治身莫先於孝。治國莫先於公。其言切至。皆母子間人所難言者。時有司立法。皇太后有所取用。有司奏覆。得御寶。乃供。公極論以爲不可。當直下合同。司移所屬立供。如上所取。已乃具數奏。太后以防矯僞。曹佾除使相。兩府皆遷。公言。佾無功而得使相。陛下以慰母心耳。今兩府皆遷。無名。若以還政爲功。則宿衛將帥。內侍小臣。必有覬望。已而都知任守忠等皆遷。公復爭之。因論守忠大姦。陛下爲皇子。非守忠意。沮壞大策。離間百端。賴先帝不聽。及陛下嗣位。反覆革面。交構兩宮。國之大賊。人之巨蠹。乞斬於都市。以謝天下。詔以守忠爲節度副使。斬州安置。天下快之。時有詔陝西刺民兵。號義勇。公上疏極論其害。云。康定慶曆間。籍陝西民爲鄉弓手。已而刺爲保捷。指揮民被其毒。兵終不可用。遇敵先北。正兵隨之。每致崩潰。縣官知其坐食無用。汰遣歸農。而惰游之人不能復反。南畝彊者爲盜。弱者轉死。父老至今流涕也。今義勇何以異此。章六上不從。乞罷諫官。不許。王廣淵除直集賢院。公言。廣淵姦邪。不可近。昔漢景帝爲太子。召上左右飲。衛綰獨稱疾不行。及卽位。待綰有加。周世宗鎮澶淵。張美爲三司吏。掌州之錢穀。世宗私有求假美。悉力應之。及卽位。薄其爲人。不用。今廣淵當

仁宗之世。私自結於陛下。豈忠臣哉。願黜之以厲天下。執政建言。濮安懿王德盛位隆。宜有尊禮。詔太常禮院與兩制議。翰林學士王珪等相顧不敢先。公獨奮筆立議曰。爲之後者爲之子。不敢復顧其私親。今日所以崇奉濮安懿王典禮。宜一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高官大爵。極其尊榮。議成。珪卽敕吏以公手藁爲案。至今存焉。時中外訥謫。御史呂誨。傅堯俞。范純仁。呂大防。趙鼎。趙瞻等。皆爭之。相繼降黜。公上疏乞留之。不可。則乞與之皆貶。初。西戎遣使致祭。而延州指使高宜押伴。傲其使者。侮其國王。使者訴於朝。公與呂誨乞加宜罪。不從。明年。西戎犯邊。殺略吏士。趙滋爲雄州。專以猛悍治邊。公亦論其不可。至是契丹之民。有捕魚界河。伐柳白溝之南者。朝廷以知雄州李中祐爲不材。選將代之。公言國家當戎狄附順時。好與之計較末節。及其桀傲。又從而姑息之。近者西戎之禍。生於高宜。北狄之隙。起於趙滋。朝廷方賢此二人。故邊臣皆以生事爲能。今若選將代中祐。則來者必以滋爲法。而以中祐爲戒。漸不可長。宜敕邊吏。疆場細故。徐以文檄往反。若輕以矢刃相加者。坐之。京師大水。公上疏論三事。皆盡言無所隱諱。除龍圖閣直學士。判流內銓。改右諫議大夫。知治平四年貢舉。神宗卽位。首擢公爲翰林學士。公力辭不許。上面諭公古之君子。或學而不文。或文而不學。惟董仲舒揚雄兼之。卿有文學。何辭爲。公曰。臣不能爲四六。上曰。如兩漢制詔可也。公曰。本朝故事不可。上曰。卿能舉進士取高等。而云不能四六。何也。公趨出。上遣內臣至關門。彊公受告。拜而不受。趣公入謝。曰。上坐以待公。公入。至廷中。以告置公懷中。不得已。乃受。遂爲御史中丞。初中丞王陶論宰相不押常朝。班爲不臣。宰相不從。陶爭之力。遂罷。公旣繼之。言宰相不押班細故也。陶言之過。然愛禮存羊。則不可已。自頃宰相權重。今陶復以言宰相罷。則中丞不可復爲。臣

願俟宰相押班。然後就職。上曰可。陶既出。知陳州。謝章詆宰相不已。執政議再貶陶。公言陶誠可罪。然陛下欲廣言路。屈己受陶。而宰相獨不能容乎。乃已。公上疏論修心之要三。曰仁曰明曰武。治國之要三。曰官人曰信賞曰必罰。其說甚備。且曰臣昔爲諫官。卽以此六言獻仁宗。其後以獻英宗。今以獻陛下。平生力學所得。盡在是矣。公在英宗時。與呂誨同論祖宗之制。句當御藥院常用供奉官。以下至內殿崇班。則出近歲。居此位者。皆暗理官資。食其廩給。非祖宗本意。又故事。年未五十不得爲內侍省押班。今除張茂。則止四十八不可。至是又言之。因論高居簡姦邪。乞加遠竄。章五上。上爲盡罷寄資內臣。居簡亦補外。未幾復留陳承禮。劉有方二人。公復爭之。又言近者王中正往陝西。知涇州。劉渙等諂事中正。而鄜延鈐轄吳舜臣。違失其意。已而渙等進擢。舜臣降黜。權歸中正。謗歸陛下。是去一居簡得一居簡。上手詔問公所從知。公曰臣得之賓客。非一人言。事之有無。惟陛下下知之。若無臣不敢避妄言之罪。萬一有之。不可不察。詔用宮邸直省官郭昭選等四人爲關門祇候。公言國初草創。天步尙艱。故卽位之始。必以左右舊人爲腹心耳目。謂之隨龍。非平日法也。關門祇候。在文臣爲館職。豈可使廝役爲之。英宗山陵。公爲儀仗使。賜金五十兩。銀合三百兩。三上章辭從之。邊吏上言。西戎部將嵬名山欲以橫山之衆。取諒祚以降。詔邊臣招納其衆。公上疏極論以爲名山之衆。未必能制諒祚。幸而勝之。滅一諒祚。生一諒祚。何利之有。若其不勝。必引衆歸我。不知何以待之。臣恐朝廷不獨失信於諒祚。又將失信於名山矣。若名山餘衆尙多。還北不可入南不受。窮無所歸。必將突據邊城以救其命。陛下獨不見侯景之事乎。上不聽。遣將种諤發兵迎之。取綏州。費六十萬萬。西方用兵。蓋自是始矣。兼翰林侍讀學士。登州有不成婚婦。謀殺其夫傷而不死。

者吏疑問。卽承知州事。許遵讞之。有司當婦統而詔貸之。遵上議。準律因犯殺傷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婦當減二等。不當統。詔公與王安石議之。安石是遵議。公言謀殺猶故殺也。皆一事不可分。若謀爲所因。與殺爲二。則故與殺亦可爲二邪。自宰相文彥博以下。皆附公議。然卒用安石言。至今天下非之。權知審官院。百官上尊號。公當答詔。上疏言先帝親郊不受尊號。天下莫不稱頌。末年有建言者。國家與契丹有往來書信。彼有尊號而我獨無。以爲深恥。於是羣臣復以非時上尊號。昔漢文帝時。單于自稱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不聞文帝復爲大名以加之也。願陛下追用先帝本意。不受此名。上大悅。手詔答公。非卿朕不聞此言。善爲答詞。使中外曉然。知朕至誠。非欺衆邀名者。遂終身不復受尊號。執政以河朔災傷。國用不足。乞今歲親郊。兩府不賜金帛。送學士院取旨。公言兩府所賜以匹兩計止二萬。未足以救災。宜自文臣兩省武臣宗室刺史以上皆減半。公與學士王珪王安石同對。公言救災節用。宜自貴近始。可聽兩府辭賜。安石曰。常袞辭賜饌。時議以爲袞自知不能。當詞祿。且國用不足。非當今之急務也。公曰。袞辭祿猶賢於持祿固位者。國用不足。眞急務。安石言非是。安石曰。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財者故也。公曰。善理財者。不過頭會箕歛以盡民財。民窮爲盜。非國之福。安石曰。不然。善理財者。不加賦而上用足。公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譬如雨澤夏澇則秋旱。不加賦而上用足。不逼設法陰奪民利。其害甚於加賦。此乃桑羊欺漢武帝之言。太史公書之。以見武帝不明耳。至其末年盜賊蠭起。幾至於亂。若武帝不悔禍。昭帝不變法。則漢幾亡。爭議不已。王珪進曰。救災節用。宜自貴近始。司馬光言是也。然所費無幾。恐傷國體。王安石言亦是。惟明主裁擇。上曰。朕意與光同。然姑

以不允答之。會安石當制。遂引常衮事責兩府。兩府亦不復詞。兼史館修撰。上問公可爲諫官者。公薦呂誨。誨以天章閣待制知諫院。詔公與張茂則同相。視二股河及生堤利害。公用都水監丞宋昌言策。乞於二股之西置上約水東流。若東流日深。北流自淺。薪芻漸備。乃塞其北。放出御河。胡盧河下流。以紓恩冀深瀛以西之患。時議者多不同。公於上前反覆論難甚苦。卒從之。後皆如公言。賜詔獎諭。王安石始爲政。創立制置三司條例司。建爲青苗助役水利均輸之政。置提舉官四十餘員。行其法於天下。謂之新法。公上疏逆陳其利害。日後當如是。行之十餘年。無一不如公言者。天下傳誦以公爲眞宰相。雖田父野老。皆號公司馬相公。而婦人孺子知其爲君實也。邇英進讀。至蕭何曹參事。公曰。參不變何法。得守成之道。故孝惠高后時。天下晏然。衣食滋殖。上曰。漢守蕭何之法。不變可乎。公曰。何獨漢也。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武王克商。曰。乃反商政。政由舊。然則雖周亦用商政也。書曰。無作聰明亂舊章。漢武帝用張湯言。取高帝法紛更之。盜賊半天下。元帝改宣帝之政。而漢始衰。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變也。後數日。呂惠卿進講。因言先王之法。有一年而變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有五年一變者。巡狩考制度是也。有三十年一變者。刑罰世輕世重是也。有百年不變者。父慈子孝。兄弟友恭是也。前日光言非是。其意以諷朝廷。且譏臣爲條例司官耳。上問公惠卿言何如。公曰。布法象魏。布舊法也。何名爲變。若四孟月朔。屬民讀法。爲時變。月變耶。諸侯有變禮易樂者。王巡守則誅之。王不自變也。刑新國用輕典。亂國用重典。平國用中典。是爲世輕世重。非變也。且治天下。譬如居室。弊則修之。非大壞不更造也。大壞而更造。非得良匠美材不成。今二者皆無。臣恐風雨之不庇也。公卿侍從皆在此。願陛下問之三司使。

掌天下財。不才而黜可也。不可使兩府侵其事。今爲制置三司條例司何也。宰相以道佐人主。安用例。苟用例而已。則胥史足矣。今爲看詳中書條例司何也。惠卿不能對。則詆公曰。光爲侍從。何不言。言而不從。何不去。公作而答曰。是臣之罪也。上曰。相與論是非耳。何至是。講畢。賜坐戶外。將出。上命徙坐戶內。左右皆避去。上曰。朝廷每更一事。舉朝訥訥何也。王珪曰。臣疎賤在闕門之外。朝廷之事不能盡知。借使聞之道路。又不知其虛實也。上曰。聞則言之。公曰。青苗出息。平民爲之。尙能以蠶食下戶。至飢寒流離。况縣官法度之威乎。惠卿曰。青苗法。願取則與之。不願不彊也。公曰。愚民知取債之利。不知還債之害。非獨縣官不彊。富民亦不彊也。臣聞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若之何。昔太宗平河東。立和糴法。時米斛十餘。草束八錢。民樂與官爲市。其後物貴而和糴不解。遂爲河東世世患。臣恐異日之青苗。猶河東之和糴也。上曰。陝西行之久矣。民不以爲病。公曰。臣陝西人也。見其病不見其利。朝廷初不許也。而有司尙能以病民。况立法許之乎。上曰。坐倉糴米何如。坐者皆起曰。不使上已罷之幸甚。上曰。未罷也。公曰。京師有七年之儲。而錢常乏。若坐倉錢益乏。米益陳。奈何。惠卿曰。坐倉得米百萬斛。則省東南百萬之漕。以其錢供京師。何患無錢。公曰。東南錢荒而米狼戾。今不糴米而漕錢。棄其有餘。取其所無。農末皆病矣。侍講吳申起曰。光言至論也。公曰。此皆細事。不足煩人主。但當擇人而任之。有功則賞。有罪則罰。此則陛下職也。上曰。然。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公趨出。上曰。卿得無以惠卿之言不樂乎。公曰。不敢。韓琦上疏論青苗之害。上感悟。欲罷其法。安石稱疾求去。會拜公樞密副使。公上章力辭。至六七。曰。上誠能罷制置條例司。追還提舉官。不行青苗助役等法。雖不用臣。臣受賜多矣。不然。終不敢受命。上遣人

謂公樞密兵事也。官各有職，不當以他事爲詞。公言：臣未受命，則猶侍從也。於事無不可言者。安石起視事，青苗法卒不能。公亦卒不受命，則以書喻安石，三往反，開喻苦至，猶幸安石之聽而改也。且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彼忠信之士，於公當路時，雖齟齬可憎，後必徐得其力，諂諛之人，於今誠有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必有賣公以自售者。意謂呂惠卿對賓客輒指言之曰：覆王氏者，必惠卿也。小人本以利合，勢傾利移，何所不至。其後六年，而惠卿叛安石，上書告其罪，苟可以覆王氏者，靡不爲也。由是天下服公先知。公求補外，上猶欲用公，公不可以端明殿學士出知永興軍，朝辭進對，猶乞免本路青苗助役，宜撫使下令，分義勇四番，欲以更戍邊，選諸軍驍勇募閭里惡少爲奇兵，調民爲乾糧餼飯，雖內郡不被邊，皆修城池樓櫓，如邊郡，且遣兵就糧，長安河中邠三輔騷然。公上疏極言，方凶歲，公私困弊，不可舉事，而永興一路城池樓櫓皆不急，乾糧餼飯昔嘗造，後無用腐棄之，宜撫司令，臣皆未敢從。若之軍與臣坐乏，於是一路獨得免，頃之詔移知許州，不赴，遂乞判西京留司御史臺以歸，自是絕口不論事，以祀明堂，恩加上柱國。至熙寧七年，上以天下旱蝗，詔求直言，公讀詔泣下，欲默不忍，乃復陳六事：一青苗，二免役，三市易，四邊事，五保甲，六水利。此尤病民者，宜先罷。又以書責宰相吳充：天子仁聖如此，而公不言何也？元豐五年，公忽得語，澀疾自疑，當中風，乃豫作遺表，大略如六事，加詳盡，感慨親書，緘封置臥內，且死，當以授所善范純仁、范祖禹使上之。凡居洛十五年，再任留司御史臺，四任提舉崇福宮，官制行，改太中大夫，加資政殿學士，神宗崩，公赴闕臨，衛士見公入，皆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民遮道呼曰：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所在數千人聚觀之。公懼，會放辭謝，遂徑歸洛。太皇太后聞之，詰問主者，遣使勞公，問所當先者，公言：

近歲士大夫以言爲諱。閭閻愁苦於下。而上不知。明主憂勲於上。而下無所訴。此罪在羣臣。而愚民無知。歸怨先帝。宜下詔首開言路。從之。下詔勝朝堂。而當時有不欲者。於詔語中設六事以禁切言者。曰。若陰有所懷。犯非其分。或扇搖機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以觀望朝廷之意。以僥倖希進。下以眩惑流俗之情。以干取虛譽。若此者。必罰無赦。太皇太后封詔草以問公。公曰。此非求諫。乃拒諫也。人臣惟不言。言則入六事矣。時太府少卿宋彭年。水部員外郎王諤。皆應詔言事。有欲借此二人以懲天下言者。皆以非職而言。贖銅三十斤。公具論其情。且請改賜詔書行之。天下從之。於是四方吏民言新法不便者數千人。公方草具所當行者。而太皇太后已有旨。散遣修京城役夫。罷減皇城內覘者。止御前工作。出近侍之無狀者三十餘人。戒敕中外無敢苛刻暴斂。廢導洛司物貨場。及民所養戶馬寬保馬限。皆從中出。大臣不與。公上疏謝。當今急務。陛下略已行之矣。小臣稽慢。罪當萬死。詔除公知陳州。且過闕入見。使者勞問。相望於道。至則拜門下侍郎。公力辭不許。數賜手詔。先帝新棄天下。天子冲幼。此何時而君辭位耶。公不敢復辭。以覃恩遷通議大夫。初神宗皇帝以英偉絕人之資。勵精求治。凜凜乎漢宣帝。唐太宗之上矣。而宰相王安石用心過當。急於功利。小人得乘間而入。呂惠卿之流。以此得志。後者慕之。爭先相高。而天下病矣。先帝明聖。獨覺其非。出安石金陵。天下欣然。意法必變。雖安石亦自悔恨。其去而復用也。欲稍自改。而惠卿之流。恐法變身危。持之不肯改。然先帝終疑之。遂退安石。八年不復召。而惠卿亦再逐不用。元豐之末。天下多故。及二聖嗣位。民日夜引領以觀新政。而進說者以爲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欲稍損其甚者。毛舉數事以塞人言。公慨然爭之。曰。先帝之法。其善者。雖百世不可變也。若安石惠卿等所建爲天下害。非

先帝本意者。改之當如救焚拯溺。猶恐不及。昔漢文帝除肉刑。斬右趾者棄市。笞五百者多死。景帝元年。卽改之。武帝作鹽鐵權酤均輸等法。昭帝罷之。唐代宗縱宦官。公求賂遺。置客省。拘滯四方之人。德宗立。未三月罷之。德宗晚年爲官市。五坊小兒暴橫。鹽鐵月進羨餘。順宗卽位罷之。當時悅服。後世稱頌。未有或非之者也。況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衆議乃定。公以爲治亂之機在於用人。邪正一分。則消長之勢自定。每論事必以人物爲先。凡所進退。皆天下所謂當然者。然後朝廷清明。人主始得聞天下利害之實。遂罷保甲團教。依義勇法。歲一閱。保馬不復買。見在者還監牧。給諸軍。廢市易法。所儲物皆鬻之。不取息。而民所欠錢。皆除其息。京東鑄鐵錢。河北江西福建湖南鹽及福建茶法。皆復其舊。獨川陝茶。以邊用未卽罷。遣使相視。去其甚者。戶部左右曹錢穀皆領之。尙書凡昔之三司使事。有散隸五曹及寺監者。皆歸戶部。使尙書周知其數量。入以爲出。於是天下釋然。曰此先帝本意也。非吾君之子。不能行吾君之意。時獨免役青苗將官之法。猶在。而西戎之議未決也。山陵畢。遷公正議大夫。公自以不與願命。不敢當。詔不許。元祐元年正月。公始得疾。詔公與尙書左丞呂公著朝會。與執政異班。再拜而已。不舞蹈。公疾益甚。歎曰。四患未除。吾死不瞑目矣。乃力疾上疏。論免役五害。乞直降敕罷之。率用熙寧以前法。有未便州縣監司節級以聞。爲一路一州一縣法。詔卽日行之。又論西戎大略。以和戎爲便。用兵爲非。時異議者甚衆。公持之益堅。其後太師文彥博議與公合。衆不能奪。又論將官之害。詔諸將兵皆隸州縣。軍政委守令通決之。又乞廢提舉常平司。以其事歸之轉運使。及提點刑獄。公謂監司多新進少年。務爲刻急。天下病之。乞自太中大夫待制以上。於郡守中舉。轉運使提點刑獄於通判中舉。轉運判官又以文學德行吏事。

武略等爲十科。以求天下遺才。命文臣升朝以上。歲舉經明行脩一人。以爲進士高選。皆從之。拜左僕射。疾稍間。將起視事。詔免朝覲。許以肩輿。三日一入都堂。或門下尙書省。公不敢當。曰。不見君。不可以視事。詔公肩輿至內東門。子康扶入對小殿。且曰。毋拜。公惶恐入對。延和殿再拜。遂罷青苗錢。專行常平糶糴法。以歲上中下熟爲三等。穀賤及下等。則增價糶貴。及上等。則減價糶。惟中等則否。及下等而不糶。及上等而不糶。皆坐之。時二聖恭儉慈孝。視民如傷。虛己以聽。公公知無不爲。以身任天下之責。數月復病。以九月丙辰朔薨於西府。享年六十八。太皇太后聞之。慟上亦感涕不已。時方躬祀明堂。禮成不賀。二聖皆臨其喪。哭之哀甚。輟視朝。贈太師溫國公。極以一品禮服。賻銀三千兩。絹四千匹。賜龍腦水銀以斂。命戶部侍郎趙瞻入內。內侍省押班馮宗道護其喪。歸葬夏縣。官其親族十八人。公忠信孝友。恭儉正直。出於天性。自少及老。語未嘗妄。其好學如飢之嗜食。於財利紛華。如惡惡臭。誠心自然。天下信之。退居於洛。往來陝郊陝洛間。皆化其德。師其學。法其儉。有不善。曰。君實得無知之乎。博學無所不通。音樂律歷天文書數。皆極其妙。晚節尤好禮。爲冠婚喪祭法。適古今之宜。不喜釋老。曰。其微言不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不事生產。買第洛中。僅庇風雨。有田三頃。喪其夫人。質田以葬。惡衣菲食。以終其身。自以遭遇聖明。言聽計從。欲以身徇天下。躬親庶務。不舍晝夜。賓客見其體羸。曰。諸葛孔明二十罰以上。皆親之。以此致疾。公不可以不戒。公曰。死生命也。爲之益力。病革。諄諄不復自覺。如夢中語。然皆朝廷天下事也。旣沒。其家得遺奏八紙。上之。皆手扎論當世要務。京師民畫其像。刻印鬻之。家置一本。飲食必祝焉。四方皆遣人購之。京師時畫工有致富者。有文集八十卷。資治通鑑三百二十四卷。考異三十卷。歷年圖七卷。通歷八十卷。稽古

錄二十卷。本朝百官公卿表六卷。翰林詞草三卷。注古文孝經一卷。易說三卷。注繫辭二卷。注老子道德論二卷。集注太元經八卷。大學中庸義一卷。集注楊子十三卷。文中子傳一卷。河外諸目三卷。書儀八卷。家範四卷。續詩話一卷。遊山行記十二卷。醫問七篇。其文如金玉穀帛藥石也。必有適於用。無益之文。未嘗一語及之。初公患歷代史繁重。學者不能綜。况於人主。遂約戰國至秦二世。如左氏體爲通志八卷。以進。英宗悅之。命公續其書。置局祕閣。以其素所賢者。劉攽。劉恕。范祖禹爲屬官。凡十九年而成。起周威烈王訖五代。上下一千三百六十二載。其是非疑似之間。皆有辨論。一事而數說者。必考合異同而歸之一。作者異以志之。神宗尤重其書。以爲賢於荀悅。親爲製敍。賜名資治通鑑。詔邇英讀其書。賜穎邸舊書二千四百二卷。書成。拜資政殿學士。賜金帛甚厚。娶張氏。禮部尙書存之女。封清河郡君。先公卒。追封溫國夫人。子三人。唐童。皆早亡。康今爲祕書省校書郎。孫二人。植。桓。皆承務郎。公歷事四朝。皆爲人主所敬。然神宗知公最深。公思有以報之。常摘孟子之言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故雖議論違忤。而神宗識其意。待之甚厚。及拜資政殿學士。蓋有意復用公也。夫復用公者。豈徒然哉。將必行其所言。公亦識其意。故爲政之日。自信而不疑。嗚呼。若先帝可謂知人矣。其知之也深。公可謂不負所知。其報之也大。軾從公遊二十年。知公平生爲詳。故錄其大者爲行狀。其餘非天下所以治亂安危者。皆不載。謹狀。

卷三十七

神道碑一首

富鄭公神道碑

宋興百三十年。四方無虞。人物歲滋。蓋自秦漢以來。未有若此之盛者。雖所以致之非一道。而其要在於兵不用。用不久。常使智者謀之。而仁者守之。雖至於無窮。可也。契丹自晉天福以來。踐有幽薊。北鄙之警。略無寧歲。凡六十有九年。至景德元年。舉國來寇。攻定武。圍高陽。不克。遂陷德清。以犯天雄。真宗皇帝用宰相寇準計。決策親征。既次澶淵。諸道兵大會行在。虜旣震動。兵始接射。殺其驍將順國王撻覽。虜懼。遂請和。時諸將皆請以兵會界河上。邀其歸。徐以精甲臨其後。殲之。虜懼。求哀於上。上曰。契丹幽薊。皆吾民也。何多以殺爲。遂詔諸將按兵勿伐。縱契丹歸國。虜自是通好守約。不復盜邊者三十有九年。及趙元昊叛。西方轉戰連年。兵久不決。契丹之臣有貪而喜功者。以我爲怯。且厭兵。遂教其主設詞以動我。欲得晉高祖所與關南十縣。慶曆二年。聚重兵境上。遣其臣蕭英。劉六符來聘。兵旣壓境。而使來非時。中外忿之。仁宗皇帝曰。契丹吾兄弟之國。未可棄也。其有以大鎮撫之。命宰相擇報聘者。時虜情不可測。羣臣皆莫敢行。宰相舉右正言知制誥富公。公卽入對便殿。叩頭曰。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死。上爲動色。乃以公爲接伴。英等入境。上遣中使勞之。英託足疾不拜。公曰。吾嘗使北。病臥車中。聞命輒起拜。今中使至。而公不起。此何禮也。英矍然起拜。公開懷與語。不以夷狄待之。英等見公傾盡。亦不復隱其情。遂去。左右密以其主所欲得者告公。且曰。可從從之。不可從更以一事塞之。公具以聞。上命御史中丞賈昌朝館伴。不許割地。而許增歲幣。且命公報聘。旣至六符館之。往反十數。皆論割地必不可狀。及見虜主問故。虜主曰。南朝

違約塞鴈門增塘水治城隍籍民兵此何意也羣臣請舉兵而南寡人以謂不若遣使求地求而不獲舉兵未晚也公曰北朝忘章聖皇帝之大德乎澶淵之役若從諸將言北兵無得脫者且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北朝諸臣爭勸用兵者此皆其身謀非國計也虜主驚曰何謂也公曰晉高祖欺天叛君而求助於北末帝昏亂神人奔之是時中國狹小上下離叛故契丹全師獨克雖虜獲金幣充牣諸臣之家而壯士健馬物故大半此誰任其禍者今中國提封萬里所在精兵以百萬計法令修明上下一心北朝欲用兵能保其必勝乎曰不能公曰勝負未可知就使其勝所亡士馬羣臣當之歟抑人主當之歟若通好不絕歲幣盡歸人主臣下所得止奉使者歲一二人耳羣臣何利焉虜主大悟首肯者久之公又曰塞鴈門者以備元昊也塘水始於何承矩事在通好前地卑水聚勢不得不增城隍皆修舊民兵亦舊籍特補其缺耳非違約也晉高祖以盧龍一道賂契丹周世宗復伐取關南皆異代事宋興已九十年若各欲求異代故地豈北朝之利也哉本朝皇帝之命使臣則有詞矣曰朕爲祖宗守國必不敢以其地與人北朝所欲不過利其租賦耳朕不欲以地故多殺兩朝赤子故屈己增幣以代賦入若北朝必欲得地是志在敗盟假此爲詞耳朕亦安得獨避用兵乎澶淵之盟天地鬼神實臨之今北朝首發兵端過不在朕天地鬼神豈可欺也哉虜大感悟遂欲求婚公曰婚姻易以生隙人命修短不可知不若歲幣之堅久也本朝長公主出降齋送不過十萬緡豈若歲幣無窮之獲哉虜主曰卿且歸矣再來當擇一授之卿其遂以誓書來公歸復命再聘受書及口傳之詞于政府既行次樂壽謂其副曰吾爲使者而不見國書萬一書詞與口傳者異則吾事敗矣發書視之果不同

乃馳還都。以晡入見宿學士院。一夕易書而行。既至虜。虜不復求婚。專欲增幣。曰：「南朝遣我書當曰獻。否則曰納。公爭不可。」虜主曰：「南朝既懼我矣。何惜此二字？若我擁兵而南。得無悔乎？」公曰：「本朝皇帝兼愛南北之民。不忍使蹈鋒鏑。故屈己增幣。何名爲懼哉？若不得已而至於用兵。則南北敵國。當以曲直爲勝負。非使臣之所憂也。」虜主曰：「卿勿固執。古亦有之。」公曰：「自古惟唐高祖借兵於突厥。故臣事之。當時所遣或稱獻納。則不可知。其後頡利爲太宗所擒。豈復有此禮哉？」公聲色俱厲。虜知不可奪。曰：「吾當自遣人議之。於是留所許增幣誓書。復使耶律仁先及六符以其國誓書來。且求爲獻納。」公奏曰：「臣旣以死拒之。虜氣折矣。可勿復許。虜無能爲也。」上從之。增幣二十萬。而契丹平。北方無事。蓋又四十八年矣。契丹君臣至今誦其語。守其約。不忍敗者。以其心曉然。知通好用兵利害之所在也。故臣嘗竊論之。百餘年間。兵不大用者。真宗仁宗之德。而寇準與公之功也。公諱弼。字彥國。河南人。曾大父內黃令諱處謙。大父商州馬步使諱令荀。考尚書都官員外郎諱言。皆以公貴。贈太師。中書令。尚書令。封鄧韓秦三國公。曾祖母劉氏。祖母趙氏。母韓氏。封魯韓秦三國太夫人。公幼篤學。有大度。范仲淹見而識之。曰：「此王佐才也。」懷其文以示王曾。晏殊。殊卽以女妻之。仁宗復制科。仲淹謂公子當以是進。天聖八年。公以茂材異等中第。授將作監丞。知河南府長水縣。用李迪辟。簽書河陽節度判官事。丁秦國公憂。服除。會郭后廢。范仲淹爭之。貶知睦州。公上言。朝廷一舉而獲二過。縱不能復。後宜還仲淹。以來忠言。通判絳州。景祐四年。召試館職。遷太子中允。直集賢院。從王曾辟。通判鄆州。寶元初。趙元昊反。公上疏陳八事。且言元昊遣使求割地。邀金帛。使者部從儀物如契丹。而詞甚倨。此必元昊腹心謀。臣自請行者。宜出其不意。斬之都市。又言夏守贛庸人也。平

時猶不當用。而況艱難之際，可爲樞密乎？議者以爲有宰相氣，召還爲開封府推官，擢知諫院。康定元年，日食，正旦，公言：「請罷燕徹樂，雖虜使在館，亦宜就賜飲食而已。」執政以爲不可，公曰：「萬一北虜行之，爲朝廷羞，後使虜遠者云：虜中罷燕，如公言。」仁宗深悔之。初，宰相惡聞忠言，下令禁越職言事。公因論日食，以謂應天變，莫若通下情，遂除其禁。元昊寇鄜延，殺二萬人，破金明，擒李士斌。延帥范雍鈐轄盧守勲閉門不救，中貴人黃德和引兵先走。劉平、石元孫戰死，而雍守勲歸罪於通判計章用。都監李康伯皆竄嶺南，德和誣奏平降賊，詔以兵圍守其家。公言：「平自環慶引兵來援，以姦臣不救，故敗。竟罵賊不食而死，宜卹其家。」守勲德和皆中官，怙勢誣人，冀以自免，宜竟其獄。樞密院奏方用兵，獄不可遂。公言：「大臣附下罔上，獄不可不竟。」時守勲男昭序爲御藥，公奏乞罷之。德和竟坐腰斬。延州民二十人詣闕告急，上召問，具得諸將敗亡狀，執政惡之，命邊郡禁民擅赴闕者。公言：「此非陛下意，宰相惡上知四方有敗耳。民有急，不得訴之朝，則西走元昊，北走契丹矣。」夏守贊爲陝西都總管，又以入內都知王守忠爲都鈐轄。公言：「用守贊，旣爲天下笑，而守忠鈐轄，乃與唐中官監軍無異。將吏必怨懼。」盧守勲黃德和覆車之轍，可復蹈乎？詔罷守忠。時又用觀察使魏昭昞爲同州，鄭守忠爲殿前都指揮使，高化爲步軍都指揮使。公言：「昭昞乳臭兒，必敗事。守忠與化故親事官，皆奴才小人，不可用。」詔遣侍御史陳洎往陝西督修城，且城潼關。公言：「天子守在四夷，今城潼關，自關以西爲棄之耶？語皆侵執政，自用兵以來，吏民上書者甚衆，初不省用。公言：「知制誥本中書屬官，可選二人置局中書，考其所言，可用用之。」宰相以付學士。公言：「此宰相儉安，欲以天下是非盡付他人，乞與廷辯。」又言：「邊事系國安危，不當專委樞密院。」周宰相魏仁浦兼樞密使，國初范質王

溥亦以宰相參知樞密院事。今兵興，宜使宰相以故事兼領。仁宗曰：「軍國之務，當盡歸中書。樞密非古官，然未欲遽廢。內降令中書同議樞密院事，且書其檢宰相以內降納上前。」曰：「恐樞密院謂臣奪權。」公曰：「此宰相避事耳，非畏奪權也。時西夏首領吹同乞砂吹同山乞，各稱僞將，相來降，補借奉職，羈置荆湖。公言二人之降，其家已族矣，當厚賞以勸來者。」上命以所言送中書，公見宰相論之，宰相初不知也。公嘆曰：「此豈小事而宰相不知耶？更極論之。」上從公言，以宰相兼樞密使，除鹽鐵判官，遷太常丞史館修撰，奉使契丹。二年，改右正言，知制誥，糾察在京刑獄。時有用僞牒爲僧者，事覺，乃堂吏爲之，開封按餘人而不及吏，公白執政，請以吏付獄，執政指其坐曰：「公卽居此，無爲近名。」公正色不受，其言曰：「必得吏乃止。」執政滋不悅，故薦公使契丹，欲因事罪之。歐陽脩上書引顏真卿使李希烈事留公不報，使還，除吏部郎中樞密直學士，懇辭不受，始受命。聞一女卒，再受命，聞一男生，皆不顧而行，得家書不發而焚之，曰：「徒亂人意。」尋遷翰林學士，公見上力辭曰：「增歲幣，非臣本志也，特以朝廷方討元昊，未暇與虜角，故不敢以死爭，其敢受乎？」慶曆三年三月，遂命公爲樞密副使，辭之愈力，改授資政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七月，復除樞密副使，公言虜旣通好，議者便謂無事，邊備漸弛，虜萬一敗盟，臣死且有罪，非獨臣不敢受，亦願陛下思夷狄，輕悔中原之恥，臥薪嘗膽，不忘修政，因以告納上前而罷。逾月，復除前命。時元昊使辭羣臣班紫宸殿門，上俟公綴樞密院班乃坐，且使宰相章德象諭公曰：「此朝廷特用，非以使虜故也。」公不得已乃受。時晏殊爲相，范仲淹爲參知政事，杜衍爲樞密使，韓琦與公副之，歐陽脩、余靖、王素、蔡襄爲諫官，皆天下之望。魯人石介作慶曆聖德詩，歷頌羣臣，皆得其實，曰：「維仲淹弼一夔一契，天下不以爲過。」公旣以社稷自任，而

仁宗責成於公與仲淹。望太平於期月之間。數以手詔督公等條具其事。又開天章閣。召公等坐。且給筆札。使書其所欲爲者。遣中使數人更往督之。且命仲淹主西事。公主北事。公遂與仲淹各上當世之務十餘條。又自上河北安邊十三策。大略以進賢退不肖。止僥倖去宿弊爲本。欲漸易諸路監司之。不才者。使澄汰所部吏。於是小人始不悅矣。元昊遣使以書來。稱男而不臣。公言契丹臣元昊。而我不臣。則契丹爲無敵於天下。不可許。乃卻其使。卒臣之。四年七月。契丹來告。舉兵討元昊。十二月。詔冊元昊爲夏國主。使將行而止之。以俟虜使。公曰。若虜使未至而行。則事自我出。既至。則恩歸契丹矣。從之。是歲。契丹受禮雲中。且發兵會元昊。伐呆兒族於河東。爲近。上問公曰。虜得無與元昊襲我乎。公曰。虜自得幽薊。不復由河東入寇者。以河北平易富饒。而河東嶮瘠。且虞我出鎮定。擣燕薊之虛也。今兵出無名。契丹大國。決不爲此。就使妄動。當出我不意。不應先言受禮雲中也。元昊本與契丹約。相左右以困中國。今契丹背約。結好於我。獨獲重幣。元昊有怨言。故虜築威塞州以備之。呆兒屢殺威塞人。虜疑元昊使之。故爲是役。安能合而寇我哉。或請調發爲備。公曰。虜雖不來。猶欲以虛聲困我。若調發正墮其計。臣請任之。虜若入寇。臣爲罔上。且誤國。上乃止。虜卒不動。公謂契丹異日作難。必於河朔。旣上十三策。又請守一郡行其事。小人怨公不已。而大臣亦有以飛語譏公者。上雖不信。公懼。因保州賊平。求爲河北宣撫使以避之。使將還。除資政殿學士。知鄆州兼京東西路安撫使。譏者不已。罷安撫使。歲餘。譏不驗。加給事中。移知青州兼京東東路安撫使。河朔大水。民流京東。公擇所部豐稔者五州。勸民出粟。得十五萬斛。益以官廩。隨所在貯之。得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資待闕寄居者。皆給其祿。使卽民所聚。選老弱。

病瘠者廩之。山林河泊之利，有可取以爲生者，聽流民取之。其主不得禁。官吏皆書具勞約爲奏請，使他日得以次受賞於朝。率五日輒遣人以酒肉糗飯勞之。出於至誠，人人爲盡力。流民死者爲大家葬之。謂之叢冢。自爲文祭之。明年麥大熟，流民各以遠近受糧而歸。凡活五十餘萬人。募而爲兵者又萬餘人。上聞之，遣使勞公。卽拜禮部侍郎。公曰：「救災守臣職也，辭不受。」前此救災者皆聚民城郭中，煮粥食之。飢民聚爲疾疫，及相蹈藉死，或待次數日不食，得粥皆僵仆，名爲救之而實殺之。自公立法簡便，周至天下，傳以爲法。至于今，不知所活者幾千萬人矣。王則據貝州叛，齊州禁兵馬達，張青與姦民張握等得劍印于妖師，欲以其衆叛，將屠城以應。則握之壻楊俊詣公告之。齊非公所部，恐事泄變生。時中貴人張從訓銜命至青，公度從訓可使，卽以事付從訓，使馳至郡發吏卒取之，無得脫者。且自劾擅遣中使罪。仁宗嘉之，再除禮部侍郎。公又懇辭不受。遷資政殿大學士，以明堂恩除禮部侍郎。徙知鄭州。又徙蔡州，加觀文殿學士。知河陽。遷戶部侍郎。除宣徽南院使，判并州。兼河東經略安撫使。至和二年，召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與文彥博並命。宣制之日，士大夫相慶於朝。仁宗密覘知之。歐陽脩奏事殿上，上具以語脩。且曰：「古之求相者，或得於夢卜。今朕用二相，人情如此，豈不賢於夢卜也哉？」脩頓首稱賀。仁宗弗豫。大臣不得見。中外憂恐。文彥博與公等直入問疾。內侍止之不可。因以監視禳禱爲名，乞留宿內殿。事皆關白而後行。禁中肅然。嘉祐三年，加禮部尚書。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公之爲相，守格法，行故事，而附以公議，無心於其間。故百官任職，天下無事。以所在民力困弊，賦役不均，遣使分道相視，裁減，謂之寬卹。民力又弛，茶禁以通商賈，省刑獄，天下便之。六年，丁秦國太夫人憂，詔爲罷春燕故事。執政遇喪皆起復。

公以謂金革變禮不可用於平世。仁宗待公而爲政。五遣使起之。卒不從命。天下稱焉。英宗卽位。拜樞密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戶部尚書。逾年以足疾求解機務。章二十上。拜鎮海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河陽。封祈國公。公五上章辭使相。且言真宗以前不輕以此授人。仁宗卽位之初。執政欲自爲地。故開此。比終仁宗之世。宰相樞密使罷者。皆除使相。至不稱職。有罪者亦然。天下非之。今陛下卽位。願立法自臣始。不從。神宗卽位。改鎮武寧軍。進封鄭國公。公又乞罷使相。乃以爲尚書左僕射。觀文殿大學士。集禧觀使。召赴闕。公以足疾固辭。復判河陽。熙寧元年移汝州。且詔入覲。以公足疾。許肩輿至殿門上。特爲御內東門小殿見之。令男紹隆入扶。且命無拜。坐語從容。至日昃。賜紹隆五品服。再對。上欲留公爲集禧觀使。力辭赴郡。明年二月除司空兼侍中。昭文館大學士。賜甲第一區。皆辭不受。復拜左僕射。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旣至。未見有於上前言災異者。天數非人事得失所致者。公聞之。歎曰。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爲者。去亂亡無幾矣。此必姦臣欲進邪說。故先導上以無所畏。使輔拂諫。諍之臣無所復施其力。此治亂之機也。吾不可以不速救。卽上書數千言。雜引春秋洪範及古今傳記人情物理。以明其決不然者。羣臣請上尊號及作樂。上以久旱不許。羣臣固請作樂。公又言故事有災變皆微樂。恐上以同天節虜使當上壽。故未斷其請。臣以爲此盛德事。正當以示夷狄。乞并罷上壽。從之。卽日而雨。公又上疏。願益畏天。戒遠姦佞。近忠良。上親書答詔曰。義忠言親。理正文直。苟非意在愛君。志存王室。何以臻此。敢不置之枕席。銘諸肺腑。終老是戒。更願公不替今日之志。則天災不難弭。太平可立俟也。公旣上疏謝。復申戒不已。願陛下待羣臣不以同異爲喜怒。不以喜怒爲用捨。公始見上。上問邊事。公曰。

陛下卽位之始。嘗布德行惠。願二十年口不言兵。因以九事爲戒。八月以疾辭位。拜武寧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河南復以公請改亳州。時方行青苗息錢法。公以謂此法行則財聚於上。人散於下。且富民不願請。願請者皆貧民。後不可復得。故持之不行。而提舉常平倉趙濟勅公以大臣格新法。法行當自貴近者始。若置而不問。無以令天下。乃除左僕射判汝州。公言新法臣所不曉。不可以復治郡。願歸洛養疾。許之。尋請老。拜司空復武寧節度及平章事。進封韓國公。致仕。公雖居家。而朝廷有大利害。知無不言。交趾叛。詔郭逵等討之。公言海嶠嶮遠。不可以責其必進。願詔逵等擇利進退。以全王師。契丹來爭河東地界。上手詔問公。公言熙河諸郡皆不足守。而河東地界決不可許。元豐三年。官制行。改授開府儀同三司。是歲故參知政事王堯臣之子同老上言。至和三年。仁宗弗豫。其父堯臣嘗與文彥博劉沆及公同決大策。乞立儲嗣。仁宗許之。會翊日有瘳。故緩其事。人無復知者。以其父堯臣所撰詔草上之。上以問彥博。彥博言與同老合。上嘉公等勳績如此。而終不自言。下詔以公爲司徒。且以其子紹京爲開門祇候。六年閏六月丙申。薨于洛陽私第之正寢。享年八十。手封遺表。使其子上之。世莫知其所言者。上聞訃。震悼爲輟視朝。內出祭文。遣使至奠。所以賻卹其家者甚厚。贈太尉。諡曰文忠。十一月庚申。葬於河南府河南縣金谷鄉南張里。公之配曰周國夫人晏氏。後公四年卒。子男三人。曰紹庭。朝奉郎。曰紹京。供備庫副使。後公一月卒。曰紹隆。光祿寺丞。早卒。女四人。長適保寧軍節度使北京留守馮京。卒。又以其次繼室。封安化郡夫人。次適承議郎范大琮。次適宣德郎范大珪。孫男三人。定方。承事郎。直清承奉郎。直亮。假承務郎。公性至孝。恭儉好禮。與人言。雖幼賤。必盡敬。氣色穆然。終身不見喜愠。然以單車入不測之虜廷。詰其君

臣折其口而服其心。無一語少屈。所謂大勇者乎。其好善疾惡。蓋出於天資。常言君子小人如冰炭。決不可以同器。若兼收並用。則小人必勝。薰蕕雜處。終必爲臭。其爲宰相及判河陽。最後請老家居。凡三上章。皆言天子無職事。惟辨君子小人而進退之。此天子之職也。君子與小人並處。其勢必不勝。君子不勝。則奉身而退。樂道無悶。小人不勝。則交結構扇。千歧萬轍。必勝而後已。小人復勝。必遂肆毒於善良。無所不爲。求天下不亂不可得也。其爲文章。辯而不華。質而不俚。有文集八十卷。天聖應詔集十一卷。諫垣集三卷。制草五卷。奏議十三卷。表章三十卷。河北安邊策一卷。奉使錄四卷。青州振濟策三卷。平生所薦甚衆。尤知名者十餘人。如王質與其弟素。余靖。張瓌。石介。孫復。吳奎。韓維。陳襄。王鼎。張盥。之杜杞。陳希亮。之流。皆有聞於世。世以爲知人。元祐元年六月有詔。以公配享神宗皇帝廟庭。明年以明堂恩。加贈太師。紹庭請于朝曰。先臣墓碑未立。願有以寵綏之上。爲親篆其首。曰。顯忠尙德之碑。且命臣軾撰次其事。謹拜手稽首而獻言曰。世未嘗無賢也。自堯舜三代。以至於今。有是君則有是臣。故仁宗英宗。至於神考。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則天畀以人。光明偉傑。有如公者。觀公之行事而味其平生。則三宗之盛德。可不問而知也。古之人。臣功高則身危。名重則謗生。故命世之士。罕能以功名終始者。臣觀三宗所以待公。全其功名而保其終始。蓋可謂至矣。方契丹求割地。上命宰相歷問近臣。孰能爲朕使虜者。皆以事辭免。公獨慨然請行。使事既畢。上欲用公。公遂巡退避。不敢居。而向之辭免者。自恥其不行。則惟公之怨。比而讒公。無所不至。及石介爲慶曆聖德詩。天下傳誦。則大臣疾公如仇。構以飛語。必欲致之死地。仁宗徐而察之。盡辨其誣。卒以公爲相。及英宗神宗之世。公已老矣。勳在史官。德在生民。天子虛已聽公。西戎北狄。視公進退。以

爲中國輕重。然一趙濟敢搖之。惟神宗日月之明。知公愈深。公雖請老。有大政事。必手詔訪問。又追論定策之勳。以告天下。寵及其子孫。然後小人不致復議。雍容進退。卒爲宗臣。古人有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豈不然哉。公旣配食清廟。宜有頌詩。以昭示來世。其詞曰。五代八姓。十有二君。四十四年。如絲之棼。以人爲嬉。以殺爲儂。兵交兩河。腥聞于天。上帝憎之。命我祖宗。昇爾鍾鼎。往銷其鋒。執謂民遠。我聞其呻。寧爾小忍。無殘我民。六聖受命。維一其心。敕其後人。帝命是承。勿劓則人。矧敢好兵。百三十年。諱兵與刑。惟彼北戎。謂帝我驕。帝聞其言。折其萌芽。篤生萊公。尺箠笞之。旣服旣馴。則擾綏之。堂堂韓公。與萊相望。再聘于燕。北方以寧。景德元禩。始盟契丹。公生是歲。天命則然。公之在母。秦國寤驚。旌旗鶴鴈。降充其庭。云有天赦。已而生公。天欲救民。公啓其衷。北至燕然。南至于河。億萬維生。公手撫摩。水潦荐饑。散流而東。五十萬人。仰哺于公。公之在內。自泉流瀨。其在四方。自葉流根。百官維人。百度維正。相我三宗。重華協明。帝謂公來。隕星其堂。有墳其丘。公豈是藏。維嶽降神。今歸不留。臣軾作頌。以配崧高。

卷三十八

神道碑一首

趙清獻公神道碑

故太子少師清獻趙公。旣薨之三年。其子帆除喪來告于朝曰。先臣旣葬。而墓隧之碑。無名與文。無以昭示來世。敢以請。天子曰。嘻。茲予先正。以惠術擾民。如鄭子產。以忠言摩士。如晉叔向。乃以愛直名其碑。而

又命臣軾爲之文。臣軾逮事仁宗皇帝。蓋嘗竊觀天地之盛德。而窺日月之永光矣。未嘗行也。而萬事莫不畢舉。未嘗視也。而萬物莫不畢見。非有他術也。善於用人而已。惟清獻公擢自御史。是時將用諫官。御史必取天下第一流。非學術才行備具。爲一世所高者不與。用之至重。故言行計從。有不十年而爲近臣者。言不當。有不旋踵而黜者。是非明辨。而賞罰必信。故士居其官者少。妄而天子穆然無爲。坐視其成功。姦宄消亡。而忠良全安。此則清獻公與其僚之功也。公諱抃。字閱道。其先京兆奉天人。唐德宗世。植爲嶺南節度使。植生隱。爲中書侍郎。隱生光逢。光裔。並掌內外制。皆爲唐聞人。五代之亂。徙家于越。公則植之十世從孫也。曾祖諱曇。深州司戶參軍。祖諱湘。廬州廬江尉。始家于衢。遂爲西安人。考諱亞永。廣州南海主簿。公旣貴。贈曾祖太子太保。妣陳氏。安國太夫人。祖司徒。妣袁氏。崇國太夫人。俞氏。光國太夫人。考開府儀同三司。封榮國公。妣徐氏。魏國太夫人。徐氏。越國太夫人。公少孤且貧。刻意力學。中景祐元年進士乙科。爲武安軍節度推官。民有僞造印者。吏皆以爲當死。公獨曰。造在赦前。而用在赦後。赦前不用。赦後不造。法皆不死。遂以疑讞之。卒免死。一府皆服。閱歲舉監潭之糧料。歲滿。改著作佐郎。知建州崇安。徙通判宜州。卒有殺人當死者。方繫獄。病癰未潰。公使醫療之。得不瘳。死。會赦。以免。公愛人之周。類如此。未幾以越國喪。廬于墓三年。不宿于家。縣榜其所居里爲孝弟處。士孫處爲作孝子傳。終喪。起知秦州海陵。後知蜀州江原。還通判泗州。泗守昏不事事。監司欲罷遣之。公獨左右其政。而晦其所以然。使若權不己出者。守得以善去。濠守以廩賜不如法。士卒謀欲爲變。或以告。守恐怖。日未夕。輒閉門不出。轉運使徙公治濠。公至。從容如平日。濠以無事。曾公亮爲翰林學士。未識公。而以臺官薦。召爲殿中侍御史。彈劾不避權。

幸京師號公鐵面御史。其言常欲朝廷別白君子小人。以謂小人雖小過。當力排而絕之。後乃無患。君子不幸而有誑誤。當保持愛惜。以成就其德。故言事雖切。而人不厭。溫成皇后方葬。始命參知政事劉沆監護其役。及沆爲相而領事。如故公論其當罷。以全國體。復言宰相陳執中不學無術。且多過失。章十二上。執中卒罷去。王拱辰奉使契丹。還爲宣徽使。公言拱辰平生所爲。及奉使不如法事。命遂寢。復言樞密使王德用翰林學士李淑不稱職。皆罷去。是時邵必爲開封推官。以前任常州失入徙罪。自舉。遇赦而猶罷。監邵武酒稅。吳充鞠真卿發禮院吏代書事。吏以贖論。而充真卿皆出知軍。呂景初馬遵吳中復彈奏梁適。適以罷相。而景初等隨亦被逐。馮京言吳充鞠真卿刁約。不當以無罪黜。而京亦奪修起居注。公皆力言其非。是必以復職知軍。充真卿約景初。遵皆召還京中。復皆許補。故闕。先是呂秦出守徐蔡。襄守泉。吳奎守壽韓絳守河陽。已而歐陽修乞蔡。賈黯乞荆南。公即上言。近日正人賢士紛紛引去。憂國之士爲之寒心。侍從之賢。如修輩無幾。今皆欲請郡者。以正色立朝。不能諂事權要。傷之者衆耳。修等由此不去。一時名臣賴之以安。仁宗晚歲不豫。而太子未定。中外兇懼。及上旣康復。公請擇宗室賢子弟。教育於宮中。封建任使。以示天下。大本已而求郡。得睦。睦歲爲杭市羊。公爲移文卻之。民籍有茶稅。而無茶地。公爲奏蠲之。民至今稱焉。移充梓州路轉運使。未幾移益兩蜀。地遠而民弱。吏恣爲不法。州郡以酒食相饋餉。衙前治厨傳。破家相屬也。公身帥以儉。不從者。請以違制坐之。蜀風爲之一變。窮城小邑。民或生而不識使。者。公行部無所不至。父老驚喜相慰。姦吏亦竦。以右司諫召論事。不折如前。入內副都知鄧保信引退兵。董吉以燒鍊出入禁中。公言漢文成五利。唐普思靜能李訓鄭注。多依宦官以結主。假藥術以市姦者也。

其漸不可啓。宋庠爲樞密使。選用武臣。多不如舊法。至有訴於上前者。公陳其不可。陳升之除樞密副使。公與唐介呂誨范師道同言升之交結宦官。進不以道。章二十餘。上不省。卽居家待罪。詔強起之。乃乞補外。二人皆相次去位。公與言者亦罷。公得虔州。地遠而民好訟。人謂公不樂。公欣然過家。上家而去。旣至。遇吏民簡易。嚴而不苛。悉召諸縣令告之。爲令當自任事。勿以事諉郡。苟事辦而民悅。吾一無所問。令皆喜。爭盡力。虔事爲少。獄以屢空。改修鹽法。疎鑿瀘石。民賴其利。虔當二廣之衝。行者常自虔易舟而北。公間取餘材造舟。得百艘。移二廣諸郡。曰。仕宦之家。有父兄沒而不能歸者。皆移文以遣。當具舟載之。至者旣悉授以舟。復量給公使物。歸者相繼於道。朝廷聞公治有餘力。召知御史雜事。不閱月爲度支副使。英宗卽位。奉使契丹。還未至。除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時賈昌朝以使相判大名府。公欲按視府庫。昌朝遣其屬來告曰。前此監司。未有按視吾事者。公雖欲舉職。恐事有不應法。奈何。公曰。捨大名則列郡不服矣。卽往視之。昌朝初不說也。前此有詔募義勇。過期不足者。徒二年。州郡不時辦。官吏當坐者八百餘人。公被旨督其事。奏言。河朔頻歲豐熟。故募不如數。請寬其罪。以俟農隙從之。坐者得免。而募亦隨足。昌朝乃愧服曰。名不虛得矣。旋除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公以寬治蜀。蜀人安之。初公爲轉運使。言蜀人有以妖祀聚衆爲不法者。其首旣死。其爲從者宜特諒配。及爲成都。適有此獄。其人皆懼。意公必盡用法。公察其無它。曰。是特坐樽酒至此耳。刑其爲首者。餘皆釋去。蜀人愈愛之。會榮譴除轉運使。陛辭。上面諭曰。趙某爲成都中和之政也。神宗卽位。召知諫院。故事。近臣自成都還。將大用。必更省府不爲諫官。大臣爲言。上曰。用趙某爲諫官。賴其言耳。苟欲用之。何傷。及謝。上謂公。聞卿匹馬入蜀。以一琴一龜自隨。爲政簡。

易亦稱是耶。公知上意，將用其言，卽上疏論呂誨、傅堯俞、范純仁、呂大防、趙瞻、趙鼎、馬默，皆骨鯁敢言，久譴不復，無以慰縉紳之望。上納其說，郭逵除簽書樞密院事，公議不允。公力言之，卽罷居三月，擢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感激思奮，面議政事，有不盡者，輒密啓聞。上手詔嘉之。公與富弼、曾公亮、唐介同心輔政，率以公議爲主。會王安石用事，議論不協。旣而司馬光辭樞密副使，臺諫侍從多以言事求去，公言朝廷事有輕重，體有大小，財利於事爲輕，而民心得失爲重。青苗使者於體爲小，而禁近耳目之臣用捨爲大。今不罷財利而輕失民心，不罷青苗使者而輕棄禁近耳目，去重而取輕，失大而得小，非宗廟社稷之福。臣恐天下自此不安矣。言入，卽求去。四上章，不許。熙寧三年四月，復五上章，除資政殿學士，知杭州。公素號寬厚，杭之無賴子弟，以此逆公，皆駢聚爲惡。公知其意，擇重犯者，率黥配他州。惡黨相帥遁去，未幾徙青州。因其俗朴厚，臨以清淨。時山東旱蝗，青獨多麥，蝗自淄齊來，及境遇風，退飛墮水而盡。五年，成都以戍卒爲憂，朝廷擇遣大臣爲蜀人，所愛信者，皆莫如公。遂以大學士知成都。然意公必辭，及見上，曰：「近歲無自政府復往者，卿能爲我行乎？」公曰：「陛下有言卽法也，豈顧有例哉？」上大喜，公乞以便宜行事，卽日辭去。至蜀，默爲經略，而燕勞閑暇如他日。兵民晏然。一日坐堂上，有卒長在堂下，公好論之，曰：「吾與汝年相若也，吾以一身入蜀，爲天子撫一方，汝亦宜清慎畏職，以帥衆。比戍還，得餘貲，持歸爲室家計可也。人知公有善意，轉相告語，莫敢復爲非者。」劍州民李孝忠集衆二百餘人，私造符牒，度人爲僧，或以謀逆告獄。具公不畀法吏，以意決之。處孝忠以私造度牒，餘皆得不死。喧傳京師，謂公脫逆黨。朝廷取具獄閱之，卒無以易也。茂州蕃部鹿明玉等，蠶聚境上，肆爲剽掠。公亟遣部將帥兵討之，夷人驚潰，乞降，願殺婢以盟。

公使喻之曰。人不可用。用三牲可也。使至。已熟婢引弓。將射心取血。聞公命。謹呼以聽。事訖不殺一人。居二歲。乞守東南。爲歸老計。得越州。吳越大饑。民死者過半。公盡所以救荒之術。發廩勸分。而以家貲先之。民樂從焉。生者得食。病者得藥。死者得藏。下令修城。使民食其力。故越人雖饑而不怨。復徙治杭。杭旱。與越箚。其民尤病。旣而朝廷議欲築其城。公曰。民未可勞也。罷之。錢氏納國。未及百年。而墳廟壘圯。杭人哀之。公奏因其在。歲度僧道士各一人。收其田租爲歲時獻享營繕之費。從之。且改妙因院爲表忠觀。公年未七十。告老于朝。不許。請之不已。元豐二年二月。加太子少保致仕。時年七十二矣。退居于衢。有溪石松竹之勝。東南高士多從之游。朝廷有事郊廟。再起公侍祠。不至。帆通判温州。從公游天台鴈蕩。吳越間築之。帆代遠得見。上顧問公甚厚。以帆提舉浙東西常平。以便其養。帆復待公游杭。始公自杭致仕。杭人留公不得行。公曰。六年當復來。至是適六歲矣。杭人德公。迎者如見父母。以疾還衢。有大星隕焉。二日而公薨。實七年八月癸巳也。訃聞。天子輟視朝一日。贈太子少師。十二月乙酉。葬于西安蓮華山。諡曰清獻。公娶徐氏。東頭供奉官度之女。封東平郡夫人。先公十年卒。子二人。長曰帆。終杭州於潛縣令。次卽帆也。今爲尙書考功員外郎。公平生不治產業。嫁兄弟之女以十數。皆如己女。在官爲人嫁孤女二十餘人。居鄉葬暴骨。及貧無以斂。且葬者。施棺給薪。不知其數。少育於長兄振。振旣沒。思報其德。將遷侍御史。乞不遷。以贈振大理評事。公爲人和易溫厚。周旋曲密。謹繩墨。蹈規矩。與人言如恐傷之。平生不畜聲伎。晚歲習爲養氣安心之術。翛然有高舉意。將薨。晨起如平時。帆侍側。公與之訣。詞色不亂。安坐而終。不知者以爲無意於世也。然至論朝廷事。分別邪正。慨然不可奪。宰相韓琦嘗稱趙公眞世人標表。蓋以爲不可及。

也。公爲吏，誠心愛人，所至崇學校，禮師儒，民有可與與之，獄有可出出之，治虔與成都，尤爲世所稱道。神宗凡擬二郡守，必曰：「昔趙某治此，最得其術。」馮京相繼守成都，事循其舊，亦曰：「趙公所爲，不可改也。」要之以惠利爲本，然至於治杭，誅鋤強惡，姦民屏迹，不敢犯，蓋其學道清心遇物，而應有過人者矣。銘曰：蕭望之爲太傅，近古社稷臣，其爲馮翊，民未有聞，黃霸爲潁川，治行第一，其爲丞相，名不迨昔，孰如清獻公，無適不宜，邦之司直，民之父師，其在官守，不專於寬，時出猛政，嚴而不殘，其在言責，不專於直，爲國愛人，掩其疵疾，蓋東廓順子之清，孟獻子之賢，鄭子產之政，晉叔向之言，公兼而有之，不幾於全乎。

卷三十九

神道碑一首

司馬溫公神道碑

上卽位之三年，朝廷清明，百揆時敘，民安其生，風俗一變，異時薄夫鄙人，皆洗心易德，務爲忠厚，人人自重，恥言人過，中國無事，四夷稽首請命，惟西羌夏人，叛服不常，懷毒自疑，數入爲寇，上命諸將按兵不戰，示以形勢，不數月生，致大首領，鬼章青宜結闕下，夏人十數萬，寇涇原，至鎮戎城下，五日無所得，一夕遁去，而西羌兀征聲延，以其族萬人來降，黃河始決，曹村旣築，靈平復決，小吳橫流，五年朔方騷然，而今歲之秋，積雨彌月，河不大溢，及冬，水入地益深，有北流赴海，復禹舊迹之勢，凡上所欲，不求而獲，而其所惡，不蹙而去，天下曉然，知天意與上合，庶幾復見至治之成，家給人足，刑措不用，如咸平景德間也，或以問

臣軾上與太皇太后安所施設而及此。臣軾對曰：在易大有上九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孔子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今二聖躬信順以先天下，而用司馬公以致天下士，應是三德矣。且以臣觀之，公仁人也。天相之矣。何以知其然也？曰：公以文章名於世，而以忠義自結人主，朝廷知之可也。四方之人，何自知之士大夫知之可也？農商走卒，何自知之？中國知之可也。九夷八蠻，何自知之？方其退居於洛，眇然如顏子之在陋巷，曩然如屈原之在陂澤，其與民相忘也久矣。而名震天下，如雷霆，如河漢，如家至而日見之，聞其名者，雖愚無知如婦人孺子，勇悍難化如軍伍夷狄，以至於姦邪小人，雖惡其害己仇而疾之者，莫不斂衽變色，咨嗟太息。或至於流涕也。元豐之末，臣自登州入朝，過八州，以至京師，民知其與公善也，所在數千人，聚而號呼於馬首曰：寄謝司馬丞相，慎毋去朝廷。厚自愛，以活百姓。如是者，蓋千餘里不絕。至京師，聞士大夫言，公初入朝，民擁其馬，至不得行。衛士見公，擊蹠流涕者，不可勝數。公懼而歸洛。遼人夏人遣使入朝，與吾使至虜中者，虜必問公起居。而遼人敕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慎毋生事，開邊隙。其後公薨，京師之民罷市而往弔，粥衣以致奠。巷哭以過車者，蓋以千萬數。上命戶部侍郎趙瞻內侍省押班馮宗道護其喪歸葬，瞻等既還，皆言民哭公哀甚，如哭其私親。四方來會葬者，蓋數萬人。而嶺南封州父老相率致祭，且作佛事以薦公者，其詞尤哀。炷薌於手頂以送公葬者，凡百餘人。而畫像以祠公者，天下皆是也。此豈人力也哉？天相之也。匹夫而能動天，亦必有道矣。非至誠一德，其孰能使之記曰：惟天下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矣。書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

天心。又曰。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或以千金與人而人不喜。或以一言使人而人死之者。誠與不誠故也。稽天之潦不能終朝。而一綫之溜可以達石者。一與不一故也。誠而一古之聖人不能加毫末於此矣。而况公乎。故臣論公之德。至於感人心。動天地。巍巍如此。而蔽之以二言。曰。誠曰。一。公諱光字君實。其先河內人。晉安平獻王孚之後。王之裔孫征東大將軍陽。始葬今陝州夏縣涑水鄉。子孫因家焉。曾祖諱政。以五代衰亂。不仕。贈太子太保。祖諱炫。舉進士。試祕書省校書郎。終於耀州富平縣令。贈太子太傅。考諱池。寶元慶曆間名臣。終於兵部郎中。天章閣待制。贈太師溫國公。曾祖妣薛氏。祖妣皇父氏。妣聶氏。皆封溫國太夫人。公始以進士甲科。事仁宗皇帝。至天章閣待制。知諫院。始發大議。乞立宗子爲後。以安宗廟。宰相韓琦等因其言。遂定大計。事英宗皇帝。爲諫議大夫。龍圖閣直學士。論陝西刺義勇爲民患。及內侍任守忠。姦蠹乞斬。以謝天下。守忠竟以譴死。又論濮安懿王。當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天下義之事。神宗皇帝。爲翰林學士。御史中丞。西戎部將嵬名山。欲以橫山之衆降。公極論其不可納。後必爲邊患。已而果然。勸帝不受尊號。遂爲萬世法。及王安石爲相。始行青苗助役農田水利。謂之新法。公首言其害。以身爭之。當時士大夫不附安石。言新法不便者。皆倚公爲重。帝以公爲樞密副使。公以言不行。不受命。乃以爲端明殿學士。出知永興軍。遂以留司御史臺。及提舉崇福宮。退居於洛。十有五年。及上卽位。太皇太后攝政。起公爲門下侍郎。遷正議大夫。遂稱左僕射。公首更詔書。以開言路。分別邪正。進退其甚者十餘人。旋罷保甲保馬市易。及諸道新行鹽鐵茶法。最後遂罷助役青苗。方議取士。擇守令。監司以養民。期於富而教之。凜凜嚮至治矣。而公臥病。以元祐元年九月丙辰朔。薨于位。享年六十八。太皇太后

聞之慟。上亦感涕不已。時方祀明堂。禮成不賀。二聖皆臨其喪。哭之哀甚。輟視朝。贈太師溫國公。槨以一品禮服。諡曰文正。官其親屬十人。公娶張氏。禮部尙書存之女。封清河郡君。先公卒。追封溫國夫人。子三人。童唐皆早亡。康今爲祕書省校書郎。孫二人。植桓皆承奉郎。以元祐二年正月辛酉葬于陝之夏縣涑水南原之晁村。上以御篆表其墓道曰。忠清粹德之碑。而其文以命臣軾。臣蓋嘗爲公行狀。而端明殿學士范鎮取以志其墓矣。故其詳不復再見。而獨論其大概。議者徒見上與太皇太后進公之速。用公之盡。而不知神宗皇帝知公之深也。自士庶人至於卿大夫。相與爲賓師朋友。道足以相信。而權不足以相休戚。然猶同己則親之。異己則疎之。未有聞過而喜。受誨而不怒者也。而況於君臣之間乎。方熙寧中。朝廷政事與公所言無一不相違者。書數十上。皆盡言不諱。蓋自敵以下所不能堪。而先帝安受之。非特不怒而已。乃欲以爲左右輔弼之臣。至爲敍其所著書。讀之於邇英閣。不深知公而能如是乎。二聖之知公也。知之於旣同。而先帝之知公也。知之於方異。故臣以先帝爲難。昔齊神武皇帝寢疾。告其子世宗曰。侯景專制河南十四年矣。諸將皆莫能敵。惟慕容紹宗可以制之。我故不貴。留以遺汝。而唐太宗亦謂高宗。汝於李勣則恩。我今責出之。汝當授以僕射。乃出勣爲疊州都督。夫齊神武唐太宗雖未足以比隆先帝。而紹宗與勣亦非公之流。然古之人君。所以爲其子孫長計遠慮者。類皆如此。寧其身不受知人之名。而使其子專享得賢之利。先帝知公如此。而卒不盡用。安知其意不出於此乎。臣旣書其事。乃拜手稽首而作詩曰。

於皇上帝。子惠我民。孰堪顧天。惟聖與仁。聖子受命。如堯之初。神母詔之。匪亟匪徐。聖神無心。孰左右之。

民自擇相。我與授之。其相惟何。太師溫公。公來自西。一馬二童。萬人環之。如渴赴泉。孰不見公。莫如我先。二聖忘己。惟公是式。公亦無我。惟民是度。民曰樂哉。既相司馬。爾賈于途。我耕于野。士曰時哉。既用君實。我後子先。時不可失。公如麟鳳。不鷲不搏。羽毛畢朝。雄狡率服。爲政一年。疾病半之。功則多矣。百年之思。知公于異。識公于微。匪公之思。神考是懷。天子萬年。四夷來同。薦于清廟。神考之功。

墓誌四首

范景仁墓誌銘

熙寧元豐間。士大夫論天下賢者。必曰君實景仁。其道德風流。足以師表當世。其議論可否。足以榮辱天下。二公蓋相得歡甚。皆自以爲莫及。曰。吾與子生同志。死當同傳。而天下之人。亦無敢優劣之者。二公既約。更相爲傳。而後死者則誌其墓。故君實爲景仁傳。其略曰。呂獻可之先見。景仁之勇決。皆予所不及也。軾幸得游二公間。知其平生爲詳。蓋其用捨大節。皆不謀而同。如仁宗時。論立皇嗣。英宗時。論濮安懿王稱號。神宗時。論新法。其言若出一人。相先後如左右手。故君實常謂人曰。吾與景仁兄弟也。但姓不同耳。然至於論鐘律。則反復相非。終身不能相一。君子是以知二公非苟同者。君實之沒。軾既狀其行事。以授景仁。景仁誌其墓。而軾表其墓道。今景仁之墓。其子孫皆以爲君實既沒。非子誰當誌之。且吾先君子之益友也。其可以辭。公姓范氏。諱鎮。字景仁。其先自長安徙蜀。六世祖隆。始葬成都之華陽。曾祖諱昌祐。妣索氏。祖諱璚。妣張氏。累世皆不仕。考諱度。贈開府儀同三司。妣李氏。贈榮國太夫人。龐氏。贈昌國太夫人。開府以文藝節行。爲蜀守。張詠所知。有子三人。長曰鎡。終隴城令。次曰鎔。終衛尉寺丞。公其季也。四歲而

孤從二兄爲學。薛奎守蜀。道遇鐵求士可容者。鐵以公對。公時年十八。奎與語奇之。曰：大范恐不壽。其季廊。廟人也。還朝與公俱。或問奎入蜀所得。曰：得一偉人。當以文學名於世。時故相宋庠與弟祁名重一時。見公稱之。祁與爲布衣交。由是名動場屋。舉進士爲禮部第一。故事。殿廷唱第過三人。則禮部第一人者必越次聲抗自陳。因擢置上第。公不肯自言。至第七十九人乃出拜。退就列。無一言。廷中皆異之。釋褐爲新安主簿。宋綬留守西京。召置國子監。使教諸生。秩滿又薦諸朝。爲東監直講。用參知政事王舉正薦。召試學士院。除館閣校勘。充編修。唐書官當遷校理。宰相龐籍言：公有異材。恬於進取。特除直祕閣。爲開封推官。擢起居舍人。知諫院。兼管勾國子監。上疏論民力困弊。請約祖宗以來官吏兵數。酌取其中爲定制。以今賦入之數十七爲經費。而儲其三。以備水旱非常。又言古者冢宰制國用。唐以宰相兼鹽鐵轉運。或判戶部度支。今中書主民。樞密主兵。三司主財。各不相知。故財已匱而樞密益兵無窮。民已困而三司取財不已。請使中書樞密通知兵民財利大計。與三司同制國用。葬溫成皇后。太常議禮。前謂之園。後謂之園陵。宰相劉沆前爲監護使。後爲園陵使。公言：嘗聞法吏舞法矣。未聞禮官舞禮也。請詰問前後議異同。狀又請罷焚瘞錦繡珠玉以紓國用。從之。時有敕。凡內降不如律令者。令中書樞密院及所屬執奏。未及一月而內臣無故改官者。日至五六人。公乞正大臣被詔故違不執奏之罪。石全斌以護溫成葬。除觀察使。凡治葬事者。皆遷兩官。公言：章獻章懿章惠三太后之葬。推恩皆無此比。乞追還全斌等告敕。文彥博富弼入相。百官郊迎。時兩制不得詣宰相居第。百官不得間見。公言：隆之以虛禮。不若開之以至誠。乞罷郊迎而除謁禁。以通天下之情。議減任子及每歲取士。皆公發之。又乞令宗室屬疎者補外官。仁宗曰：

卿言是也。顧恐天下謂朕不能陸族耳。公曰：陛下甄別其賢者顯用之，不沒其能，乃所以陸族也。雖不行，至熙寧初卒，如公言。仁宗性寬容，言事者務許以爲名，或誣人陰私，公獨引大體略細故。時陳執中爲相，公嘗論其無學術，非宰相器。及執中嬖妾笞殺婢，御史劾奏欲逐去之，公言：今陰陽不和，財匱民困，盜賊滋熾，獄犴充斥，執中當任其咎，閨門之私，非所以責宰相。識者韙之。仁宗卽位三十五年，未有繼嗣。嘉祐初得疾，中外危恐，不知所爲。公獨奮曰：天下事尙有大於此者乎？卽上疏曰：太祖捨其子而立太宗，此天下之大公也。周王旣薨，眞宗取宗室子養之宮中，此天下之大慮也。願陛下以太祖之心行眞宗故事，擇宗室賢者，異其禮物而試之政事，以系天下心。章累上不報。因闔門請罪，會有星變，其占爲急兵，公言：國本未立，若變起倉卒，禍不可以前料。兵孰急於此者乎？今陛下得臣疏，不以留中而付中書，是欲使大臣奉行也。臣兩至中書，大臣皆設辭以拒臣。是陛下欲爲宗廟社稷計，而大臣不欲也。臣竊原其意，特恐行而陛下中變耳。中變之禍，不過於死，而國本不立，萬一有如天象所告急兵之憂，則其禍豈獨一死而已哉？夫中變之禍，死而無愧，急兵之憂，死且有罪，願以此示大臣，使自擇而審處焉。聞者爲之股栗。除兼侍御史知雜事，公以言不從，固辭不受。執政謂公上之不豫，大臣嘗建此策矣。今間言已入，爲之甚難。公復移書執政曰：事當論其是非，不當問其難易。速則濟，緩則不及。此聖賢所以貴機會也。諸公言今日難於前日，安知他日不難於今日乎？凡見上面陳者三，公泣上。亦泣曰：朕知卿忠，卿言是也。當更俟三二年。凡章十九上，待罪百餘日，須髮爲白。朝廷不能奪，乃罷知諫院，改集賢殿修撰，判流內銓，修起居注。除知制誥，公雖罷言職，而無歲不言儲嗣事。以仁宗春秋益高，每因事及之，冀以感動上心，及爲知制誥，正謝。

上殿面論之曰。陛下許臣。今復三年矣。願早定大計。明年又因給享獻賦以諷其後。韓琦卒定策立英宗。遷翰林學士充史館修撰。改右諫議大夫。英宗卽位。遷給事中。充仁宗山陵禮儀使。坐誤。遷宰臣。官改翰林侍讀學士。復爲翰林學士。中書奏請追尊濮安懿王。下兩制議。以爲宜稱皇伯。高官大國。極其尊榮。非執政意。更下尙書省集議。已而臺諫爭言其不可。乃下詔罷議。令禮官檢詳典禮。以聞。公時判太常寺。率禮官上言。漢宣帝於昭帝爲孫。光武於平帝爲祖。則其父容可以稱皇考。然議者猶非之。謂其以小宗而合大宗之統也。今陛下旣考仁宗。又考濮安懿王。則其失非特漢宣光武之比矣。凡稱帝若皇若皇考。立寢廟。論昭穆。皆非是。於是具列儀禮及漢儒論議。魏明帝詔爲五篇奏之。以翰林侍讀學士出知陳州。陳饑。公至三日。發庫廩三萬貫石。以貸不及奏。監司繩之急。公上書自劾。詔原之。是歲大熟。所貸悉還。陳人至今思之。神宗卽位。遷禮部侍郎。召還。復爲翰林學士兼侍讀。羣牧使。旬當三班院。知通進銀臺司。公言故事。門下封駁制敕。省審章奏。糾舉違滯。著於所授。敕其後刊去。故職寢廢。請復之。使知所守。從之。糾察在京刑獄。王安石爲政。始變更法令。改常平爲青苗法。公上疏曰。常平之法。始於漢之盛時。視穀貴賤。發斂以便農末。最爲近古。不可改。而青苗行於唐之衰亂。不足法。且陛下疾富民之多取而少取之。此正百步與五十步之間耳。今有二人坐市貿易。一人下其直以相傾奪。則人皆知惡之。其可以朝廷而行市道之所惡乎。疏三上不報。邇英閣進讀。與呂惠卿爭論上前。因論舊法預買紬絹。亦青苗之比。公曰。預買亦敝法也。若陛下躬節儉。府庫有餘。當并預買去之。奈何更以爲比乎。韓琦上疏。極論新法之害。安石使送條例司疏駁之。諫官李常乞罷青苗錢。安石令常分析。公皆封還。其詔詔五下。公執如初。司馬光除樞密。

副使。光以所言不行。不敢就職。詔許辭免。公再封還之。上知公不可奪。以詔直付光。不由門下。公奏。由臣不才。使陛下廢法。有司失職。乞解銀臺司。許之。會有詔舉諫官。公以軾應詔。而御史知雜謝景溫彈奏軾罪。公又舉孔文仲爲賢良。文仲對策。極論新法之害。安石怒。罷文仲歸。故官。公上疏爭之。不報。時年六十三。卽上言。臣言不行。無顏復立於朝。請致仕。疏五上。最後指言安石以喜怒賞罰事。曰。陛下有納諫之資。大臣進拒諫之計。陛下有愛民之性。大臣用殘民之術。安石大怒。自草制。極口詆公。落翰林學士。以本官致仕。聞者皆爲公懼。公上表謝。其略曰。雖曰乞身而去。敢忘憂國之心。又曰。望陛下集羣議爲耳目。以除壅蔽之姦。任老成爲腹心。以養和平之福。天下聞而壯之。安石雖詆之深。人更以爲榮焉。公旣退居。專以讀書賦詩自娛。客至輒置酒盡歡。或勸公稱疾杜門。公曰。死生禍福。天也。吾其如天何。同天節。乞隨班上壽。許之。遂著爲令。久之。歸蜀。與親舊樂飲。賑施其貧者。期年而後還。軾得罪。下御史臺獄。索公與軾往來書疏文字。甚急。公猶上書救軾。不已。朝廷有大事。輒言之。官制行。改正議大夫。今上卽位。遷光祿大夫。初英宗卽位。祔仁宗主。而遷僖祖。及神宗卽位。復還僖祖。而遷順祖。公上言。太祖起宋州。有天下。與漢高祖同。僖祖不當復還。乞下百官議。不報。及上卽位。公又言。乞遷僖祖。正太祖東嚮之位。時年幾八十矣。韓維上言。公在仁宗朝。首開建儲之議。其後大臣繼有論奏。先帝追錄其言。存沒皆推恩。而鎮未嘗以語人。亦莫爲言者。雖顏子不伐善。介之推不言祿。不能過也。悉以公十九疏上之。拜端明殿學士。特詔長子清平。縣令百揆。改宣德郎。且起公兼侍讀。提舉中太一宮。詔語有曰。西伯善養。二老來歸。漢室卑詞。四臣入侍。爲我強起。無或憚勤。公固辭不起。天下益高之。改提舉嵩山崇福宮。公仲兄之孫。祖禹爲著作郎。謁告

省公于許。因復賜詔。及龍茶一合。存問甚厚。數月復告老。進銀青光祿大夫。再致仕。初仁宗命李照改定大樂。下王朴樂三律。皇祐中。又使胡瑗等考正。公與司馬光皆與。公上疏論律尺之法。又與光往復論難。凡數萬言。自以爲獨得於心。元豐三年。神宗詔公與劉几定樂。公曰。定樂當先正律。上曰。然。雖有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公作律尺。侷合升斗。豆區。鬴斛。欲圖上之。又乞訪求真黍。以定黃鍾。而劉几卽用李照樂。加用四清聲。而奏樂成。詔罷局。賜賚有加。公謝曰。此劉几樂也。臣何與焉。及提舉崇福宮。欲造樂獻之。自以爲嫌。乃先請致仕。旣得謝。請太府銅爲之。逾年乃成。比李照樂下一律。有奇。二聖御延和殿。召執政同觀。賜詔嘉獎。以樂下太常。詔三省侍從臺閣之臣皆往觀焉。時公已屬疾。樂奏三日而薨。實元祐三年閏十二月癸卯朔。享年八十一。訃聞。輟視朝一日。贈右金紫光祿大夫。諡曰忠文。公雖以上壽貴顯。考終於家。無所憾者。而士大夫惜其以道德事明主。閱三世。皆以剛方難合。故雖用而不盡。及上卽位。求人如不及。厚禮以起公。而公已老。無意於世矣。故聞其喪。哭之皆哀。公清明坦夷。表裏洞達。遇人以誠。恭儉慎默。口不言人過。及臨大節。決大議。色和而語壯。常欲繼之以死。雖在萬乘前。無所屈。篤於行義。奏補先族人。而後子孫。鄉人有不克婚葬者。輒爲主之。客其家者常十餘人。雖僦居陋巷。席地而坐。飲食必均。兄鐵卒于隴城。無子。聞其有遺腹子。在外公時未仕。徒步求之。兩蜀間。二年乃得之。曰。吾兄異於人。體有四乳。是兒亦必然。已而果然。名之曰百常。以公蔭。今爲承議郎。公少受學於鄉先生龐直溫。直溫之子昉。卒於京師。公娶其女爲孫婦。養其妻子終身。其學本於六經仁義。口不道佛老。申韓異端之說。其文清麗簡遠。學者以爲師法。凡二入翰林。知嘉祐二年。六年。八年。及治平二年。貢舉。門生滿天下。貴顯者不可

勝數。詔修唐書仁宗實錄玉牒日曆類篇。凡朝廷有大述作大議論。未嘗不與。契丹高麗皆知誦公文賦。少時嘗賦長嘯却胡騎。及奉使契丹。虜相目曰。此長嘯公也。其後兄子百祿亦使虜。虜首問公安否。有文集一百卷。諫垣集十卷。內制集三十卷。外制集十卷。正言三卷。樂書三卷。國朝韻對三卷。國朝事始一卷。東齋記事十卷。刀筆八卷。積勳柱國。累封蜀郡開國公。食邑加至二千六百戶。實封五百戶。娶張氏。追封清河郡君。再娶李氏。封長安郡君。子男五人。長曰燕孫。未名而卒。次百揆。宣德郎。監中岳廟。次百嘉。承務郎。先公一年卒。次百歲。太康主簿。先公六年卒。次百慮。承務郎。女一人。嘗適左司諫吳安詩。復歸以卒。孫男十人。祖直。襄州司戶參軍。祖朴。長社主簿。祖野。祖平。假承務郎。祖封。右承奉郎。祖耕。承務郎。祖淳。祖舒。祖京。祖恩。孫女六人。曾孫女三人。公晚家于許。許人愛而敬之。其薨也。里人皆出涕。以元祐四年八月己未。葬于汝之襄城縣汝安鄉推賢里。夫人李氏。祔。公始以詩賦爲名進士。及爲館閣侍從。以文學稱。雖屢諫爭及論儲嗣事。朝廷信其忠。然事頗秘。世亦未盡知也。其後議濮安懿王稱號。守禮不回。而名益重。及論熙寧新法。與王安石呂惠卿辨論。至廢黜不用。然後天下翕然師尊之。無貴賤賢愚。謂之景仁而不敢名。有爲不義。必畏公知之。公旣得謝。軾往賀之曰。公雖退而名益重矣。公愀然不樂曰。君子言聽計從。消患於未萌。使天下陰受其賜。無智名。無勇功。吾猶不得爲此。命也夫。使天下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吾何心哉。軾以是愧公。銘曰。凡物之生。莫累於名。人顧趨之。以累爲榮。神人無名。欲知者希。人顧憂之。以希爲悲。熙寧以來。孰擅茲器。嗟嗟先生。名所不置。君實在洛。公在潁昌。皆欲忘民。民不汝忘。君實旣來。遁歸于洛。繫而維之。莫之勝脫。爲天相君。爲君牧民。道遠年徂。卒徇以身。公獨堅臥。三詔不起。遂解天刑。竟以樂死。

世皆謂公貴身賤名。孰知其功。聖人之清。貪夫以廉。懦夫以立。不尸其功。無喪無得。君實之用。出而時施。如彼水火。寧除渴飢。公雖不用。亦相其行。如彼山川。出雲相望。公維蜀人。乃葬于汝。子孫不忘。尙告來者。

亡妻王氏墓誌銘

治平二年五月丁亥。趙郡蘇軾之妻王氏。卒於京師。六月甲午。殯于京城之西。其明年六月壬午。葬於眉之東北。彭山縣安鎮鄉。可龍里。先君先夫人墓之西北八步。軾銘其墓曰。君諱弗眉。之青神人。鄉貢進士。方之女生。十有六年。而歸于軾。有子邁。君之未嫁。事父母。既嫁。事吾先君先夫人。皆以謹肅聞。其始未嘗自言其知書也。見軾讀書。則終日不去。亦不知其能通也。其後軾有所忘。君輒能記之。問其他書。則皆略知之。由是始知其敏而靜也。從軾官于鳳翔。軾有所爲於外。君未嘗不問知其詳。曰。子去親遠。不可以不慎。日以先君之所以戒軾者相語也。軾與客言於外。君立屏間聽之。退必反覆其言。曰。某人也。言輒持兩端。惟子意之所嚮。子何用與。是人言有來求與軾親厚甚者。君曰。恐不能久。其與人銳。其去人必速。已而果然。將死之歲。其言多可聽。類有識者。其死也。蓋年二十有七而已。始死。先君命軾曰。婦從汝于艱難。不可忘也。他日汝必葬諸其姑之側。未期年而先君沒。軾謹以遺令葬之。銘曰。

乳母任氏墓誌銘

君得從先大人于九原。余不能嗚呼哀哉。余永無所依怙。君雖沒。其有與爲婦。何傷乎。嗚呼哀哉。

趙郡蘇軾子瞻之乳母任氏。名探蓮。眉之眉山人。父遂母李氏。事先夫人三十有五年。工巧勤儉。至老不衰。乳亡姊八娘與軾。養視軾之子邁。迨過。皆有恩勞。從軾官於杭。密徐湖。謫于黃。元豐三年八月壬寅。卒。

于黃之臨臯亭享年七十有二月壬午葬于黃之東臯黃岡縣之北銘曰
生有以養之不必其子也死有以葬之不必其里也我祭其從與享之其魂氣無不之也

保母楊氏墓誌銘

先夫人之妾楊氏名金蟬眉山山人年三十始隸蘇氏頽然順善也爲弟轍子由保母年六十八熙寧十年
六月己丑卒於徐州屬纊不亂子由官於宋載其柩殯於開元寺後八年軾自黃遷汝過宋葬之於宋東
南三里廣壽院之西實元豐八年二月壬午也銘曰百世之後陵谷易位知其爲蘇子之保母尙勿毀也

卷四十

釋教二十三首

勝相院經藏記

元豐三年歲在庚申有大比丘惟簡號曰寶月修行如幻三摩鉢提在蜀成都大聖慈寺故中和院賜名
勝相以無量寶黃金丹砂琉璃眞珠旃檀衆香莊嚴佛語及菩薩語作大寶藏湧起于海有大天龍背負
而出及諸小龍糾結環繞諸化菩薩及護法神鎮守其門天魔鬼神各執其物以禦不祥是諸衆寶及諸
佛子光色聲香自相磨激璀璨芳郁玲瓏宛轉生出諸相變化無窮不假言語自然顯見苦空無我無量
妙義凡見聞者隨其根性各有所得如衆飢人入於太倉雖未得食已有飽意又如病人遊於藥市聞衆
藥香病自衰減更能取米作無礙飯恣食取飽自然不飢又能取藥以療衆病衆病有盡而藥無窮須臾

之間無病可療。以是因緣。度無量衆。時見聞者。皆爭捨施。富者出財。壯者出力。巧者出技。皆舍所愛。及諸結習。而作佛事。永脫煩惱。濁惡苦海。有一居士。其先蜀人。與是比丘。有大因緣。去國流浪。在江淮間。聞是比丘。作是佛事。即欲隨衆。舍所愛習。周視其身。及其室廬。求可捨者。了無一物。如焦穀芽。如石女兒。乃至無有毫髮可捨。私自念言。我今惟有無始已來。結習口業。妄言綺語。論說古今。是非成敗。以是業故。所出言語。猶如鍾磬。繡截文章。悅可耳目。如人善博。日勝日負。自云是巧。不知是業。今捨此業。作寶藏。偈願我今者。作是偈已。盡未來世。永斷諸業。客塵妄想。及諸理障。一切世間。無取無舍。無憎無愛。無可無不可。時此居士。稽首西望。而說偈言。

我遊衆寶山。見山不見寶。巖谷及草木。虎豹諸龍蛇。雖知寶所在。欲取不可得。復有求寶者。自言已得寶。見寶不見山。亦未得寶。故譬如夢中人。未嘗知是夢。既知是夢已。所夢即變滅。見我不見夢。因以我爲覺。不知真覺者。覺夢兩無有。我觀大寶藏。如以蜜說甜。衆生未諭故。復以甜說蜜。甜蜜更相說。千劫無窮盡。自蜜及甘蔗。查梨與橘柚。說甜而得酸。以及鹹辛苦。忽然反自味。舌根有甜相。我爾默自知。不煩更相說。我今說此偈。於道亦云遠。如眼根自見。是眼非我有。嘗有無耳人。聽此非舌言。於一彈指頃。洗我千劫罪。

大悲閣記

大悲者。觀世音之變也。觀世音由聞而覺。始於聞而能無所聞。始於無所聞而能無所不聞。能無所聞。雖無身可也。能無所不聞。雖千萬億身可也。而況於手與目乎。雖然。非無身無以舉千萬億身之衆。非千萬億身無以示無身之至。故散而爲千萬億身。聚而爲八萬四千母陀羅臂。八萬四千清淨寶目。其道一爾。

吾嘗觀於此。吾頭髮不可勝數。而身毛孔亦不可勝數。牽一髮而頭爲之動。拔一毛而身爲之變。然則髮皆吾頭。而毛孔皆吾身也。彼皆吾頭而不能爲頭之用。彼皆吾身而不能具身之智。則物有以亂之矣。吾將使世人左手運斤。而右手執削。目數飛鷹。而耳節鳴鼓。首肯旁人。而足識梯級。雖有智者有所不暇矣。而況千手異執。而千目各視乎。及吾燕坐寂然。心念凝默。湛然如大明鏡。人鬼鳥獸雜陳乎吾前。色聲香味交遶乎吾體。心雖不起。而物無不接。接必有道。卽千手之出。千目之運。雖未可得見。而理則具矣。彼佛菩薩亦然。雖一身不成二佛。而一佛能遍河沙諸國。非有它也。觸而不亂。至而能應。理有必至。而何獨疑於大悲乎。成都西南大都會也。佛事最勝。而大悲之像未睹。其傑有法師敏行者。能讀內外教。博通其義。欲以如幻三昧爲一方首。乃以大旃檀作菩薩像。端嚴妙麗。具慈愍性。手臂錯出。開合捧執。指彈摩拊。千態具備。手各有目。無妄舉者。復作大閣。以覆菩薩。雄偉壯峙。工與像稱。都人作禮。因敬生悟。余游於四方二十餘年矣。雖未得歸。而想見其處。敏行使其徒法震乞文。爲道其所以然者。且頌之曰。吾觀世間人。兩目兩手臂。物至不能應。狂惑失所措。其有欲應者。顛倒作思慮。思慮非真實。無異無手目。菩薩千手目。與一手目同。物至心亦至。曾不作思慮。隨其所當應。無不得其當。引弓挾自羽。劍盾諸械器。經卷及香華。盂水青楊枝。珊瑚大寶炬。白拂朱藤杖。所遇無不執。所執無有疑。緣何得無疑。以我無心故。若猶有心者。千手當千心。一人而千心。內自相擢攘。何暇能應物。千手無一心。手手得其處。稽首大悲尊。願度一切衆。皆證無心法。皆具千手目。

洞庭之南有阿育王塔。分葬釋迦如來舍利。嘗有作大施會出而浴之者。縑素傳捧。涕泣作禮。有比丘竊取其三色如含桃。大如薏苡。將寘之他方。爲衆生福田。久而不能。以授白衣方子明。元豐三年。軾之弟轍謫官高安。子明以畀之。七年。軾自齊安恩徙臨汝。過而見之。八年。移守文登。召爲尙書禮部郎。過濟南。長清眞相院。僧法泰。方爲塔十有三層。峻峙蟠固。人天鬼神所共瞻仰。而未有以葬。軾默念曰。予弟所寶釋迦舍利。意將止於此耶。昔予先君文安主簿。贈中大夫。諱洵。先夫人武昌太君程氏。皆性仁行廉。崇信三寶。捐館之日。追述遺意。捨所愛作佛事。雖力有所止。而志則無盡。自頃憂患。廢而不舉。將二十年矣。復廣前事。庶幾在此。泰聞踊躍。明年來請於京師。探篋中得金一兩。銀六兩。使歸求之衆人。以具棺槨。銘曰。如來法身。無有邊化。爲丈六示人天。偉哉有形。斯有年。紫金光聚。飛爲煙。惟有堅固百億千輪。王阿育願力。堅役使空界。鬼與仙。分衆置刹。奠山川。棺槨十襲。闕精園。神光晝夜發層巔。誰其取此智。且權佛身。普現衆目前。昏者坐受。遠近遷。冥行黑月。墮坎泉。分身來化。會有緣。流轉至此。誰使然。并包齊魯窮海壖。懽懽柔淑。冥愚賢。願持此福。達我先生。生生世世。離垢纏。

大別方丈銘

閉目而視。目之所見。冥冥蒙蒙。掩耳而聽。耳之所聞。隱隱隆隆。耳目雖廢。見聞不斷。以搖其中。孰能開目。而未嘗視。如鑑寫容。孰能傾耳。而未嘗聽。如穴受風。不視而見。不聽而聞。根在塵空。湛然虛明。遍照十方。地獄天宮。蹈冒水火。出入金石。無往不通。我觀大別。三門之外。大江方東。東西萬里。千溪百谷。爲江所同。我觀大別。方丈之內。一燈常紅。門閉不開。光出於隙。肆如長虹。問何爲然。笑而不答。寄之盲聾。但見龐然。

秀眉月面。純漆點瞳。我作銘詩。相其木魚。與其鼓鐘。

法雲寺鐘銘并敘

元豐七年十月。有詔大長老圓通禪師法秀住法雲寺。寺成而未有鐘。大檀越驃馬都尉武勝軍節度觀察留後張敦禮。與冀國大長公主唱之。從而和者若干人。元祐元年四月。鐘成萬斤。東坡居士蘇軾爲之銘曰。

有鐘誰爲撞。有撞誰撞之。三合而後鳴。聞所聞爲五。闕一不可得。汝則安能聞。汝聞竟安在。耳視目可聽。當知所聞者。鳴寂寂時。鳴大圓空中。師獨處高廣座。臥士無所著。人引非引人。二俱無所說。而說無說法。法法雖無盡。聞則應曰三。汝應如是聞。不應如是聽。

邵伯埭鐘銘并敘

邵伯埭之東。寺僧子康募千人爲千斤銅鐘。蜀人蘇軾爲之銘曰。無量智慧火。燒此無明銅。戒定以爲模。鑄成無漏鐘。以汝平等手。執彼慈悲撞。聲從無有出。遍滿無邊空。

淡軒銘

以船撐船。船不行。以鼓打鼓。鼓不鳴。子欲察味而辨色。何不坐於淡軒之上。出淡語以問淡叟。則味自味。而色自形。吾然後知淡叟之不淡。蓋將盡口眼之變。而起無窮之爭。其自謂叢林之一害。豈虛名也哉。

石恪畫維摩頌

我觀衆工工。一師人持一藥。療一病。風勞欲寒。氣欲暖。肺肝胃腎更相克。挾方儲藥如丘山。卒無一藥堪。

施用有大醫王拊掌笑謝。遣衆王病隨愈。問大醫王以何藥。還是衆工所用者。我觀三十二菩薩。各以意談不二門。而維摩詰默無語。三十二義一時墮。我觀此義亦不墮。維摩初不離是說。譬如油蠟作燈燭。不以火點終不明。忽見默然無語處。三十二說皆光焰。佛子若讀維摩經。當作是念。爲正念。我觀維摩方丈室。能受九百萬菩薩。三萬二千師子坐。皆悉容受不迫迮。又能分布一鉢飯。饜飽十方無量衆。斷取妙喜佛世界。如持鍼鋒一棗葉。云是菩薩不思議。住大解脫神通力。我觀石子一處士。麻鞋破帽露兩肘。能使筆端出維摩。神力又過維摩詰。若云此畫無實相。毗耶城中亦非實。佛子若見維摩像。應作此觀。爲正觀。

阿彌陀佛頌并錄

錢塘圓照律師普勸道俗。歸命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眉山蘇軾敬捨亡母蜀郡太君程氏遺留簪珥。命工胡錫采畫佛像。以薦父母冥福。謹再拜稽首而獻頌曰。

佛以大圓覺。充滿河沙界。我以顛倒想。出沒生死中。云何以一念。得往生淨土。我造無始業。本從一念生。既從一念生。還從一念滅。生滅滅盡處。則我與佛同。如投大海中。如風中鼓囊。雖有大聖智。亦不能分別。願我先父母。與一切衆生。在處爲西方。所遇皆極樂。人人無量壽。無往亦無來。

魚枕冠頌

瑩淨魚枕冠。細觀初何物。形氣偶相值。忽然而爲魚。不幸遭網罟。剖魚而得枕。方其得枕時。是枕非復魚。湯火就模範。曉然冠五岳。方其爲冠時。是冠非復枕。成壞無窮已。究竟亦非冠。假使未變壞。送與無髮人。簪導無所施。是名爲何物。我觀此幻身。已作露電觀。而況身外物。露電亦無有。佛子慈憫故。願受我此冠。

若見冠非冠。卽知我非我。五濁煩惱中。清淨常歡喜。

送壽聖聰長老偈并疏

佛說作止任滅。是謂四病。如我所說。亦是諸佛四妙法門。我今亦作亦止。亦任亦滅。滅則無作。作則無止。止則無任。任則無滅。是四法門。更相掃除。火出木盡。灰飛煙滅。如佛所說。不作不止。不任不滅。是則滅病。否卽任病。如我所說。亦作亦止。亦任亦滅。是則作病。否卽止病。我與佛說。旣同是法。亦同是病。昔維摩詰默然無語。以對文殊。而舍利弗亦復默然。以對天女。此二人者。有何差別。我以是知。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時長老聰師。自筇來黃復歸於筇。東坡居士爲說偈言。

珍重壽聖師。聽我送行偈。願閱諸有情。不斷一切法。人言眼睛上。一物不可住。我謂如虛空。何物住不得。我亦非然我。而不然彼。義然則兩皆然。否則無然者。

朱壽昌梁武懺贊偈

我觀世間諸得道者。多因苦惱。苦惱之極。無所告訴。則呼父母。父母不聞。仰而呼天。天不能救。則當歸命。於佛世尊。佛以大悲方便開示。令知諸苦。以愛爲本。得愛則喜。犯愛則怒。失愛則悲。傷愛則懼。而此愛根。何所從生。展轉觀察。愛盡苦滅。得安樂處。諸佛亦言。愛別離苦。父母離別。其苦無量。於離別中生離最苦。有大長者曰朱壽昌。生及七歲。而母捨去。長大懷思。涕泣追求。刺血寫經。禮佛懺悔。四十餘年。乃見其母。念報佛恩。欲度衆苦。觀講教門。切近周至。莫如梁武。所說懺悔文。旣繁重。旨亦淵秘。一切衆生。有不能了。乃以韻語。諸諸音律。使一切人。歌詠讚歎。獲福無量。時有居士蜀人蘇軾。見聞隨喜。而說偈曰。

長者失母。常自念言。母本生我。我生母去。有我無母。不如無我。誓以此身。出生入死。母若不見。我亦隨盡。在衆人中。猶如狂人。終日皇皇。四十餘年。其母我初不記。母之長短。大小肥瘠。云何一見。便知是母。母子天性。自然冥契。如磁石鍼。不謀而合。我未見母。不求何獲。既見母已。卽無所求。諸佛子等。歌詠懺文。旣懺罪已。當求佛道。如我所說。作求母觀。

玉石偈

嘻嘻呀呀。三伏中。草木生煙。地生火。遣君玉石百有八。願君置之白石盆。注以碧蘆井中泉。遣君肝肺涼。如水熱惱。旣除。心自定。當觀熱相。無去來。寒至折膠。熱流金。是我法身一呼吸。寒人者冰。熱者火。冰火初不自寒熱。一切世間我四大。畢竟誰受寒熱者。願以法水浸摩尼。當觀此石如瓦礫。

地獄變相偈

我聞吳道子。初作鄴都變。都人懼罪業。兩月罷屠宰。此晝無實相。筆墨假合成。譬如說食飽。何從生怖汗。乃知法界性。一切惟心造。若人了此言。地獄自破碎。

磨衲贊并敘

長老佛印大師了元遊京師。天子聞其名。以高麗所貢磨衲。賜之。客有見而歎曰。嗚呼善哉。未會有也。嘗試與子攝其齋衽。循其鉤絡。舉而振之。則東盡靄夷。西及昧谷。南放交趾。北屬幽都。紛然在吾箴孔。綫躡之中矣。佛印听然而笑曰。甚矣子言之陋也。吾以法眼視之。一一箴孔。有無量世界。滿中衆生。所有毛竅。所衣之衣。箴孔線踐。悉爲世界。如是展轉經八十反。吾佛光明之所照。與吾君聖德之所被。如以大海注。

一毛竅。如以大地塞一簾孔。曾何碍夷昧谷交趾幽都之足云乎。當知此衲。非大非小。非短非長。非重非輕。非薄非厚。非色非空。一切世間。折膠墮指。此衲不寒。礫石流金。此衲不熱。五濁流浪。此衲不垢。劫火洞然。此衲不壞。云何以有思惟心。生下劣想。於是蜀人蘇軾聞而贊之曰。匣而藏之。見衲而不見師。衣而不匣。見師而不見衲。惟師與衲。非一非兩。眇而視之。蟻蝨龍象。

小篆般若心經贊

草隸用世。今千載少。而習之手所安。如舌於言。無揀擇。終日應對。惟所問。忽然使作大小篆。如正行走。值牆壁。縱復學之。能粗通。操筆欲下。仰尋索。譬如鸚鵡學人語。所習則能否。則默心存形聲。與點畫。何暇復求字外意。世人初不離世間。而欲學出世間法。舉足動念。皆塵垢。而以俄頃作禪律。禪律若可以作得。所不作處。安得禪。善哉。李子小篆字。其間無篆亦無隸。心忘其手。手忘筆。筆自落紙。非我使。正使忽忽不少暇。倏忽千百。初無難。稽首般若多心經。請觀何處非般若。

金山長老寶覺師真贊

望之儼然。卽之也溫。是惟寶覺大士之像。因是識師。是則非師。因師識道。道亦如是。

資福白長老真贊

是是是。是資福白老了。身如空。我如爾。無一事長歡喜。東坡有老居士。見此真欲擬議。未開口落第二。一語略相似。門如市。心如水。

光道人真贊字雲益

海口山顛犀顛鶴肩。定眼水止。秀眉月弦。自一而兩。至百億千。卽妄而真是然。

淨因淨照臻老真贊

淨故能照爲照故淨亦如是身孰知其正四大是假此反爲真從古聖賢所莫能分視彼如此凡賊皆子喜甲怒乙雖子猶賊人方自我物固相物是故東坡卽此爲實

書楞伽經後

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先佛所說微妙第一真實了義故謂之佛語心品祖師達磨以付二祖曰吾觀震旦所有經教惟楞伽四卷可以印心祖祖相受以爲心法如醫之有難經句句皆理字字皆法後世達者神而明之如槃走珠如珠走槃無不可者若出新意而棄舊學以爲無用非愚無知則狂而已近歲學者各宗其師務從簡便得一句一偈自謂了證至使婦人孺子抵掌嬉笑爭談禪悅高者爲名下者爲利餘波末流無所不至而佛法微矣譬如俚俗醫師不由經論直授方藥以之療病非不或中至於遇病輒應懸斷死生則與知經學古者不可同日語矣世人徒見其有一至之功或捷於古人因謂難經不學而可豈不誤哉楞伽義趣幽眇文字簡古讀者或不能句而況遺文以得義忘義以了心者乎此其所以寂寥於世幾廢而僅存也太子太保樂全先生張公安道以廣大心得清淨覺慶曆中嘗爲滁州至一僧舍偶見此經入手悅然如獲舊物開卷未終夙障冰解細視筆畫手迹宛然悲喜太息從是悟入常以經首四偈發明心要軾游於公之門三十年矣今年二月過南都見公於私第公時年七十九幻滅都盡惠光渾圓而軾亦老於憂患百念灰冷公以爲可教者乃授此經且以錢三十萬使印施於江淮間而金山長老佛

印大師了元曰。印施有盡。若書而刻之。則無盡。軾乃爲書之。而元使其侍者曉機走錢塘。求善工刻之。板遂以爲金山常住。元豐八年九月。日朝奉郎新差知登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騎都尉借緋蘇軾書。

書黃魯直李氏傳後

無所厭離。何從出世。無所欣慕。何從入道。欣慕之至。亡子見父。厭離之極。燻雞出湯。不極不至。心地不淨。如飯中沙。與飯皆熟。若不含糊。與飯俱噉。須卽吐出。與沙俱棄。善哉佛子。作清淨飯。淘米去沙。終不能盡。不如卽用。本所自種。元無沙米。此米無沙。亦不受沙。非不受也。無受處故。

書正信和尚塔銘後

太安楊氏世出名僧。正信表公兄弟三人。其一曰仁慶。故眉僧正。其一曰元俊。故極樂院主。今太安治平院也。皆有高行。而表公行解超然。晚以靜覺三人。皆與吾先大父職方公。吾先君中大夫遊。相善也。熙寧初。軾以服除。將入朝。表公適臥病。入室告別。霜髮寸餘。目光瞭然。骨盡出。如畫。須菩提像。可畏也。軾盤桓不忍去。表曰。行矣。何處不相見。軾曰。公能不遠千里相從乎。表笑曰。佛言。生正信家。千里從公。無不可者。然吾蓋未也。已而果無恙。至六年。薨。寂。是歲。軾在錢塘。夢表若告別者。又十五年。其徒法用。以其所作偈頌。及塔記相示。乃書其末。

